8466
v.3 c.2

〔中譯版〕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台以后的治安狀況（中卷）

台灣社會運動史

（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

八一年度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輔助購置

創造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六月・台北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

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

總 策 劃／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

出版顧問／王紫玉

（前文協中委・台灣工友協助會宣傳部長）

周合源

（前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

莊春火

（前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

莊　守

（前文協台共黨團幹部）

陳其昌

（前台灣民衆黨秘書長）

陳崑崙

（前台灣農民組合中央常務委員）

廖清纏

（前日本赤色救援會殖民地對策部幹部）

—按姓氏筆劃排列—

第三章　共產主義運動

目錄

第一節　本島共產主義運動抬頭的經緯

第一　共產主義運動侵入的途徑

本島共產主義運動侵入的途徑，其一爲東京留學生在東京與共產主義者交往並受其影響者，其二爲支那留學生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影響與吸收。前後二者皆應追溯到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前後來考察。

大正十年初，內地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曾建立聯合戰線，但隨著共產主義的興盛，兩者於同年六月決裂，展開了所謂安那其／布爾什維克的斗爭。此時，與共產主義系人物交往的留學生中逐漸有受其影響者。

另一方面，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支那發生五四運動，於六月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因受蘇聯革命的影響而急遽左傾。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五、六月間，第三國際遠東代表派駐支那。同年八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正式組成。以學生、知識份子爲中心的上述諸運動，對於台灣人留學生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近來，這些以東京及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爲中心的學生、知識份子運動，逐漸影響到島內。另一方面，台灣農民組合在內地的左翼農民組合與勞動農民黨指導下發展起來，由連溫卿領導的台北、彰化無產青年派，在山川均〔日本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一八八〇～一九五八〕指導下，奪取了文化協會主導權。其主張遂被島內社會運動戰線所採納，以致共產主義之影響逐步擴大，

終於由在上海的林木順、謝氏阿女、翁澤生等人組織了台灣共產黨，爲本島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大發展。

爲揭開台灣共產黨的組黨經緯，茲將其一般經過敍述如次。

第二 島外的初期共產主義運動

彭華英、蔡惠如等人的行動 彭華英於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在明治大學求學中，與堺利彥、山川均、高津正道等人接近，並加入他們所組成的曉明會，參與各種演講會或研究會的宣傳活動，尤與在東京的朝鮮左傾份子或支那留學生接近。在華府會議召開之際，彭華英深入探索其動向與台灣革命的機會，常鼓動當時的民族自決主義者中最具革命性主張的蔡惠如。直到被警視廳當局監視，乃於同年七月與蔡惠如共同奔赴上海，糾合當地的台灣人留學生知識份子組成台灣青年會、台灣自治會等。並與朝鮮人共產主義者呂運亨及支那人共產主義者連絡，且屢屢出入蘇聯邦領事館，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爲中心，成立平社、台韓同志會及其他爲數不少的革命性團體，並向島內同志呼籲。有一情報指出，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九月，透過朝鮮共產主義者金立，由蘇聯邦支給三千圓的運動資金云。

這些革命運動，因華府會議的圓滿締結，並隨著其他諸形勢之推移，後來歸於消失。惟其運動對台灣島內之「赤化」影響至爲深刻，當時甚至有許乃昌、謝廉清等人進入蘇俄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終於完全脫離民族主義戰線。

許乃昌、謝廉清等人的活動 中國國民黨採取容共政策的當時，鮑羅廷以國民政府政治顧問的身份進入支那，擔任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爲了培養中國共產黨的未來指導者，遴選一百五十名左翼青年學生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而當時在上海領導台灣青年會的許乃昌、謝廉清也在派赴中山大學學習的學生團中。許乃昌於大正十三年十月、謝廉清於翌年三月前後進入蘇俄，於同年七月左右歸返北京。有關此中經過雖不甚明瞭，但無可否認，該兩人被賦予指導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之使命。根據情報所示，他們曾經領受了三萬圓運動資金。

許乃昌歸來不久即潛入東京，奔走吸收東京台灣青年會內的同志，且糾合高滿生、高天成、黃宗堯、楊友濂、林朝宗、楊貴、林聰等激進學生，於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在青年會內設置社會科學研究部，透過帝大新人會與日本共產黨取得連繫，着手於初步的組織運動。

另一方面，謝廉清奔走於北京、上海、漳州、廈門、廣東等地，努力糾合並組織左傾學生青年。配合當時支那共產主義思想的高潮，使得在支那的台灣青年學生運動，由原來的民族主義傾向，一變而爲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尤其是上海，在旅滬台灣同鄉會名義下促使左傾學生組織化的蔡孝乾、陳炎田等與謝廉清共同組織「赤星會」，發行機關報《赤星》，進行共產主義之研究與宣傳。

中國國民黨容共時代台灣留學生的民族革命運動 自中國國民黨採取容共政策後，支那的革命運動獲致顯著的發展。此一刺激連帶使台灣留學生產生迴應，導致在中國國民黨的指導援助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策畫台灣民族革命的團體簇出。其中活動組織化較爲顯著的是中台同志會、廣東革命青年團等，遂予以檢舉。但這些團體成員，尤其是廣東革命青年團，在支那共產主義運動基礎最牢固的廣東，直接間接受到廣東政府中央監察委員戴天仇，廣東大學文理科院長郭沫若

或甘乃光等人影響，乃共產主義傾向最爲鮮明者。

國共分裂後，由於在廣東遭致清黨運動，廣東革命青年團與支那方面連繫斷絕，會員四散。其歸台者雖個個受到檢舉處罰，但因所受共產主義的民族革命思想的影響頗爲深刻，以致成爲台灣共產黨的母體，結黨後對本島共產主義運動效力尤多。

第三　島內共產主義運動的抬頭

社會問題研究會　彭華英、謝文達等在上海、北京推行共產主義運動的時期，台北居民連溫卿與他們保有連繫而逐漸傾向於共產主義。連氏早年研究 Esperanto 語〔世界語〕，經此逐漸傾向社會主義，並於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歲末與山川均相識，受該氏的指導進行共產主義研究。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開始經營福田狂二主編的《前進》及日本共產黨機關報《無產者新聞》的中間販賣。在其麾下聚集了許多青年，與東京及對岸各地的左翼青年保持密切連繫，並向當時正熱中於文化協會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進步青年知識份子呼籲。爲了擴大其思想方面的影響，大正十二年七月，連溫卿與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蔡式穀四人共同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將下列意旨書、綱領印刷五百份，開始征募會員。

意旨

人類具有兩大歷史性時代。是爲法蘭西與蘇俄所表現的革命。所有古式傳統主義、保守主義，常固執於頑迷的宿命，面對已突破歷史時代的革命期而來臨的新人類，愚昧地欲以嗤笑、咒罵及威嚇來予以欺瞞。但對於希冀過更幸福生活的人類意識，究竟能否以一時的現象加以看待？受一定的生產條件所影響的社會，果能保持其永續性與調和性於不變？

看吧，欲踢破社會制度外殼的諸問題——勞動問題、佃農爭議問題——在所謂武陵桃源的台灣，也已發出了狠烟。這對人類教示了什麼？吾等同人急欲研究這些問題。

綱領

立脚於近代科學，基於一定的社會條件，擬研究之。

右述印刷品因未曾報備即擅自頒布致受檢舉，蔣渭水、連溫卿、石煥長各被處以罰金。接著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亦遭受檢舉，導致實踐活動無疾而終。而石煥長、蔡式穀等逐漸與連溫卿、蔣渭水的思想傾向迴異，事實上研究會已趨消滅。

連溫卿一派在文化協會中奪權　在島內外與日俱增的共產主義思想影響下，原來保持完整統一的民族運動戰線，逐漸昇高了分裂機運。青年左傾份子中，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再抱有任何期待者，與日俱增。他們不滿於文化協會啓蒙運動的民族主義的指導理論，以致萌生了改組之意願。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月，於新竹第六次臨時總會的協議上，終於出現了文化協會的改革提案。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元月三日的臨時總會，連溫卿一派的共產主義派將民族主義派驅逐，實行了文化協會的方向轉換，將其改編成共產主義的啓蒙文化團體。

台灣農民組合與勞動農民黨及日本農民組合的合作　由於對本島土地政策、產業政策等的不滿，

及由此衍生的蔗農爭議層出，導致農民團結與農民爭議的機運顯著抬頭，並以此爲契機，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結成了台灣農民組合。居於台灣農民組合指導地位的簡吉、趙港等，爲了指揮爭議之需要，求援於勞動農民黨、日本農民組合的指導。自成立之初，即輸入極左農民組合的戰術及戰略，運用於實踐運動的指揮。並聘請勞動農民組合中央執行委員長山上武雄、勞動農民黨代表古屋貞雄臨席，召開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使左翼農民組合的色彩愈益濃厚。

第一線讀書會的行動　在島內，台灣農民組合和文化協會的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影響，逐漸普及於島民，尤其是青年知識階層，但此現象大致局限於台灣青年中間。然而，隨著內地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及經濟不景氣的深刻化，在內地青年中間，共產主義的團體亦普遍出現。這些團體與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等的幹部及內地極左團體取得連繫後，展開了初步的活動。最初出現的是第一線讀書會——赤色俱樂部。

關於第一線讀書會，於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對主要會員松本武夫(鐵道部職工)、菱川貫一(專賣局雇員)、中村熊雄(無職)、戶高康忠(內務局土木課雇員)、橋本武夫(鐵道部職工)、宮田威(同上)予以檢舉而搜索其家宅的結果查明：本會於昭和三年六月三日訂定規約，在古亭町(現台北市古亭區南昌街晉江街一帶)設立集會所，每晚研究共產主義，共有十四名會員。幹部們則更進一步組織「赤色俱樂部」的秘密結社，在島內與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幹部保持連繫，此外似乎也與內地共產主義者保有連繫。第一線讀書會經此檢舉而潰散。該讀書會規約如左：

第一線讀書會規約

一、本會以研究馬克斯資本論及時事問題爲目的。

二、本會之組織如左

A　首次入會者，以V會員編組。

B　已稍有研究者，以X會員編組。

C　V會員而積相當研究者，編入X會員。X會員各自爲會務盡責。

三、本會之部署區分如左

內務部　外務部　地方部

四、暫時設置委員如左

執行委員長　菱川貫一

內務委員　中村熊雄

外務委員　松元武雄

五、入會、退會，經委員會決議定之。

六、本會會員各自負擔會的維持費。

但V會員務須一個月繳納五十錢。

第二節　台灣共產黨

第一　台灣共產黨組黨經緯

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日本共產黨於山形縣五色溫泉召開再建大會後，爲報告大會狀況，並爲接受對當時左翼運動奉爲指導理論的所謂福本主義的批判，乃派遣福本和夫、佐野文夫、渡邊政之輔、德田球一、鍋山貞親、中尾勝男、河合悅三等七名赴第三國際，相繼潛離日本，在同年十二月末到翌年二月底全都到達莫斯科。

第三國際於四月中旬開始，前後數次聽取由福本和夫等人所做有關日本諸狀況、及所謂福本主義的指導理論的報告。七月十五日於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中，由布哈林起草的「有關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被提出，經決議通過，由日本共產黨採用爲黨之綱領。該綱領即所謂一九二七年綱領，在當面的政策十三項中舉出「殖民地的完全獨立」，將朝鮮、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指導，列爲日本共產黨的重要使命。

在此時期，本島青年林木順在上海留學中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經其推薦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謝氏阿女(後改名雪紅)也經同樣途徑赴東洋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留學。兩人皆於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底完成學業，經由第三國際安排接受日本共產黨的指導，並接受應將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推進於實踐之指令而返歸上海。

當時在上海已有日本共產黨駐在員鍋山貞親，另有本島共產主義者翁澤生已參加中國共產黨

並擔負任務，同時和「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發生關係，糾合左傾學生結成「上海台灣讀書會」，進行發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工作。林木順、謝氏阿女透過鍋山貞親與日本共產黨連繫，同時與翁澤生接近，並聽取上海、台灣的情況，決定共同爲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之發展努力。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林木順受日本共產黨中央之征召，潛入東京；十二月底，謝氏阿女也受召赴東京。此間，翁澤生則基於與林木順、謝氏阿女之間所達成的協議，爲準備組黨，慫慂文化協會會員蔡孝乾及居住廈門的本島共產主義者潘欽信來上海。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一月底，林木順、謝氏阿女偕同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員陳來旺返歸上海，將其在東京列席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接受該委員會的決議事項：「台灣共產黨政治綱領草案及其他有關黨的活動諸方針一事，向翁澤生提出報告。並將自該會員所受之指令事宜應請求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等；並且領受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決議的組織綱領、暫時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之名義組黨」、「日本共產黨目前因爲選舉鬥爭而忙碌，有關組黨「台灣共產黨暫時應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之名義組黨且行動，日本共產黨因競選等十分忙碌致無法派遣代表，故希望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進行結黨」；與受領「組織活動方針文案」、「政治活動方針文案」歸返的事；一五一十提出報告，將該兩綱領交由翁澤生翻譯爲白話文，同時進行組黨準備。

嗣後林木順、謝氏阿女、翁澤生三人屢次會同進行準備，由翁澤生以中國共產黨員之身份與中國共產黨進行折衝，同時將其指導下的上海讀書會員中的尖銳份子作爲同志介紹於林木順，將潘欽信、蔡孝乾、洪朝宗、林日高等人招來上海。潘欽信、林日高兩人於二月上旬到達上海後，

隨即前赴位於上海法租界辣斐得路翁澤生承租的寓所，與翁澤生、林木順、謝氏阿女三人召開組黨準備會議，通過台灣共產黨組黨提案，並將有關同志的糾合及其他一般方針提出議決；自三月中旬起進行「政治綱領」「組織綱領」的審議，以及有關勞動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人問題、赤色救援會等方針的協議，由林木順總結起草。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根據中國共產黨代表之提議，並爲了對組黨準備會提總決算，以台灣共產主義者積極份子大會之名召開會議。據云出席者以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爲首，包括了林木順、謝氏阿女、翁澤生、謝氏玉葉、陳來旺、林日高、潘欽信，以及上海讀書會之尖銳分子張茂良、劉守鴻、楊金泉等十一名。

此次大會先行審議擬向組黨大會提案的議案，隨後由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將兩綱領及諸方針宣讀後付之討論，獲無異議通過，再由陳來旺提出會計報告。因爲組黨大會須保持機密，決定出席者限爲代表，且先行決定人選。大會日期定爲四月十五日，地點則委由彭榮選定，諸項決定後即行散會。

第二　台灣共產黨組黨大會

根據積極分子大會之決議，在彭榮所選定的上海法租界霞飛路的橫街金神父某照相館之樓上，依照預定計劃在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召開台灣共產黨組黨大會。出席者有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朝鮮共產主義者代表呂運亨，以及林木順、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謝氏阿女等九名。

依據大會後作成的議事錄，林木順致開會辭如下：

> 今天處於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在台灣革命的歷史上負有最重大使命的台灣共產黨宣佈成立。對於此次台灣革命最具意義，且最值得欣慰的共產黨之成立，我們懷著滿腔熱忱給予祝福，並將發揮全力使台灣共產黨如鋼鐵般堅固、勇敢、猛烈地向所有敵人挑戰。
>
> 此次大會，我們將議決政治大綱、組織大綱，及其他一切重大議案。爲使這些決議付之於實踐，各位同志必須盡力研究討論，使大會所決議的正確方針，變成我台灣革命運動的明燈。
>
> 本大會承蒙中國共產黨派遣代表參加，並得以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與指導，使我們深感無上的欣慰與光榮。現在中國的革命正進入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成熟期，中國共產黨代表將以其長期領導工農的奮鬥經驗教導我們。我們承受其教導，應努力在台灣革命的實踐運動中予以履行……。

接著推選林木順爲議長，由其以議長身分再度致辭說：

> 台灣共產黨之成立爲台灣解放運動的第一聲，無產階級的鬥爭必然來臨。今天，具有偉大意義與光輝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本成立大會，深感光榮。更切盼此次黨成立大會議長之任務，能在諸君的協助下順利完成。

致辭後，指名翁澤生爲書記。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則發表了訓示性演講，據說由謝氏阿女翻譯。其內容要點如下：

> 以中國共產黨代表之身分論述中國共產黨的沿革，並爲了不使台灣共產黨今後再犯同樣的錯誤，將其過去誤謬加以指摘批判云云……。

從一九一九年以來的中國無產階級運動的沿革說起，尤其將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時期至分裂時期的狀況詳加說明：

因爲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反帝國主義力量，所以共產黨在本身勢力微弱時代與其合作尙屬正確。但對於革命發展至某一階段後資產階級必然投入反動陣營之道理缺乏理解，因此將武漢的國民黨誤認爲小資產階級政黨，與其妥協，並任其實行壓制罷工和農民運動等，犯了最大錯誤……。

於是警告台灣共產黨勿再陷入這種機會主義的錯誤，並對爾後黨的策略及以它爲依據的蘇維埃區的發展等事項予以論述後說：「必須堅持唯有共產黨始克成爲解放無產階級的指導體的信念。」接下去大會參加者紛紛向彭榮請教有關戰術上的諸問題，而後由林木順致謝辭說：

本大會蒙中國共產黨派遣代表參加，聽取中國革命的過去及現況的報告，吾等對黨的指導表示敬意與感謝。中國共產黨對機會主義的肅清，肅清後農工運動的發展以及有關中國革命所決定的策略之正確性，令我們深感欣慰。我們更希望，中國共產黨今後更努力於肅清機會主義，使無產階級能完成偉大的歷史性使命。台灣共產黨之組成分子目前缺乏工農階級，但今後將極力吸收工農分子，將黨建立在工農之上。然而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用，工農革命勢力的同盟，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等重要問題，我們將遵從中國代表的指示，在實際運動中堅持努力推行，使台灣共產黨不再蹈中國共產黨誤犯之機會主義覆轍。最後，冀望中國共產黨對於台灣革命，賜予最大的指導與援助……。

接著林木順報告有關建黨準備會的工作，各種問題的分擔起草及其審議等事項，陳來旺報告有關會計事務等。然後對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及其他議案進行審議。

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大體上按原案通過。但對有關大衆黨的組織略有異議。本問題在準備會亦曾被提出討論，雖決定採取利用大衆黨的方針，但對諸如利用大衆黨是否該利用民衆黨、抑或以文化協會、或者農民組合爲中心重新予以組織；或即令以文化協會爲中心，究應完全利用原有文協、農組呢，抑或派同志進入工會、農組等積極活動，或讓積極分子加入文化協會，俟時機一到改組文化協會爲大衆黨等；頗有爭論。上述方案經提大會討論後，以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爲中心，將積極分子糾合於文化協會，經一定時期後將文化協會改組爲大衆黨這一方案被採擇。

有關工人運動的文件經彭榮指示需要修改而帶回，其他大致照原案通過。這些議案全文如後述。

議案決定後，決定起草對中國共產黨的致意信及大會宣言，其幹部經選舉決定如左：

中央委員　林木順　林日高　莊春火(缺席)　洪朝宗(缺席)　蔡孝乾(缺席)

中央委員候補　翁澤生　謝氏阿女

秘書長　林木順

第三　台灣共產黨的組織、綱領及諸政策

台灣共產黨的組織是根據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案所召開的建黨大會決議中的「組織大綱」所規定。其要旨爲暫時以第三國際一支部的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成立，因而負有遵守日本共產黨執行委員會指令之義務。透過日本共產黨保持其國際連繫，以列寧主義理論武裝，是爲基於第三國際綱領而成立的行動革命政黨。且原則上其組織體制爲民主主義中央集權制，以工廠細胞做爲黨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地方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

黨的綱領亦依據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下達的原案，即組黨大會決議的「政治大綱」所詳述者，其重點乃「台灣爲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地，其本身尙殘存著頗多封建性遺留物。然而革命的

主力係Proletariat〔無產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以勞動力換取生存憑藉的無產勞動階級〕農民，是故台灣革命的社會性內容爲對社會革命具有豐富展望的民主主義革命，同時亦是顛覆日本帝國主義，使台灣獨立的民族革命」。至於當面的黨綱爲：

一、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台灣民族獨立
三、建設台灣共和國
四、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五、七小時勞動——不勞動者不得食
六、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
七、土地歸於農民
八、打倒封建殘存勢力
九、制定失業保護法
一〇、反對暴壓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一一、擁護蘇維埃聯邦
一二、擁護中國革命
一三、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揭示上述十三項，且規定因應情勢提出「樹立工農政府」「無產階級獨裁」的口號。

以上兩大綱領外，有關勞動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赤色救援會及國際問題

等，在組黨準備會中已由林木順、謝氏阿女、翁澤生等人協議，在中國共產黨員彭榮協助下完成了決議文件，其要旨如左：

一、勞動運動——勞動運動對策提綱

台灣的左翼勞動組合在文化協會指導下受到了福本主義影響而陷入宗派主義的誤謬；右翼工會則爲民衆黨幹部的改良主義所欺瞞而正被誤導著。是故，黨應派遣黨員赴勞動運動前線，克服左翼工會的誤謬。將右翼工會指導者的欺瞞情況加以暴露，使工會大衆左翼化。建立左右兩翼的共同戰線，促進台灣總工會之組織，並以之作爲產業別、地方別的組織，設置細胞(fractinn)，置於黨的影響下。經由日常鬥爭將工人優秀分子吸收至黨內，把所有鬥爭引導至無產階級獨裁的方向。加盟於Profintern〔勞動組合國際組織，一九二一～一九四三〕完成無產階級的國際性任務。

二、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重要性

農民問題對於無產階級政權之獲得，以其爭取同盟軍之意義來說極爲重要。黨應領導農民，在無產階級指導下，反對帝國主義之强奪土地，打倒封建地主及掃除封建遺毒，實行農村革命。在台灣已有全島性農民組合，雖爲黨對於農民運動的至佳條件，惟台灣農民組合將農民與無產階級混淆，將農民組合與政黨混淆，受到福本主義的影響，無視於農民切實的日常要求而走上政治鬥爭，致犯上否定民族革命運動等的誤謬。是故，黨應派遣黨員赴其前線，透過日常鬥爭克服錯

誤，將組合引進正確路線，經由細胞組織擴大黨的影響，提出土地歸農民的口號，在無產階級指導下，努力於完成同盟軍之使命。

三、青年運動——青年運動提綱

台灣的青年不論其所屬階級爲何，應有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熱忱，保有青年特有的革命性。是故，這些青年的組織化與其指導極爲重要。應當指出以往在青年運動上，對農村青年及無產階級重視不足之缺點，揭示以無產階級爲中心邁向成立共產青年團之方針，在其過程中使當時已存在於島内的無產青年會邁向全島性統一，同時擴大讀書會，將這些團體加以指導訓練使之革命化，編入團或黨，規定其任務及運動方針。

四、婦女問題——婦女問題決議

婦女問題亦爲僅次於青年問題之重要課題，如過去婦女協進會等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浪漫性團體的獨立性組織應予以排除，以一般大衆團體之婦女部加以組織化，以婦女勞動者爲中心施予革命性訓練，並對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鬥爭、及婦女問題的一般性口號等提出規定。

五、赤色救援會——紅色救濟會組織提綱

揭明赤色救援會(紅色救濟會)係以反抗對革命運動的暴壓，成爲革命後備軍爲目的。應網羅勞動者、農民、學生、商人及其他所有階層，施行黨的宣傳、教育訓練，從會員及同情者廣募資

金，對革命運動犧牲者進行救援，詳述其廣泛的救濟運動的戰術及方針。

六、國際問題——國際問題提綱

强調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連帶性，闡釋孤立運動之所以不可能，指出過去台灣的運動未曾涉入國際問題的謬誤，讓大衆理解台灣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並强調國際紀念日鬥爭的組織性、計畫性的實踐。

上述綱領及諸決議，爲明瞭台灣共產黨的綱領、政策乃至戰略、戰術等所不可缺少之重要資料，故將其譯文全文錄輯於此。

組織大綱

一、有關黨建設的基本條件

以往台灣沒有共產黨組織。惟如政治大綱所示，處於現今政治情勢下，共產黨之組織實爲當務之急。若無黨則無產階級之組織爲不可能，勢將永遠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受苦，無從期待全台灣多數勞動人民之解放。現在台灣的無產階級占全人口的六十九%。這就是建立共產黨的基本條件。不過，此外尚有在日本金融大資本階級厚顏無恥的掠奪下喘息的多數工商小資產階級，雖然只是突發性型態，仍然頑强地進行對抗。而共產黨絕非大衆日常鬥爭下的自然產生物，毋寧說，勞動者農民大衆的循序組織乃爲建黨的至佳條件。目前的大衆性組織僅有工會的一萬、農會的三萬，及爲了民族鬥爭而組織的文化協會一千五百、和民衆黨的六百而已。是以，我們必須將上述大衆吸收在黨的周圍，勇敢的鬥爭，將黨的影響逐步擴大。

二、與日本共產黨的關係

台灣共產黨在相當期間內組成第三國際一支部的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因而必須遵守日本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的指令。此即台灣共產黨將透過日本共產黨去完成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支隊的任務。

三、黨建設的一般任務

黨必須建立在勞動者大衆的現實鬥爭中。離開大衆的現實鬥爭，單靠個人間的相熟關係，或以機械性勸誘法，或藉現時尚殘留於台灣的「理論鬥爭」方法而組織，殊無成功之可能。在黨組織建設之期間，其根本任務之一爲黨的機關雜誌。集合性組織必須有中心機關報。藉由機關報將黨的政治政策傳達於大衆的現實鬥爭之間，賦予大衆鬥爭一定的方針，從而促使大衆自覺到，若無共產黨則無能進行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如此，則容易促成具有革命性的勞動者及貧農大衆成爲黨的一分子，獻身於革命的戰士，要求其投身於積極的活動。我們藉此中心機關報之發行，由大衆及黨外大衆團體中爭取能依據黨的政策行動的分子，將其吸收進黨的組織中。此種方法乃將黨建設爲大衆性組織之惟一途徑。尤以時下台灣所有政治性運動之特徵爲個別性的、地方性的、小組織性的運動趨勢頗爲濃厚，加上對於運動，幾乎從來沒有共產主義者的實質指導，因此機關報之發行有絕對性的必要。

1. 共產黨的獨立性與獨立的活動

黨乃爲實現無產階級歷史性使命的無產階級前衛組織，故不論在政治方面、組織方面，都必須是一切納入組織體下的政治結社。且必須是以列寧主義的理論爲武裝，在第三國際政綱下結合的政治結社。因此，黨與工會或大衆黨並不相同。台灣共產黨應是由承認黨的政綱，服從黨的規律及統制，且能積極活動者所組織。這個黨的構成員——黨員——普遍存在於工會中、農會中、民衆團體中，甚至一般大衆之中。惟存在於各處各地的黨員，是在黨一定的政綱下結合，一定的組織下活動，故黨保有獨立的組織與活動。由於黨具有獨立的組織與活動，所以

黨能把廣泛的一般大衆及大衆團體爭取到它的指導下。但黨的獨立組織與活動，絕不是將大衆團體內的黨從大衆團體割離出來，也不是黨的活動與大衆團體的活動分離存在。

2. 非法性活動與合法性活動

共產黨不獨在台灣，於世界各國除了已經打倒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外，祇要世界資本主義未被廢除，則其非法性部分是不可能不存在的。但是這種非法性部分必須在黨本身的組織中與合法性活動部分嚴密結合。在黨組織中，斷不可能將非法性活動與合法性活動分裂行事。也不可將工會及其他大衆團體的合法性鬥爭，放任由其他團體自行推動，而黨僅實行非法性活動。工會、農會及其他大衆團體的合法性活動亦爲黨的活動。但是黨必須以獨立性組織與活動，引導爲建設當面利益而推行的合法性大衆鬥爭，突破其合法界限，指導彼等邁向革命性鬥爭的地步。這唯有在黨組織中，合法性活動與非法性活動能夠團結始有可能。另一方面，處於現今台灣政治情況下，僅有非法性活動的可能；爲能進行合法性活動，尚有待黨的擴充及大衆鬥爭的發展。再者，亦要使彼等敢於無視法律，突破其規約。凡此皆有賴於黨組織中非法性活動與合法性活動的結合始有可能。

3. 黨的民主集權制的原則

黨乃無產階級一部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因而無產階級的一切要求必須集中於黨內。否則，黨將與無產階級分離。因此，黨的組織勢必建立在中央集權制的原則上。散布於大衆中間做爲黨一分子的一般黨員的意見及要求，必須正確地反映、集中到黨的中央機關。而黨中央部的統一意見必須貫徹到黨的末端，且經由黨員傳播到大衆之間，這就是民主主義集權制的原則。在組織上加以具體揭示，則如左述各項。

甲 黨的根本方針及黨的一切生活，俱由黨員全體意志、黨員大會或總會決定之。

乙 有關黨生活的一切必要機關皆由黨員全體意志依選舉形成之。

丙 被選舉機關對選舉者應負責任。

丁 在工廠支部之上設有地方性組織體機關，地方性組織體機關之上設有全國性機關。

戊 下級機關必須服從上級機關，須在黨的統制下行動。

己 黨內的論爭在尚未由機關決定前應被允許充分討論；惟一旦由機關決定後必須服從其決定而行動。

四、中心機關報的分發組織

我們將開始建立黨的大衆性組織之際，工場支部、農村支部也將經此設立。因此，確立機關報的分發組織是組織上的重要任務。在都市依據地域區分，以具有一定戰鬥性的勞動者及貧農來組織分發團體，使工場勞動者、住宅、農場等發生密切接觸，把機關報及一切黨的文書有秩序地搬進工場、農村中，並將其推廣狀況及文件頒佈效果等，有規則地向指導機關呈報。從事於此種分發工作者，必須給予相當的訓練，且須有組織地參與宣傳煽動等活動。我們經此活動而從他們當中獲得黨員，藉以建設支部的基礎。

五、黨的基礎——支部的建設

不管現在的組織情況如何，黨組織之根本必須建設在工場支部之上。從現在的無組織狀態，如能見到黨員周圍出現文件傳閱者的組織，就算是一階段的進步。然而，這也不過是將黨建設在工場支部基礎上的準備而已。工場支部的責任，具體的指示如下列各項。

1. 工場支部併用合法性活動與非法性活動兩種手段，以兩者之結合組織大衆，集中全力使非法性活動透過大衆鬥爭獲得合法性。
2. 工場支部應傾全力於經濟性日常鬥爭，特別是工會的鬥爭。支部員必須站在隊伍前頭取得大衆的信任，進而確保指導性地位。

3. 工場支部當然不限於經濟上的鬥爭，即對日常的鬥爭亦應加以指導。
4. 工場支部應直接在未組織工會的工場組織工會，確立其組織，做爲大衆鬥爭的舞台。
5. 在黨的組織與影響下，有組織地將新黨員吸收進黨的組織，實際上甚屬容易。故工場支部應努力吸收新黨員。這種工作不獨對自己的工場如此，對其他工場的勞動者也應該進行。此外，爲了我們的鬥爭，對於根本性重要產業與大工場，更要有計畫地努力吸收新黨員。
6. 工場支部對於農村貧農的革命性鬥爭的具體發展，應喚起工場勞動者之注意。譬如實際上的宣傳、煽動，工農聯盟等的行動。
7. 工場支部對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具體進行，亦同樣應喚起工人的集中注意。
8. 工場支部應與民族鬥爭的小資產階級化趨勢力爭，尤應努力將階級意識轉向民族性連帶意識。
9. 工場支部不應單靠上級機關之命令活動，在黨所決定的根本方針範圍內，支部應能獨立決定其活動。不然黨將無能建設在民主中央集權主義之上，而導致官僚化以至使黨本身趨向頹廢。
10. 工場支部應不斷向上級提出報告，且應充分地將支部的意見反映上級機關。
11. 工場支部對於具有宣傳煽動特殊能力的黨員，要給與能夠充分發揮的舞台(譬如研究會、討論會、演說會等)。
12. 工場支部應發現大衆團體中的密探，將他們暴露於大衆之前，在鬥爭發展過程中征服他們。
13. 工場支部爲了對抗警察的暴壓及反動暴力團，擁護勞動者的利益，應立即在可能範圍內，合法組織勞動者的自衛團。倘若無法予以合法組織時，不得不出以非法組織。而這種團體必得持有武器。當然，這種團體並不是以個人恐怖行爲爲目的，其基礎應建設在工場內的大衆性組織上。再者，這種團體必須以階

級為基礎。

14. 工場支部員不能光靠口頭或意識，必須勇敢、熱誠，並富有行動力；做為無產階級革命政治家，必須保持明確的態度，在行動中使其具體化。不然將無法站在階級鬥爭的前頭指導大衆。且更應鞏固意志克己忍耐，不可陷入小資產階級以標新立異吸引人的神經衰弱症。

15. 紅色救濟會(社會運動犧牲者救濟運動)的組織在工場支部應以工場為單位組織。我們應覺悟在新鬥爭中必將產生為數不少的犧牲者。這些犧牲者及其遺族的救濟已成為重要的事態。但是這種救濟會不應止於單純的救濟性機關，更應成為大衆動員的組織。

工場支部雖以工場為單位而成，惟如工場支部無法容納的黨員密集於小地域時，得組織街庄支部。黨員分散於廣濶地域時，成立街頭支部的準備會，但不應成為街頭支部。船舶支部與工場支部保持同樣的組織，交通產業支部與工場支部亦同。車庫、機關庫組織工場支部，駕駛系統以鐵路為單位。此外支部必須注意左列兩點：

甲 支部存在的地方，若有農村婦女及勞動者婦女分散情形時，支部應有計畫地針對婦女工作在一定期限內設置婦女部。將婦女從奴隸性地位解放出來，結合於無產階級與全階級的解放運動，成為一支部隊進行活動。不僅要倡導自由，更要高唱婦女的參政權，對於勞動婦女則促使其要求婦女運動之指導權。同時要預防反男性傾向，導引其發展成為階級性運動。

乙 各支部不能僅止於維持一切進步性的民族運動，必須進一步站在隊伍前頭指導奮鬥。唯有如此，才能使大衆信賴我們的指導，才能將民族運動的指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

六、地方委員會

地方委員會應在支部組織擴大後始宜組織。黨雖建設在民主中央集權的基礎上，但在目前由中央派遣的地方

組織者負責統轄之任務。

七、中央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及其部門

中央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原應依據黨員全體的意志，經由選舉而構成。然而，在大會尚未召集前和各部門組成人員一樣，由日本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而負中央指導體之責任。中央常務委員會乃黨的理論性、政治性指導體，統轄黨的經常性全部活動。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之下設有組織部、工會委員會宣傳部、煽動部等，其他尚有特別委員會——農民政策委員會、婦女運動對策委員會、青年運動對策委員會等。黨的事務屬於常務委員會下面的事務局分掌，黨的會計則應屬於常務委員會。

八、共產主義黨團的任務及其構成

黨為了擴大黨的勢力，當黨員存在於大衆團體內時，需要組織共產主義的黨團。共產主義黨團之任務是在大衆團體內部透過大衆鬥爭，站在前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使其團體確保共產黨的政策。

共產主義黨團的組成方法如下述。

1. 目前存在而與各部階級不相照應的全體性組織的黨團，應予廢止。
2. 大衆團體的組織於工場已有基礎時，或於工場及地域均有基礎時，由地域各個大衆團體的末端開始組織，逐漸向上部擴大組織。此種組織必須由大衆團體的全體組織發起。
3. 黨團與黨的關係。

黨團係黨的從屬性組織，從而黨團的全部活動應經常向黨提出報告。尤以黨的命令或統轄下的活動更須如此。

九、黨的財政基礎的確立

黨員必須依規則定期繳納黨費。做爲黨的一分子而活動，黨員繳納黨費是絕對性義務。黨的財政基礎之確立，端賴黨員按規則繳納黨費始有可能。因此，無故滯納黨費必將紊亂黨的財政基礎，得予以除名處分。

十、共產黨的規律

共產黨的規律係全體黨員的組織意志，破壞黨的規律就是破壞黨的組織。是故各黨員對上層指導機關之命令有絕對遵守的義務。若無故不繳黨費，不出席黨會，不服從黨令，破壞黨規，洩漏黨內秘密者，立刻無條件開除其黨籍。

十一、入黨手續

凡承認黨的綱領及其一切政策，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規律，希望在黨的組織內加入黨指導下的積極活動者，使其加入於台灣共產黨。

十二、候補期

黨必須預防密探及一切投機的不良分子侵入黨內。是故必須訂定一定的候補期間。現在農工分子不需經過候補期間，可以直接入黨，惟知識階級分子等必須經過二個月的候補期間。候補者在黨的會議中有發言權，但沒有議決權。

政治大綱

一、台灣民族的發展

1. 台樣最初的住民是野蠻人，所謂的生蕃。這個蕃島在十六世紀的前半葉，南部由西方先進國荷蘭占領，北部則由西班牙所占據。是爲台灣殖民地的歷史序幕。一六六〇年代鄭成功被滿清打敗，率兵東渡登陸台灣時，爲數

不多的荷蘭人及西班牙人遂被逐出島外。

其後，生蕃逐步承受壓迫，土地漸受剝奪，終於全部爲漢人逐入深山裏。因而土地悉被鄭氏一族及其部屬的大農戶等分割佔有。此後由中國南部移居台灣的漢人與日俱增。所謂台灣民族，即是上述南方移民的來台居住爲其濫觴。當時鄭氏一族對台灣的統治完全建立於封建制度上。(同時也保存民族遺傳的風習)

2. 此後，清朝派遣其封建領主駐在此地，依然採用封建制度統治台灣。然而隨著時光推移，封建制度也逐漸發生動搖。促成此種歷史變遷的主要作用與社會動因是，當時的台灣人與西方諸先進國家開始貿易，內部的商業資本逐漸抬頭，相對地迫使封建制度逐漸走上崩潰的道路。

3. 如上所述，台灣於十七世紀末期成爲中國封建制的隸屬地。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台灣與中、英、荷等國的商業關係漸漸興隆。可以這麼說，這個時代爲封建制度的崩潰時期——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經濟的變革時期。正當此際中日戰爭發生了。胚胎於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成長必然地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產生動搖，加上中日戰爭的結果，原來對滿清的統治頻頻反抗的民族運動，當然加倍緊張，以致造成一種危機。

4. 正當革命空氣高漲時，滿清終於戰敗，將台灣做爲賠償割讓予日本。在革命空氣彌漫之中台灣共和國誕生了。其主要任務爲對抗日本侵略台灣。這個革命運動的主力爲資本主義的中地主、商人及激進武士。他們雖然表現出一種全民衆性的大衆行動的國民革命形態，但由於台灣的資產階級尚未成熟，這個國民革命竟遭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壓抑下來。民主革命雖然不會成功，但在革命過程中，由於內部資本主義之成長，以及日本帝國主義掠奪性的改革，最主要的土地問題實際上起了一大變化，此乃革命所收的唯一效果。

5. 在上述的情勢下，台灣民主共和國原擬建立一個民族獨立的國家，邁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惟在經濟、政治的動搖過程中，終因中日戰爭的結果，被日本强奪而成爲殖民地。這樣，一方面民主革命未能完成，另一方面統治

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本身也遺留不少封建殘物，而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唯有依賴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是故，現在的台灣事實上尚殘存著甚多的封建遺物。

概言之，台灣民族經過這樣的歷史階段，在特殊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被培養長大。

二、現在的政治經濟形勢

1. 台灣的經濟情勢

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依附於日本資本主義的急速躍進而成長的。換言之，台灣的工業發展皆由日本資本階級直接經營而發展，並非台灣本身的發展。試看台灣工業發展的程度。工業中主要的產業部門，譬如說鐵路業，一八九九年僅有六〇、五哩長，一九二五年已達到二四、四四哩(內軌道六一三、四哩)。都市方面的工業及各種產業部門亦急速成長。一九一二年，各種企業數僅有一四七個，其資本總額亦不過一二五、八九一、六五〇圓。到了一九二四年，各種企業數已增加為六三四個，其資本總額亦大大地躍進為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其中銀行資本的投資額在一九〇九年僅有二五四、七二四、九六一圓，一九一九年驟然增加到四九八、一四五、二一五圓之多。而我們應注意的是，這些金融資本中，不僅大部分是日本銀行資本家的資本，其中八〇%更為三井、三菱、大倉、總督府等極少數的獨占資本。

由前述的重要事實，我們已可看出台灣的經濟情況發展到如何的程度，同時亦可窺見，今天台灣經濟的整體如何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獨佔銀行資本的總支配下。在台灣，一方面存在著佔支配地位的高度資本集中，另一方面亦有台灣本身落後而幼稚的資本部分，且在農村中又殘存著不少非資本主義的經濟要素。這種高度的資本集中與落後幼稚的資本部分以及非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存在一種根本難於獲致解決的重要矛盾。這個矛盾即是台灣革命發展的主要動因。

2. 政治情勢

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共和國(民主革命的具體表現)被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壓抑下來。這個革命在尚未打破封建專制之前，竟被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因此，目前台灣尚存留不少封建性遺物。直到現在，統治台灣的政治權力還是由封建地主與資產階級的聯合軍，即日本國家的權力——台灣總督府——高壓著。專制的魔王總督府給予台灣民衆的自治制度，其實是徹頭徹尾以「自治」的假面具欺瞞羣衆的一種道具而已。這種有名無實的自治制——總督府評議會——州郡協議會——雖設置於全島，但其選舉法十分露骨地依據上級官廳的指名，而其組成分子更以日本官吏及資本家占絕大多數。台灣人而能參與者，全都是被同化的反動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就評議會而言，會員二十七名中，日本資本家九名，總督府的日本高級官吏九名，台灣的反動御用紳士九名)這就是所謂的自治制度(?)這不是有名無實欺瞞羣衆的招牌是什麼！如此看來，全台灣的民衆無法享受到一點政治自由，全民衆的政治自由悉被日本帝國主義强奪。

3. 階級的關係

A　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極少數的銀行資本家巨頭——他們握有全台灣資本的八〇%。且將其中的四十二%投資於農村的工業企業(製糖業等)，所以，這些帝國主義的寄生蟲實為台灣民衆的大敵人。

B　反動的資產階級——屬於此類者，一面為資本家，另一面為地主，而其主要基礎為土地。具有濃厚封建成分的本島資本家，以及被日本金融資本徹底融化的本島資本家皆是。他們係資本階級中反動性最高的部分，他們對於革命勢力，已經與日本金融資本家和封建階級混為一體。

C　進步的資產階級——屬於此類者大部份從地主發展而來。雖然他們的經濟基礎一部份建立在土地上，但大體上已經是資本化的都市工商業資產階級。此點至為重要，不可輕易忽略。譬如說，他們的資本大部份投資於

商業、貿易、銀行等各小企業，因此他們的重要經濟基礎，若非建立在資本主義榨取方法上，是無法維持其生命的。然而，日本帝國主義一直阻礙他們的自由發展，迫使他們無時不在冀圖從日本帝國主義獨占資本支配下脫離，另圖發展成為大資本階級。關於此點，他們猶承受著民族壓迫，所以至今仍懷有革命性傾向。

D　小資產階級──小商業及各種小企業經營者占多數。他們的經營地位甚為不穩定，加以在政治上、經濟上備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高壓，因而日益趨向破產邊緣。他們的革命性甚具動搖性，但比起資產階級則熱烈許多。其他如教員、事務員等知識份子，亦都可歸類於此等小資產階級。

E　大地主──此等部類為幾乎完全被日本帝國主義所融化的反動走狗。此等封建的地主根本上是建立現物榨取關係的封建寄生蟲，且是最具反動性的份子。

F　中地主──佔據土地總面積的二八・八%，構成農村人口八%之社會層。其中有的僱來農村勞動者且自己耕作自己的土地，惟泰半的人則租予貧農或自耕農耕作。這一部分是在封建性榨取關係下榨取農民的一羣人。不過，他們近年來表現出傾向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以與進步的資本階級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G　自耕農──佔農村人口的三〇・一%，耕作土地的二三%。最近由於農村工業的發展、土地的集中及日本帝國主義强制沒收土地等，使得他們的經濟地位顯出甚不穩定，日復一日陷入零落的地位。現在如想維持一家生計，必須向地主租耕更多的土地。在此種情況下漸感生活上的恐慌，也逐漸趨於破產的地步，實際上已急速地變為農村勞動者或貧農。

H　貧農及農村勞動者──他們的土地已大部份被日本資本家與台灣的封建地主所强奪，可以說已是身無一物。此乃農村中最為貧苦的農民，約佔農村人口的七〇%。農村勞動者大部份是在農村工場作業的勞動者，其他則工作於農場，或在農村從事自由勞動。自耕農、農村勞動者、貧農等俱已在農民組合的旗幟下結合，開始與日

本帝國主義做生死鬥爭。

I　勞動者階級──佔全人口三〇%。自去年的生產合理化與資本主義大恐慌以後，急速地喚起了他們對政治的、組織的自覺。然而，他們尚未能結成獨立的階級政治勢力，目前猶處在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影響下。

三、民族獨立運動的形勢

台灣民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此種民族革命運動乃必然發生者。就歷史的事實來看，自一八九五年隨著國民革命運動而誕生的台灣民主共和國被日本帝國打倒後，民族革命運動仍繼續爆發。一九〇七年代的主要革命運動為原始的突發性暴動。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五年兩次繼起的大暴動，參加人數達到數萬之多。雖然這些都較具組織性，但依然缺乏統制與政治教導。外觀上這兩次大暴動為的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但如將革命經過的內容加以分析，則其主要原因完全是農民羣衆為了要求土地的民主方式解決而爆發。我們如果更細心地去看台灣歷史上的事實則可發現，原來台灣民族的傳統及獨立國家的傳統的歷史非常薄弱。這個事實反映在台灣的民族革命運動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自一八九五年的民主革命半途被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以來，台灣資本主義悉由日本資產階級的經營而邁向發展。因此，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治性結合極為幼稚，似乎直到今天才形成一個階級的狀態，而在這階級團結的過程中，很容易地被日本帝國主義所同化，不僅吸收了融合政策，事實上也極明顯地表現出這一傾向。這個事實，便是過去台灣民主獨立運動所以無法推展的强力因素。台灣原來的民族運動，竟然停留在自治制的要求與文化的普及等改良運動，實非偶然，而是歷史條件所使然。一九一九年，在資產階級的指導下成立了文化協會。至一九二三年，以該會為中心所提出的有關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實乃文協政治運動的先驅。一九二六年春季發生農工等無產階級的罷工運動，這是新興階級向政治舞台的進軍。因此，文協不得不將其政治運動方針轉換。目前，在

下述的政治形勢下，台灣資產階級尚存有民族革命傾向。但其革命性行為則極為有限。

(1)他們本身尚具有不少的封建搾取關係。

(2)與日本資產階級比較，台灣的資產階級顯得幼稚而薄弱，畢竟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既無政治性團結，且在政治性團結過程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同化作用……等。

(3)最近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運動，以不可抵擋的勢力急速抬頭。這種階級勢力在根本上威脅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不僅這種種條件必然地限制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慾望的程度，台灣的資產階級本身也尚未團結，在革命的政治結合之前，已因文協之產生而發生內部的分裂。同時，台灣革命運動的主力顯出一種傾向，即逐步向無產階級與農民同盟軍移動。

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的分裂乃最顯著的歷史事實的表現。此時脫離文協的右派組成了台灣民衆黨。他們運動的主要目標與題目為台灣文化的普及與要求自治。其結果又是一次停滯於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運動，他們公然地在其機關報上反對共產黨及聲明支持南京政府。他們現在雖仍可利用這種方式於革命方面，但如前述，其利用是極有限度的。我們且可以容易地進一步預測出，在最近的將來可能發生下記之情況。即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戰鬥勢力逐步擴大抬頭，必然地威脅到他們，在最近的將來必導致如中國的資產階級一般，急速的趨向反革命的陣營。此點預測既確實且頗值得注意。文協左派占領文化協會以來，將舊組織加以根本的改造，且將文化普及與自治的口號，更向前推進一步，努力於農民及勞動者的革命運動，與農民、工人的革命運動發生密切的關係。文協的主要口號為大衆文化的普及、打倒總督府暴壓政治、要求政治自由、反對土地撥售等，比之舊文協向前跨進數步，已見有革命性進展。然由階級立場觀察時，文協的主要構成份子與階級基礎，幾乎還是商工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其他革命的青年與馬克斯主義者，另外組織了台灣無產青年會與讀書會等團體。做為革命主力軍的

勞動階級與農民之間，農民方面的組織已達成全島性統一形勢，其數已達三萬餘。而勞動階級方面的組織，大小工會已成立二十數個，其成員約一萬以上，但其組織十分鬆散。最近資方的追擊逐漸猛烈，勞動階級為了向資方的追擊應戰，深深感到有必要將勞動階級的所有組織加以統一。這個呼籲現在已由機械工聯合會提出，而其具體表現即為台灣總工會組織之促進。

四、無產階級成長的過程

台灣的勞動者(含農村勞動者)人口約為總人口的三〇%。其中已組織工會的人數雖達一萬餘人，但尚嫌過於分散。當前完成組織統一的台灣總工會，正面臨著台灣勞動階級鬥爭的重要問題。無產階級的戰鬥同盟軍——農民——(土地問題若無法獲致解決，他們將全面趨向革命)佔人口的五六%(農民人口的六九・六%為貧農，自耕農佔三〇・一%)，所組織的羣衆已達三萬以上，且在全台統一的農民組合本部指導下，正與日本帝國主義做生死戰鬥。而不論是農民組合抑或勞動運動，目前均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指導下行事，然而，在此種革命的知識階級指導份子間潛伏著極為危險的傾向(特別是農民組合公然拒絕民族革命的幼稚病)。全盤來說，左派錯誤的一傾向就在他們消極地否認民族解放運動，主張社會革命的直接實踐這一點上。究其原因，他們對於下述兩點抱著無視(或是沒有理解)的態度。

(1)台灣係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2)台灣本身尚存在著多種封建制遺物

他們忽略上述兩點的重要性，僅顧及其表象。即認為台灣乃日本帝國主義的延長，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及階級分化業已完成。如此皮相的觀察使得台灣的左派無法避免錯誤。若依據客觀條件觀察，則全運動的指導地位固然已由資產階級逐漸推移至無產階級方面，但我們不能忘記台灣的無產階級尚缺政治性結合，且大衆的經濟鬥爭

組織亦猶停滯於初步發展的階段。處在這種情勢下，全革命運動的先鋒隊——台灣共產黨——的組織更是當務之急。勞動階級的先鋒份子既做爲無產階級的前衛，若無法使之結合，則在當前革命條件下，絕對無法使無產階級成爲革命鬥爭的基本階級。台灣共產黨目前必須將其組織，使之成爲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因爲台灣過去並無共產黨運動的經驗，所以組織成日本共產黨的一支部殊爲重要。台灣共產黨的當前緊急任務乃急速地擴散至台灣各地方，吸收參與實際運動的共產主義者，以這些革命的先進知識份子爲中心，先著手於預備組織的召集。此種預備會議之後，再努力吸收擔任戰鬥員的勞動者與農民黨員，然後以勞動階級及貧農做爲基礎，如此始克建設成一個嚴密而鞏固的共產黨。

五、革命的展望

現在台灣猶殘存著頗多封建遺物。例如經濟方面，泰半的農民依然承受封建性搾取關係的掠奪。另於政治方面，如專制魔王的獨裁政治形態也是封建殘存的表現。加之支配台灣的政治權力——日本帝國主義國家機關——雖以其金融資本佔據優勢，但由全盤觀察則仍停留在封建地主與資本家的混合政權。這些事實使得台灣的獨立運動不能獨斷爲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其社會性內容應爲民主主義的革命。此即所謂的台灣資產階級性革命，同時亦爲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獨立運動，而這種獨立運動之發展將動搖全日本帝國主義的構造基礎。但欲推翻日本帝國主義之舉，處在歷史上及現在的複雜情勢下，無可諱言係一種觀念性見解。日本帝國主義的金融資產階級當前正狂熱地盡一切努力圖使台灣全島工業化。爲此它必須破壞可能阻礙此一發展的封建殘存勢力。這樣一來台灣全民衆所承受的橫暴無恥的壓迫，不用說必須由我們去打倒。最近日本帝國主義主動施行的生產合理化措施，所帶給民衆無法忍受的橫暴罪狀中，在農村最突出最具體的表現即是沒收農民的土地，驅逐多數貧農使其瀕臨飢餓的絕望苦境。這個事實，實際上使得農民運動不得不發展成爲與日本帝國主義做生死決鬥的革命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無法撤除封建殘留物，祇有由上面壓制資本主義的成長(在其內部也包藏著頗多非資本主義的要素)，這種歷史事實隱藏著台灣迄今未能解決的根本性矛盾，而這種矛盾不得不生出革命性危機。在台灣經濟中封建殘存的生產關係，決不是由歷史的發展而依序自然轉換。而是由金融資本階級的國家强制其實現。這個事實必然地促使農民大衆經由革命鬥爭而動員，反對土地的集中工業化，要求土地之自由獲得，此乃現階段台灣農民全體的願望，也是革命的主要動因。農民如斯的運動，不獨是對帝國主義資本階級土地掠奪的反抗，同時也要求解放封建地主的壓迫，沒收其土地分配予農民。前者與後者有密切的關係。台灣的農村革命因此急速地發展。但是台灣共產黨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不只是沒收其土地分配給予農民，最後的解決爲土地國有化(土地歸農村蘇維埃)，進一步取消土地的私有權，走向土地的社會化。目前『土地歸農民』的提出是妥當的，但不過是革命發展中的一定的階段而已。提出上述口號是必要的，如此做才是正確的。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暴壓的革命運動過程中，台灣的工人羣衆已痛感到結合自己的階級的必要性。農工階級的勢力一旦發展而成，則現在具有革命性且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工商資產階級，在面對此種新興革命勢力之際，必在不久的將來放棄其革命戰線，與妥協的隊伍合流。由此看來，台灣民族革命的主力軍與領導階級，必將是無產階級無疑。而事實上，無產階級本身無日不盡力於階級革命勢力的組成，勢將形成全民運動的基本階級。惟此一事實仍有待於主觀上之努力促進。而台灣的無產階級更須與其同盟軍——貧農——嚴密地聯合起來，完成台灣的民主革命——民族獨立運動的歷史性使命。台灣的資產階級頗爲幼稚且其革命作用亦相當薄弱。民族獨立的偉業既已落在無產階級雙肩上，而台灣革命的成功根本上又必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以台灣民族革命始能具有社會革命豐富的展望。關於此點有兩種客觀情勢可以做爲根據。其一，做爲台灣島內的社會條件，由於革命的原動力及領導者是工人階級之故，革命運動頗易趨向社會革命發展。其二，做爲國際條件，中國革命及日本革命，頗爲明顯地表現出向社會革命的道路上發

展。此兩種歷史性且是現實性的條件，將明顯地使台灣民族革命的路線指向社會革命的發展，所以台灣的民族革命即是無產階級獨裁的前提。

六、黨當前的任務

1 統一全台灣的大小工會，使原來非地方性的、非產業別的組織，經由整理成爲產業別的組織，盡全力吸收所有工人並使其加入工會。

2 吸收農民的革命勢力會合工人階級及農民，努力結成戰鬥性同盟軍。

3 盡全力吸收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所有革命勢力，以工人農民爲中心建立一個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工人、農民各階級的聯合體——大衆黨的組織——爲不可或缺者。目前必須利用文化協會將它加以組織，藉以擴大共產黨活動的舞台。亦即一方面克服文化協會的幼稚病，拉攏工農先進份子及青年份子參與文化協會；另方面極力暴露民衆黨的欺瞞政策，促使在他們指導下的羣衆左傾，逐漸改造文化協會使其成爲革命聯合戰線的中心，在一定時期使成爲大衆黨的組織。

4 台灣的革命運動與日本無產階級運動尚未有嚴密的聯絡。我們應努力促使兩者產生鞏固的團結。

5 必須擁護中國革命。此乃極具重要性的工作，因此我黨的主要任務除了不斷介紹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各種事件外，在可能時期應動員羣衆用示威運動等方法與中國革命相呼應，共同反對世界帝國主義。

6 關於反對新帝國主義問題，我黨必須詳細剖析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及其與弱小民族間的利益關係，與工農羣衆之利益關係如何，給予正確的解釋。同時，我黨應暴露各帝國主義準備戰爭的陰謀，提出世界被壓迫弱小民族及萬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共同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在某一時期，須動員羣衆以示威運動等方法進行反對。

7 必須擁護蘇維埃——聯合工人的國家。其理由也十分重要。台灣共產黨應盡可能介紹十月革命勝利的歷史，社會主義建設的現狀，工人階級與共產黨之間的密切關係等，使台灣的革命羣衆了解工人的國家。然後始以實際行動，擁護蘇維埃聯合國。目前我黨尤應注意的是，現在世界的帝國主義到處懷有對蘇維埃聯邦進攻的陰謀(有的已經開始實際進攻)，同時也在破壞中國國民革命。而近來帝國主義的陰謀，其實是在與新帝國主義戰爭的聯繫下產生的。我們必須藉由國際團結的口號，使台灣的無產階級深刻認識國際問題。

8 爲獲得政治自由，一切運動須依我黨動員大衆使其投入大衆運動始可達成。

台灣共產黨當前的口號如左：

一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 台灣民衆獨立萬歲
三 建設台灣共和國
四 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五 七小時勞動制——不勞動者不得食
六 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
七 土地歸與貧農
八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九 制定失業保護法
一〇 反對日鮮暴壓無產階級的惡法

一一　擁護蘇維埃聯合

一二　擁護中國革命

一三　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必須將上述口號與「工農政府」「無產階級的獨裁」口號密切連繫，而我黨應依客觀條件，在一定的時期提出上述「工農政府」「無產階級的獨裁」口號。

七、台灣共產黨與民族獨立運動

資產階級及他們的走狗們，經常到處宣傳民族平等或民族自決權等，其實徹頭徹尾是弱小民族的口頭禪而已。共產黨應打破這種假面具。因為民族獨立的要求唯有包含在廢除階級的要求中始具意義。由歷史發展的立場來看，民族獨立運動——特別是台灣獨立運動——以和平手段或逐漸改良的方法絕對無法達到。尤為明顯者，依賴資產階級的領導，更屬不可能。全世界革命運動所獲得的過去及現在的豐富經驗與教訓為：倘若沒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與蘇維埃聯合國的積極的援助，或殖民地工人農人的革命性反抗以及共產黨的領導，欲求民族獨立之成功證明是不可能的。台灣共產黨係以無產階級為基礎建築起來的，也應該說是無產階級獨自的革命政黨。但共產黨的義務及工作，在目前應該是激發階級鬥爭，展開工農的革命勢力。蓋階級鬥爭是推動工農階級，以民族革命為主要利器使其投入運動，這就是工農羣衆的革命理論。階級鬥爭不但與民族革命毫無矛盾之處，反而幫助民族革命，促使民族革命前進發展。如此則反對階級鬥爭即是反革命。因為反對階級鬥爭，等於是反對最大多數的革命工農羣衆奮起參加革命。而台灣民族革命，設使沒有工農的參加與工人階級的領導，則不可能達成目的。所以反對階級鬥爭即是反對革命。

當前台灣的資產階級，經常堅決地反對階級鬥爭，並倡導說階級鬥爭破壞全民運動的共同戰線，對民族革命

構成甚大的矛盾云云。這在根本上是欺瞞台灣工農羣衆的詭計，同時也明顯表示出台灣資產階級妥協性之一斑。台灣共產黨必須打破這種反革命的卑劣理論，徹底地進行階級鬥爭，推動工人農民羣衆參加革命，尤應以工人階級站在前面領導民族革命。另一方面也應為民族獨立而奮鬥，如此始克為革命羣衆的革命指導者。尤須注意資產階級(民衆黨)不惜利用各種妥協、欺瞞手段極力爭取革命的領導權。我們既已認定根本上台灣資產階級不唯無法領導台灣民族革命，亦不是革命的主要軍隊。我們應一方面打破資產階級的妥協性與卑劣的險謀，他方面也應與他們建立密切的聯合戰線，使資產階級處在工人階級的影響下。在現今政治條件下——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時期——台灣共產黨必須為工人階級爭取眞正的指導地位，以免指導權落入資產階級手中，如此才能眞正推動民族革命使其向前發展。此外，在殖民地環境下，不僅是革命的農民大衆，在一定條件下的小商人、小企業家、資產階級、中農等為數頗多的羣衆對帝國主義的統治均抱著很大的不平。台灣共產黨應根據革命的客觀條件，規定具體利用他們的戰術。

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倘若不與民族獨立鬥爭結合而戰爭，則無法發揮其階級獨自的鬥爭，故共產黨必須站立於各種階級鬥爭之前面領導一切革命的勢力。

「共產黨的所有宣傳及煽動工作——不論是在議會抑或其外部的任何場面，不問民主主義憲法是否存在，對於現在資本主義所重複造出之事物，或對民族同權及弱小民族權利的侵害等事實，必須斷然將其暴露。第一，由於有蘇維埃的秩序，始得據此對資產階級發起鬥爭並使之結合。我們現已闡明，依據此點始得確保各民族實際上的同權。第二、屬於帝國主義國家下被壓迫民族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各國共產黨必須直接加以維持」

——第一次大會的提綱

我們根據政治大綱指示的原則，當前必須趕緊召集第一次大會，俾能討論並決定各種有關問題。台灣的革命

性無產階級應與日本共產黨保持最緊密的結合。台灣共產黨必須依據極正確、極勇敢的鬥爭之發展，且根據前述的指導，確立無產階級在民族獨立運動中的指導地位，切勿使此指導權落入資產階級的手中。我們欲實行革命建築蘇維埃，實應將工人農民加以結合、啓蒙、訓練爲一共產主義組織，始克奏功。

勞動運動對策提綱

工會的一般任務

一、資本主義形勢與工人運動的發展

日本資本主義在現階段所表現的特質，決不是像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墮落狀態，而是如美國仍然向上發展中。如此的論證正確與否，且不必在此多加討論。然而我們不得不注意的是，像這樣的發展仍有極大的限制，同時其內部隱含著頗多的矛盾。

日本帝國主義處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欲規避其危機而維持現狀，必須强行採取所謂的生產合理化手段（延長工作時間、降低工資、對滿（滿州、即東北）積極政策、欺瞞性農村政策）。譬如，去年春季發生金融大恐慌以來，一方面表明了日本帝國主義內部基本性矛盾已經爆發，另一方面則暴露了資本反而在急速地集中。資本集中的法則實際上產生了市場的恐慌，及小資本被大資本併吞、小工場倒閉、小資本家破產、工資暴落、勞動時間延長、物價騰貴、失業者增加等諸現象。這是所謂的生產合理化必然產生的結果。事實上，單就日本國內的情況而言，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日益零落貧窮化。工人大衆若不採取激烈的鬥爭方針，將無法突破現時痛苦的界線。農民的革命運動亦然。於是不僅左派的工人羣衆，即使中派、右派及一般組織中的落伍的工人也已鬥爭化，日益走向熱烈的革命鬥爭的道路。這個事實在總選舉中，總選舉後，及在最近工人階級的革命工會統一運動中日益具體化，並從左派在此運動中佔盡優勢的指導地位一事上可以看出。加之田中反動政府的强壓，更使得工人大衆加强政治革命化。資本的進攻既已惹起國內工農階級如斯的戰鬥性。對於殖民地的政治彈壓與剝削制度亦必然地更加激烈。

台灣自去年文化協會改組，左派獲得勢力後，全島工農爭議運動縱然仍停留於鬆散的經濟鬥爭領域裏，却也如雨後春筍般開始成長。其主要原因爲承受日本帝國主義最爲兇蠻殘暴的壓迫與剝削——生產合理化——必然產生的結果。但如果詳細觀察台灣所有工人階級的陣勢，非但甚爲幼稚且十分險惡。大約近百萬的工人階級中有組織者僅一萬餘，且分散成爲十幾個大小工會。上述工會大概又分爲左右兩派，以不同的意見相互對立著。加之左派受了福本主義（以福本一夫爲首的日共理論。因其對工會運動的絕對的政治化主張而受到第三國際批評，後變爲宗派分裂主義的代名詞）的影響，認爲工會的發展祇有以『分離結合』的理論始能達到。由連君（指連溫卿）及文化協會首領曾齊聲痛罵右派工會的反動，提出打倒右派工會的口號即可窺見，其實這種論調可謂左派理論已患上了頗爲嚴重的小兒病，不但未符合現實，反而變成了反動。總之，如此的左右對立現象，從工人階級全體利益來看，很明顯係頗大的損失。在這樣的形勢下，我黨的主要任務爲首先設法打破左派的幻想理論，戳破右派工會領袖欺瞞工人階級的黑幕，極力展開工人大衆的日常鬥爭，爲工會運動的統一而奮鬥。更進一步整理出產業別與地方別的大同組織，把重要的產業工人加以組織。這即是我黨對工會的主要急務。

二、肅清黨與工會的混同

黨與工會的混同理論以左派工會，特別是左派的首領（最積極者可算是連溫卿吧）最爲徹底。所以黨與工會之混同毫無疑問成爲左派的指南針及他們的理論。他們異口同聲大喊打倒右派工會，並高唱『分離結合』論調，卻放棄更重要的日常鬥爭。這個事實豈非黨與工會混同的表現！

最近左派工會運動的發展受阻，承包式的工會組織只不過爲指導權的爭奪（其實左右兩派的首領均爲小資產階級性人物，其目的在沽名釣譽，絕非爲無產階級的利益爭奪指導權）等惡劣現象而存在。這並非偶然發生者，實乃因爲受福本主義的影響，左派本身缺乏指導性眞正理論，不了解黨與工會的關係。也因爲他們不知黨爲何物，工會究竟是什麽，因此招致左派工會運動推展不開的現實結果。要之，台灣左派工會頓挫的現象，應歸罪於所謂的左派指導幹部，完全沒有了解到無產階級眞正的科學性革命理論所致。

右派又如何？右派至少亦染上同樣弊病，只不過較不明顯。譬如像工友總聯盟拒絕左派的加入，即不難看出其把黨與工會混同視之。他們一方面在民報上鼓吹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則公然欺瞞工人羣衆，「工會的政治鬥爭委任於民衆黨，工會不應從事政治鬥爭。只限於經濟鬥爭即可」云云。要之，他們的混淆現象雖深，而欺瞞工人的「工會萬能主義」的陰險煽動及宣傳爲錯誤的主因。

要言之，左派將「黨與工會」混同的幼稚病與右派的欺瞞主義，必須徹底地加以清掃。根據我們的觀察，工會係「工人羣衆學習共產主義的最高學校」，也是共產黨的跳板，共產黨藉以羣集化的活動舞台。工會指導其工人羣衆，爲工人羣衆與黨的媒介體。

我們在日常鬥爭方面，時時刻刻極力宣傳我們眞正的革命理論，使黨得以正規地建立在工人階級上，將黨建立在工會上。一方面擴大黨的勢力，另一方面使工人得以眞正的和共產黨產生密切的關係。我們素知只有共產黨才是工人階級的唯一政黨；只有共產黨爲無產階級之解放與統治階級做生死戰，能夠獲致最後的勝利；只有共產黨才能指導工人階級導入正確的道路。因爲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一部份，無產階級的參謀本部，而且是工人階級中最覺醒的、最具階級意識、最能猛進的部份所結合而組織者。共產黨確定是工人階級求解放的唯一武器，唯一的革命黨。

三、工會與黨的關係

黨與工會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換言之乃是黨與羣衆關係的問題。黨與工會間的關係若建立得非常密切且黨的指導十分週到，則黨與工人羣衆間的關係必然也很密切。設若黨與工會的關係混亂，相互關係不密切或完全錯誤，即表示黨與工人羣衆分離，同時也證明黨無能領導工人運動的事實。果眞如此，則根本上無所可爲。

台灣共產黨晚於工會組織，目前不問理論上或實際上，在基本上規定黨與工會的相互關係是重要的問題。共產黨不能對工會直接下達任何命令。只有透過工會中的黨團實現其意志。活動於工會內的黨員應組織黨團，黨所規定的一切問題，應由工會內部的黨團同志透過參加工人羣衆的經常鬥爭而實行。然後始克充分執行黨對工會的指導任務。依此而工會接受黨的經常指導的影響，再根據工會本身的戰鬥經驗而行動，則工會將自然具有正確的政治傾向。

是以接受黨指導良好的工會，已經頗具革命性（與黨的密切關係爲根基），而黨的指導微弱或者不充分的工會，容易陷入局部性經濟性鬥爭至爲明顯。因爲接受黨指導不良的工會，很容易受到資產階級及其走狗改良主義的矇騙與影響。工會是根據本身的戰鬥經驗行動呢？或在黨的指導下行動呢？這就要看它的政治方向。倘若工會永遠把持一種政治見解，根據這政治見解的差異，使得甲工會與乙工會分離對立相互鬥爭，這就十分錯誤。台灣的左派頗受福本主義的影響，左派工會，特別是左派所謂的首腦等，已經宣布對右派工會的激烈的戰爭。

對福本主義比較徹底的信徒，經由分離結合的理論，認爲工會的發展要經過左右工會的激烈鬥爭始克達成。同時，台灣左派這種主張在理論上使黨與工會的區別發生混淆，實際上等於放棄工人大衆，將工人大衆出賣給右派。也表明了台灣左派的幼稚，竟然完全不知工會到底爲何物。我們認爲像這樣的對立現象，對工人羣衆的利益只帶來莫大的損失。因此，我們要依據政治大綱所指示的政治方針，擧全力首先打破左派的神經過敏症，戳破右

派以改良政策欺瞞工人羣衆的行爲，徹底淸算左右兩派工會相互對立的關係，使其趨於統一，然後規範黨與工會的正規關係。

四、工會中黨團的任務

在工會中活動的全體黨員，應確立具有單一系統的黨團組織。黨團應參與工會的各種日常性大小鬥爭，極力宣導並煽動本黨的政綱及指導方針。然後始克逐漸將工會革命化。故工會中的黨團是疏忽不得的緊要組織。進而組織「罷工委員會」、「共同支援委員會」、「統一同盟」等等，影響右派工會的工人大衆，促進台灣總工會的實現，以期達成左右大衆的統一戰線。尤其對民衆黨指導下的工會，應運用上述各種共同組織，確立兩派羣衆的統一組織，而後對政府、資本家、反動團體(公益會、青年團等)以羣衆性共同組織加以對抗。目前的黨團同志，應一方面先努力於在實際鬥爭中淸算左派的錯誤，另一方面宣傳工會統一，佈置共同戰線，擔任其先鋒而奮鬥。

五、產業別的組織

生產合理化對工人階級的壓迫，確實又露骨地開始了。而在工人階級中台灣工人身受的痛苦尤爲悽慘殘忍。處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只有產業別的組織，才能對抗資本主義橫暴的進攻鬥爭。我們在努力進行工會統一的過程中，也要整理既成工會，盡力將工會建立在產業別的基礎上。譬如同一產業的工人階級罷工時，設若在產業別沒有同盟罷工的組織，在終局上就無法獲致最後勝利。目前所有的工會都過於鬆散，分成三十幾個大小工會而沒有產業別的組織。我們應在短期內整理出產業別的組織，地方別的聯合體，使全台灣工人階級團結在產業別做爲基礎的台灣總工會底下。赤色職工國際在原則上將地方別爲橫線，產業別做爲縱線。我們也應依照這原則，努力於工會的產業別的聯合及地方別聯合體的組成。

六、吸收未組織的工人大衆

從整體來看，台灣現在的工會組織絕大部份由自由工人、店員、手工藝工人及極少數工場工人的工會所占。工會在主要工人大衆中還沒有完整的基礎，其中最主要的如鐵路工人、坑夫、運搬工、工場工人、市公所工人等的組織完全尚未著手。

上述主要工人羣，在工人階級中係最具革命性的大衆。亦爲革命的基本隊伍，即列寧所謂「一切的工場是我們的陣營」那句話的具體表現者。我們應有計畫地講究方法，將這些工人大衆加以組織。當前一般工人的生活日漸貧窮化，失業者與日俱增。這種客觀條件乃組織工人大衆之絕佳條件。在此情況下，工會應切實努力將其組織擴大，吸收工人大衆加入工會。特別是女工、青年工，要用特別方法吸收他們，在工會內設立婦女部、青年部等。工會並應有計畫地設立諸如宣傳週、擴大組織委員會等。如此一來，工會的發展擴大才有可能。

七、激發日常鬥爭

工場或各項的日常鬥爭雖屬經濟性鬥爭，但也能形成革命鬥爭的基礎。特別是工場的罷工鬥爭其影響力非常之大，所以應努力擴大這種革命鬥爭，因爲日常鬥爭是訓練工人大衆最好的方法。我們最後的任務是喚醒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領導他們走上政治舞台，奪取政權。

然而欲使他們到達上述目標，實非短期間可竟成者，須經長期的鬥爭與訓練始克奏功。政治鬥爭既與經濟鬥爭無法分離，所以我們絕不可有輕視工人大衆日常鬥爭的傾向。爲改善勞動條件(如縮短作業時間、提高工資)，爲了要求設置女工保護法、夜工保護法、青年工勞動法、失業法、疾病受傷等特別保護法，勢必動員羣衆。然而我們絕不是做爲社會立法機關而組織工會，也不是改良主義。惟對這種局部性要求的日常鬥爭斷不能以等閒視之。我們應以具體的方法動員無產階級羣衆的力量，對抗資本帝國主義欺瞞伎倆的改良政策，爲工人階級日常要求的鬥爭，動員上千上萬勞苦羣衆結合在工會之下，這是我們的基本任務。故日常鬥爭與爲最終目的而推行之鬥

爭，兩者之間並無任何矛盾存在。「要為局部性要求鬥爭呢？抑或為最終目的而鬥爭？」——提出如上問題，不過是那些善發狂言夢語的無政府主義者之所為。在此我們一方面勿忘最後目的，另一方面為日常生活之改善也要動員群衆，這正是我們的任務。

八、失業者運動

工會對於失業者的救濟運動也是重要的工作。橫霸殘忍的生產合理化造出了更多的失業後備軍，使工會注意到失業工人運動之重要性。失業工人因其生活貧苦及流浪狀態，極容易被資本家欺瞞收買，資本家極可能利用他們來攪亂罷工。所以工會不但要努力宣傳救濟事宜，更應該把失業者加以組織化，動員他們向資本家進攻。在工會的各種運動中，也須明確地提出失業者本身的要求（如動員失業工人大衆與一般工人大衆、發動爭取失業保護法運動等），喚醒其階級意識，使其自動地參加工人階級的解放運動。

九、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運動

為了使台灣的工會加入赤色職工國際而鬥爭，更要努力使台灣的工人階級具備國際團結的覺悟。但在促進加入過程中，要有具體的計畫，且須在日常鬥爭中加以宣傳、煽動。尤其要用公開手段，將加入職工國際之事宣傳煽動。由於台灣的工人大衆完全不明瞭赤色職工國際為何物，所以要在日常促進加入運動的過程中，予以具體的解釋，使工人大衆得以明瞭。所謂赤色職工國際係一種革命性工會的國際組織，與共產國際是不同的組織。支配階級利用此項做為反動宣傳，經常混淆這種國際組織的區別來欺瞞工人。我們應在各種日常鬥爭中，全力打破這種惡質的宣傳。特別是太平洋沿岸的赤色工會之聯絡及有關統一戰線事項，是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十、工會對國際問題的任務

反對世界戰爭、擁護中國革命、反對中國國民黨、擁護蘇維埃聯邦、反對暴壓日本工農階級的惡法、擁護朝鮮獨立運動等，均為工會應當推動的重要問題。關於此種工作，在日常鬥爭過程中必須提出目標加以宣傳煽動。有時動員群衆，用示威運動、講習會等各種組織性計畫來實施。這樣才能在實際工作中實現目的。

十一、對工會統一的戰術

台灣的勞動運動至目前為止，左派活動受阻（左派本身沒有統一導致自我混亂，工會有逐漸離開文化協會之傾向，對右派之策動缺少對策能力，迄無擴大組織，增强本身勢力之辦法），右派刻意策動（民報大力鼓吹統一戰線，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拒絕左派的加入，運用欺瞞工人的方法拉攏工人群衆等），成為左右派激烈混戰的局面。此乃目前勞動運動中所表現的最顯著的特質。左派犯了幼稚病的根本性惡弊，放棄群衆的經常性鬥爭，因此群衆有逐漸脫離文化協會的傾向；右派群衆對幹部的陰謀策動也表示不滿，兩方面的工人群衆皆痛感到工會統一的必要性。如此由下而上的發動，是工會統一運動的良好的前提條件。在此情勢下，工會統一運動成為工會運動當前的主要任務，同時對於勞動運動而言，也是我黨目前應注意的主要任務。

工會統一運動，原為台灣共產黨為了獲得工人群衆，並且推動工人群衆以統一步調進攻對抗資本家（在黨領導下）而產生的戰術。然而，目前的台灣共產黨在工人群衆中尚未具有權力基礎。故在初期應在左派工會中樹立黨的基礎，將左派工會置於黨的影響下。俟左派工會具有了黨的基礎與黨的日常領導後，始能確定眞正的統一戰線的戰術，推動左派工會的群衆與右派工會的群衆，建立共同戰線的關係，進而引入更廣大的群衆於左派團體內。否則黨在工人群衆中不具有基礎，工會統一等目標也就無法達成。對工人統一的戰術，首先派遣同志進入左派工會內活動，徹底地掃除左派領導者間存在的病毒，清算他們的幼稚病，使工人出身的先進份子參加工會的領導機關，而黨必須在左派工會中獲致領導地位。此乃統一的先決條件。左派的幼稚病至少有左列數點：

1 黨與工會的混同

2 分離結合的理論(不符合客觀條件)的實行

3 階級鬥爭觀念的錯誤

4 誤認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

5 向右派工會宣戰，但無法拉攏其羣衆(左派不解其任務)

6 羣衆不了解左派首領對工會運動所做的事

由於上述明顯的錯誤，左派工會不得不受阻，左派領袖也不得不從羣衆脫離，而瀕臨破產。

我們對左派的鬥爭

在初期應掃除左派首領等的根本錯誤，奪取其領導機關，將左派工會置於黨的影響下，建立左派工會中黨的堅固基礎。在共產黨領導下，必須推動下列各項重要工作：

(一) 激發黨的日常鬥爭

(二) 擴大左派工會的「量的發展」

(三) 整理擴大左派工會的組織

(四) 促使左派工會注意到主要產業工人的組織化。而後以左派工會爲中心勢力，迅速促成台灣總工會之成立。

(五) 使工人羣衆在各種革命鬥爭的前線奮鬥，並使其爭得領導權。

(六) 對左派工會下動員令，指出工會運動的戰線統一爲未來目標，使其盡力而爲。

(七) 戰鬥的工會統一運動要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同時進行。

特別要注意由下而上乃是運動的基礎。如此便能大力吸收羣衆。我們如欲與右派工人羣衆發生密切的關係，

只有以具體的方法始能達成。使左派工會的鬥士及我黨同志加入於右派工會，由其內部發動羣衆參加統一戰線，動員所有左派工會的羣衆，激發右派工會羣衆。然後以黨領導下的左派工會爲中心，先從地方著手組織共同鬥爭委員會，到達一定時期(擴大黨的勢力)，更進一步組織統一同盟。

而統一同盟也是黨在左派工會中的勢力的擴大，以左派工會做爲統一戰線中爭取羣衆的組織。而地方共同鬥爭委員會倘依然能組織工人羣衆，則可利用此一新興力量促進統一戰線。

把右派幹部的陰險策動，如背離工人羣衆的利益、欺瞞工人的事實(如他們雖然宣傳統一戰線，却拒絕左派工會加入等)加以暴露，使右派工人羣衆左傾，與右派幹部發生分化作用，使右派影響下的工人羣衆與左派接近。但對於暴露右派領袖的欺瞞主義一事，應注意到左派戰士的神經過敏症。我們要利用羣衆力量與客觀條件，將他們驅逐出工會陣營外，最後制其死命。工會統一運動固然十分困難，一切唯賴我們正確的戰術、勇猛的活動、堅毅不撓的精神、不斷的奮鬥、工人羣衆的力量、客觀條件如何而定，光罵「反動幹部」絕不可能成事。

右派(民衆黨)的工人欺瞞主義的理論及行爲，基本上是想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地位，惟在這種殖民地台灣的社會條件下全無發展餘地。他們主張的理論、策動，陰險的生命存亡已接近終點。代表資產階級欺矇工人階級的改良主義，唯有完全建立在所謂的貴族工人上(社會條件)始有發展可能性，也始能維持他們的狗命。倘若社會沒有他們立足的地位，則他們即已被宣告死刑。而像殖民地台灣受足日本帝國主義殘忍的剝削，工人連食物也無法滿足需要的情況下，焉有奉養拍賣理論家(蔣渭水等)的餘力?

在我們進行工會統一的努力過程中，應極力利用各種合法條件，宣導我黨的政策政綱，在工人羣衆裡獨立地建設我黨的基礎，斷不可僅爲統一戰線工作而不顧其他。亦即黨對工會統一運動應保持黨的獨立性與獨立活動，擴大黨的勢力。

十二、宣傳、煽動與教育工作

宣傳、煽動乃激發工人羣衆帶起鬥爭的主要工作，因此務必具體而有計劃地進行。但宣傳煽動一旦離開組織，則其作用將悉數變成空洞無物。因此必須站在擴大並鞏固組織的基礎上進行。

1 日常鬥爭的計畫

2 對一般國民革命運動的計畫

3 國際方面的計畫

現在提出工會的口號供爲宣傳煽動工作的資料。

(一) 八小時勞動制

(二) 改善工人衛生

(三) 製定最低工資

(四) 制定女工、青年工特別保護法

(五) 制定失業保護法

(六) 制定夜工法

(七) 反對承包制

(八) 反對總督府產業政策

(九) 反對無故打罵工人

(十) 反對强奪農民土地政策

(十一) 撤消保甲制度

(十二) 撤消暴壓無產者的一切惡法

(十三) 撤消治安維持法

(十四) 撤消無賴漢(流氓、不務正業游民)取締法

(十五) 工人有罷工示威、集會、結社的自由

(十六) 工人有出版言論的自由

(十七) 工會應統一起來

(十八) 工農革命應同盟起來

(十九) 台灣被壓迫民衆應團結起來

(二十) 日本、台灣、朝鮮、中國的農工階級應聯合起來

(二十一) 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與無產階級應聯合起來

(二十二)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十三)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二十四) 打倒國際資本主義

(二十五) 打倒中國國民黨

(二十六) 打倒新世界戰爭

(二十七) 擁護中國革命

(二十八) 擁護蘇維埃聯邦

(二十九) 台灣民族獨立成功萬歲

(三十) 赤色職工國際萬歲
(三十一) 工農革命政府萬歲
(三十二)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教育方面的工作——

為了培育工人，特別是女工、青年工，我們將以我們的科學來對抗資本主義的奴隸教育。一方面宣傳馬克斯、列寧主義，一方面以此為爭取羣衆的工作。因此，工會必須盡可能發行工會機關報、開設勞動學校、平民學校、勞動講習所。

農民問題的重要性

農民問題為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之一。進一步言，農民問題更為無產階級獨裁的一重要問題。更精確地說，農民問題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探索其同盟軍的主要問題。農民問題是如此重要，吾黨不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應明確充分地對此提出方針及對策。

觀乎第三國際對農民問題的基本原則及指導原理，大概可分為三種。

(一)、民主革命的農民問題
(二)、無產階級革命的農民問題
(三)、蘇維埃政權時代的農民問題

台灣共產黨為解決農民問題而慎重提出的，是屬於民主革命時代的農民問題。而民主革命主要的社會性內容為土地問題之解決，掃除農村的一切封建勢力(打倒封建地主，沒收其土地分配予農民)。據布哈林說，「殖民地問題為世界都市與農村間的關係問題，是農民問題的特殊表現」。

台灣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殖民地台灣的民族獨立運動，毫無疑問，農民問題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帝國主義想在殖民地台灣身上多所搜刮，正拼命以巨大的資本投入農村，強制實行其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因而封建性舊農村經濟急速地受其破壞，土地被其強奪，農民遭到放逐，結果使農民不堪窮苦而陷入活地獄裡，同時惹起了農民大衆對革命鬥爭的激烈化。

農村運動的戰鬥化與壯大的農村革命之展開，其主要動因為農民反對土地的集中化和工業化，並要求擁有土地。農民的這種革命運動，不單是反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強奪土地，同時也向封建地主惡毒的剝削反抗，與沒收地主土地分配予農民一事有密切的連帶關係。

對於農民問題，台灣共產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盡最善的努力領導農民大衆，在無產階級指導下激烈地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強奪，推翻封建地主掃除所有封建遺毒，徹底實行偉大的農村革命。

一、農村經濟情勢及其危機

我們根據第三國際及我黨政治大綱所指示的農村問題的原則，在此國民革命過程中應該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案。然如欲達成這樣嚴重複雜的責任，首先要全面詳細精確地剖析現在台灣農村的經濟狀況與各社會階級關係。由於農村的經濟關係甚為複雜，社會性階級關係縱橫錯綜，較其他任何問題更難解決。是以我們應集中全力予以關注，詳細考察其每一因素，然後始能得到圓滿的解決。自日本帝國主義侵入台灣以來，農村經濟已急遽發生變化。

日本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圖謀者，在於土地問題上。於是利用其帝國主義的絕招——最殘忍的○○政策剝削農民，強奪土地，掠奪農產品。且把高價位的工業生產品充塞於農村。

如此一來，農村經濟逐日遭其破壞作用。日本帝國主義想出繁多的詭計，如土地調查方法(其實完全係掠奪性質)，强行改變土地所有關係。究其目的不外乎引導資本侵入農村。現在土地的所有關係已行變革，土地遂成爲資產階級的私有物。而遺留於農村的封建遺毒，至今不但無法破除，反而更利用其他方法，加强一舉兩得的農村剝削和虐待。如此由上而下……(不明)……實非根本的改革方法，結果只有農民受苦。因此，欲打倒壓迫剝削農民的封建殘餘勢力，唯賴工農的革命勢力去解決。

如詳細觀察現在台灣農村經濟的舊生產狀況，不難發現台灣的舊生產方法已普遍遭受破壞，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生產力(資本主義化農業)的出現。換言之，建立在舊生產方式上面的經濟關係，此時以客觀眼光視之，正日益趨向破壞。其結果，內部的農業經濟關係的矛盾露骨地爆發出來，開始引起紛亂現象，巨大的農業經濟危機頻發不止。台灣的工商業已完全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壟斷下。台灣民族資產階級因而無法獲得獨立的充分發展的機會，市場恐慌相繼出現，迫使資本溢出生產範圍外。那些儲蓄在工商資本家手中的相當多額的剩餘資金遂流入農村，開始購買土地。以資金投入土地的熱潮逐漸掀起，奪走了一般小農民、自耕農等的土地。於是小自耕農日漸減少、破產，而貧農(沒有自己的土地)農村勞動者日益增多。此一事實對於侵入農村經濟……(不明)……有關日本帝國主義工業資本的壟斷支配技倆，確實令人嘆爲觀止。

日本帝國主義工業資本之壟斷支配全農村經濟，源於歐洲戰爭前隨工商業之發展以一瀉千里之勢擴張而來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台灣的農村經濟，約可分爲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爲，利用土地政策以强迫手段沒收農民的土地轉讓給資本階級，以便工業資本容易操縱農村的一切。於是日本資本家在農村大舉興建大工廠(四十八家近代式機械工廠)、大農場(三百二十餘處)，加以經營。第二種方法是商業資本的進攻。以高價位的商品充斥於農村，一面促銷他們的商品，另一面剝削農民，使農業工人、貧農、小農，甚至中農、富農也多有被迫破產者。

農村最大的工業爲製糖業。自從政府制定完整的砂糖特別保護法(設立製糖業者給予補助金的法規)以來，台灣製糖業就開始急速成長。一九〇八年的資本總額僅不過四千餘萬圓，到了一九二三年驟然躍昇至二億六千五百萬圓，在短短時間內增加五、六倍。所控制的土地竟達六十三萬餘甲耕作地，並擁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哩長的鐵路。所以這一資本魔王同時也是台灣最大的地主。此一資本魔王統治全農村經濟的徹底性爲衆所周知，不需贅述。

在短短二十年之間不斷遂行資本化，也不斷地使土地集中於極少數工業資本家封建地主(地主也有經營製糖業者。如林本源、辜顯榮等)手裡。在這一過程中造成無數的小資產家傾家蕩產，他們的工場及土地被併吞(一百十七家小糖廍現已完全在四十八個大工廠的控制下，喪失了獨立性)。且完全破壞了農民經濟，使上千上萬的農民破產。於是，一方面出現了擁有廣大的土地，不勞而獲進行榨取的少數惡蟲地主及工業資本家，另一方面則身無一物的貧農、農業工人以及僅留有零細土地的自耕農小農戶爲大多數。土地關係終於在這種情形下開始急速的變化。

中農、小農不斷地破產，貧農及農業工人則不斷增加，在土地有限的情形下，他們只有依靠供給或賣斷勞力維持其生計。然而，在這樣有限的土地上施行定期(會社工人等)之耕作，根本無法容納多數的農業勞動者。於是發生了過剩的農家人口。過剩的農業人口很自然地變爲製糖會社的工廠及農場的工資奴隸，其餘則成爲無固定職業而流離失所的苦力或失業農民。至此，人口中的農業後備軍與日俱增，而地主則隨時利用此後備軍壓迫貧農小農，提高地租增加勞力，使一般農民承受極大的痛苦。尤其最近的工業資本壟斷現象更加劇烈，加以無人道的土地撥售政策，提高租稅等，使一般農民大衆進一步貧窮化。大多數農民不擁有可耕作之土地，土地僅由地主所有，則農民必盡其心血求貸，甚至彼此之間競爭，向地主承租土地(此乃封建地主的詭計)，正好讓地主有機會隨

時抬高地租。舊時的農民往往利用家庭手工業彌補他們的生活費，所以內部的農民經濟關係得以安定。然而，自從龐大的工業資本侵入農村，逐漸蓬勃得勢以來，帝國主義的商品充溢農村，於是土貨完全被驅逐，家庭手工業也迅遭破壞。更甚者，農民灌注心血所造的土產——農產品、工業原料品，不僅不能自由出售，亦完全由地主及萬能魔王的農業資本所壟斷。農民如想購買一種生活必需品或工業品，則必須先賣出數種農產品才能購買。

有關巨大的工業資本操縱整個農村經濟的概況，我們已略述過。在此且讓我們來觀察台灣商業資本家（地主亦包含在內）的一斑。他們不僅利用其資本搜購土地，同時在農村各處設立金融機關如信用組合、信託會社等，以所謂高利貸的殘酷手段剝削農民。這種高等寄生蟲剝削農民的手段，連地主的毒計也自嘆弗如。農民遇到婚喪等事急需一筆金錢時，不但要提供財產或土地爲擔保，還要保證人手續。同時像米穀、香蕉、豆類、青果等，如不受他們的操縱，則完全由青果會社所壟斷。這樣經由他們的操縱，遂使依賴耕作的農民（山林農民，香蕉、茶園農民）失業。農民從清早工作到深夜猶不能獲得足夠糧食，其購買力必然減退，甚至演變到無力購買些許生活必需品，於是農村的小商業也相繼宣告破產。台灣的農民眞的如牛馬般被酷使，與牛馬同樣從事苦役，但還是無法繼續保持一碗薯飯之食，因此其生活連牛馬也不如。

最近的金融大恐慌影響到農村金融，台灣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承受日本資本家金融方面的剝削，企圖把其所受的損失轉嫁於農民身上。其結果必將帶給農民更多的痛苦。而現在農村金融又是在他們惡地主、劣紳的控制下，農民在無形中遭受到高利剝削，幾至沒有容身之地。

其他諸如地租、水租、保甲費，加上各種官營剝削更是不必贅述。農民收入的六〇％徒然奉送給地主，尚有各項義務稅捐，另外必須經常將勞動力捐獻給地主與官廳。這種來自四面八方的包圍，迫使農民無法安居樂業，使其無力承受進一步的損失。特別在青黃不接時（舊米耗盡，新穀未出時期）經常發生米飯大恐慌。當農民正要收

獲時，地主催收地租，政府催征稅捐，信用組合則催收利息等。迫使農民不得不賤價拋售米穀，以供這一類毒蟲的剝削。因爲農民如稍有違反，承租地立即被收回，僅有的家具馬上被查封。過去，當農民的食米耗盡時，不得不以高價購來餬口。地主則屯積穀物，壟斷供需控制農民。欠收時農民大受煎熬不說，豐收時地主則迫其追加地租，那種無止境的貪婪與殘酷非人道的剝削，農民只有繼續承受。

農村的經濟組織不斷陷入破產，農民羣衆過著比從前俄國農奴更悽慘的奴隸生活。在許多地方，農民住無其屋，只利用小茅屋度日。他們連續幾年無力添新衣，只以襤褸披身。彼者雖勞動而無一飯一食，甚至連蕃薯也不易獲得。

以上我們對現時的台灣農村經濟狀況已詳加分析。綜合而論，諸如竹林問題、香蕉問題等農村問題之發生，已顯示出農村經濟的危機已日趨深刻化。而農村經濟的危機凸顯了農村經濟的衰微，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衝突，土地的集中化、工業化等現象。更因爲最近的資本的不斷猛攻，加劇了對農村經濟的破壞作用，使得農民生活急速破產，貧上加貧。青年、童農及農婦全體出動參加耕作的情形愈來愈多，豈非明顯的例證！

上述諸多悽慘痛苦的農村社會現象，不是已經表現出農村經濟危機爲何物嗎？不是顯示出何者已暴露出農村經濟中不可減輕的矛盾嗎？是故，迫在眉睫的緊急農民問題，已成爲我們的黨當前最嚴重的問題。

農村經濟的危機，到底是起因於農村技術的不發達？抑或應歸因於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間的相互衝突與矛盾？由我們的立場看之……（數字不明）……必須基本上（由下而上）加以徹底改造，實行農村革命，清除封建餘毒，沒收封建大地主及工業資本家的土地給予農民，否則，此種危機與農民生活的貧窮化必定更加劇烈而不可能減輕。此乃極爲明顯之事。

二、農村的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

農村的舊社會經濟關係(封建的)阻礙了新生產力的發展。於是引起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兩方面的衝突，使他們內部的矛盾性更急激增高。資本侵入農村經濟其勢力越來越大，愈來愈激烈，終於造成農村階級的巨大分化。地主的剝削、資本家的榨取、民族的橫暴統治、經濟的沒落與天災之頻發，造成了農村社會階級鬥爭的背景。

農村的階級關係，由於農村經濟和階級構成的複雜性，以及與地主和資產階級間的密切關係，其階級關係盤根交錯，如非由經濟面加以觀察，很不容易精確地分析出來。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間的衝突，巨大的工業資本的壟斷，以及由上而下的橫暴侵略，益使農村經濟趨向紛亂，加劇農村階級的分化，這是十分明顯的，亦為歷史進展的必然結果。在這種不斷發展分化的過程中，各社會階層的生活與其性質亦跟著趨向複雜。

在農村方面的階級關係，可分為如下。

1　富農(佔全農村人口的八%，擁有耕地總面積的一四%。)

2　中農——自耕農(佔全農村人口的一四%，擁有耕地總面積的一八%。)

3　小農及貧農——自耕兼佃農——及佃農(佔全農村人口的五五%，佔耕地總面積的一四%。)

4　農村勞動者(不擁有土地，只有勞動力，佔全農村人口的一五%。)

其中小農、貧農、農業工人佔全農村人口的絕大多數，也是農村經濟最重要的基礎。此三種農民若由經濟地位而言，其中主要部分是貧農與農業勞動者，其次為小農。

農業工人既已被逐出土地之外，便淪為農業或會社最貧苦的工資奴隸，極少部份則在農村流浪，為地主做苦力或當長工。貧農的土地大部份已被掠奪殆盡，靠租來一小塊地耕作，在封建地主與工業資本家兩面剝削下，其生活幾乎等於奴隸。小農民雖尚保持一小塊土地，但仍需租地耕作，始能維持一家生計。他們也同樣受足資本

家、地主、重稅等苛擾，瀕臨破產邊緣，處境極為危險。其他尚有少數非地主(非貧農)的中農、富農等。他們亦同樣剝削著小農、貧農與雇農，其處境就像工場內的工頭一樣。雖然他們的生活比較安定，但苛稅及資本家封建地主的壟斷，亦使其逐步走上破產的過程。因此，他們也不得不反抗封建地主及日本資本帝國主義。

地主階級可分為下述幾種。

1　資本主義的農業大地主(占有三〇%的土地。)

2　封建性大地主(占農村人口三%，占有二〇%的土地。)

3　中等地主(農村人口的五%，占有十四%的土地。)

首先，加以說明中等地主。他們的土地完全貸出，由貧農小農耕作，依靠剝削農民存在著。然而，他們大部份與都市商業保有密切關係，從兩方面壓迫農民。他們因部份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也表現出多少帶有革命性(他們的革命性頗有限制)。此類大部份係大地主之破產者及商業資本家所形成之社會階層。

封建大地主——此輩乃繼承先代的遺產，是所謂世襲的名望家。這些傢伙完全以地租為主要收入，是全靠剝削農民為基礎的徒食害蟲。他們不僅以殘忍的封建性經濟關係剝削農民，同時也利用資本進攻壓迫，不過為害尚未深刻。他們另又加入支配階級陣營中，與日本帝國主義結成聯合戰線，野蠻地剝削和壓迫農民。大地主實為日本帝國主義最忠實的走狗。他們現在唯有日益走上反動之路。

資本主義的大地主——這一類不僅是大地主，也是日本的大工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階級。而台灣總督府成為此類金錢魔王的會計場所。他們利用土地政策公然掠奪農民的土地而投資於農村經濟。他們在農村興建大型工場(製糖會社及其他)開設廣闊的農場，挾其龐大資本支配壟斷農村的一切。大多數農民的土地都被他們強奪，他們擁有三〇%的土地，支配著六十餘萬甲的土地，現在還意猶未足，繼續狂熱地掠奪土地。加以擁有政治上絕對

的保護，土地的所謂集中（其實爲强奪）將可能完全集中於魔王日本資本家之手裡。他們更以農會、靑果會社、米穀株式會社等組織操縱農民的生產品，壟斷一切農產品。農民們不但栽種要受其支配，連生產品的價格也不能自己決定，由他們任意左右。土地被掠奪而破產的農業後備軍，不得不到農場、工場出賣勞力，否則沒有其他生存之道。農業工人在農村及農業工人所受之剝削狀況……（數字不明）……他們剝削農民的方式與程度完全與榨取工人階級的剩餘價值一樣。此類近代式的惡蟲──日本資本家（三菱、三井、大倉）與封建的反動看門狗大地主，實乃台灣農民大衆的死敵。

最近資本的進攻，政府的强奪政策──土地撥售──及大地主的收回租耕地等，導致富農、中農的土地被奪取，而小農、貧農、農業工人等燃起了更激烈的敵愾心。封建地主大資本家剝削農民的形式爲增加小作料〔提高地租〕、起耕〔收回出租地〕、立毛差押〔連同地上作物查封〕幾種。近來地主徵收地租愈來愈殘酷，通常的地租一變而爲「鐵租」，不管歉收或豐收，必須繳納固定數量的佃租來。在佃農競租農地時，地主乘勢擅自提高佃租。而其手續爲保證人、金錢（磧、地物）、金屬品之提供。地主施之於農民剝削的慘狀，其毒害無與倫比。農民以血汗赢得的穀物要交付地主，還需割裂骨肉奉獻此類毒蟲。

農民於耕種土地時，往往缺乏基本費（鋤頭等農具、肥料、種子、租地金），或遇歉收時勢需向地主告貸。平時以地租來作爲擔保，但還要另付極高的利息。靑黃不接時如果向地主告貸一石米，於收穀時必須繳付極重的利息。無法繳納者就得被收回租地。農民一家在這樣的酷使下必須全家男女老少總動員，在田園裡由早至晚，靑天白日下公然承受他們剝削與壓迫。這種地主榨取農民的勞動價值，正如資本家從工人階級榨取剩餘價值。

三、封建地主與資產階級間的關係

台灣的資產階級係由地主轉換而成，一方面保持地主身份，另一方面又是資本家，而具有頗多封建性要素，且與金融資本家密切融合，爲反動的大走狗。此事已於前面正確地分析證明。自日本帝國主義侵入台灣以來，不准商業資本家與地主從事發展工商業，只准許極少數幼稚的部份地主從農民所榨取的剩餘價值轉投資於工商業及金融事業。就這樣，地主一方面榨取工人，另方面又榨取農民。台灣少有純粹的工業資本家乃明顯的事實。這證明資產階級全無淸除封建殘餘勢力的力量，也證明他們的利益彼此趨於一致的事實。

地主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進攻農民，乃因農民恰似一塊上好的牛肉使然。地主與資產階級被帝國主義所剝削的損失轉嫁於農民身上，以提高商品價格，增收佃農租金，課征重稅以資彌補。

綜合上述現象，農民承受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等極爲殘酷的三重壓迫與剝削，如今已達到疲弊的極限。而最近舊經濟的諸關係悉因工業資本的猛襲而破產，引起農村經濟的危機，農民生活的貧窮化，所有農村的社會關係醞釀太多的矛盾，激烈的階級鬥争於焉爆發。

台灣農民運動最近的反抗情緒益愈高漲，不外乎上述之前因後果所致。在封建地主與帝國主義結成統一戰線拼命地進攻農民的另方面，農民爲了求得土地問題的圓滿解決，正對著封建地主與帝國主義展開更爲激烈的革命鬥争。

四、農民問題對策

1　台灣的農業經濟夾在非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衝突的位置上，其中存在一個難予解決的基本矛盾。而以客觀的眼光來看，舊農村經濟已逐漸失去其存在地位，急速地被巨大農業資本破壞中。日本帝國主義因無力量根本改革農村的經濟危機，只有强制農村的資本主義化，强奪農民的土地一途而已。

2　土地的所有關係雖爲資本主義的私有化，但地主依然爲建立在榨取現物關係上面的封建寄生蟲，因此仍然是農民的死對頭。

3 土地的資本主義私有化愈徹底，農村的社會階級分化愈明顯。加之，農民不斷承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資本的剝削，地主的榨取等層層的壓迫，從而開始爆發出農村的社會階級鬥爭。最近台灣農民運動的革命組織的展開，乃此一事實的鐵證。

4 台灣民族的民主革命最重要的社會內容爲圓滿解決土地問題。而農民即是此一問題的解決者，也是農村革命的推動者。

5 惟農民不但要打倒封建地主，同時更須打倒帝國主義。農民並不是台灣革命的指導者，應推無產階級爲其革命之指導者。基於經濟關係，農民本身極爲鬆散，故須與工人階級締結革命的同盟，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崛起。否則他們視爲生命的土地問題無法獲致解決。

6 吾黨的最大農民問題綱領爲沒收地主及日本帝國主義的土地分配予農民。由是展開激烈的農村革命將土地沒收的綱領……(數字不明)……淸除封建地主及一切封建勢力並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使之貫徹到底。這才算眞正的革命方法。

7 如欲抵制帝國主義强制農村經濟之資本主義化，必須從根本上以工農的革命力量改革農村經濟，推動農業向前發展始可。

8 在此革命過程中，除地主以外的全體農民皆有可能參加革命，同時也有可能是革命支持者。我們應將農民全體編成爲革命後備軍，不可使一部份農民變成資產階級的後備軍，或使部份農民走進資產階級的陣營中。

9 特別是貧農、農村工人、小農等，基於其經濟性社會性條件，勢必走上革命之途。故而吾黨應提出他們的此種要求。

10 台灣革命的原動力爲無產階級是無可置疑的。其主要任務如左列：

(1)、徹底領導農村革命，打倒封建地主淸除封建勢力，沒收土地並分配予農民。

(2)、從根本上打倒帝國主義。此因台灣民族革命乃爲無產階級革命之前提。是故「將土地歸還予農民蘇維埃」一事應經常加以宣導。

五、對目前農民組合的戰術

1 台灣農民運動於過去曾有數次反抗支配階級的英雄式暴動。然其擁有組織則始於一九二四年創立農民組合起。經過一九二六年的激烈鬥爭，台灣的農民組合在各處被組織起來。現在，所有的農民組合正在全島統一性的台灣農民組合領導下繼續發展。此種現象乃吾黨農民運動最佳的前提條件。

2 農民組合雖具有統一性，但在思想方面或實踐方面均犯有種種錯誤。

3 第一的根本錯誤爲農民組合把農民認定爲無產階級，從而將農民視爲台灣革命的主力軍、領導者，根本上忽略了無產階級的作用。

4 農民組合因成爲農民運動的指導體，使得大衆性農民組合與政黨產生混同現象。

5 不但沒有了解農民的實際要求，而且農民組合全體竟然否認民族革命運動，只顧高唱階級鬥爭，係因爲接受福本主義所致。根本上與現實的客觀條件不符合。

6 輕視羣衆的日常鬥爭，幹部只熱中於政治鬥爭。結果使羣衆脫離國民革命運動，使農民趨向獨立的形勢。

7 對工農的革命同盟未曾有過具體作爲。台灣農民運動應對國際上重要問題表示關心，惟一向沒有做到。

8 對於農民基本要求的土地問題，打倒封建地主和帝國主義等，應明確地提出，普遍地加以宣傳煽動才是。但未曾做到。這些都是最重大的缺點。

9 上述農民組合所犯的錯誤與幼稚病應從根本上淸除。然後從實際大衆運動方面建立黨與農民組合間的正規關係，並建構農民組合中黨的堅固基礎。

10 黨應盡量派遣同志加入農民組合，使其參加日常的農民運動。黨員更應站在前衛位置作戰，樹立黨的農民運動指導權。

11 在農民組合中活動的同志，應建立單一系統的黨團組織。黨團之任務如左列：

(1) 强烈展開農村革命，向農民羣衆灌注階級意識。

(2) 提出明確的土地問題，農民鬥爭的目標。

(3) 激發大衆性日常鬥爭，透過日常鬥爭將黨的一切政策明確地灌輸農民羣衆中，並極力宣導煽動。

(4) 將農村的社會基礎建立在貧農、農村工人、小農身上。

(5) 盡力擴大農民組合的組織。

(6) 使農民運動在日常鬥爭方面注意到工人階級運動，並與工人建立工農革命同盟。農民組合基於這個責任應積極地努力。

(7) 爲了在農村獲得更多農村工人、青年、農村婦女羣衆，農民組合應設立婦人部、青年部、工人部。

(8) 引導農民運動集中注意國際問題。特別要將農民組合加入赤色農民國際一事加以宣傳煽動。

(9) 使農民運動與國民革命運動發生密切關係。更須動員農民羣衆，在無產階級指導下參加國民革命運動。

(10) 農民組合對民衆黨指導下的農民協會應該建立統一戰線關係。如此才能將農民羣衆吸納至左派，而暴露民衆黨的欺瞞主義的眞相。

(11) 如此矯正後，更須促進農民組合之擴大。當前先要逐漸地淸洗農民組合舊遺毒及幼稚病。

(12) 農民組合中的黨團應在黨的指導下極力活動，利用一切合法性幫助黨的獨立性活動，使合法與非法產生密切關係。另外應吸收農民黨員，並協助農村支部的擴大及其穩健的發展。

12 推動農民組合全體關注於教育工作，在農村各處設置新聞閱覽所、演講會場、農民學校（別名平民學校），培養農民運動戰士，此外利用這一方法限制資本主義的文化，反對帝國主義的奴隸化教育。在文化運動方面，設立勞農俱樂部，編演新文化及革命劇本。

13 農民組合當前應提出之口號如左列：

一、制定最高地租額
一、制定農業工人的最低工資制
一、提高農婦的工資
一、要求農產物自由處理
一、耕者有其田
一、反對立入禁止〔禁制區〕、立毛差押〔地上作物扣押〕
一、反對總督府的土地强奪政策
一、反對製糖會社的强奪作法
一、反對高利貸
一、反對警察暴壓農民
一、反對亂派公工〔免費剝削勞動，即所謂義務勞動〕

一、打倒封建地主
一、打倒小作會(佃農會)、業佃會、農會
一、打倒所有御用紳士、走狗
一、撤銷教育費
一、撤除水租
一、撤除暴壓農民的匪徒刑罰令
一、要求台灣人本位的義務教育
一、要求農民的集會、結社、示威、言論、出版的自由
一、工農聯合起來
一、台灣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
一、日本、支那、朝鮮、台灣的工農聯合起來
一、全世界被壓迫民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一、打倒世界帝國主義
一、打倒國民黨
一、反對世界戰爭
一、擁護蘇維埃聯邦
一、擁護中國革命

一、擁護朝鮮獨立運動
一、擁護日本工農革命
一、台灣民族革命萬歲
一、赤色農民國際萬歲
一、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口號多如上述，一時恐無法全部提出，應根據農民運動的客觀條件加以宣傳煽動。特別是「沒收土地，分配予農民」、「土地歸予農民蘇維埃」等口號，更應時時刻刻提出宣傳。

青年運動綱領

一、台灣青年的痛苦及其革命性

台灣的青年工人正逐漸增加中，連年齡不足的未成年工人也正無限制地如同牛馬般從事痛苦的勞動。在日本帝國主義與土著資產階級的鐵蹄下，前述未成年工人所承受的極端剝削與非人生活，正浸蝕著他們生理、心理的成長。

台灣的青年農民正與農村大衆一樣，在日本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過重的剝削與壓迫下，一年比一年貧窮，甚至在瀕臨破產情況下痛苦呻吟。且他們自幼年即從事各種勞作，及長或在農村做勞動者，更如牛馬般的勞苦，飽受了嘲罵與壓迫。小資產階級的青年也由於小資產階級的日趨沒落而感受著痛苦，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橫暴壓迫剝削與思想上的壓迫束縛，抱有無比的忿恨與不平。

一般而言，他們資產階級的青年亦因日本帝國主義阻礙了台灣資產階級的進路而在政治上、經濟上、民族上

不斷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也感到抑鬱不平。更甚者，連反動資產階級的青年也因爲承受不了民族壓迫並感染外界潮流，逐漸萌芽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性情緒。

除了極爲反動者之外，台灣各階層的青年均對封建思想及舊禮教的束縛、家庭的壓迫(無法得到婚姻自由等)感到非常的痛苦。(青年、婦女的痛苦尤爲劇烈)

此外，民族的不平等及奴隸教育，思想上的壓抑、束縛等，無不成爲他們憤恨不平的原因。其他青年農工的青年人特有的痛苦，更因無法享受一般普通教育，而其感受更爲劇烈。

上述種種的痛苦成爲台灣青年的革命性的根源。青年時代特別富於進取精神，易於感受時代潮流，所以，在國民革命過程中我們應特別注意台灣青年。

雖然同爲青年，因他們階級上的不同，遂使他們所具有的革命性亦顯然不同。而台灣的青年中，工人青年最具革命性且一直往前邁進，抱有不推翻壓迫階級絕不休止的氣概，毫無異議可做爲台灣青年運動的先鋒隊。台灣的青年農民在台灣的民族革命中，亦擁有斷然與日本帝國主義及封建地主階級鬥爭的能力，可與台灣青年工人結爲友軍並肩鬥爭。台灣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在民族革命的初期對革命活動能有所貢獻——宣傳、煽動等等——但基於他們本身的階級的動搖性，時而有飛躍性的革命表態，有時却發生動搖，當革命進展到相當程度時，往往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搖擺不定。資產階級的青年如何呢？當前雖具有革命性，但那是資產階級的一般的革命性，在民族革命期間要受很大的限制，及至資產階級反動時期，他們可能變成工農的敵人。其他已形反動的階級的青年，僅具有對日本帝國主義不滿的情緒，但對革命勢力而言，今天已經站在反對的地位。

二、國民革命過程中青年運動的戰略

根據以上情勢，在國民革命過程中，我們對台灣青年運動應採取左列的策略。

1 宣傳煽動：組織台灣青年大衆，激發日常鬥爭，將台灣青年的革命勢力加以擴大並吸收，在黨與團的領導下努力爲國民革命鬥爭。

2 此種鬥爭應以青年工農爲中心，以青年工人爲領導者。

3 即使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知識份子，我們亦須拉攏他們，使其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能爲國民革命鬥爭，利用他們從事於文化運動與宣傳煽動工作。但要注意其動搖性。特別要注意的是，青年工人要把握住青年運動的領導權。

4 即使是反動階級的青年，我們也應利用他們與日本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誘導其與帝國主義產生衝突。但要防患他們攪亂青年運動。

5 應關注於吸收青年婦女大衆，領導青年婦女大衆參加國民革命。

6 防止改良主義思想侵入青年大衆中間，且應努力克服青年大衆中的改良主義傾向。

7 嚴防反動勢力侵入青年大衆中間，對於反動勢力組成的御用青年團體，必須暴露其反動勢力的反動行爲，並促使被其欺矇的青年覺醒，進而努力拉攏他們。

8 使其與國民革命運動發生密切關係。特別是與中、日、韓革命青年發生密切的聯合戰線關係。並應使台灣的青年華僑中國移民參加台灣國民革命。

對於在台灣的日本勞動青年，必須與日本革命青年共同努力，使他們不致被日本帝國主義所利用，並促使他們邁向革命勢力方向。

三、關於共產青年團之促進

青年人有他們本身的要求，所以青年運動亦須有他們本身的特質。故在國際上青年原有獨立的組織。爲領導

在台灣的青年運動，我們必須努力在短期內促進共產青年團之成立。對團當前的一般任務及團與黨的關係，我們也應明白指示。關於團的組織方法及團未組織前黨應行代理之事項，均應明訂之。

A 團當前的一般任務

1 執行上級機關議決案、通告、指令等。

2 把宣傳煽動深入於工場農村並組織青年工農，激發青年工農的鬥爭並領導它。展開青年工農的革命勢力。

3 吸收青年知識份子，激發他們的鬥爭並予以領導。

4 領導青年大衆參加國民革命。但是政治工作不可與黨的政治規定有所矛盾。

5 領導革命青年從事文化運動——啓蒙運動。

6 防止改良主義及反動勢力侵入青年大衆中間，克服青年大衆間的改良主義傾向，並驅逐侵入於青年大衆內部的反動勢力。

7 確立青年工人在青年運動中的領導權。

8 確立台灣革命青年運動中的領導權。

B 團與黨的關係

1 團的政治上的工作應接受黨的指導。

2 團與黨之間應產生最密切的關係。黨召開重要會議時，團得派代表列席。又團在召開重要會議之際，黨亦可派代表列席。此外，雙方得召開聯席會議，解決重要問題或黨團間的各種問題。如無可能，由上級機關解決之。

3 二十一歲(滿二十歲)以上者爲黨員，以下者爲團員。

4 黨得經由團的同意，調動團員及處理團務。

5 黨與團必須相互援助，在各種工作中切實合作。

C 團的組織促進法

1 關於團組織的材料應妥加調查與搜索。

2 由團之上級機關向黨提出派遣籌備員會同辦事之請求。

3 團的組織提綱及政治提綱的制定，應經由團的上級機關申請，與黨會同進行。

4 二十一歲以下者原應爲團員，惟在當前暫時吸收入黨，俟團的組織成立時轉爲團員。

D 在團未組織前黨爲其代理者

1 黨內暫時設置青年運動臨時委員會，指導青年運動。

2 團與黨團尚未成立前，暫時設置黨內黨團替代之

四、青年運動當前的任務

A 台灣青年運動的過去與現在

過去數年間，台灣青年知識份子在台灣初期運動中從事之工作，確實有其不容忽視者。青年知識份子的革命性雖有其動搖性，然而在革命運動初期，他們推行的啓蒙運動却不容抹殺。直到現在青年的作用依然很大，各地的革命性青年知識份子雖談不上勇敢或徹底，但對各地的各種運動貢獻良多。

過去的青年運動，青年工農大衆並未參加，青年運動僅是知識份子的青年運動而已。青年工農大衆不但無所作爲，亦很少受人注意。這種現象令人不滿且極爲危險。而知識份子青年的運動也存在頗多缺點與錯誤，從整體

上說十分不發達。目前台灣有社會主義青年所構成的無產青年會，研究社會科學的讀書會，乃至青年會、勵志會等革命青年組織。但這些組織不但不健全(無產青年會及數個讀書會均已停頓)，又沒有廣大青年大衆的參加(工農青年大衆更不用說，幾乎完全沒有參加)，欠缺鬥爭性，且多數犯有左派最近常見之各種錯誤。這種貧弱的組織除少數的知識份子外，學校內的學生並沒有公開性的學生會。近來雖發動幾次學生罷課，但島內的學生羣衆並沒有走出校門到街頭參加國民革命之舉。最近雖在中等學校內有幾處組織秘密團體，但這種組織欠缺普遍性，參與者極少。且其中多數並非鬥爭機關，而是社會科學研究團體。

台灣過去的青年運動如上所述，不但青年工農大衆沒有參與，青年知識份子的活動亦既貧弱又犯許多錯誤，且帝國主義及改良主義的勢力亦已侵入青年大衆裡。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勢力不獨以愚民化奴隸化教育漸次麻酸青年，更組織御用青年會、青年團(前者爲台灣青年組織，後者爲日本青年組織)做爲其爪牙，並培育御用青年團做爲別動隊，企圖作爲將來對付革命家及革命團體的後備軍。最近民衆黨所組織的勞動青年會也逐漸擴大及於各地。對於這種改良主義向青年羣衆的侵入，在以後的青年運動中亦須特別加以注意。

在如此情勢下，我們對青年運動，當前應採左列之方針。

B 關於青年工農運動的發展

1 如上述，台灣過去的青年運動僅爲知識份子青年運動而已，此種現象既令人擔憂且危險。今後，我們應傾全力將青年工農大衆加以宣傳煽動組織，不僅要激發青年工農大衆鬥爭，同時亦須努力發展青年工農運動。

2 於日常鬥爭中，我們要使工會、農會儘量提出青年工農的要求，領導青年工農參加鬥爭，進而吸收青年工農加入工會、農會。工會、農會及文化協會必須設置青年會，激發並指導青年工農大衆的鬥爭，同時儘量吸收青年工農進入工會、農會的執行機關裡。

3 各都市儘可能設立青年工人俱樂部，並儘量吸收青年農工大衆參加，使成爲動員青年工農大衆的機關。但這個組織必須在工農會的指揮下，不可與工農會對立。

4 各地方儘可能設立教育宣導青年工農的工農平民學校、講習所(如受講習條例之限制不得使用上述名稱時，應改以讀書會等名稱)，使教育訓練工會並培養青年農工鬥士。

5 糾正無產青年會往時的錯誤(沒有明確的提出青年要求，亦沒有青年工農大衆的參與，和C．Y(共產主義青年團)混同，毫無系統性組織及組織性活動，並犯有幼稚病等)，促使無產青年會積極地活動，提出他們明確的綱領，擴大其組織，於各地設立支部，儘量吸收工農青年加入，且以工農青年爲核心組織，將它改爲當前青年運動中心的青年大衆組織。(但不應與C．Y混同)

6 各地的讀書會儘可能吸收青年工農大衆，一來防止讀書會專由青年知識份子構成的危險，另方面使青年工農與知識份子產生密切關係，進而接受我們的影響。

C 關於各種青年組織及運動的整頓與開展

1 各地讀書會停頓者應行恢復，並努力擴張會員，盡量吸收青年工農、學生及其他青年加入，並努力使其成爲大衆的組織。讀書會研究的內容須以無產階級社會科學爲中心，並注意討論現實問題，糾正「左派」的錯誤，且盡量增加開會次數。同時必須使讀書會參加實際鬥爭，使其成爲動員及鬥爭的機關。

各地讀書會必須聯合起來組織全台灣讀書會同盟，把各地的讀書會宣傳教育及其他活動加以統一。

2 現今台灣除無產青年會、讀書會之外尚有青年會(御用組織不在此限)、勵志會及勞動青年會(其實非爲勞動青年組織)等團體。爲求發展台灣的青年運動，我們應將這些團體統一，使成爲以工農青年爲中心的大衆組織，各階級青年革命勢力的儲水池，C．Y的踏腳板。此統一運動應依照左列計畫推動：

(1) 整頓並擴大無產青年會，儘可能吸收青年工農大衆及其他青年，使成爲當前青年運動中心的大衆組織。

(2) 工會、農會設立青年部，儘量吸收工農青年使其加入，並以平民學校、工農青年俱樂部訓練青年工農大衆。

(3) 吸收讀書會員、學生及各團體青年部指導下的青年工農大衆，加入無產青年會。

(4) 其他各種的青年組織(勵志會、同志會、非御用青年會等)，如可成爲無產青年的一部份者即刻加以改組，不便改組者加以整頓，吸收工農青年加入並領導其參與國民革命的鬥爭。並令其與無產青年會接近，吸收其會員加入無產青年會。

(5) 向勞動青年團等右派指導下的青年團體活動，與其建立共同鬥爭的關係，同時暴露右派幹部的反動行爲，進而吸收其羣衆。

(6) 到達一定的時期(青年工農勢力增高、無產青年會已到相當的發展階段)，以無產青年會爲中心，由無產青年會、工農會及文化協會青年部、讀書會等聯繫其餘青年組織及勞動青年團，發起促進組織統一。並在此一新組織團體內設立社會科學研究會，做爲宣傳教育機關。

3 台灣學生運動猶未振興，對島內學生運動更須加大努力。目前存在於學校內的秘密團體，尤須盡全力以各種研究會名義使其公開化，並在各學校內普遍化，使成爲學生大衆的組織及各學校學生運動的中心。我們應深入於各學校學生羣衆內，提出學生的要求，激發學生的鬥爭使其提出自治要求，進而組織爭取自治同盟，使其成爲學生會的形態。最後組織學生會。各校的學生間應保持緊密的聯繫並且彼此密切合作。而爭取自治同盟及學生大會須有全島性系統性的組織。另外經由學生會或爭取自治同盟動員學生，並使其成爲代表學生利益的機關，

最後引導其參加台灣國民革命。

4 留學日本的台灣學生應在各地組織學生聯合會，而此種組織須在各校擁有支部。同時努力建立全日本台灣學生聯合會，加入島內的台灣學生總聯合會，成爲其中一組織。東京的青年會改爲學生聯合會，將現在的小團體取消，並於將來把社會科學研究會納入學生聯合會的一部門。對留日學生我們應提出學生的要求以及國民革命的要求，努力促其參加實際鬥爭，引導他們走上發展革命之途，並使其與日本革命青年產生密切關係，進而加入日本的革命。在中國的台灣青年運動和島內青年運動亦須發生密切的關係。

5 對於在中國的台灣青年，我們應促其加入學生會及讀書會，同時引導他們參與中國革命運動和台灣國民運動。整頓學生會組織且注意各校支部之組織，在各地組織聯合會及全華聯合會，並加入島內學生總聯合會，使成爲其中組織之一。

讀書會盡可能使其公開化，並在可能範圍內成爲學生會的一部門。若環境不允許時則保持半公開狀態。中國的台灣青年運動必須與日本的台灣青年運動和島內的青年運動發生密切關係。

6 我們不但要防止改良主義侵入青年羣衆裡面，也應克服此種傾向。對於民衆黨之侵入青年團體，我們應暴露右翼領袖的反動行爲，克服右翼的理論，並使左翼青年團體與其發生共同戰線，爭取其羣衆。

7 對於御用青年會，應暴露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陰謀橫暴，努力爭取其大衆，並使該會性質有所轉變，或由其反動幹部脫離。又對於御用青年團，我們應與日本革命青年聯繫，向其宣傳煽動，使其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影響，或使其減低所受的影響。另外組織工農及青年團體的自衛團、糾察隊等，防範其攪亂運動。

8 對於在台灣的日本青年勞動大衆，我們應誘導其階級性覺醒，促他們脫離帝國主義的惡劣影響，在可能範圍內內，使台灣勞動者與他們共同建立對抗資本家的共同戰線。對於在台灣具有革命性的日本學生，我們應拉

攏他們，使其與台灣革命青年產生共同鬥爭的關係。但台灣學生會須以台灣學生組織之，雖屬同校亦不可將兩者混合組織(但如日本革命學生願加入者，不拒絕)。然而，對於在台灣加入帝國主義隊伍的一般日本青年的反動行爲，應斷然地加以反對。關於在台灣的日本青年運動，我們必須請日本派遣革命青年來台灣與我們合作。

9　對於中國青年在台灣者，我們應使其與台灣革命青年共處，並參與台灣國民革命。

勞動青年應使其團結，且促使他們加入台灣的工會(個人加入於各工會團體，地方團體使其參加全台灣的總工會)，並參與台灣的革命。其他的青年亦同樣盡量吸收於革命青年的組織中。

10　對青年婦女，我們應努力吸收於青年團體裡，並在各青年團體內盡力設置婦女部，引導其參與鬥爭。又將這些青年婦女爭取到我們的影響下，使其參與國民革命。

11　對兒童的活動，我們亦不容忽視。工農會應儘力設置工農兒童團等，使其成爲動員和教育工農子弟的機構。在各地亦然，極力設立兒童團及兒童俱樂部等，藉以動員一般兒童，成爲教育場所。而我們亦將這些兒童置於我們的影響下，引導他們參與並幫助台灣的革命運動。

12　在各團體內設置黨團，努力於宣導煽動等活動，使黨的指導方針及政策滲透於羣衆內部。各黨團尤其要把握住各種機關，留意日常鬥爭的激發，藉以發展青年運動，使青年運動與國民革命相結合。

五、口號及宣傳煽動

A　青年運動當前的口號

一、制定未成年工特別保護法

二、制定女工特別保護法

一、反對虐待青年工農

一、工資應一律平等

一、制定最低工資制

一、制定最高地租

一、實施勞動法

一、改善工場衛生

一、打破承包工制

一、反對台日工人的差別待遇

一、反對產業政策

一、反對土地政策

一、反對製糖會社的强奪强掠

一、實施以台灣人爲本位的義務教育

一、撤除教育費

一、反對奴隸教育及愚民政策

一、要求台日學生的平等待遇並要求學生自治

一、要求自由研究

一、反對壓迫虐待學生

一、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

一、廢止渡支旅行券，要求優待台灣留學生
一、打破一切壓迫台灣民衆的惡法
一、要求青年及婦女加入政黨自由
一、打倒御用紳士及一切走狗
一、打破封建思想的舊禮教
一、打倒總督府的專制
一、台灣被壓迫青年團結起來
一、台、中、日、韓革命聯合起來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一、打倒世界帝國主義
一、擁護蘇維埃聯邦
一、擁護中國革命
一、反對新世界大戰
一、擁護日本工農運動
一、擁護韓國解放運動
一、台灣獨立成功萬歲
一、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B 宣傳煽動

1 我們應注意日常的宣傳煽動，且應善於把握各種機會努力宣傳煽動，將我們的影響擴大滲透於青年大衆內部。並應使青年徹悟，青年的痛苦唯有依賴台灣革命的成功始能解除，唯有台灣青年努力參與革命運動始爲青年解除痛苦的唯一途徑。

2 我們應明瞭各階級青年的痛苦及要求，把握各種機會提出適切口號及切實的要求努力宣傳煽動，不但要激發日常鬥爭，並要領導青年鬥爭與國民革命相結合。

3 對青年工人應特別注意喚起階級的醒悟，使彼等深信無產階級革命勢力的偉大，且不致受到資產階級之影響。特別要注意青年農民，應讓彼等瞭解農民痛苦的由來，並使其相信唯有農民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勢力，在無產階級指導下進行革命，始能解除痛苦。對小資產階級青年，應特別注意，令其明白已經瀕臨破產邊緣，進而使其確信：除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勢力，在最具革命性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指導下進行革命，其痛苦絕無法去除。

對資產階級的青年，則要讓彼等瞭解日本帝國主義封建殘餘勢力如何阻礙台灣資產階級的進路，激發其革命性，使其參加國民革命。對封建地主階級及比較反動的資產階級青年則利用彼等階級與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加以宣傳煽動，引導彼等與帝國主義之間自然發生衝突。

4 對青年婦女則應指出青年婦女的痛苦，提出婦女的要求，並讓婦女確信：婦女之痛苦應與同樣被壓迫的男子共同從事革命工作始能獲致解放，引導其參與國民革命運動。

5 對於住在台灣的日本勞動青年，我們應激發其階級覺悟，使其領悟日本帝國主義乃台日無產階級的公敵。而對日本學生，我們應努力設法使其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影響。對住在台灣的華僑(支那人移民)青年應讓其明白：日本帝國主義虐待華僑、壓迫中國的種種事實，並使其相信唯有參加台灣革命運動才能解除煩惱。

6　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暴壓應隨時加以揭露，對封建殘餘勢力及御用走狗向帝國主義投降的反動行爲更應努力予以暴露。而對支配階級的奴隸教育、封建思想及封建禮教亦應積極地採取攻勢。

7　對國際問題，我們也應該宣傳煽動，對於國際青年間的聯合團結要特別努力促成。青年國際日要動員進行宣傳煽動。此日儘可能舉行示威運動且舉行宣傳週活動。

8　各青年團體及工會、農會、文化協會等團體在可能範圍內設立社會科學研究會、平民學校、工農青年講習所等宣傳機構，藉這些機構及讀書會，我們應盡全力加以宣傳煽動，把我們的主義、政策、指導方針帶進青年羣衆裡。同時，以上述團體的教育訓練部，提供宣傳煽動之便。

9　我們雖應該防備青年知識份子的動搖性，但也應該利用彼等從事宣傳煽動工作，使我們的主義主張傳播於廣大羣衆中。

10　團(或黨的青年特別委員會)必須刊行一秘密機關誌，對於青年運動應發行秘密或半公開性的書籍或小冊子。又在必要時應發表宣言等。關於合法性的團的機關誌務須努力於最近內實現。各青年團體、各團體青年部應編輯印刷通信情報、機關雜誌、書畫、小冊子、書籍等，且可利用發表各種宣言。書報對於工農青年的影響力非常大，所以儘可能多印發行。

11　利用新聞、遊藝等活動，以通俗性手法加以宣傳煽動。

12　利用各種機會召開演講會、談話會或舉行示威運動等，努力於宣傳煽動。

13　團必須施行訓練、教育及宣傳煽動，更要注意培養人材(召開訓練班等)，並在合法性青年機構努力培養宣傳煽動的人才(如舉辦宣傳人員講習所或訓練班等)。

婦女問題議決案

A　最近，台灣各種社會運動的勢力日益膨脹乃衆所週知的事。數十年來受盡壓迫、在黑暗勢力下呻吟的台灣婦女，如今又加上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的高壓，更使她們陷入苦境。特別是台灣的工農婦女所承受的殘忍與非人道的壓迫、剝削，使她們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雄厚的日本勢力快速地破壞了台灣的經濟組織，而家庭工業受其破壞最爲徹底，結果把台灣的婦女大衆趕進產業隊伍裏。

惟工業的發展乃婦女運動的前提條件，在時代革命勢力的影響下，她們所承受的一切非人的生活條件及社會地位促進了婦女運動的擴大，且隨著運動之發展，組織了婦女協進會、及文化協會婦女部。此等團體縱然幼稚，但表明了台灣婦女已經覺醒，不願再默默承受舊勢力的統治與摧殘。進一步說，台灣的婦女已經組織性地且有步調地向所有敵人宣戰。

上述婦女團體顯然的有進步性，惟觀察其組織與鬥爭目標，至少有左列的錯誤及危險性：

1　非戰鬥性，亦非羣衆的動員機關。此乃由於這種團體僅屬於婦女團體的獨立組織。容易傾向自由浪漫派的理論，脫離全盤性的國民革命。

2　其組織因建立在小資產階級基礎上，很自然地不會注意到女工農婦等主要問題，且極易陷入自由主義偏見。

第三國際在原則上嚴禁婦女獨立組織政黨、工會或農會。男性與女性其實站在同一利害關係下，婦女當然要加入同一條戰線，如此才能獲致最後的解放。尤其台灣的婦女大衆更必須與工農階級密切聯合，共同參與國民革命，如此始能達到婦女的完全解放。更精確地說，婦女唯有努力參加打倒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在無產者奪取政

權後，婦女所承受的一切壓迫始有可能解除。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多數黨帶給婦女問題的實際解決，即是鐵證。

B 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吾黨對婦女解放運動的政策是：婦女問題乃係吾黨應注意的主要問題之一，絕非婦女本身的特殊問題。不論在實際上或理論上，我們均應認定婦女大衆爲革命的一部隊。

1 組織方面

目前既有組織的婦女團體，如婦女協進會等的獨立組織，站在全盤性革命利益見地觀之，倘獨立進行組織時，其具有各種危險已如上述。故須以新的組織代替舊組織形式，當然也要以工農婦女大衆爲基礎。

2 應規定各地（支部）推選一人做爲婦女運動的負責人。

3 在各地既有組織的團體中設置婦女部。即工會婦女部、農會婦女部、文化協進會婦女部等。

4 （支部）派出具有特別才能、技術的男女同志至婦女部參與一切工作。

5 吸收小資產階級婦女固然必要，惟絕不可將她們做爲中心。最重要者乃女工及農村婦女，她們在生活上及社會上佔的地位頗爲重要。所以，我們必須努力奮鬥吸收女工及農村婦女，並使台灣的婦女大衆成爲勇猛的一部隊。

6 盡全力吸收婦女羣衆加入一般性大衆組織，施予一般性的訓練，這樣始能避免男女兩性的對立，如女性獨立運動。又須提唱女工的組織，使成爲婦女運動的指導力量。

7 要特別努力使青年婦女加入「共靑」，施以特別訓練，在可能時令其加入黨的隊伍內。

8 婦女切忌單爲婦女的特殊利益而鬥爭。要同時努力使其參加一般的國民革命運動。有關她們的各種特殊利益問題之要求，應提出於大衆黨之上。

9 婦女們本來並無加入政黨的自由，但在初期可設立準備會，及至力量漸漸擴大時用戰鬥性方法，突破法律的束縛成立婦女部。

10 組織方面，婦女部應努力與日本婦女同盟結成密切的聯絡關係，如此有系統地推動組織工作時，黨的勢力必能經常擴大至婦女羣衆中。換言之，婦女羣衆始能堅決地站在革命戰線上前進發展。

C 宣傳、煽動工作

1 宣傳、煽動工作原就十分重要，但一旦離開組織就非常危險。所以，宣傳工作應與組織方面樹立密切關係。

2 婦女部同志或吾黨必須搜集台灣婦女，特別是女工農婦急迫的切身利益及所受的壓迫事實等具體材料，且提出婦女要求的綱領，向羣衆做廣大的宣傳。

3 在宣傳上應强調並說明，婦女應當享受的一切權利，究爲何人所掠奪？如何始能奪回上述權利？而要使她們對資本的統治，以覺醒的步調起來反抗，然後才能尋出她們最後的出路。

4 在宣傳煽動上尤須注意她們的特殊性，提出她們的特別利益，由初步及局部性利益到全盤性利益，更要調查台灣婦女生活上所承受的各種壓迫情況，基於此促使她們覺醒。

5 極力宣傳煽動一般婦女應與男性協力的必要性，倘不如此做則無法獲致婦女的解放等等，並舉出具體事實加以佐證。像演講隊也須讓婦女參加，或針對婦女特別設置。

6 吾黨必須引導台灣婦女與國際上的戰線聯繫，加入國際隊伍乃重要之事。同時介紹國際婦女解放運動過去與現在的鬥爭傾向，特別注意日本、中國、韓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狀況，使她們彼此握手。

7 吾黨必須向台灣婦女們解說俄國婦女已經解放的實際情況，並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所接受的地位

(具體說，以發行小冊子等方法)，使她們產生信仰前進，避免自由主義的麻醉。

8 台灣的婦女必須加入第三國際(婦女部或婦女國際)，接受最具鬥爭性、革命性的指導及影響，使台灣勞動婦女瞭解，第三國際乃是她們向敵人戰鬥時的唯一指導機關。

9 向婦女大衆宣傳煽動列寧主義，並說明列寧主義對婦女解放最切實的政策及方法，最後使婦女瞭解解放的唯一武器是列寧主義。

10 設立婦女參觀團、演講隊等赴海外參加各種會議，另在農村都市設置家庭會議等的宣傳機關。

11 (紀念三月八日)以示威運動或演講會、茶話會等宣傳三八節的意義。

12 當前應提出的婦女的迫切利益(口號)，可供由宣傳工作進行者，大略如左列。

(一) 打倒帝國主義
(二)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三) 撤除壓迫婦女的一切惡法
(四) 婦女自由參加政黨
(五) 要求同工同酬
(六) 婦女應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示威的自由
(七) 制訂女工特別保護法
(八) 打倒壓迫婦女的一切舊禮敎
(九) 反對人身買賣
(十) 打倒娼妓制度

(十一) 台、中、日、韓的婦女應團結奮起

紅色救濟會組織提綱

一、救濟會之組織，在於聯絡各階級的民衆，做爲革命戰士的後備軍。台灣爲日本帝國主義殘暴鐵蹄下的殖民地。所以，台灣的工農如欲解放自己必須採用正確的戰術對應各階級，此即爲共同戰線。

二、現在台灣正承受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反動走狗的橫暴摧殘。設若一旦工農革命勢力擴大時，則彼等必然遭受到更爲慘忍無人道的暴壓。而救濟會基本上以反抗彼等的暴壓、作爲革命的後備軍爲最高目的。因此，現在要組織救濟會，確實難以完全公開。如要組織各支部，唯有由各級黨部著手——換言之，黨的內部一律加入於這組織，而由黨方面的份子發動。

三、台灣救濟會的組織如欲羣衆化，則勢必努力吸收工農婦女大衆，且也須要那些同情革命的商人、學生、自由主義者以及和平人道主義者入會。

四、雖然如此，仍必須以工農爲中心加以組織，如此始符合原則。

五、要注意於個人的吸收，要同時發展有組織及無組織的羣衆，而且農村與都市的組織應並行實施。

六、以黨的力量幫助救濟會，共謀其發展。

七、按各團體或個人的經營力量，徵收最低限度的會費，打破畫一的會費制度。

八、要注意各級組織的經常工作與各級組織間的經常關係，實行具體的計畫。

九、要組織支部時，應以革命潮流高漲的區域爲根據，爲中心。如此始能迅速獲致發展。

十、在工農區域，儘量以救濟會之名義開設平民學校或工農俱樂部，以便吸收會員並進行組織工農團體。惟

此等工作的經費，須由該地的黨部與救濟會分擔。

十一、組織婦女救濟會，舉辦旅行募捐，並徵求會員成立家庭分會。

十二、組織兒童團，爲兒童救濟募捐，依工農子弟建立基礎組織。

十三、使團體能定期開會，且分發宣傳品。

十四、下級組織必須切實執行上級機關的議決與通告。

十五、每月應確實徵收會員費及特別捐。

十六、下級組織必須將上級機關交下來的宣傳品分發予會員，又發生恐怖事態時，應反對自動發表文書。

十七、各級救濟會必須自動做救濟工作，並組織「救濟隊，救護隊或慰問隊」，認眞執行受難情形之調查等工作。

十八、要注意組織上的技術工作，對於入會會員的相片註明、登記表、會證等的發付更應注意。

十九、下級組織每月應向上級機關以口頭或書面提出報告，其內容宜分爲組織、宣傳、經營、救濟、調查等項。

二十、上級機關必須派人出席下級機關的會議，或派人至各地考察會務。

二十一、上級組織以下的組織應經常做文書的溝通，以便解決困難問題。

宣傳煽動分爲左列數項：

一、幫助黨宣傳黨的政策，把黨的政策帶進工農會的深層裏，並影響它。

二、如救濟會欲發行刊物，應受黨委員會的審查。

三、在台灣，一般人對於黨的組織、關心至爲薄弱，所以對救濟會三個字爲何物，不了解者必定很多。故救濟會的一切刊物的名稱，應直接採用救濟兩字，使容易瞭解並擴大宣傳。如此舉不可能，則必須使用與救濟相關連的名稱。

四、台灣救濟會目前必須至少發行一種月刊雜誌，其內容將有關革命鬥爭中工會所受的壓迫、慘殺、虐待的眞相揭露出來，使彼等團結起來，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階級而能做成決議。

五、各分會應切實負責搜集材料，又把會的報告加以編輯交付救濟本部及黨部機關，另方面設法發展。

六、各種刊物宜以富有刺激性的筆觸描述，並儘量刊載受難者的照片、遺言、小傳等內容。

七、執行恐怖的地域圖及各地受難同志的人數統計表，應制作印刷。

八、應編輯台灣過去的革命運動犧牲者、犧牲者的價值及其意義。

九、有關中國、朝鮮、日本以及各弱小民族在白色恐怖摧殘下的慘事，特別是中國政變所發生的虐殺工農等眞相有介紹報導之必要。

十、將上述刊物寄出海外給同志們閱讀，必要時以外文寫之。

十一、特別向羣衆解說宣傳反對世界戰爭。同時，以「蘇維埃聯合起來」、「保護中國革命」等口號喚醒彼等。

十二、政治上的壓迫嚴重時，由當地的救濟會組織宣傳隊，以秘密或公開方式將其送進工場內或農村裏，宣傳救濟會對工農的作用，在當地募集會員。應用宣傳的力量幫助救濟會的組織擴大。

十三、利用各團體開會時間派人臨席，說明救濟會的意義及救濟會與工農羣衆的關係，讓該會會員每人簽名加入，以成立分會。

救濟

一、確定救濟的範圍及標準，且分緩急執行救濟。

A 範圍

1 救濟對象限於爲革命鬥爭死亡者、受傷者、被捕者及逃亡者。

2 受難者之家屬，因受難而喪失生活能力者。

3 此外的疾病、失業、水火災等受難者一概不予救濟。

B 標準

1 死亡者之喪葬費最多以貳拾元爲準。

2 死亡者之家屬，確實無生活能力者一次發給救恤金，以人數計算其金額，每一個人每月五元，以一年爲限，人數則以五人爲上限。

3 住院受傷者的生活費及藥費補助以每日最高支給六十錢，時間以三個月爲限，逾此限期者不予救濟。非重傷者的補助費，一次最多以三元爲準。

4 被捕者每月食費五元，春、冬兩季發衣服費六元，夏、秋兩季發衣履補助費四元。

5 在牢獄而患重病者每日補助醫藥費五角。

6 被捕者之家屬，確無生活能力者，每月每一人的生活費補助五元，判決後支給一次的補費，惟其金額依判決期間之長短伸縮之。

7 營救費(包括辯護士費及斡旋費)，每人至多以貳拾元爲準，貳拾元以上時視爲特別費。特別費的支付須黨與救濟機關共同裁決之。

8 出獄後暫時無生活能力者，每人最高補助五元。

9 逃亡者而確實無生活能力者，支給十天份的生活費，其金額比照當地的生活程度爲標準。若無衣物者，支

給三元至五元之衣服補助費，逃亡而欲走避他鄉者，依其欲到達目的地之遠近爲標準，支給最低限度之旅費。

10 死亡者、受傷者、逃亡者所受財產上的損失，一概與本救濟會無關。

C、緩急

1 首先救濟被捕者、受傷者、逃亡者。死亡者的家屬次之。

2 救濟本部以下的各支部，應提出根據客觀需要和經濟力量的預算案，以供下級機關核判准否之參考，另方面做爲黨在檢討如何指導時之參考。

3 關於救濟之機會及技術，行動應特別敏捷，同時對受難者的事實調查，如受難者的籍屬、年齡、歷史、照片，以及所受恐怖的眞相等應特別注意。

經濟

一、台灣全區的收支預算案決算，均應每月報告中央，以供檢查。

二、支部的經費、收入、支出預算決算，均應報告上級機關及直接指導之黨部，以供審查。

三、各級機關組織的經辦費及負責人員的生活費，依照各級機關的組織，規模定其金額。

四、各支部每月由本部受領經費時，須先提出預算，不得發給超過經濟總批准之金額。

五、各地方支部所收受之會費及捐款由各該地保存，不須送交本部。但應確實依照向本部所提報告，讓出錢者知悉其用途。

六、依據中央的通告、預算案如下：

北部　貳佰元

中部　壹佰伍拾元

南部　壹佰伍拾元

總額伍佰元(半年份)，又初步的補助費需伍佰元(暫時性)

七、會費須按照各種情形決定最低限度的金額，會員應切實繳納會費並應有責任觀念。茲規定會費如左：

工人　三錢以上

農民　三錢以上

學生　五錢以上

商人　五錢以上

婦女　二錢以上

少年　一錢以上

職員　十錢以上

八、如今台灣革命運動——特別是工農運動——日益高漲，受難者亦必隨著各地逐漸增多。因此，正當開始組織本會之際，應即刻將組織帶進大衆裏面，一方面在台灣島內各地募捐、另方面亦應向國際募捐。

救濟會內部的黨團組織及其任務

一、救濟會本部，在台灣救濟會尚未完全成立之前，當然是秘密性的。

二、完全成立後，其內部應組織系統性的黨團。

三、黨團本部經由中央的認定，應當與中央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且將每日工作向中央報告。

四、黨團在該地方或支部的指導下，執行黨所決定之工作。

五、黨團的主要工作固爲經濟工作，其他有關黨所決定的工作，亦應盡全力動員救濟會的羣衆。

六、對當前主要工作的工會統一、大衆黨之組織、大衆組織之擴大等，應特別盡力幫助。

七、黨團在黨指揮下應保持獨立性。但各級組織均應使之與黨部發生密切關係。

八、黨團同志應將每月的一切工作向黨部報告，並接受其批准。

當前的組織方法

一、經由黨的認定，負責救濟會的工作人員，應使其與各團體發生關係，並與各大衆團體共同促進組織救濟會。

二、最主要者以工農團體爲中心，以由下而上的方法把大衆的力量確立起來。

三、應在各大衆團體中組織「救濟會促進委員會」，並由此一救濟會促進委員會派代表組織「共同籌備委員會」。

四、「共同籌備委員會」由地方著手，至一定時間後應正式組織地方救濟聯合會。又一方面在擴大支部組織之同時，另方面將此向上發展，組織全島救濟會本部。

五、向上級的指導者交涉固然也有必要，但各指導幹部的相互衝突比較劇烈，所以由地方著手組織確爲比較確實而妥當的戰術。

六、諸如農民組織及文化協會，因已有救濟部組織，促進既有組織即可，不必重作促進委員會之組織。

國際問題提綱

一、吾黨對於國際問題應採取之態度與應負的責任，已經在政治大綱中指示過。然則，我們基於政治大綱所揭示之方向，有必要另加具體說明及計畫，藉以遂行工作。台灣的民族革命與世界革命頗有密切關係，因此國際關係不能脫離太遠。倘若將其等閒視之，則台灣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工農革命羣衆，對國際問題應負的責任就無法達成，且對其使命亦必無所瞭解，故此，我們必須重覆加以說明宣傳。

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保護蘇維埃聯邦、支持中國革命、解放東方被壓迫民族及與日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保持連繫等等，均爲極重要而緊迫的國際問題，且亦屬於各國共產黨的國際性中心問題。

二、雖處於如此緊急的國際局面下，吾黨如今才逐漸開始活動，因而一般革命運動之幼稚現象與左派各種錯誤傾向，顯示出對國際性各主要問題之缺乏關心，不然就是完全的忽略。因此，吾黨必須首先打破這種非國際性且單純孤獨的現象。

三、吾黨深知台灣工農革命羣衆對國際問題，完全無理解的現時局面。所以要有組織地且有計畫地活動，喚醒大衆的注意力及於國際問題並深入大衆之中，使大衆認爲國際問題就是本身主要的政治問題。因此，在日常鬥爭中須明確地提出國際問題，加以宣傳及煽動。

四、惟宣傳與煽動的工作計畫，不論是理論上抑或是實際上，均應一致並行始爲上策。否則易於陷入桌上空論。吾黨應將國際問題看做是台灣革命大衆的政治問題，與一般革命運動連繫起來，喚起羣衆注意。設若被壓迫民族與世界工農大衆的革命結成同盟，一致對抗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將能喚醒工農大衆提高其國際主義的連帶意識。如此一來，實際上的宣傳及煽動亦將成爲訓練大衆最佳的實際工

作。

五、對國際問題的工作當中，台灣各種的革命運動及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發生經濟上的相互關係(連絡)，始能達成國際上的團結，這一點必須注意。蓋台灣民族的革命運動亦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決不是單獨性的。特別是台、中、日、韓的聯合戰線乃當前最重要的問題。

六、反對世界戰爭、保護蘇維埃聯邦、支持中國革命，爲現時國際局勢下各國共產黨的主要國際問題。台灣共產黨應當以此三種重大問題爲中心，日常在大衆裏加以宣傳煽動。例如，應當計畫研究會、大衆示威運動或演講會等，把國際問題在大衆中間加以實際化。

七、吾黨在國際問題進行中，應努力創刊國際問題的專門雜誌，例如「國際」「國際評論」等，供爲研究國際問題之各種資料，另外可幫助宣傳煽動國際上所發生的重要事件。

八、最後，在各種革命鬥爭中反對世界大戰。並時時刻刻提出保護蘇維埃聯邦，支持中國革命，台、中、日、韓的革命大衆聯合起來等口號。然後，此等口號在實際上始能大衆化。

九、一月十五日(卡爾・李布克尼西特、羅莎・盧森堡紀念日)

一月二十一日(列寧紀念日)

三月八日(婦女國際紀念日)

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紀念日)

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

五月五日(馬克斯誕生日)

九月五日(國際青年節)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紀念日)

上述的重要國際紀念日，對世界革命運動(在世界革命史上頗具重要地位及意義)頗具地位，值得我們紀念和注意。觀乎現在的台灣革命運動，尚未見有對此重大紀念日舉行大衆性紀念活動。這是很大的缺點也是錯誤。我們應打破這這種現象，並指導台灣革命羣衆大大地舉行紀念日鬥爭，藉以與世界無產階級相呼應。在此紀念日應動員羣衆，與世界無產階級共同向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發動最猛烈的進攻。這是擴大勢力的日子！

十、特別在這種國際重要紀念日，如欲「徹底地」總動員羣衆，必需要有計畫性、組織性始克成功。另外不但藉紀念日發動羣衆走上街頭整隊示威遊行，還要散發宣傳單、宣傳文書等，並利用此種紀念日舉辦國際宣傳週、列寧主義宣傳週、組織擴大週、工會會員吸收週等大衆鬥爭。如此始具紀念國際紀念日的意義，進而得以完成任務。

第四　黨陣容的確立

黨第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決議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八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內翁澤生的住宅，召開組黨后第一次委員會。出席者有林木順、林日高、翁澤生、謝氏阿女四名(翁、謝兩名代理缺席的中央委員)，就有關中央常任委員的選舉及中央委員會的配置，經協議決定如下：

中央常任委員　林木順　林日高　蔡孝乾

中央委員的配置：

書記長　林木順
組織部　林木順
農民運動部　洪朝宗
青年運動部　莊春火
宣傳煽動部　蔡孝乾
婦女部　林日高
預定潛入島內者　林木順　林日高　潘欽信　謝氏玉葉
東京特別支部及日本共產黨連絡員　陳來旺　謝氏阿女
上海駐在員──中國共產黨連絡員　翁澤生

關於組黨的事實及其狀況，林木順決定由本人再次上京，向日本共產黨中央報告。四月二十日，林木順、翁澤生、謝氏阿女、林日高四名，在謝氏阿女的住處會合審查組黨宣言書，並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與指導，草擬感謝狀。四月二十二日，陳來旺、林日高同搭由上海開航的上海丸號，陳氏赴東京，林氏則返回島內。

林日高於歸台時，將政治大綱及其他諸綱領的內容，用澱粉寫在漢文小說的行間帶回，將此示之於蔡孝乾與洪朝宗等。

頒布組黨宣言　組黨後五日即四月二十日，林木順以下四名召開在上海的最後一次會議，審查並決定組黨宣言書，於組黨大會參加黨員赴任所時，令各人携帶並頒布予黨員及其他有關人等。其全譯文如左。臺灣共產黨於焉成立，並將其通報予中國共產黨中央，於此開始實踐活動。

臺灣共產黨組黨宣言書

革命的臺灣工人們！

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的唯一武器，臺灣共產黨已經成立了。反動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如今已形成殘無人道的白色恐怖，大舉率領軍兵，瘋狂地殺戮共產黨員。作爲反動支柱的反革命的日本帝國主義，在討伐共產黨的各國當中，係最積極的陣營。然討伐共產黨，其實無異於屠殺工農貧民羣衆，也無異於他們的自我殘殺。因爲共產黨就是工人階級唯一的革命黨。

親愛的工人們！

諸君一定要明瞭！在此反革命的帝國主義與革命的共產黨正互相激烈交戰鬥爭當中，雄大而勇猛的台灣共產黨既已誕生，我們被壓迫的工人階級，正需要盡最大力量擁護它的成立和鞏固它的發展。台灣共產黨當然是共產國際隊伍的一部份，負責領導台灣的工農羣衆與被壓迫民衆，對日本帝國主義做最後的生死決戰。因此台灣共產黨的成立，不啻宣告日本帝國主義的死刑。基於以上之原因，台灣共產黨的成立，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勇敢的台灣工人們！

如野獸般的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榨取台灣已有三十餘年之久。台灣民衆所承受的痛苦已經達到極點。特別是台灣工人階級所受的痛苦最爲悽慘。

在經濟方面，金融機關、商工業等俱爲他們所强奪壟斷。在政治方面，不但遭受其欺瞞與兇暴的壓迫，更可以說絲毫沒有任何自由。台灣的工人階級受日本帝國主義重重的壓迫，勞動時間長達十三、四個小時，依然無法塡飽肚子，過著牛馬不如的奴隸生活。最近日本帝國主義漸漸趨向沒落，加上國內工農革命運動的發展、朝鮮獨

立運動的高潮、中國工農革命運動、蘇維埃建設的白熱化等，正逐漸遭受革命勢力的打擊。更因爲這許多項革命運動幾乎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愈益引起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化，對台灣殖民地民衆的暴壓，尤其對工人階級的暴壓更是窮兇惡極。勞動時間延長了，工資減少了，使台灣工人階級的生活日復一日陷入焦熱地獄。然而，也正由於台灣工人羣衆遭遇到台灣工業發展、以及日本帝國主義野蠻殘忍的壓榨，如今已形成一個龐大的階級。同時階級的發展，開始顯露反抗日本的傾向。最近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的白熱化即其反映。唯因台灣工人階級並無自己的領導者——共產黨——的組織之故，使整體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竟走入歧途。特別是工人革命運動趨向散漫的分散化途逕。台灣的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尤其是工人革命運動的過去及現在諸事象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如無共產黨的領導，猶如軍隊沒有參謀本部而向敵軍宣戰一樣。由是，我們敢斷言，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眞正的革命鬥爭。台灣共產黨就這樣在革命浪潮的高峯中，公然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誕生，同時也可以說，台灣共產黨是台灣革命運動高潮的產物。

革命的工人們！

台灣共產黨是以馬克斯、列寧主義爲武裝而行動的革命政黨，與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同樣是第三國際的支部，與其他任何政黨完全不同。而台灣的共產黨同時也是台灣工人階級中最勇敢、最有意識、最堅毅、最徹底的階級鬥爭的職業革命者所結合組織者。

以國際觀點言，各國共產黨才是眞正代表工人階級的唯一政黨。而在台灣又如何呢？在台灣亦然。台灣共產黨才是眞正爲工人階級的利益，爲工人階級最後的解放，能遂行對日本帝國主義及一切壓迫階級做殊死戰者。

革命的工人們！

我們要打倒資本主義社會，進而樹立無產階級專政，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但此事勢須經過長時期的奮鬥與決

死鬥爭始克達成。我們台灣現在的地位，因爲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我們必須認清工人階級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完成民族革命，爲最大多數的工農、小市民、貧民羣衆建設革命政府。但當我們考慮到台灣各階級的經濟地位時會發現，台灣的封建地主及一部份反動資產階級已經與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成爲反革命的勢力。軟弱而不具堅定性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在革命運動上亦表現出不能徹底革命的階級性。

如此看來，台灣民族革命的原動力即領導者，很明顯非工人階級莫屬。唯有無產階級始能成爲革命先鋒，領導一切被壓迫民衆，排除妥協，與日本帝國主義猛烈戰爭。工人階級的使命是如此的偉大，所以，我們必須努力使工人階級完成此一眞正的歷史使命。當前，我們應盡全力擴大工人階級的革命勢力，使工人階級能奪取革命中眞正的領導地位。我們已沒有狐疑躊躇的餘地，唯有依此努力奮鬥，始能邁進獨一無二的解放大道。

革命的工人們，農民們，以及所有被壓迫的民衆們！

趕快起來奮鬥吧！

我們的膏血已爲日本帝國主義強奪剝削殆盡！

現在正是我們聯合奮起清算的最好時期！

日本帝國主義正瘋狂地爲掠奪弱小民族而準備發動新的世界大戰。它將使台灣的工農及被壓迫民族，即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下犧牲。我們如欲根本消滅大戰並打勝他們，我們必須在台灣共產黨的赤旗下，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及被壓迫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共同消滅世界資本帝國主義，捨此別無他途。

台灣的工人們！農民們及所有被壓迫的民衆們！我們如欲擺脫層層的壓迫、以及在此種情況下的奴隸地位，唯有起來，在台灣共產黨的指導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封建的反動地主。只有台灣共產黨才是解放我們本身的

唯一武器，也是唯一能消滅日本帝國主義及一切寄生蟲迫害者的儼然武器。

革命的台灣工人們！

趕快奮起團結，在台灣共產黨旗幟下努力前進！

我們只有勇敢前進，捨此別無進路！

革命的台灣工人們！團結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台灣民族革命成功萬歲！

台灣共產黨萬歲！

赤色共產國際萬歲！

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

致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信

中央鑒：台灣共產黨在四月十五日宣布成立。於成立大會時，承蒙中央代表列席參加，得以聆聽中央代表所做有關中國革命的過去與現階段情勢之報告，尤其中央代表將中國革命的經驗與殖民地革命應特別注意的要點，十分詳細地指示我們，使大會的全體同志對中國革命能更加深刻地認識，進而對將來的台灣革命獲致極大的教訓。大會的全體同志謹致誠摯的謝忱並表示接受。

對於中國共產黨肅清機會主義，並採用革命暴動的基本策略，我們大會全體同志對其正確之做法深表贊同。

希望今後中國共產黨加强肅清機會主義，領導工農兵奪取政權，使中國無產階級能很快地完成其歷史上最光輝最偉大的使命。

台灣共產黨雖然成立，惟當前甚缺工農同志的參加。但我們敢斷言，此後台灣的無產階級已有他們的先鋒隊。大會全體同志今後將努力爲建立以工農爲基礎的組織而負起責任。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用，工農革命勢力的同盟，無產階級的奪取政權等問題將特別注意。大會全體同志一致表達遵守中央指示，在台灣革命實際運動上奮鬥實踐，使台灣共產黨不致再蹈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的覆轍。

台灣共產黨的構成份子大部份曾加入中國共產黨，接受過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訓練。是故，台灣共產黨的成立與中國共產黨頗有密切的意義（關係），台灣革命與中國革命之間亦有頗多關連。因此，懇請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共產黨能多加指導與援助。這是大會全體同志對中國共產黨的最熱烈的要求。

第五　所謂上海讀書會事件與黨的檢舉

當林木順、翁澤生、謝氏阿女等人進行組黨之際，以他們爲指導者，糾合在滬台灣留學生，組成社會科學研究會——「上海台灣讀書會」。在研究之餘進行實踐運動，同時也參加紀念日募捐活動。在這些運動所用之宣傳文書中，有一篇以「對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底朝鮮共產黨事件，給朝鮮同胞諸君」爲題，由「全台灣總督獨裁政治打倒大會」具名的煽動文件，被上海總領事館警察署截獲。隨後該署暗中注意他們的行動，探悉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三月在法租界法華民國路浸信會禮堂內，旅滬朝鮮人舉行第九次三一節慶賀儀式之際，有數名台灣人左傾份子參與，朗讀賀文，其旨爲「中台鮮共同一致爲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奮鬥，貫徹台灣、朝鮮的獨

立」。另外，亦同時獲得台灣共產主義者林木順等頻頻聚會協議，似乎正在進行組織某種秘密結社的情報。經由內部偵察結果，決定加以全面檢舉，遂於昭和三年三月十二日、同月三十一日及四月二十五日前後三次，將嫌疑犯共九名予以檢舉。第三次即四月二十五日的檢舉時，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三八九號居室內，發現台灣共產黨的秘密文書（結黨大會議事錄，大會宣言，政治、組織兩項綱領，其他各部門之運動綱領），至此台灣共產黨組黨的事實，已昭然若揭。

經右提三次的檢舉，被檢舉者爲：

第一次　於租界外閘北青雲路天授里二十號及寶山路協興里一〇七號，黃和氣（旗山）、江水得（潮州）、陳氏美玉（台北）。

第二次　於共同租界崑山路嬰童花園，陳粗皮（北斗）。

第三次　於法租界辣斐德路東昇里三八九號，張茂良（竹山）、楊金泉（台北）、林松水（南投）、謝氏阿女（台中）、劉守鴻（潮州）。

上提第一次、第二次的檢舉，因爲係在黨的組成以前，故將陳氏美玉處以勒令離境，其他三人則以禁止滯留處分送還台灣。至於第三次遭檢舉的五名，由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官發出囑託拘引狀押回台灣。

對右開九名在台灣再行調查，惟因明顯與黨有關的林木順未遭逮捕，被檢舉的九名均否認與組黨有關，結果將黃和氣、陳氏美玉、謝氏阿女等以証據不充分而釋放，對其他六名則以「翁澤生及其妻謝氏玉葉共同於上海閘北天庵源源里，以否認日本帝國的台灣統治權，使台灣獨立變革我國體，且否認私有財產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爲目的，成立稱爲上海台灣學生讀書會的結

社，並加入這組織」的犯罪事實，交付違反治安維持法公訴，於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宣判：

楊金泉	徒刑	三年	張茂良	徒刑	二年六月
林松水	同	二年	劉守鴻	同	二年
江水得	同	一年六月	陳粗皮	同	一年

而楊金泉、張茂良以外四名則受緩刑四年的恩典。其餘兩名雖上訴，結果於七月廿九日，楊金泉、張茂良各被判兩年發監服刑，本事件乃告結束。

所謂上海讀書會事件，未能掌握事件之核心即如此匆匆落幕，但其對結黨未久的台灣共產黨打擊甚大，原來依照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決定之黨機關的構成、鬥士的配置、活動的展開等的豫定計劃，遂無法進行。林木順、翁澤生則躲避檢舉，一時無法使其歸案。

讀書會遭受檢舉前，由上海出發經由內地返回台灣的林日高，於五月十五日在自宅會合莊春火、蔡孝乾、洪朝宗，將上海組黨的始末及各種綱領、方針文書等向其報告，並將大會有關各中央委員其他任命的指令提示，經由他們認可，之後討論對於上海讀書會事件的的對策，決定暫時注意其經過情形，就此散會。同月十九日又秘密在台北橋附近會合，交換有關讀書會事件搜查狀況的情報，認爲在上海，黨的關係文件幾乎全部遭到扣押，搜索有擴大的形勢，乃協議暫時停止一切黨的活動，觀望經過情形，且狀況緊迫時應各自採取適當行動自行逃避等。其後於同年五月底，第三次在新莊郡三重埔淡水河畔秘密交換情報，並協議應注意當局的動靜，有危險時可逃難到對岸支那等待機會。

邇後搜查未見發展，惟蔡孝乾、洪朝宗深懼遭受檢舉，不及觀察結果，即匆匆逃至對岸支那。

第六　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的組成

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組成狀況　大約自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起，隨著內地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學生的社會科學研究熱潮顯著高漲，在其影響下本島留學生之間也漸次見有左傾人物出現。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以入俄研究共產主義歸來的許乃昌(日大學生，彰化出身)爲中心，由商滿生(商大學生，台南)黃宗堯(中大學生，台南)蘇新(北門郡)楊貴(日大，新化郡)等人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一月，在東京帝大新人會會員指導下組成「台灣新文化學會」，開始研究社會科學。爲擴大此一組織，遂訂立利用東京台灣青年會的方案，並於大正十五年九月間，向該青年會秋期總會提案通過在總會設置社會科學研究部，將新文化學會溶入於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努力宣傳勸誘的結果，不久有了五十餘名會員。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三月，研究部由台灣青年會獨立出來，將會員依地域班別分開，各班繼續浸淫於共產主義之研究。但到了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日本共產黨遭致全面檢舉，與該黨有密切關係的左翼三團體也受到禁止結社之命令，一時無法以社會科學研究之名義爲標榜，乃一度在形式上予以解散，另外組成台灣學術研究會，繼續其未竟之研究。

爲台灣共產黨組黨事宜潛入東京的林木順、謝氏阿女兩名，偕同學術研究會的尖銳份子陳來旺返回上海，於組黨後賦予陳來旺「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負責人」的指令與任務，於四月廿

三日使其返回東京。當陳來旺回到東京時，因東京甫發生過上述三、一五事件的檢舉，致左翼運動的展開困難重重，遂與台灣學術研究會的同志連絡，暗中窺伺組織再建的機會。

爲逃避上海讀書會事件的檢舉，林木順於同年八月潛來東京，九月中旬以後，與陳來旺約定以新宿三越前面地點做爲連絡所，屢次聚首相互報告情勢，交換意見，並協議東京特別支部的成立事宜，說服學術研究會的尖銳份子林兌、林添進爲黨員。九月二十三日，在戸山原陸軍科學研究所附近，由林木順、陳來旺、林兌、林添進四名會合，決議黨東京特別支部的組織，任命陳來旺爲負責人，將學術研究會及台灣青年會置於該特別支部指導下成爲大衆團體，並與日本共產黨及台灣共產黨島內機關相互連絡。大約十月下旬，林木順原計畫離開東京潛回台灣，因預感危險而作罷，歸返上海。

東京特別支部在日本共產黨的復活及左翼運動更生的影響下，漸次展開活潑的活動。在學術研究會及台灣青年會指導下的大衆團體，透過這些團體，時或與黨島內機關連繫，努力於島內的「台灣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左傾工作。

黨東京特別支部的連絡關係　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的任務，爲東京留學生及其他旅日台灣人之組織化，以及與日本共產黨保持連絡。其負責人陳來旺自林木順上京以來，即與日本共產黨連絡員山田某於日本橋附近，定期舉行街頭連絡，將東京特別支部的活動及島內情勢提出報告，並領取日本共產黨機關誌「赤旗」和其他刊物，接受日本共產黨的指令傳達。同年十一月與前記山田的連絡暫告斷絕，至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一月恢復與島本某的連絡關係，直到被檢舉時爲止。

黨上海駐在幹部的連絡以「上海復旦大學內鄭子明」，而台灣島內則以「台北商工學校內王蕃薯」爲連絡地址。

這種連絡關係雖未曾探知具體而詳細的內容，惟在所謂的四、一六事件檢舉時，四月二十七日由日本共產黨幹部市川正一住所發現左記的報告書，顯示當時的連絡工作相當周密。

台灣的黨組織活動方針及其組織狀態

此報告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旬所寫，因當時連絡已斷絕致無法提出報告。惟有關黨組織方面因包括種種重要資料，故雖已稍過時，仍擬提出報告。然而台灣原報告非常不充分，在許多方面頗有不便之感，所以附加黨的思想影響，以及和黨沒有任何連絡的情形下，在黨外成立的秘密團體等事項。

一、台灣共產黨甫行成立，尚未在勞動者農民中擁有基礎，未及展開任何鬥爭，即被日本帝國主義的白色恐佈所粉碎。上海事件導致二三同志被捕及所有黨文書被扣押，對我們的打擊至爲重大。但日本帝國主義究竟無法完全撲滅台灣共產黨。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是知識份子所指導的黨，甚至黨員的一〇〇%全部由知識份子占據，故一旦遭受白色恐佈的襲擊，即刻引起機會主義的動搖。台灣共產黨未曾將上海事變傳告大衆，說明共產黨究竟爲何物，以便訴求革命的勞動者農民入黨提供協力，促進黨的大衆化合法化；却一旦傳聞檢舉消息，即行協議逃走，各自放棄工作，爭先走避日本或支那。暴壓使知識份子在白日下暴露出動搖性和機會主義，且用事實証明了由知識份子構成的黨是如何的無力。如今一方面無法擺脫機會主義的影響，而小資產階級英雄主義之作風，却大胆地直往瓦解黨的宗派主義軌道上邁進。非常的苦慮焦燥亦於事無補，黨遂逐步地脫離羣衆，以避免被支配階級套上共產黨員罪名爲藉口（明知文書已被扣押，還要玩弄這套拙劣的把戲），企圖以學生事件將上海事

件掩飾掉。大衆，連具有革命性的勞動者農民亦無從瞭解共產主義、共產黨。所謂大衆化僅是空喊口號而已，而今黨幾乎陷入窒礙難行的狀況。

二、黨的思想影響亦極為貧弱。黨亦不會時時刻刻將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或事件等，以本身的政策見解向大衆傳示過。黨獨自展開的鬥爭更不用說，勞動者農民對台灣共產黨的存在毫無所知。

然而勞農大衆逐漸對政治開始有所自覺，熾烈地要求政黨的組織。勞動組合、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各次大會，每有促進大衆黨組織的議案的提出，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更為此而組成了協議會。

黨仍舊隱匿於大衆之外，而兩黨論（需要有共產黨以外的某種黨的意見）竟支配著黨。黨並沒有將勞農大衆的革命意願加以正確的指導，或宣傳共產黨為無產階級唯一的政黨，或組織各種加入和協助共產黨的努力，台灣共產黨本身就歪曲了大衆的革命性要求，竟想引導走向合法性勞動大衆黨（或右翼國民黨－也許可以說引向民衆改良黨的台灣民衆黨更為貼切）的組織。

三、黨基於這種客觀情勢，以下述的方針活動。

讓黨員進入勞動組合、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等，尋求內部的急進青年、對階級意識已有覺醒的勞動者、革命的農民，向其宣傳並煽動黨的綱領政策，而後將這些份子依團體或地域，組織一公開性的研究會。再從中選擇積極份子設立一集團（從農民組合內的秘密研究會觀之，所謂集團可能指秘密研究會），在這集團中再次挑選優秀份子使其入黨。依據這種活動方針，目前的組織狀態如次。

1 工場細胞當然沒有，僅有一地域性支部。其成員全為知識份子，也有從勞動組合遊離者。

2 黨不具有機關誌，分配網根本談不上。由台灣寄送的中央機關誌，也無法普及到所有的黨員手裡。

3 農民組合裡有一秘密研究會（在黨的指導下），且其構成員亦為知識份子出身的農民組合幹部與一、

二學生份子。黨在此研究會宣傳煽動黨的綱領、政策，這些研究會員在農民組合裡為完成黨的政策而活動。因此有機械性的奪走農民組合的中央委員之傾向。

4 台灣共產黨成員糾合曾在中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密切地接觸並使之具有責任觀念，防止其動搖，為了統一行動，在台灣共產黨員（亦曾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員）指導下，於一九二八年十月組成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這個支部擁有兩個地域性集團。非台灣共產黨的這個支部的構成員，也不知道台灣共產黨的存在。因此，黨的政策由組織內的成員提出，在此組織內予以再檢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員當中，較優秀的份子已被台灣共產黨吸收）。台灣共產黨的成員除了二、三個例外，全都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員。因此在這組織內，非台灣共產黨成員的人員是較不確定的，而幾乎無例外全是知識份子，此點值得注意。

四、黨不為大衆所知。因為黨的活動不足，在台北的工友協助會（一般勞動組合）內部形成了秘密集團。其構成員亦為知識份子出身的組合幹部。

五、山川的落胤連溫卿一派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雖尚未成立任何組織，但正有計畫地在大衆團體內造就出他的追隨者，使其在內部活動。

以上即是台灣的情勢。黨仍然在「三」所提示的組織方針下活動著。

日本共產黨四、一六檢舉導致黨東京特別支部員的檢舉

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四月十六日，日本共產黨員間庭末吉遭警視廳檢舉時，同人所持的黨員名簿中，以暗號記載有三名台灣人。因判定這三名為台灣人左傾團體的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會員，故導致主要的研究會會員四十三名被檢

舉，搜索住所的結果，發現扣押不少証據物件。經調查結果，判明陳來旺、林兌、林添進三名爲上記黨員名簿中以暗號記載的三名，遂被檢舉移送。其餘學術研究會員則被釋放，但在嚴密的監視下陷入無力再起的狀態。而在檢舉前脫離東京者，以及釋放後秘密潛回島內的一部份會員，却開始在島內發展運動。

第七　台灣共產黨的更生運動

台灣共產黨島內中央機關的構成　如前述，台灣共產黨候補中央委員謝氏阿女經上海讀書會事件之檢舉而被遣還。她與其他被告一致否認與台灣共產黨的關係，因而以証據不足，於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被釋放，即直往台中市寶町陳金山家（阿女之姐夫家）落脚。屢次往返文化協會、農民組合本部事務所，與歸台黨員恢復連絡，並準備將黨的影響伸入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在陳金山家接受林日高來訪，互相交換情報，認爲黨並沒有被發覺，今後島內應依據既定方針繼續活動。五月十九日，檢討了林日高、莊春火、蔡孝乾、洪朝宗等因爲顧慮上海讀書會事件之擴大而決定放棄工作之謬誤；並責備蔡孝乾、洪朝宗懼怕遭受檢舉而逃避至對岸之不當與怠慢；又潘欽信、謝氏玉葉應該已潛回島內，應急速設法連絡；依據第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應派潘欽信在高雄、玉葉在台北各就戰線；而爲實行此等活動，可派林日高赴東京與日本共產黨中央保持連絡並請求指令等。諸方針決定後，林日高隨即踏上赴京之途。上京後，林日高於六月二十日在東京大衆時報社與陳來旺會晤，並告以台灣狀況及爲今後有關活動特來請求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指令等。陳來旺則告以三、一五事件以來，東京左翼陣營所受的彈壓及日本共產黨的

連絡現已斷絕等，決定暫時等待連絡之恢復。

八月，林木順偕同王萬得由上海上京。其後林木順、陳來旺、王萬得及林日高數度會合，由林日高說明台灣島內的諸情勢：黨員的活動已停止，謝氏阿女的出獄與阿女的協議，此次上京的使命等。林木順則述說中國共產黨及四圍的情勢，對林日高等的放棄工作，蔡孝乾等的逃避，批判其爲重大的怠慢。並以黨成立大會時決議的方針爲依據，激勵展開活動，自謂「接受日本共產黨的指令後將潛回台灣，担任指導」，要求林日高先行，並將以澱粉書寫在雜誌的行間的指令書交付他。

右開指令乃政治大綱中的黨當前的任務及另一份同旨趣的記述，係依據既定方針展開黨活動之指令云。

林日高於是在同年八月底左右歸台，在台北市御成町李國獻家租房暫住，往訪正在準備開設國際書局的謝氏阿女，報告上京始末，將林木順所交付的指令出示於她。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接到東京的日本共產黨指令的謝氏阿女，於其住處御成町李國獻家(台北中山北路二段)，與黨中央委員林日高、莊春火會同聚商。

㈠基於日本共產黨中央的指令，將謝氏阿女補爲中央委員。

㈡畏懼上海讀書會事件的檢舉而放棄工作，逃到支那的蔡孝乾、洪朝宗、潘欽信、謝氏玉葉等四名，視爲違反黨規的機會主義者，應予除名。

㈢應把楊克培、楊春松吸收爲黨員。

㈣關於中央委員的工作分担，以林日高爲書記長兼組織部長，莊春火爲勞動運動部長兼宣傳煽

動部長。

不屬右記二名的事務，概由謝氏阿女担任。

初步不完整的島內中央機關於此具形。因需要一處黨的事務所兼落脚處，計劃經營一家販賣左翼新聞、雜誌、出版物的書店及喫茶店，乃由謝氏阿女、楊克培各出資五百餘圓，準備開設國際書局。結果喫茶店未獲許可，僅獲准書店開業。乃於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太平町二丁目租下店舖一間，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一月取名國際書局正式開業，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六月遷移至京町三丁目。極端地將黨的存在隱密，完全透過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致力於擴大黨的影響。

然而，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台灣農民組合遭受大檢舉，本島左翼運動受到極大打擊，使得黨中央機關的活動也愈益沈潛。加上東京於昭和四年四月十六日，隨著日本共產黨的檢舉，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亦遭致破壞，迫使台灣共產黨陷入完全孤立的狀態。

日本共產黨幹部渡邊政之輔的渡台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由上海經福州進入基隆港的湖北丸一等艙船客中，有一自稱居於台北市龍口町一之五的堀田吉三，或稱爲東京市淺草區神吉町二〇的票商米村春太郎，行蹤頗爲可疑。基隆水上署勤務與世山巡查(警員)臨檢該船時發現上情，爲了進一步調查，要求同至水上派出所，在水上派出所前登上碼頭時，該米村突然掏出手槍狙擊與世山巡查的左腹部，見有人聞聲跑過來，自忖無法逃離，隨即將槍口按在頭部自殺。雖立即將兩人緊急送醫，惟兇犯於當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死亡，與世山巡查於翌日殉職。米村的携帶品經調查有現金一百五十圓、美金八百元之外無其他可疑物品。至於姓堀田者則

查無此人，姓米村者現住於東京。採取指紋照會警視廳後得知，自稱米村的兇犯原係一名受通緝的日本共產黨幹部，自三、一五檢舉以來即行蹤不明的渡邊政之輔。據調查，他於九月五日與同黨幹部鍋山貞親聲稱出外旅行兩個月而由東京出發，九月十九日由青島進入上海，同月二十日說擬赴南京而離開旅館。

上提渡邊政之輔的渡台，有關其使命任務，因無法取自本人的口供故不得而知。不過鑑於其離京前，台灣共產黨幹部林木順已赴東京，就黨的情勢、今後方針等事項與日本共產黨中央已取得連絡，再由台灣共產黨組黨的經緯，當時的黨的實況推測，或根據日本共產黨刊行的文書記載有「身負重要任務渡台的同志渡邊，當其陷入無法逃離的困境時，爲保護黨及防衛黨的安全而毅然自殺」的文字，以及日後台灣共產黨的有力份子陳述「渡邊若能平安到達台北，台灣的黨的活動可能改變很多」等情，或可窺見一斑。

黨勢力的復興與上海連絡員的派遣　由謝氏阿女、林日高、莊春火所構成的黨島內中央機關，於結成當時島內並無黨員，僅把指導力伸張到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而已。在東京四、一六檢舉之前，奉指令由東京特別支部潛入島內擬參與戰線的有蘇新、蕭來福，及被檢舉後釋放歸台的莊守等學術研究會員；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於返島後取得台灣黨籍的王萬得、吳拱照、劉守鴻等人。其他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內的左傾份子也都相繼入黨，加上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的激烈化，及隨之而來的各國無產階級運動顯著昂揚的刺激，圍繞黨的種種情勢逐漸有利於組織的展開，使一向沈滯孤立的黨也逐漸顯露出復興的曙光。爲了順應主觀勢力的增大與客觀情勢的推移，並圖黨的活動强化，乃於昭和四年十月某日，謝氏阿女、林日高、莊春火

聚集於國際書局，召開中央委員會，決定下列事項：

㈠台北市內地區由王萬得當負責人，基隆地區的負責人為蘇新。

㈡關於大衆團體內的活動：

文化協會黨團由吳拱照、莊守担任。

農民組合黨團由楊春松、趙港担任。

另外，中央委員會的事務分担為：

宣傳煽動部　謝氏阿女

勞動運動部　莊春火

組　織　部　林日高

至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三月，更把劉守鴻派為高雄地方負責人，負責該地方的工會組織及其他一切黨活動。

邇來中央委員會雖努力設法恢復斷絕了的連繫，惟眼見與日本共產黨中央機關的連絡無望。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某日，中央委員會遂決意透過居住上海的候補黨中央委員翁澤生，與中國共產黨或第三國際東方局連絡，接受其指令以確立黨的陣容，因此決定派遣林日高赴上海。

後來，林日高因事再三延誤出發日期，及至昭和五年（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五日始由台灣出發赴上海。其後不久，上海翁澤生派遣傳信人魏某至謝氏阿女處，要求遴選兩名優秀勞動者派赴上海出席國際勞動組合聯盟（一九二一年成立，一九四三年與共產情報局同時解散，取反改良主義

立場）第五屆大會。於是謝氏阿女遴選農民組合員陳德興、林朝宗於七月出發赴上海，旋林朝宗因半途有事，未達目的地便折回，僅陳德興一人奔赴上海。

先行渡滬的林日高於四月十六日進入廈門，會晤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以來在廈門担任海員組合指導工作的支那人黨員黃天送。透過黃氏，於四月二十二日與潘欽信及謝氏玉葉見面，由他們手中取得翁澤生的上海地址。二十五日赴上海，於五月十日始會晤到翁澤生。暫時住於當時逃至上海的楊春松處。五月廿日向翁澤生報告台灣黨活動的情勢，並述及來滬的使命。翁澤生則謂「台灣的黨幾乎與大衆脫離而沒有活動，以目前看來，有如研究性團體，應加以根本的改革。」且說「台灣的客觀諸情勢已有顯著變化，故黨的諸方針亦必須加以檢討。」為了向第三國際遠東局報告，指示其提出台灣的政治、經濟、勞動農民運動及文化協會的諸情勢，以及有關的黨活動情形報告書。林日高乃依指示作成，於五月二十八日手交翁澤生，翁澤生則要求對該報告的批判及指示未到達前暫留住上海。林日高於是滯留上海，無所事事，虛度一段時日。據其自稱，在此段時間內，翁澤生的態度及一位來訪的自稱中國共產黨員在與其會晤時的冷漠令其失望，原已對黨的活動頗感倦怠的林日高，此番更形動搖，也逐漸造成脫離的傾向，乃數次催促翁澤生交付指令，結果，有一中國共產黨員某氏指示謂：「近日將派人赴台灣，指令擬由其人傳達，可先行返台灣」。至此，未達成使命即匆匆轉赴廈門，辦妥自己的商務，於七月底悵然歸台，將狀況向謝氏阿女報告，不旋踵間即以郵件寄送脫黨聲明書予阿女。而莊春火亦隨即在後聲明脫黨。

松山會議（黨擴大中央委員會）的召開　至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後半期，黨員人數逐漸增

加，黨的活動因受到內外情勢的刺激，亦逐漸活潑起來。與此同時，少壯黨員中担任赤色工會組織運動、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指導工作者，對謝氏阿女等中央委員的活動的不充分、不活潑，態度之消極漸漸感到不滿。這種不滿情緒逐漸於黨內擴大，遂發展成爲對中央委員的不信任。此時林日高、莊春火相繼脫黨，使中央委員只剩謝氏阿女一名，情況不容輕視。原本封鎖在秘密中，茫然空想新加盟黨員的台灣共產黨的組織，實際上僅有二、三名中央委員與不滿二十名的黨員的貧弱真相，至此逐漸揭露。且對林日高、莊春火的脫黨通告既無任何處置，黨員又久未聚晤，連絡活動方針亦未能確立。依此推演，黨的未來實有召致自行潰滅之虞。在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正式指令到達前的一段期間，爲協議暫定方針，謝氏阿女乃通知王萬得共同協議方針。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月，王萬得受阿女之命，借用位於台北州七星郡松山庄上塔悠的張寬裕家，定爲召開黨擴大中央委員會的場所。從十月二十七日夜起至二十九日凌晨，只在夜間召開會議。參加者爲黨中央委員謝氏阿女，黨員楊克煌、吳拱照、趙港、莊守、王萬得、蘇新。謝氏阿女爲議長，王萬得爲書記。謝氏阿女舉出黨無法發展的原因爲「官憲的彈壓，黨員的不活潑，中央機關的怠慢。」並說明「近期內第三國際東方局擬派員來台，歸台後原應召開黨的正式大會，決定新方針及成立諸機關事宜，惟因三名中央委員中，林日高、莊春火兩名脫黨之故，在大會召開前，爲決定暫定方針乃召開本會議。」王萬得報告台北的工友協助會、台灣機械工聯合會及台灣工友總聯盟的情勢，台北地方赤色工會組織運動的發展狀況；趙港針對農民組合，吳拱照針對文化協會的情勢，莊守針對高雄地方工會組織運動，蘇新則就有關北部鑛山工會及交通運輸工會組織運動的情況，分別提出報告。經各人報告後，進入議事程序，首先認可阿女所說明的

主旨。在聽取王萬得、莊守及蘇新所做的有關工會組織運動的報告之後，作出了以下結論：「當前左翼工會組織活動雖稍有進展，惟尚微不足道。鑑於大衆正逐日傾向革命化的現狀下，我們的組織運動確有力不從心、難於跟上的感覺。其原因不外乎我們的活動不充分且有非大衆化傾向所致，加上有關黨的工會組織運動未有一定的方針，放任黨員的個別活動，更屬嚴重。因此，必須儘快樹立一定的方針，統一計劃工會組織的進展。」遂決定王萬得、蘇新爲臨時工會運動的指導。

其次，對趙港報告的農民運動則決定：「促進當前的農民組合支部的擴大、新設及農業無產階級獨自組織農業工會，參加赤色總工會。」關於吳拱照所報告的文化協會則決定：「從來以文化協會爲工農、小市民階級反帝國主義共同戰線黨之故，正如內地的勞農黨解消論，認爲文化協會之存在有碍於共產黨的活動的意見也出現了，甚至解消論也有人倡導。然而，現在的文協幾乎無工農份子，不過具有小市民階級的大衆鬥爭團體的實質而已。故文化協會應改革其組織及行動綱領，俾能鮮明地符合上述的實質，使其存續下去。」另外除名脫黨者莊春火、林日高，在黨大會召開之前，暫不補充中央委員的缺額，由謝氏阿女担當。本次會議即此結束。

經此松山會議後，黨員依據上述方針活動，顯得十分活潑。黨員數目亦漸次增加。台灣共產黨的更生，於此呈現其端倪。

潘欽信接受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令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四月，林日高透過翁澤生向第三國際東方局報告台灣的黨活動。其後陳德興專程赴上海報告台灣的狀況，結果，有關改革台灣共產黨的意見頓時掀起高潮。

在此之前，在上海的組黨大會後被賦予任務而返回台灣的潘欽信，深懼上海讀書會事件的檢舉波及到黨的檢舉而逃至廈門，恢復中國共產黨的黨籍，在當地繼續其左翼運動。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九月中旬，由中國共產黨福建省委員會常務委員羅一清傳達第三國際東方局的召喚命令，因前有逃避事蹟而躊躇再三，經再次督促乃於十月急赴上海。

於上海先與翁澤生連絡，並與由台灣來滬中的陳德興共同租住於法租界霞飛路，把福建省委員會的介紹狀交付給連絡員中國共產黨組織部秘書支那人某，然後根據其要求，與翁澤生共同作成有關台灣情勢報告書，交付第三國際連絡員，上呈第三國際東方局。

該報告書的內容係蒐集陳德興的供述、林日高的報告以及台灣各日刊報紙，台灣民報、大衆時報等刊載的資料，並以翁澤生之意見爲主加以記述，且揭示批判，略爲「台灣共產黨的組織毫無發展，連細胞與fraction(黨團)的區分亦不明顯。黨中央的指導力極爲薄弱，對有關工會的運動全無進展」。大約二個月後的十二月初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瞿秋白來訪翁澤生、潘欽信，由午後二時會談至八時左右，有關其內容潘欽信供述如下。

本人係代表中國黨中央而來，想與台灣同志談談關於台灣黨的問題。

依據東方局最近所提，台灣黨陷入機會主義的錯誤，黨員欠缺積極性，黨組織非常幼稚，與成立當時無甚差別，而黨的活動遲滯，呈現出無法遂行革命運動指導任務的狀態。因此，中國黨中央基於友誼立場，擬向台灣的黨員諸君提議台灣黨的改革。這雖是中國黨中央的意見，惟東方局亦同意此一提議。因爲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日見深刻化，將全世界捲入於經濟恐慌裡，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性危機深刻化的同時，政治性危機亦增大，革命運動的潮流已見高漲。日本帝國主義亦不能免於這種傾向而陷入絕大的經濟恐慌，積極地準備帝國主義大戰，對蘇維埃

俄國武裝包圍，對中國革命進行干涉陰謀，對殖民地更殘酷地施行帝國主義的搾取，極端地壓迫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企圖藉以擺脫資本主義第三期的危機。

由於台灣係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根據地，對南洋、華南侵略的據點，日本帝國主義爲鞏固對台灣的統治，勢必更殘酷地搾取工農。因此，台灣的工農羣衆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痛苦亦必加劇昇高，在台灣工農羣衆之間也必然地會激發出革命的鬥爭。目前已有幾種現象證明這種事實，偉大的革命鬥爭顯然即將爆發。在此種情勢下，台灣的黨如不迅速徹底清算以往機會主義的謬誤，則必將無法指導即將發生的偉大革命鬥爭。

以上的旨意說明向台灣共產黨提議的動機，進而對政治問題、組織問題、工運問題、農民問題、青年問題、蕃人問題等，提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意見，並作如下結論：

毋庸置疑，台灣的黨應召集臨時大會，檢討黨過去的方針，確立正確的新方針。而在大會前應促使一般黨員由機會主義的謬誤覺醒，在實踐鬥爭的過程中克服機會主義的謬誤。

數日後，更有東方局連絡員來訪，通知翁澤生、潘欽信隨同第三國際東方局的來人前往晤其負責人。翌日夜裏，偕連絡員與俄國人及翻譯員會晤，依照其詢問，將鬥爭經歷、在黨內的地位、台灣的諸情況向其報告。再過數日後的夜間，在同一地點由同一俄人接受了有關台灣黨的改革指示，其意見與瞿秋白日前所敘述的意見完全相同，不過稍形簡單云。

東方局的負責人某續謂：「最近東方局擬送正式指示至台灣。在這之前，可先行返回台灣，將第三國際的意見傳達於一般黨員，使能進行積極活動，在活動過程中克服過去的謬誤，將黨導入布爾什維克的正道。東方局的指令到達後，應即行召開大會，依據第三國際的指示，確立政治方針，强化指導部。俟此等任務遂行一段落之後，將諸項調查資料以及更詳細的狀況加以彙集，

提出報告」云云。

翁澤生與潘欽信經協議，囑陳德興先行返台，轉達上開東方局的指令予同志。並告謂「先將意旨傳達予謝氏阿女並慫慂黨的改革，倘阿女不表同意或持反對意見時，則向王萬得、趙港等報告，令他們準備黨的改革」。

陳德興不久即依囑歸台。潘欽信則移至廈門，在其以前任職的小學校暫時重執教鞭，欲伺機潛入島內。而在準備時，接到中央經由中國共產黨福建省委員會轉來趕緊歸台的督促，於是決意扮演裝成支那人勞工，通過廈門南國公司的關係，化名呂溪而領受渡台證明書，於四月十四日經由高雄平安地潛入島內。

陳德興的歸台與黨的內訌　由於翁澤生的要求而派遣的陳德興，因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令，原預定以國際勞動組合聯盟大會代表之身份出席，惟因躭誤了到達上海的時間，致無法派遣出席。更由於在瑞金趕辦視察中央蘇維埃區的手續中，恰逢霧社蕃蜂起事件、黨改革運動之勃興等新事態之發生，導致其急遽歸台。

陳德興為準備黨的改革而歸台後，遵照翁澤生、潘欽信的指示，於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將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令傳達予謝氏阿女。（關於此點，阿女加以否認，述說陳德興先與王萬得等連絡，進行結成改革同盟的陰謀，對謝則稱不得已停留在上海，備受翁澤生的冷遇，毫無所得而歸台。）然而，謝氏阿女則認為，陳德興傳達的指令係「對台灣情況無知者的妄論，令人無法肯定其為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令，恐係翁澤生等人分裂主義的陰謀」而拒絕接受。因此陳德興直往伍人報社訪問王萬得，告以上情。

於此黨逐漸開始分派鬥爭。

第八　台灣共產黨改革同盟的成立

黨改革的協議　接到陳德興所傳達指令的王萬得，決意依據該指令實行改革，遂與正在石底、五堵地方為鑛山工會的組織活動的蘇新，在台北活動的蕭來福及陳德興，於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市宮前町王萬得的住所召開協議會。

有關黨改革的意見在會上獲得一致，決定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集主要黨員會合，召開地點由南部地方同志選定；召集會合的同志有左列七名，由陳德興負責連絡事宜。

這七人即蘇新（鑛山工會組織負責人）蕭來福（交通運輸工會組織負責人）趙港、陳德興（農民組合黨團）莊守（南部地方負責人）吳拱照、王萬得（文化協會黨團）。

上述商量結果由陳德興通知各黨員，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在高雄州鳳山郡鳥松庄灣子內張阿犁住所，趙港、陳德興、蕭來福、蘇新、莊守、顏石吉（吳拱照、王萬得因事未參加）參加。陳德興為本次會議召集人，經推顏石吉為議長後正式開會；由陳德興報告有關黨團改革的第三國際東方局意見及謝氏阿女等的態度，並依次討論各項問題。

一、組成黨改革同盟，促使台灣共產黨依據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意見改革。

二、為設置赤色工會的統一指導部，應召集討論會。

三、關於農民組合的擴大强化，應有具體決策，努力實行。

四、應進行共產青年同盟組織的籌備工作。

五、以農民組合爲中心，促進反帝同盟的組織。

六、實行文化協會的解消，使黨的存在趨於明顯。

七、發展高雄租屋人同盟，使之成爲全島性組織。

其他事情有選舉大會籌備工作的幹部等。

會議結束後，蘇新於一月十六日到宮前町造訪王萬得，並向他報告經過情形。王萬得表示，該會由陳德興擔任召集人實屬錯誤。十二月廿七日北部黨員四名所召開的改革同盟討論會始得爲其召集人。而在鳳山舉行的討論會其決議內容過於抽象，在黨改革之初即表現出如此散漫的行動，實在令人遺憾。因此，決定取消鳳山會議的決議。

黨改革同盟的成立　一月十二日於鳳山召開的改革同盟組織討論會，如前述因召集程序不合而予取消。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蘇新、蕭來福、陳德興、趙港、莊守、吳拱照、王萬得在宮前町王萬得的秘密工作地點集會，王萬得爲議長、蘇新爲書記，重新召開了黨改革運動討論會。

陳德興報告會見謝氏阿女並將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令向其傳達的經過；王萬得則報告由陳德興携回的第三國際東方局指令的內容，並列舉黨的謬誤應行清算者如左：

1 在組織方面犯了閉鎖主義的錯誤。

連黨的存在也未明示於大衆，以研究會方式吸收黨員的方法偏於理論教育，因而增加黨的小資產階級的浮動性；在實踐活動過程中，未採引進革命的勞動者農民入黨的方法。

2 在政治上犯了不動主義的錯誤。

3 沒有確立黨的機關及細胞。

4 黨員沒有過組織生活，黨的政治綱領及其他政黨的各種政策連黨員都沒有理解。

5 黨各級機關與黨團的界限不清楚。

6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黨團的指導與指揮很不充分。

右列謬誤經指出後進入議事，其內容梗概如左：

一、關於改革同盟的組織（王萬得提案）

說明在高雄三塊厝的改革同盟組織討論會的召集程序有錯誤，在此重新召開改革同盟成立大會，諮詢結成黨改革同盟事宜，經全場一致決議成立。

二、改革同盟的組織與黨的組織原則（王萬得提案）

改革同盟的組織，在組織原則上雖有重大疑問，惟如現在僅剩一名中央委員表現反動之際，爲清算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進行黨的政治方針的根本改革，而忠實地實行國際的指示，實有萬不得已之處，因而改革同盟存續的期限將到正式，大會成立爲止。此項說明經無異議通過。

三、對第三國際東方局應呈之報告資料蒐集事宜（王萬得提案）

關於資料蒐集的具體方法，委任於改革同盟中央委員會。

四、關於大會準備事宜（王萬得提案）

應提出大會的各種綱領草案，起草後交由中央委員會審議，大會時間、出席人數的決定等由中央委員會處理。

五、黨的各種暫定方針

1 總方針

清算黨的上述機會主義的錯誤，活潑地激發工農羣衆的日常鬥爭，在鬥爭過程中吸收勇敢而認真的分子進入黨內。打破黨的宗派主義，使黨員認識此種錯誤，而以承認此種錯誤者爲改革同盟員。

2 工會組織運動（蘇新提案）

提案的要旨爲侵入大工場、鐵道、港灣、鑛山等，打破以往的小團體傾向，進行活潑的工會組織運動，邁向台灣赤色總工會組織。爲此應召開全島工人運動代表者會議，構成台灣赤色總工會組織準備委員會，做爲工會組織運動的統一指導部。

3 關於農民運動方針（陳德興提案）

將農民組合的基礎重新組織在貧農上，設法擴大支部的再建，使農業無產階級組織「農業工會組織準備會」，並使其參加總工會的組織。

4 文協解消運動

在理論上，解消文化協會是正確的。惟現在總工會、反帝國主義同盟尚未成立，要即時解消實不可能。應考慮到解消後如何將文協各人員妥予安排出路，始可實行解消。

5 反帝國同盟組織事宜

趙港主張「使農民組合提倡反帝同盟的組織」，然而反帝同盟指導權之掌握，實非勞動者莫屬。但現在台灣的工會組織極爲微弱，即使組織反帝同盟，勞動階級也無法掌握其領導

權。故其前提條件應先集中全力於總工會的組織運動。

6 關於青年運動問題

共產青年同盟的組織亦極重要，但其領導權非由勞動者掌握不可。故應特別對青年工人提出切實的要求，激發其日常鬥爭，將其吸收入工會的青年部，又將農村青年爭取進入農民組合青年部，然後再進行共產青年同盟的結成。

7 租屋人問題

於三塊厝會合時的決議一樣，決定進行全島性組織。

六、中央通告的發行（王萬得提案）

爲使黨員認識黨的錯誤，使缺乏革命經驗的黨員走向正確的活動，提出黨對日常工作的指導意見，教育黨員、指導實踐的中央通告的刊行不可缺少。經付諸決議，關於其具體化委於改革同盟中央委員會決定。

七、對舊中央的對策（王萬得提案）

謂舊中央不但不能認識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反而更趨向反動。故應斷然與其絕緣，將反動的事實暴露於大衆，將其與大衆隔離。經此說明，此議獲認可。

以上議事終了後，選舉中央委員的結果，蘇新、趙港、陳德興、蕭來福、王萬得當選，本會議遂告閉會。

右記改革同盟成立後，接著於同日同地召開改革同盟臨時中央委員會及中央常任委員會。

參加者爲剛選出的改革同盟中央委員蘇新、趙港、陳德興、蕭來福、王萬得五名，會議內容

爲：

1 選舉中央常任委員

選舉的結果，蘇新、趙港、王萬得當選。

2 於改革同盟成立大會所議決的全部議案，委由常任委員會執行。

3 黨的各種綱領草案起草負責人

㈠、政治綱領、常任委員會擔當　由蘇新負責

㈡、勞動運動綱領　蕭來福擔當

㈢、農民運動綱領　陳德興擔當

㈣、青年運動綱領　吳拱照擔當

㈤、婦女運動綱領　莊　守擔當

中央委員會開完後，接著於同處，由中央常任委員蘇新、趙港、王萬得會同舉行中央常任委員會，決議事項如左。

一、部署配置

中央機關暫時不設置部門，執行部由參名常任委員擔任，指導日常鬥爭。

勞動運動負責人由蕭來福、農民運動負責人由陳德興擔任。

二、地方機關

全島分爲五區，各置地方特派員。即

東區　（蘭陽及花蓮港、台東）……………………盧新發

北區　（台北、新竹各州下）……………………中央直轄

中區　（台中州）……………………中央直轄

南區　（台南州）……………………劉守鴻

高雄區　（高雄州、澎湖廳）……………………劉守鴻

三、機關誌由常任委員協力編寫與刊行。對東方局的報告文書由王萬得擔任。

四、加入改革同盟的黨員暫時不予移動，又中央委員會決定的各種綱領草案的起草，由常任委員通知各擔任者在限期前提出原稿。

五、對民衆黨的鬥爭要排除以往的觀念性鬥爭，滲入羣衆中進行排擊鬥爭。

六、機關誌的內容約略如左：

1 改革同盟成立的原因及經過

2 對舊中央的排擊與其理由

3 有關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資料

4 對民衆黨的鬥爭

5 租屋人問題

6 文化協會解消問題

7 總工會組織

8 農民運動

將此做爲第一次中央通告，以指導意見爲主，配付予黨員，由蘇新負責分發。以上開之決

議，中央常任委員會散會。

自此蘇新租用日新町蓬萊閣前某家的一室，爲中央通告之刊行而著手起草原稿的工作，二月間「在台灣赤色工會的組織與戰術」脫稿，委託台灣戰線社準備刊行。適值該戰線社遭受搜索，有關文書類悉被扣押，致其刊行目的未克達成。

改革同盟一派與舊中央的鬥爭

陳德興於上海透過翁澤生及潘欽信，接受第三國際東方局及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指示與提議，將此傳達予黨中央委員謝氏阿女，慫恿其進行黨的改革，而謝氏阿女則認其爲誤認台灣客觀狀勢的妄論而加以否決，以上爲當時改革同盟再三加以宣傳者。但謝氏阿女否認其事實並陳述謂：「將黨陷入機會主義、活動遲滯不活潑的原因完全歸咎於本人而加以非難，但他們所犯的一切謬誤與怠慢則悉數隱蔽而不加反省。這些全爲翁澤生、王萬得、潘欽信等人的陰謀，因此而造成今日多數黨員繫獄，使黨從根柢遭遇壞滅殆盡。此一切責任應由他們改革同盟承擔。」蓋阿女與改革同盟一派造成對立的原因，主要基於對客觀狀勢的認識不同，以致對黨戰術的見解引起差異。惟其久久在不活潑狀態下採閉門主義，徒以神秘殿堂將黨包藏，一味壟斷黨的權力，阿女此等性格與女性特有的傾向，使黨員產生反感與不滿，加以種種感情因素似乎也有存在，終至演變成內訌，彼此除名，積極的互相排擊鬥爭。

關於上述情勢，謝氏阿女與翁澤生在法庭上的供述要旨，以及改革同盟一派終由台灣農民組合所發出的排擊謝氏阿女等人的聲明書及謝氏阿女的反駁聲明書等如左。依據這些供述及聲明書，對兩者的態度、內訌原因等，諒可窺見一斑。

謝氏阿女於豫審庭供述要旨

台灣共產黨於結成後，由於種種原因致黨全體犯了機會主義錯誤乃是事實。其原因爲：

一、無機會接受日本共產黨的指導。

二、將基礎置於知識份子上。

三、黨成立大會所決定的政策中有部份不適合於實際情勢。

四、構成黨的黨員的政治生活貧乏。

五、無政府主義一派的不斷的陰謀。

可歸納於上開五點。

一、由於台灣共產黨在當前係以日本共產黨的一民族支部而結成者，當然應該遵從日本共產黨的指令，依據大會決定的綱領從事諸般工作。然黨成立十日後，於上海有數名黨員遭受檢舉，致與日本共產黨的連繫斷絕，同年八月林日高爲恢復連絡而上京。翌四年四月發生所謂的四・一六事件，致連絡再次中斷，其後直接連絡的希望更是渺茫。因而企圖透過翁澤生與中國共產黨連絡，但翁竟然怠慢了此項工作。後來才知道，其怠慢的理由乃爲結成改革同盟籌備工作。其間，我提出的多數文件均在翁澤生手裡中斷，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均不知此間情況。一九三〇年四月，依據台灣共產黨中央部的決定派遣林日高，惟因翁的宗派主義而不予以接納，透過一支那人對林日高說：「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不承認台灣共產黨的存在。那僅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而已。對該團體究竟應予以解散或加以改革雖未確定，惟近日中，國際將派遣一名代表前去。因此你可先回台灣。」林日高徒耗二、三個月時光，得不到令人滿意的指令而悵然歸台。迺來，我只管等待代表的光臨，但代表始終未出現。林日

高、莊春火等無法克制其小資階級根性，因爲缺乏獨立性活動之緣故，遂爲此而聲明脫黨。此種狀態爲導致黨無法避免陷入機會主義的根本原因。

二、台灣共產黨成立之當時，其構成份子並非無產階級出身者，大多數係脫離實際運動，到日本及支那留學的台灣學生。固然當中亦不乏持有日本共產黨籍或中國共產黨籍者，但其訓練與認識的程度相當膚淺乃不爭之事實。尤其在黨成立的籌備會時期共事過的翁澤生、謝氏玉葉、潘欽信、洪朝宗、蔡孝乾等原爲無政府主義者，竟被推爲黨中央委員。這些人只因本人及其他數名在上海遭受檢舉，竟而拋棄工作逃走。因此將逃走的四名除名後，通知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翁澤生恐慌之餘在廈門糾合一些人進行宗派運動，後來該批人前後相繼歸台。在他們中間，有的無勇氣對外敵鬥爭而依然留在海外，有的畏懼官憲的彈壓而沒落（當年日共用語，指喪失鬥志信念），但仍然戴上黨員的假面具，不受黨中央的統制而策動黨員，一旦被發覺者則求宥，當黨擬加以清算時，則勇敢地承認錯誤，表面上裝扮忠實却多次反覆同樣錯誤。

他們僅向既已加入的黨員策動，並無吸收新黨員的能力，在海外紊亂統制，在島內則採行攪亂行爲。

以上是黨內部所存在的障碍。另一方面，一九二六年至二八年，台灣無產階級農民的勞動爭議、佃農爭議明顯地達到高潮，但因這些無產者本身尚未有統一的組織，不但未能將其指導權掌握在自己階級手裡，却讓它落在台灣的的民族改良主義者（民衆黨）的指導及以此地盤爲重心的知識階級手裡，致上開爭議全都慘遭敗退。又當時繼續發生種種事件，致農民組合及文化協會的鬥士以及多數青年被投獄。此一時期正是所謂台灣解放運動的受難期，是建立黨基礎最困難的時期。民族改良主義者趁此機會，將革命的勞動大衆的鬥爭逐轉向爲妥協性的要求，使勞動者農民互相對立於右左兩派，破壞團結與共同戰線，企圖集中中國國民黨式的反動勢力。民衆黨如此的欺瞞政策不久被暴露，結果趨向自滅，惟台灣的勞動階級、農民的鬥爭力因而被削弱，解放戰線受到了很大的

攪亂。年輕的台灣共產黨由於內部不斷有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外部則有支配階級的彈壓與反動團體如上述的惡劣影響的妨害，致無由健全發展，甚至亦無法克服清掃這樣的惡劣影響。此乃黨陷入機會主義的原因之一，如究其根源，實爲黨將其基礎置於智識階級所使然。

三、成爲黨政策不適合的主要點爲：

甲、決定組織大衆黨的錯誤

乙、有關勞動運動戰略戰術的錯誤

丙、中央委員的選定不當

丁、對台灣資產階級的認識不徹底

戊、對台灣文化協會組織規程的不適合

可以指摘出上述事項。

上述不適合處雖於執行上予以矯正過，但終未能召開第二次黨大會加以修訂，其理由爲無法獲致上級的捐款，成爲黨陷入機會主義的一個因素。

四、沒有機會對黨員施以黨的訓練，黨機關誌亦沒有發行，日本共產黨或中國共產黨的文獻亦終不得入手。此乃由黨機關之未能確立引起，又因中央人物具有小資產階級性格，致有意無意間鬆馳了所負使命，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陷入機會主義的原因之一。

五、改革同盟一派的宗派主義由上海讀書會遭到檢舉的當時即有其企圖，一九二八年九月，陳新堂受翁澤生派遣回到島內時曾對我說，翁澤生命令其回到台灣後應透過薛玉龍或蔣渭水從事勞動運動。因自己是廣東事件的關係者，歸台恐有不便，惟怕被視爲機會主義者，陳乃拋棄中央的工作返台。歸台同時即與薛玉龍會晤，發現他

是民族改良主義者。翁爲何命其與此類人物會晤，令人不得其解云云。

這是翁澤生第一次向台灣做工作。第二次則爲王萬得的歸台。一九二九年春，王萬得返台當時即具有挑戰性態度。原來該人在黨的成立籌備時期即有間諜嫌疑，一切行動都對其秘而不宣。惟不知與翁澤生如何結交，於歸台後對諸般狀況均有詳細瞭解，又受翁的一切囑託歸台，因此逐漸獲得信任。然王萬得返台後的行動悉聽本人的自由，以文化協會員的身份活動，連文藝雜誌伍人報的刊行亦不受黨的統制。因不悉此間黨員爲誰而無法進行宗派活動，當探知吳拱照爲黨員時即加以策動，但被純眞的吳排擊。吳本人向我報告此一事實。第三次是林日高赴上海後，有一名傳信者魏某歸台，後來判明爲受翁之命回台與王萬得商談有關黨的改革，當時由於王萬得不熟悉黨員致無法行事。其後連事由都不肯告訴，即來要求派遣二名勞動者。當時潘欽信、翁澤生等於對岸已逐步進行改革同盟結成的策動，而我則完全沒有察覺到。

第四次，經我選定派遣的陳德興，在上海完全爲翁澤生所攏絡，歸來後有關黨改革或捐款之事一字不提，僅報告在上海徒耗時日飽受冷遇的痛苦經過。事實上，在這之前即已與王萬得連絡討論過改革同盟的成立事宜。這些實情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王萬得來訪於國際書局，向我訴說他已煩惱多天，顯得態度浮燥時始向我報告。

其後王萬得、陳德興、蘇新、蕭來福等爲黨改革之事，放棄工作到處奔走的事實，我均有得知。經招來各個關係者質問的結果，他們都感到相當的煩惱與迷惘，說是「爲了國際的命令，事非得已」，把情況都告訴我。邇來在全島進行對我們的反對策動，並說國際書局私用了從國際匯來的黨費，有意將黨封閉不召集大會，無視國際的代表，被要求淸算機會主義時走上反動，極端的獨裁，不容下屬的意見，甚至有暗通警察交付機密文書等謠言，使農民組合發出反對國際書局的排擊聲明書，極盡誹謗之能事。此間，我數次向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或國際東方局提出報告，惟除了經由翁澤生之手，無其他管道，因此一切均爲翁所壓死。

改革同盟得逞其陰謀爲一九三〇年於松山召開的擴大會議使黨員曝光以後的事。以前，當我主張要克服黨的機會主義時，連趙港、吳拱照都似乎有所不滿。現在，他們反而把我當成機會主義者，視革命如兒戲，終於造成使所有黨員繫獄的原因。

王萬得、翁澤生何以如此和我作對呢？設若他們爲政治意見衝突的原因而以堂堂男子漢的態度向我攻擊，則猶可原恕，但其原因實爲不可稱道的感情因素。要言之，乃無政府主義式的訓練不足、感性强烈、缺乏理智的人們的陰謀所演出的事態。

關於改革同盟一派的陰謀行動，從他們本身所報告出來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分爲下面的五點予以批判。

甲、無能區別殖民地、半殖民地與本國工農革命運動的特殊條件所導致的錯誤

改革同盟一派無法區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農革命與本國工農革命的特殊條件，犯了觀念上的錯誤。他們對台灣革命的見解持有「台灣革命係屬於工農的。台灣的資產階級早即不具有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性。同樣地，小資本家、小商人、小市民亦因世界恐慌而發生動搖、反動，欲使這些階級參加革命乃非常危險。設若讓這些小資產階級加入台灣革命，到頭來成爲與敵人共同爲敵人利益而遂行革命。而台灣文化協會因係小資產階級團體，故必須即時予以解消。」的確，台灣的資產階級原就缺乏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性，毋寧是反動性的。因他們的經濟觀與日本資本家融合並在其支配下。但他們却沒有理解到，台灣的小資產階級由於蒙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供爲大資本、大財閥的救濟犧牲品而破產，應加入無產階級陣營呢，還是參加資產階級的伙伴好呢，正徬徨於歧途上。他們完全不瞭解將小資產階級納入無產階級指導下的動員，將成爲如何巨大的力量。他們不考

慮，在殖民地台灣的革命如無此等階級的協力要達成目的殆無可能。他們總是墮入左翼小兒病症的謬誤，忘却了台灣革命的現階段是殖民地革命必然要經過的過程。

乙、合法、非法運動的錯誤

改革同盟一派誤解對合法非法運動的看法，認爲只要離開大衆逃過支配階級的視界即可。汲汲於一身之韜晦已成風習。爲此，不但無法將台灣共產黨的存在帶進大衆的意識裡面，連工會的存在亦不曾展現於大衆面前。從而雖以工會組織者活動二、三年，仍無法吸收一個黨員，工作也遲滯不前。改革同盟成立前對此等錯誤曾經率直承認過，但其後則將一切錯誤宣傳爲出自謝雪紅的主張，使大衆相信其謠言。徵諸嘲笑一九三一年國際勞動的鬥爭活動爲合法主義者的做法，即可窺見其一斑。他們對農組、工會、文協等的指導不去追求合法性的獲得，却專喊非合法之途徑，叫囂合法主義即機會主義，他們的眞意只在於藉此藏身於安全地帶，有意無意地鬆懈一切工作，貪圖苟安。

丙、以虛僞報告欺瞞大衆

正如李立三主義之主張並不考量客觀情勢與主觀力量，徒以空虛的主張呈報於黨部。蘇新的鑛山工會準備會，趙港的農民組合，人數的報告均失之於誇大。如農組實際能動員者不過數百名而已。且因幹部獨裁而內部抗爭十分激烈，如農組第三次大會竟爲此而不能實現。正如印刷爭議之際，將赤色總工會之名公然登載於爭議新聞欺瞞大衆，導致五十餘名勞動者悉遭解雇的慘敗結果。又對霧社蕃蜂起一事，想於台灣運用李立三主義，竟說「連生蕃也掀起革命」，視其有如中國的某一地方的革命高潮期，想像著革命時期已迫在眼前。

丁、由黨與組合的混同衍生的謬誤

文化協會是否解消應該僅由黨來決定，不應如他們的主張，以農民組合爲中心來決定。在台灣的現階段，文

化協會有無必要存在，實非他們所能認識。他們爲要破壞文協竟然靦顏與蔣渭水接近。

就反帝同盟而言亦如出一轍。即使具有反帝國主義力量的大衆聯合體如農組者，縱可加入亦不得成爲組織者。

戊、對黨的大衆化的觀念的認識

黨遭受破壞，原因是他們對黨的大衆化的認識錯誤。共產黨原應由無產階級中的尖銳份子構成，其爭取僅在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始有可能，也只有經由如此的過程黨始能獲致大衆化。然而改革同盟一派爲達成其陰謀目的，只靠個人感情拉攏聚合，對資質毫無檢討，連參與農組、文協的資格都有問題的分子也加以吸收，欲圖隱蔽過去連一個黨員都無法吸收的謬誤，而欺瞞大衆。

翁澤生等在結成改革同盟的陰謀計畫中，對有妨礙之虞者一律加以中傷，把林木順、楊春松、楊克培等人除名。又基於他們自身的方便，時而向黨員稱台灣沒有共產黨而加以策動；時而又稱過去台灣雖有過共產黨但已自然消滅；有時甚至說「如認爲台灣有共產黨，即是錯誤的，日本共產黨不用說，連國際東方局亦不承認台灣共產黨的存在。過去有過共產黨的說法也是欺騙的。那不過是研究馬克斯主義的小團體而已。」或謂縱然形成了黨中黨，也不能說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云云。對此，曾有一位黨員提出反駁說：「既然如此，則準備把團體本身加以改革變成黨呢？還是想把團體本身加以改革呢？若說台灣過去沒有共產黨的存在，然則犯機會主義一事究係何所指？若說黨已存在，則何以不透過黨機關召集大會，而後把應改革之處加以改革呢？」引起改革同盟很大的動搖。其結果使得一向否認黨的存在者驟然見風轉舵，開始承認共產黨的存在，塗改改革同盟的招牌，而掛出了所謂的「第二次台灣共產黨大會」。其間的經緯如何，我不甚瞭解。只看到他們把過去的陰謀稱爲「迄今所作之改革同盟係錯誤的」而加以合理化。那麼，究竟台灣的共產黨主義者爲何如此輕易地接受他們？那是由於過去黨的機

關從未確立，與日本共產黨失去連絡，不能推行獨立活動，沒有訓練教育之故，對組識原則的認識及獨立判斷力均缺乏，就在如此情況下毫無批判地接受自稱爲國際派遣黨員的潘欽信及携帶國際指令的陳德興的言辭。遡來吸收黨員的狀況，恰如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一樣，只管全力勸誘拉攏，將黨的秘密及不管縱的橫的關係全部暴露，蹂躪了組織原則，破壞了黨的紀律。一旦遭受檢舉則一網打盡全軍覆沒。實令人遺憾之至。

翁澤生供述有關與謝氏阿女的關係

陳德興回去後，不久接到阿女的詰問性的信函，內容說：「陳回來後，對本人僅說在上海受冷遇一事而已。但對其他人則說，帶回中共中央委員所交代反對阿女，清算機會主義的任務。且說曾出席過國際勞動組合聯盟大會。實情到底如何呢？」接著，阿女向中共中央部上訴「陳對黨負責人的本人不提一言，自稱是中共中央部的提議而標榜反機會主義，並公言要成立黨內組織，遂聚集知識分子出身的同志形成團體，稱爲改革同盟，樹立指導機關，引發宗派的鬥爭。而翁澤生成爲其團體一員，派遣使者王溪森至台灣策動」云。其後連續地以同一旨趣的報告呈上中央。中共方面似乎亦認爲有調查的必要，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旬，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組織部長就上述各點審問過我，我斷然否認與改革同盟有任何關係。我說若有疑問可叫陳德興來此，如由該人口中判明本人確有涉入，本人甘願接受任何制裁。接著於同年五月重被交付中共審查委員會，審問是否派遣過使者王溪森，經我說明不是爲改革同盟的工作而派遣回台，因此，大致上似已消除對我的懷疑。

在那前後，陳德興或是誰來說阿女拒絕了中共的提議，因此中共曾說對台灣的事愈益不易瞭解云。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廿日左右，中國共產青年團員李清奇歸台之際，令其帶回中共中央部交通局所托的文書「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但未聽接到任何覆信。其後，因中國共產黨中央數次質問有關台灣的狀況，乃數

次報知台灣，但均無回音，於是向王萬得知會上述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質問意旨，終於接到署名潘欽信的「第二次大會的召集」、「除名謝氏阿女」、「解散改革同盟」等報告，同時報告說接到「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遡來，台灣的報告全部斷絕。

關於台北國際書局同人反動的聲明書

（一九三一、三、一五、台灣農民組合本部）

過去，台北國際書局對我農民運動有所貢獻。出售有益的書籍給我們爲其中之一項。我農組的鬥士與組合員上台北時經常去那裏揩油，他們又常常激勵組合員。此種對階級的貢獻我們原就不敢忽視，而非常銘感。然而最近該局同人突然反動了。其行爲實比統治階級更甚。茲將實例列舉如左。

一、將我們寄給他們的文件隨意放置於書局，並公然於書局公開，有數因此份被統治階級帶走。

二、對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殘酷的追索，視爲我們左傾過激所致。

三、我顏錦華同志因爲農組第三次出版事件被檢舉後，於四月間（一九三〇年）曾說：「前回侯朝宗發行時，既沒有遭查禁亦沒有受檢束。此次受檢束的原因實爲寫了稍屬過激的事。如將此文句、言辭稍爲緩和一些，則必能平安發行。」

四、我農組於中壢、桃園支部被破壞以來，不得不採用潛行運動的手段活動。此決非出自我們的嗜好，實由於現今客觀情勢與主觀條件所使然者。若我們不依靠此活動，則運動極難進行發展。對此事實國際書局同人全然無理解，反而說：「諸君那樣的潛行對統治階級毫無影響，只有遭受更神經過敏的追索而已」。

五、本部爲我農組全盤工作發出指令，當交給北聯的一位同志要求即時送來高聯時，書局同人則認爲那是出

於個人感情的決定，不必服從命令，（不但不勸導奮進，反加阻擋，應說是反動的），使得這位同志不但阻礙我們的重要工作，其後全部聽從書局人的意見而採行個別的活動（不受統制的個人活動係與全運動對立）。

右述國際書局同人的行爲已破壞我農組，欲阻碍我整體的台灣農民運動。咸認爲是欲阻碍現階段台灣全體革命運動的最惡劣的反動行爲。若該同人不承認其行爲的謬誤時，我台灣農民組合決代表二百餘萬農民羣衆，徹底地向他們宣戰曝露。在此嚴重聲明。

對台灣農民組合的聲明書的聲明

三月十五日，台灣農民組合本部發出對國際書局同人的鬥爭聲明書，對國際書局同人的非議分爲如下四點，同時，基於此四點而認爲國際書局同人今已反動。回顧台灣農民組合過去的奮鬥史，想想在台灣的解放運動上台灣農民組合所占的使命與任務，同人都無條件地承認其重要地位，從而過去同人直接間接從不辭艱難在可能範圍內援助他們，邇來仍依此態度臨事。本次發出聲明書時，根據來自農民組合中常委的確實消息，委員中有人反對這種提議及主張，要求對事實再行調查。然而，那些墮落幹部依靠多數通過其主張，農組於通過這種決議後，派代表至文協本部及大衆時報社，提議發表共同聲明，但爲文協及大衆時報社所拒絕。由此推測，此次農組對書局同人的鬥爭聲明，完全證明係出於三五墮落幹部的辛辣手段所爲。我們再對農組所指摘的書局同人反動之處檢點如左。

一、疏略處理農組分發予書局的書類，致被支配階級奪走數份。

二、顏錦華君依出版法被檢舉，書局僅說「言語不必過激，只在運用之妙。」以前某人發出的聲明不曾出問題」。

三、中壢、桃園二支部被破壞後不得已採潛行手段活動，書局同人則謂「諸君的潛行徒使當局神經過敏」。

四、北聯的同志接到本部的指令擬赴高聯時，書局同人予以阻止，使其不遵從本部的命令。

1 國際書局開業以來，不斷遭受到支配階級的壓迫、檢束、拘留、家宅搜索，然同人自信從未提供運動有關的資料予支配階級。墮落幹部何以知悉支配階級奪走數份文件？如不是墮落幹部故意中傷，即表示與支配階級有所勾通。不然何以說出無根無據之事？退一步說，即使支配階級强行家宅搜索而奪走了文件，是否即可據此斷爲反動而要脅我們同志。我們的同志中究竟有幾位認此爲反動呢。

2 此點亦是爲中傷而中傷。過激、不過激乃是支配階級的慣用語，非我們可承認者。支配階級所稱的過激即是被壓迫者以爲正當者，同人既立於解放運動的路線上，工作性質雖異於農民組合，惟農組的運動仍爲解放運動的一分野，我們當然對此有義務關心。故我們觀察農組的刊行物，基於階級責任當然須對此檢點。同人雖承認負責同志的提議，惟農組刊行物的對象爲農村大衆，故刊行物的內容宜合乎農民大衆的要求與農村大衆的教育水準始有價值和效果，除此種提議外，同人絕未觸及其他事物。

3 支配階級的白色恐怖愈益激烈乃任何人承認的事，也是任何人所體驗到的。因而，我們有時迫於必要而不得不採潛行運動。如中壢、桃園地方的農民運動，我們實無否認潛行的必要性。但我們却不可忘記農組係大衆團體，不應放棄大衆團體的合法性。若我們放棄合法性則等於放棄武器，不外是自殺行爲，於茲同人在交換意見時，經常主張以爭取合法性來促進我們的組織擴大。而墮落幹部對我們這種主張故意解爲錯誤，加上反動的罪名。如果這種主張爲反動，則一切的階級鬥士悉爲反動，而僅有主張放棄合法性的農組的一部份幹部才算是不反動。

4　關於這點不値得反駁。在組織上，同人對農組負責同志的運動可不可能加以阻止，縱使再幼稚者亦應能理解。最後，同人欲寄語於墮落幹部先生。諸君的中傷誠不值一駁，諸君甚難免於卑劣之譏，諸君在聲明書上的意氣何止昂揚，設若諸君眞正勇敢如斯，同人希望應以這種勇敢去對付支配階級及一切敵人，而勿以此中傷戰線上的同志。諸君的此種作爲即自殺行爲。在客觀上諸君才是反動者。我們對諸君幾位同志，如今已不得不贈送墮落幹部這個名詞!!墮落幹部先生！同人無法容忍諸君所犯的錯誤，因其已屬無法粉飾之事實。諸君應再認識諸君的任務，並勇敢地進行自我批判，即刻承認錯誤，往正確的路線上走。不然，我們所相信的大衆必將打倒諸君。事若至此，同人當然以無產階級的立場對諸君的錯誤施以毫無保留的鬥爭。

全島的同志們！

最近於戰線上有數名墮落幹部佔據大衆團體的地位，利用其地位完全行個人的野合而無視組織原則，中傷同志，革除勇敢的同志的職位，致戰線引起紛亂，替敵人造成進攻機會。此乃數名墮落幹部的罪惡，謹此衷心希望各同志：一方面站在階級的立場上勇敢地向支配階級鬥爭，同時也對墮落幹部進行鬥爭。如此始能鞏固我們的組織，竭盡我們的力量與敵人鬥爭。

祝健康　一九三一、四、四

台北市京町　國際書局同人

改革同盟對第三國際東方局報告組織經過　基於中央常任委員會的決定，王萬得說明了致第三國際東方局的報告書的腹案，經常任委員認可後，於二月初完成該報告書，以澱粉碘之法（以澱

粉液書寫，乾後無字跡，看時以含碘溶液塗抹，立刻顯出字跡，爲當年地下工作者常用之秘密通信方法），向代表翁澤生住址的陳雲英報告。其報告現物雖無法入手，惟據王萬得的供述，其內容前段係陳述陳德興歸台以至改革同盟成立的經過，接著是：

1　陳德興對謝氏阿女陳述黨改革意見，阿女拒絕接受，並中傷上海同志不負責任。

2　黨中央幹部林日高、莊春火因已脫離而被除名，剩下的一名對黨改革毫無誠意，我們唯有糾合同志組織改革同盟着手於黨的改革。現在我們所知範圍內，大多數都具有改革的熱誠並逐漸加入同盟。其主要同志有趙港、陳德興、蘇新、蕭來福、吳拱照、顏石吉等，其他受機會主義者謝氏阿女影響的只不過數名，我們決心在同盟成立後努力於新黨員的吸收及擴大黨的影響力。

其次，就有關大衆團體內的同盟的影響略述於后。

1　工會

由來的所謂左翼工會幾乎呈現著自然消滅的狀況。自去年以來，我們雖著手於以工場爲基礎的赤色工會的組織，惟陷入於秘密主義的謬誤致組織未能大衆化，現今在交通運輸勞動者及鑛山印刷勞動者方面雖有若干影響下的羣衆，但尚未能成立正式組合。至於機會主義者謝氏阿女影響下的勞動者則幾乎沒有。

2　農民運動

農民組合絕對地在同盟的影響下。該組合自二、一二事件後運動幾近停頓，且至今於組合內尚存留有富農、地主階級的相當影響，但在同盟成立前即已著手改組之中。

關於農業勞動者，雖然在台灣農業勞動者特別多，但尚未延伸到別種組織。現在擬將加入農民組合的農業勞動者另行組織於獨立的農業工會，使其加入於赤色總工會。在此方針下活動中。而謝氏阿女一派對農民組合內的

影響則絕無。

3 青年運動

以往在各地方散存著無產青年、青年讀書會、研究會等團體，但大都爲街頭份子的集團，大部份在文化協會的指導下。謝雪紅影響下的組織尙未能判明，俟調查結果再行報告。今後將留意於無產青年運動，並豫定籌備共產主義青年同盟的組織。

4 婦人運動

台灣的女工、農村婦女於過去的鬥爭中發揮了相當的勢力。目前並無婦女的獨自組織，存在於彰化、嘉義的小資產階級的婦女團體亦已自然消滅。

農民組合雖亦有婦女部，但沒有爲鬥爭動員。在勞動方面，尙無女工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5 文化協會

台灣文化協會原以民族解放運動團體而成立。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與民族資產階級分離，然其指導權則歸於上層小資產階級手中。協會內雖亦有同志活動，惟以文化協會的階級本質，當前尙未能扮演任何革命的功能。現在的文協會員有五百餘名，但實質會員極爲有限，其大部份在我們的影響下。謝氏阿女影響下的文化協會會員亦有存在，但並無多大力量。由來黨對文化協會並沒有一貫的方針，在黨內連確定文協本質的意見亦缺如，從而不獨文協沒有革命作用，反而成爲黨發展的障碍。故今後赤色工會的組識籌備告一段落後，則採解消文化協會的方針。

6 反帝同盟

當前應成爲核心勢力的勞動者的大衆組織確立之故，反帝同盟的組織，將俟工會組織運動的籌備告一段落後

始可著手。

7 救援運動

黨過去對有關救援運動的認識極不充分。因此有關其活動，過去不曾有努力的形跡。救援運動不曾與其他大衆運動相關連而發展，此種不關心亦爲其原因。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內雖設有救援部組織，惟不但未能發揮救援任務，實際上反而妨碍了救援會的獨自組織。

8 租屋人問題

台灣租屋人問題的抬頭乃近一、二年之事。最近各地有自然發生的租屋爭議的現象。高雄已出現租屋人同盟的成立，台北及其他地區亦正醞釀着如此機運。然而，黨一向未樹立有關租屋人運動的一定的方針，且對租屋人可否擁有獨自性組織的意見也無法一致。今後當採結成全島的獨立性組織的方針。目前高雄的租屋人同盟係在我們的影響下。

9 小市民階級的鬥爭

近來各地有關電費、自來水費問題逐漸抬頭。黨於過去未有對這方面的方針，因而不但無法發展運動，甚至黨內有人認爲這種鬥爭應由大衆團體的工會指導。今後對於這種小市民運動將採以「募款活動」形態展開鬥爭的方針。

以上報告僅屬概要情形，詳情俟島內客觀情勢的具體資料蒐集妥後再行報告。

接受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令　如前述，於上海經陳德興、翁澤生、潘欽信報告台灣的諸狀勢後，國際東方局曾謂將於最近發出正式指令。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左右，中國共產黨

中央組織部秘書長交付給預定於同年三月二十日歸台的上海台灣反帝同盟員，亦爲中國共產青年團員的李清奇，一張令其送交台灣同志的指令與「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以舊報紙包捆交付予翁澤生，經翁澤生托給李清奇轉交至王萬得住所。其全文如次。

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

親愛的同志諸君

久未接到有關諸君工作的資料，先前接到的第一次報告雖不甚完全，惟對台灣的革命事件及共產主義者的活動概況，大略得以獲悉。

依據前件，日本帝國主義白色恐怖極爲專橫，且與國際共產黨的連繫也已中斷，但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却英勇地繼續進行具有世界歷史上重要意義的革命鬥爭，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台灣剝削階級，依然繼續深刻的鬥爭，令我們深深滿意。

然而，我們也發現到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中尚有許多缺點與弱點。我們認爲有必要對諸君指出那些缺點，惟以往我們所獲得的一切問題的資料都不全，因此僅能做初步性的回答。倘能與諸君經常保持連絡並獲致更多的報告，則我們對諸君的任務，甚至對諸君所不及思考的一切問題，必能提供更具體詳細的說明。

本信首先要指出諸君主要的缺點，第一爲積極性不足而傾向於消極，對台灣的革命鬥爭呈現不領導不組織的現象。

諸君知道，在有些地方罷工的機運已成熟。即如去年十二月惹起的煤礦工人的罷工，本應指導工人鬥爭，但我們同志竟拋棄其指導，而將其委諸於黃色工會的指導。其結果使該項罷工歸於失敗。或有同志主張，在大局上

沒有勝利的希望就不要罷工。這樣的路線同樣在農民運動中顯示出來。事實上，我們的同志並沒有擴大團結、對不平不滿的農民羣衆予以統制的組織。而有的共產主義者雖然身爲農民委員會的委員，但不僅不指導個別的農民運動，反而麻痺了鬥爭羣衆的積極性。

我們對此事實要求諸君注意，是爲了指出其重要性，進而使運動獲得迅速確定的勝利。諸君之所以表現出此種消極性或囿於機會主義的惡害，是因爲未能清楚地意識到：具有指導羣衆革命鬥爭的組織力量者，唯有共產主義者；指導台灣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與台灣的榨取階級獲致最後的勝利者，也只有共產主義者。因此，台灣共產主義者應從消極中自行解放，而後才能達到此一境地。否則，此一任務不能解決，台灣革命運動恐將遲延。尤其是在當前國際情勢及台灣島內的革命運動條件下，更不能允許有此消極性存在。就實際而言，當前國際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由於世界經濟危機而愈顯得深刻化；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鬥爭愈益激烈。故新的帝國主義大戰之釀成爆發是無可避免的。

國際資產階級遭遇此經濟危機後，更加强暴地進行殘酷的鬥爭，企圖奪取殖民地及勢力範圍。這種事實給予全世界政治環境巨大的影響，在各國勞苦羣衆面前，呈現重大的任務等待去完成。

另一方面，國際資產階級欲脫離此經濟危機，而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線頻加壓力，幾千萬的工人羣衆被拋棄於街頭，受流浪與飢寒的煎熬。因而失業工人數額於最近增加到空前狀況，勞資間的矛盾在各方面愈益增加。

先進各國大都是工業較發達國家，階級鬥爭既已形成並呈普遍現象，工人羣衆對資本主義的榨取已展開執拗的反榨取鬥爭。

第三，資本主義世界與蘇維埃聯邦間的溝渠愈來愈深。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建設之迅速及其勝利，强固了全世界勞苦羣衆對蘇維埃聯邦的同情，並强化了蘇維埃聯邦對世界革命的影響。正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獲得勝利，國

際資產階級不允許蘇維埃俄羅斯的和平存在，尤其是現在，因為蘇維埃俄羅斯收到了偉大的成功，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却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先前莫斯科宣言的工業黨，明顯地證明了係國際資產階級干涉蘇維埃的武裝準備。它意味着蘇維埃俄羅斯依然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同時，俄羅斯的成功對他們正瀕臨經濟危機的市場，構成了莫大的威脅。

觀乎現在的國際情勢，最後不得不指出者，乃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擴大了。

經濟上的危機令資產階級益加猛烈地壓迫並榨取殖民地國家。自然而然地使各殖民地附屬國家勞苦羣眾的反抗與革命運動益形激烈化，致使其反對一切的帝國主義。

因此之故，最近數年來，被壓迫的東方各國掀起了空前未有的革命運動。中國印度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發展，以及黑人國家與東方阿拉伯掀起的反帝國主義革命鬥爭等。其中，中國的革命運動更顯出了特別的發展。其農民戰爭不僅高舉了蘇維埃旗幟，無產階級組織和領導的勇敢的中國紅軍，繼續與帝國主義者、中國資產階級等反革命聯合勢力進行殘酷的戰爭與奮鬥，把勞苦羣眾從帝國主義軍閥地主的壓迫下，一步一步解放出來。

諸君的國家亦屬殖民地國家，勢不能置身於革命鬥爭的普遍高潮之外。

日本帝國主義在世界大戰中把自己的地位相當地鞏固起來，但現在仍然與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遭遇到深刻的經濟危機。勿論日本或其他國家均增加了失業工人，隨之他們對工人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亦愈來愈激烈。日本帝國主義對殖民地與非獨立國的勢力範圍內的武裝竟然增加了十倍，加强壓迫與榨取。

特別在台灣，利用其統治上的地位，將工人的生活有組織地予以惡化，通過課稅增加榨取，蠻橫地將耕作自己土地的島民放逐，使他們陷入飢寒絕境。

公然使出强暴手段掠奪台灣農民的物品，脅迫他們將勞動所生產的物品賣給日本資本家，而所付代價則賤到

不足以維持成本，並使農民向日本資本家繳納苛酷的水租(灌漑用水費)。

日本帝國主義之愈益榨取台灣的勞苦羣眾，係藉此填補經濟危機引起的損失。另方面無限制地從台灣吸取金錢，為必將掀起的帝國主義大戰做準備，且欲利用台灣做為軍事根據地。

台灣的勞苦羣眾承受日本帝國主義如此强盜式的掠奪與榨取，必然引起他們的鬥爭而爆發出大革命，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國際的革命環境與台灣的狀況，正要求諸君的最高限度的積極行動，為組織領導多數的台灣工農羣眾而努力。

諸君應該組織羣眾反對危害世界的新世界大戰，反抗帝國主義準備的世界大戰，同時宣傳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組織台灣勞苦羣眾反對帝國主義以武裝干涉蘇維埃，組織羣眾擁護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及印度的革命運動。諸君應團結台灣的勞苦羣眾，為排除國內的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而鬥爭，但由於當前諸君正處於非常複雜且緊張的國際環境下，因此諸君更須以最高限度的勞力積極地去完成當面的一切任務。如此，始得加入世界革命運動，始能與國際無產階級及殖民地被壓迫羣眾的鬥爭結合。蓋奪取廣大羣眾使趨向己方乃諸君之根本任務。發揮自己最高限度的影響，傳播至台灣的勞苦羣眾裡，並在組織上鞏固此等影響，配合組織使勞苦羣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要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決勝負的對策始能領導反帝國主義的戰爭，改革土地所有制度的根柢。此種革命(土地革命？)是無法避免的。只有這樣才能顛覆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只有經歷此種革命，台灣始能達成完全的政治與經濟的獨立。只有革命，始能把與日本帝國主義緊密地連繫且受其保護的土地所有制及一切的封建殘餘勢力予以肅清。只有革命，始能根本改善台灣工人與農民羣眾的生活。台灣的反帝國主義若能導致土地所有制的改

革，進行革命，使社會主義鬥爭在勞苦羣衆面前展開，則社會關係中最主要的、最高形式鬥爭的前途才可能。

台灣革命之結果如何，端視諸君現時影響組織羣衆至如何的程度？客觀上有無可能性？具備革命條件與否？是否已爭取羣衆至共產黨下？然有關此點，觀乎在台灣的一般勞苦羣衆如何懷有不滿即可充分證明。即各處的農民運動、最近的霧社暴動，甚至各種重要企業經濟性與政治性的罷工，足可證明一切。

如斯，革命條件雖已具備，惟一切的問題只看諸君是否妥善利用順利的環境。

欲奪取羣衆的鬥爭，尤須諸君抱有最高限度的積極性。諸君應該利用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强暴手段，來激發羣衆的怨恨情緒，擴大勞苦羣衆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諸君應利用勞資間、兵士與長官之間、農民與地主之間的一切衝突，組織羣衆反對階級敵人。在日常的政治性、經濟性鬥爭中，專注於爭取勞苦羣衆傾向己方，且將鬥爭推進到高度形式。

諸君在農工羣衆的鬥爭中，須依從各部局部性的要求，但必須向羣衆指出我黨在目前的革命階段上的口號。此口號爲：

一、顚覆帝國主義統治，沒收日本帝國主義企業，台灣在政治經濟上完全獨立。
二、一切土地予以無償沒收，歸於鄉村的貧農、中農使用。
三、消滅榨取階級及一切的封建殘餘。
四、顚覆帝國主義土著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建立農工蘇維埃政權。
五、取消帝國主義的一切賦稅，一切苛稅。
六、最長八小時勞動制，實施社會保險法，極力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
七、階級職工會的組織及行動的完全自由。

八、保護國際無產階級與被壓迫勞苦羣衆的祖國蘇維埃聯邦。
九、結成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與親愛的同盟，特別與日本無產階級聯合，反對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一〇、擁護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印度的革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國的勞苦羣衆的鬥爭。

諸君應藉口頭、印刷品的煽動與宣傳，將此口號向羣衆解釋，使羣衆在此口號下團結並發展他們的鬥爭。

事實極爲顯明。設若諸君不將事實上爲少數人的小組織改變爲堅固統一的共產黨，則無法完成此種困難的建設任務並將羣衆爭取到己方。諸君必須眞正進行黨的建設。諸君的幹部實在不夠。諸君對吸收黨員必須非常努力。首先產業工人、鄉村的貧農是特別重要的。即在農民運動及工人罷工中使最積極的組織者及參與者入黨，且在各企業中組織黨支部，惟先在大企業中組織黨支部爲首要。將此等黨的生產支部做爲諸君的基礎，選拔同志供爲將來工作指導的基本來源；同時組織堅固的地方委員會。如此，諸君始能領導國內各地區的廣大羣衆的鬥爭。諸君應極力以口頭與文字煽動宣傳一切主要的政治事件，向羣衆指出具體明確的口號，把他們眞正團結在革命鬥爭中，特別應注意者爲，把黨的工作廣爲宣傳及訓練黨的幹部。

依我們的意見，諸君最少必須發行機關報。即使在困難條件下每月也得發行兩三次。必須設法創刊黨的羣衆日報，宣傳我們的基本口號，使其成爲勞苦羣衆集成的組織者與領導者。至於保持組織上的秘密，發展黨內的工作，是無庸贅言的。

隨着黨的建設，我們的任務乃發展職工運動，鞏固運動中的領導作用。根據消息，諸君近來特別破壞了職工會，使自己在職工運動中的地位大爲減弱。諸君應將既存的赤色職工會加以鞏固，並在未有組織的企業內組織新工會。此種工作非純粹由上層機關推行，而係由下層向企業內創設。要將保障我們的職工會變成眞正的羣衆的堡壘。另方面，諸君應派遣特別同志進入黃色工會中工作，從中破壞並爭取其羣衆。我們對職工運動的影響與指

導，必得組織共產黨團加以保障。該黨團必須聽從黨委員會的一切指示切實施行。職工運動的基本方面及我們的基本任務，應是成爲罷工鬥爭的先驅、組織者與領導者。這個任務能否完成，端賴於我們對工人階級及工人運動中的影響程度與力量而定。對職工運動的任務，我們必須首先指出農村工人組織的必要性。農村工人的鬥爭在諸君的國內具有特別意義，所以具有特殊的作用。

最後根據諸君的資料，至今爲止尚無任何的活動，並沒有組織領導失業工人。此種缺陷應速謀補救。即組織特別的失業工人委員會，由此而開拓進行失業工人中的系統性工作。我們在此不擬一一提出應行團結失業工人的口號。

另以特別通信告知諸君。

諸君在一切羣衆工作中，利用一切可能公開的形式，是具有非常的意義。應將各種各樣的晚會、職工學校（工人長期學校）、女工養成機關（女工養成的特別班）俱樂部、讀書室、遊戲運動的組織、飯攤、喫茶店等設置於各地，藉此與羣衆接近，雖處在警察恐怖的條件下，亦能聯繫衆多的工人羣衆，並予以影響。

關於諸君在農民運動中的任務，加以說明如下。

明顯地，農民組合諸君在國內是長期的存在，且具有相當的革命傳統。這將使諸君在農民運動的任務上容易達成。諸君必須將農民組合布滿全國。應將一切的農民羣衆（貧農、中農）有組識地加以團結起來。在此團體中將各地農民組合的零細鬥爭予以統一，且應集中一切農民運動的指導，局部性鬥爭的要求，賦稅的減少，地租的減低，對日本帝國主義所屬的耕作地的拒繳灌漑稅等。諸君應把勞苦農民羣衆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將他們的鬥爭與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在基本的革命口號下，逐漸地提高到高度的政治鬥爭水平線。同時特別制定具體的口號，派遣同志至部落，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中聯繫我們的組織，鞏固我們的領導。

進一步說明反帝國主義運動。

此種運動逐漸地有廣大的農工羣衆，土人部落，鄉村城市的貧民的參加。

爲促進此種運動的發展，諸君應竭力組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我們知悉，文化協會於過去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起了相當的革命作用，且繼續在台灣多少地領導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但此組織是在工人參加下領導的嗎？實際上，係小資產階級的組織，無法保障與帝國主義確實而徹底的鬥爭。諸君宜將它改變爲反帝國主義大同盟。諸君應不顧成敗，一切遵從羣衆的組織，首先借助職工會農民組合組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若文化協會不採用反帝同盟的意見，則諸君應在其會員中進行分化，在諸君的組織下，將具有先進的革命情操的會員，特別是農工份子，納入於反帝大同盟。諸君應在一切的企業內及各區域、各鄉村，經由黨團組織多處的反帝同盟支部，當團要保證自己的影響與領導。

最後在本信中，我們希望諸君注意於農工羣衆的組織。我們熟知台灣過去曾有青年勞苦羣衆革命組織的存在。現在的工作悉由此一組織所培養起來者。惟現今台灣的青年團的情形如何呢？眞遺憾我們全然無知。我們所收到的資料中全未提及此點。若無此種組織則要即刻加以組織，毫不能躊躇。即使有存在但顯得薄弱，當然應予最高限度的幫助促其發展。

我們應知道，青年團不但是農工先進份子對青年的政治經濟的鬥爭的組織領導者，同時亦是黨的後備軍。它在反帝國主義中，對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破壞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與此相同，諸君也應組織勞動婦女（首先爲女工與貧苦的農婦），領導她們參加經濟的、政治的鬥爭。我們期待諸君對前面所說明的各項問題的意見。

更請諸君將諸君國內的經濟狀況、革命運動的詳情告知。

我們在諸君面前提出了許多困難複雜的任務。我們相信諸君必將發動自己的一切力量，積極地活動，提高共

產主義先鋒隊的戰鬥力。諸君的勝利在於完成諸君的任務，保障台灣革命運動的順利發展。

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共產國際東方局

與右述「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同時，由潘欽信所起草的兩份文書亦到達王萬得處，其後再接到一份文書。此三份文書的題目爲：

關於反對機會主義的數言　朱勳

關於爭取廣大羣衆　炳然

我們目前應做什麼　朱熙

王萬得將上開文件出示於蘇新、蕭來福等，蕭來福將上述文書中的前兩者指示林式鎔謄寫；因「我們目前應做些什麼」的文件可以經由合法途徑流通，由蘇新執筆決定與準備投稿於大衆時報的「目前國際的、國內的客觀情勢」與「台灣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兩篇一齊送付大衆時報社，由張朝基謄寫，但結果不及發表。

四月二十日，開始黨第二次大會的籌備委員會，其後數次召開會議，籌備第二次大會的同時，爲黨員教育的緊急必要上，計畫刊行機關報「黨員教育」，大致以「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及前揭三份文書爲內容，爲有助於克服黨的謬誤而決議刊行。惟到後來似乎沒有實現。然做爲改革同盟的方針，毫無疑問上開文件內容曾被採用實踐。

關於反對機會主義的數言

一、機會主義的基礎

黨在以前犯了非常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即政治上的消極主義、追從主義、消極悲觀，組織上的關門主義等，此乃諸君所十分瞭解者。

然而，此種機會主義的錯誤的原因在那裡？

假如我們將此機會主義錯誤的責任歸咎於黨的指導者，而不究明機會主義在黨內的基礎，則我們必然對反機會主義的實際工作無法積極採取嚴格的態度。如此，則黨難免依然沈淪於機會主義錯誤之中。我認爲機會主義有下列幾個基礎與原因。

1　決定黨的成立大會及黨的工作路線時，太過於遠離實際鬥爭，而成立大會的代表者幾乎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且又不是由實際鬥爭地派遣而來者。故無法明白認識客觀的實際情勢，不能充分反映無產階級的意識。

2　黨在其組織上無產階級的基礎極端地薄弱，「成員」中不過僅有兩三個依靠薪資生活屬於勞動階級者而已。而這些人又非屬於嚴格意義的無產階級份子。除此外皆爲學生出身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故黨全體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意識。

3　一般黨員的政治標準非常低，且革命工作經驗十分薄弱，連參加成立大會的代表中比較具有革命工作經驗者亦不過一、兩個而已。而黨指導機關選擧的結果，皆係毫無革命經驗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甚至有地主出身）的知識份子，在指導機關裡，未有任何無產階級的成分或有革命工作經驗者被選出。因此，未

能應用革命經驗指導工作，指導機關內充溢著消極動搖、遲疑逡巡、退縮的小資產階級的特徵。

4　黨沒有支部。由於沒有成爲羣衆核心的支部，無法正確地將羣衆的革命情緒反映至黨內，而黨的指導機關亦只能主觀地皮相地觀察客觀情勢，卻無法正確迅速地把握羣衆的心理與情緒，明白地認識客觀情勢，運用適當的戰術及工作方法，以培養或發展革命的勢力。

5　尤其是處在革命的退潮期，反革命進行猛烈的時期，加以上述原因導致效力未能發揮，使黨墜落於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裡。

二、如何始能徹底肅清機會主義的殘留物

既知機會主義非由天而降，乃由相當的原因造成，則應講究積極的方法，徹底排除其原因。然則應如何徹底排除其原因，茲加以說明之。

1　應迅速吸收產業工人。尤其將力量集中於重要的產業工人方面，設立產業工人的支部，强固黨的無產階級的基礎。

2　遴選進步的工人與有工作經驗的堅實的人，做爲黨的指導機關，以此鞏固黨的指導機關。

3　提高黨員的政治標準，加強黨員的政治教育，鞏固支部生活與支部工作，使其發揮羣衆的核心作用。

4　在各種重要工作、重要羣衆中配置適當人員進行工作，且敏捷地激發領導革命的鬥爭，反對民族改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爭取廣大的羣衆到黨的周圍。

以上所指摘者並不充分。惟因篇幅所限不能多寫。且具體的方法應在各地的各種實際工作中，根據黨的戰略與戰術改變工作方式始能舉出，現在無法就此寫出。

黨的機會主義指導者，或仍然未徹悟機會主義錯誤的黨員，如能淸算他們過去的錯誤，且服從新的政治方

針，堅實地執行新的政治方針，當然得恢復其黨籍。否則，黨爲了統一政治意見的需要，不能允許將不同政治意見的黨員放任於黨內，而只有隨時與他們鬥爭。

如對謝、楊等機會主義的錯誤不但未予淸算，在黨外公開叛逆黨，當革命之際則破壞黨的工作，卑劣地實行公然的密告行爲，完全是反革命的。因此，毋庸說不但要將其排出於黨外，更須使其在羣衆中的政治生命完全破產。

最後尚須進一言，即機會主義如完全被排除殆盡，則黨員將完全是反機會主義的，必將支持新的政治方針。惟上述的原因倘仍然存在時，則機會主義的傾向隨時有抬頭的可能。

關於爭取廣大羣衆

一、爭取廣大羣衆的意義

設若黨的政治主張一時無法深入於工人階級、農民、一般貧苦羣衆裡，不能使其贊同黨的政治主張而離開反革命的影響（民族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孤立反革命派（民族資產階級），則無法領導革命趨向決死的（顚覆帝國主義政治、建立工農民主獨裁）鬥爭。

同志曾說：「僅以前衛隊欲獲得勝利是不可能的。當屬於各階級的廣泛的羣衆，對前衛未予直接支持，或採對革命至少有利的中立態度以前，僅只以前衛隊突入決死的鬥爭，不但是愚蠢的行爲，亦是一種犯罪。」。故革命的決死的鬥爭，必須要有階級全體廣大羣衆的直接支持，或對革命有利的中立爲前提，乃是極爲顯明的。因此，擴大黨的政治影響，反對反革命派的影響，吸收廣大羣衆等工作未完備前，無法進入決死性鬥爭的時期。當前台灣客觀情勢日復一日發展，革命高潮一天比一天迫切，但革命的主觀力量尚十分薄弱。何以故？因爲黨在羣

衆中的政治影響幾乎等於零。黨的組織依然十分幼稚。多數的重要產業工人猶未組織，而既組織者並非是重要產業工人。且他們都在民族改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影響之下。另外，農民運動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尚未建立，而農民尚未信任無產階級及其前衛隊（共產黨）的領導。

在一般貧苦羣衆亦同樣。故爭取廣大羣衆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是目前重要問題中的一個重要關鍵。

二、如何爭取廣大羣衆

我們已知爭取廣大羣衆乃爲目前任務中的中心任務。

然則如何執行此任務，亦即如何達成爭取廣大羣衆的目的？此乃非常重大的問題。

我們認爲，黨必須滲入羣衆中宣傳煽動政治主張，但僅這樣還不充分。其理由爲，羣衆接觸到我們的宣傳煽動，不就這樣容易地投入黨裡。必須在實際鬥爭中使其認識到黨的政治主張與反革命各派的主張的差異性，理解到唯有經由此一政治主張始有解放的出路。爲此，必須使羣衆蓄積每次鬥爭中的經驗，這樣才能明白地認識到黨的政治主張，信任黨的領導，才能直接支持黨。列寧同志曾說：「要使階級全體，即承受資本壓迫的廣泛的勤勞大衆，能眞正達到此種態度（即直接支持前衛，或採對前衛有利的中立），只依靠宣傳煽動是不夠的，必須獲自大衆本身的政治經驗。」

因此，明顯地，要確確實實擴大黨的政治影響，擴大爭取羣衆，不能只依賴煽動宣傳。必須深入羣衆中激發並領導日常的鬥爭，在鬥爭中暴露反革命派的假面具，使羣衆團攏在黨的周圍。爲此，必須抓住各種機會，如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與農民、學生與學校當局、店員與店主、長官與士兵、一般民衆與政府，即榨取階級與被榨取階級等一切大大小小的衝突機會，捉緊羣衆的切實的日常利益激發鬥爭，在這種鬥爭中擴大黨的政治影響。雖然極小的鬥爭亦須加以激發領導，不可僅希望大鬥爭而放棄小鬥爭或予以疏忽，也不可因無大鬥爭而失望而消極。

要知道，大鬥爭乃小鬥爭的發展以及蓄積綜合。一旦有大鬥爭來臨更不用說必須激發領導。

對民族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影響下的羣衆，我等將如何去爭取？只在其外面攻擊右派工會的官僚幹部是不夠的。相信諸君必也清楚地瞭解這一點。

漠然地攻擊右派工會，不但不能爭取到右派下的大多數羣衆，只能製造左右工人無意義的對立，變成一種宗派工會的傾向而已。因此，必須直接滲入右派羣衆中宣傳與煽動，激發鬥爭，在鬥爭中暴露右派官僚幹部的欺瞞，擴大黨的政治影響，並引導大多數工人羣衆至黨內。即藉由外攻內應，使工人羣衆在實際鬥爭中體驗右派工會（含民族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官僚幹部的欺瞞性，並使其信任黨，信賴赤色工會的領導。

要言之，我的意見如下。即時時刻刻注意各種機會，抓住羣衆日常的切實利益鬥爭，在鬥爭中擴大黨的政治影響，暴露民族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反革命欺瞞性，增加羣衆對反革命派欺瞞的認識與鬥爭，養成鬥爭的勇氣，使其認識鬥爭力量與黨的領導，並進而明白邁向革命之道。

在此種鬥爭中鞏固羣衆的組織，以爲最後決死鬥爭的準備。當然，必須特別注意重要產業工人的工作與重要農民區域的工作。

只有這樣做，始能肅清工作上的機會主義殘餘，遂行爭取廣大羣衆的任務。

我們目前應做些什麼

一、前言

在討論目前應做什麼之前，先得明白現階段台灣解放運動的性質與任務。因爲現在要討論的問題，乃爲實現現階段運動的戰略目的的戰術問題。而戰略爲完成現階段任務的方針。

因此，首先必須明瞭現階段的性質與任務。在台灣，關於現階段的性質曾引起了爭論。其一爲所謂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如連溫卿），另外是稱爲全民運動者（如蔣渭水），但這兩者都是錯誤的。本人的看法是，現階段台灣解放運動的性質爲資產階級性質的工農民主革命。此種斷定是否正確，要觀察台灣的社會內容，否則無法決定。因爲革命的性質乃基於其社會所要求的與能予改革的是什麼來決定。現在且簡單地說明台灣社會的內容與其要求並能改革的事項。

台灣社會的內容約要如下。

(一)、台灣一方面有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另方面農業生產依然停留在自然經濟狀態，且存在著多數零細的小手工業。

(二)、此等發展到最高度的資本主義企業，悉爲帝國主義掌中所握。

即一切的重要產業，肥沃的土地，金融機關全落入帝國主義的手中。台灣資產階級的資本大部份融合於日本大資本之中，不然就是帝國主義的買辦階級（販賣帝國主義商品的輸入商或替帝國主義收集原料品的輸出商）手中。民族企業的規模與數量均爲微小，且依靠日本金融勢力維持。

(三)、政治上完全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且其統治又是極端的總督專制獨裁。在這種專制政治下，台灣人毫無政治的權利與自由。

(四)、農村中尚存在地主的封建榨取。這等在農村實行封建榨取的地主封建勢力，乃成爲幫助帝國主義統治的强力支柱。而握在帝國主義手中的土地（一部份的農場除外）亦施以封建性榨取與賦役，高利貸榨取也存在著，社會上的封建支配亦相當有力。

(五)、大多數的工人處在帝國主義的榨取下，農民則在地主與土著地主的封建榨取下，全過著非人的生活，小資產

階級亦承受著帝國主義的榨取與壓迫，日復一日地沒落下去。

然則這等社會所要求的與能加以改革的是什麼呢？即現階段革命應解決的事項與可能解決者爲何。

1 消滅帝國主義的榨取與壓迫，顛覆總督獨裁的政治，使台灣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完全獨立。

2 沒收地主的土地，掃蕩封建榨取，解放農事生產。

3 保障台灣的產業發展，改良工農及勞苦羣衆的生活。

如此看來，則知道現階段台灣解放運動是以反對帝國主義、掃蕩封建殘餘勢力爲任務的資產階級性革命。雖然說是資產階級性革命，但如上所述，台灣資本階級的資本大部份融合於日本大資本之中，成爲帝國主義買辦，台灣人本身的企業極爲微小且依賴日本金融資本維持。因此，台灣的資產階級完全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而無法離開它，且台灣資產階級均兼地主，在農村實行封建榨取。此等資產階級不僅不能成爲解放運動的力量，反而是阻碍力量。事實上，台灣資產階級的解放，自始就標榜民族改良主義的議會請願運動，一九二六年以後更明顯地違背解放運動。現在台灣的解放運動，唯有由工人領導以農民及勞苦羣衆所形成的勢力，始能推進解放運動。工農在生產上佔著重要地位且爲數廣大，由於在生產上承受甚大的痛苦，故其解放運動將形成最堅固最偉大的力量，因此，現階段台灣解放運動的性質爲資產階級性質的工農民主革命。

然在上述條件下現階段的戰略方針應如何呢？

一 攻擊的目標爲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勢力。

一 革命的基本力量爲無產階級。

一 爭取農民與勞苦羣衆成爲革命同盟軍，孤立民族資產階級。

以上，我們已將台灣解放運動的性質、任務及戰略方針加以簡單說明。然尚未將現階段並非社會主義革命的

理由以及全民運動的錯誤理由指出。相信彼此在觀察台灣的社會內容後，大概不難明瞭。

由於篇幅與時間的關係，無法長篇記述，俟有人提出反對時再行回答。

剩下的問題就是台灣解放運動發展的展望問題。即關於解放運動的下一階段的展望問題，在上述文章中未曾充分指出。惟如要記述此一問題，將費很大的時間與篇幅，且也不是本文目的，故留待後日再討論。

但必須在此簡單說明幾句。

現階段革命的結果不但未能消滅資本主義，且將開拓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大道，台灣是否將因此一直邁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呢。關於此點確實極易遭致人們的誤解，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現階段革命的結果，不但不使社會脫離資本主義，且要開拓資本主義發展的大道，這點固是事實，但要知道，解放運動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而無產階級決不致於令社會走向資本主義方向。又從帝國主義手中奪來的企業，以及沒收自地主的土地均在工農階級的手中。此等企業與農業生產的改革，將全部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與計畫，而在工農階級監督下已顯無力的台灣資產階級，無法將社會導向於資本主義方向。無產階級則將以政治的力量使革命迅速地轉入社會主義方向。此外，「蘇維埃俄羅斯」的存在等世界客觀條件，將成爲革命迅速地轉爲社會主義的革命的保證。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我們推行革命的終局目的乃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進行資產階級性的工農民主革命，是由於這是必經的過程。

二、當前我們應做些什麼

(一) 內外客觀情勢

現在，我們根據我們的戰略方針來決定應行採擇的戰術。即在當前的客觀情勢下，根據我們的戰略方針，決定我們的活動路線。爲此，我們應認識現今的世界情勢及其影響下的台灣情勢。

我們都知道，當前世界資本主義已瀕臨第三期危機，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急遽地走向崩潰途徑。而我們應瞭解資本主義第三期如何脫離第二期，第三期存在著什麼樣的特徵。

此乃瞭解第三期的必要課程。玆簡單地加以說明。

資本主義第三期的危機爲戰後資本主義一般性危機（狹小的市場、「蘇維埃」聯邦的存在、殖民地革命、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的繼續與高度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的必然的第三期，由於實行生產合理化的結果，生產力增加與市場狹小的矛盾驟增而重遭破壞。現在，全世界已陷入絕大的經濟恐慌，帝國主義列强企圖脫離第三期的危機，極力壓迫榨取國內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衆，積極地準備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積極地進行包圍「蘇維埃俄羅斯」，而另方面「蘇維埃俄羅斯」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各國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革命已急激地發展，即世界革命已進入它的第三期。世界革命的各時期同時亦是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各階段的表現。故第三期特徵大概可約要如下。

1 帝國主義列强與社會主義「蘇維埃俄羅斯」間的對立尖銳化。

2 帝國主義列强間的對立尖銳化。

3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與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增加。

4 殖民地革命的發展與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增加。

世界情勢的根本認識大致如上所述。玆就日本的情形加以說明。爲了解台灣的情勢，這是必須澄清者。資本主義後進國的日本依賴美國帝國主義之處甚多。大家皆知道，美帝國主義本身已陷於絕大的經濟恐慌。所以不難想像，依賴美帝國主義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的情況如何。尤其日帝是以對東方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的榨取來維持，故承受東方殖民地革命、特別是中國革命的打擊後，它的恐慌狀況應不難明白。

經常實行封閉工場、革除工人、降低勞資等。另外資產階級的代表者——政友會與民政黨——亦無法掩飾恐慌的事實，而居然自白了。故做爲日本資本主義體系的一環，而其資本力又屬薄弱的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慌，必然比本國更爲激烈。且與外部的經濟恐慌連結，更使全台灣經濟恐慌極端的深刻化。恐慌的結果加劇了資本家地主對工人農民的榨取，將其恐慌的負擔加重地轉嫁於工人農民身上。同時爲維持其餘命而伴隨著政治的壓迫。因而，諸如封閉工場、縮小生產、革除工人、延長時間、降低酬勞、佃租昇高、租稅提高、實質物價的騰貴、農民的土地沒收、農產物處分權的剝奪、農產物價格的襲斷、共產黨員左翼份子的檢舉、左翼團體的破壞、左翼報紙的禁止、拷問、虐殺，對革命的集會、罷工及一切革命行動的彈壓等，不斷地向工人農民的身上襲擊，而帝國主義戰爭的緊逼，工農的負擔與痛苦也急遽增加，使工農的生活陷入非常悽慘的深淵。

在此種痛苦的增加與國外革命運動發展的刺激下，台灣的工農及勞苦羣衆必然要爆發出偉大的革命鬥爭。而事實上已經爆發出大小不一的鬥爭了。諸如台北金銀紙的罷工，台北大英印刷工的罷工，台北印刷會社職工的罷工，石底煤坑的罷工，新竹木工的罷工，台中汽車從業員的醞釀鬥爭，台南印刷工的爭議，高雄印刷工的罷工，高雄包裝女工的罷工，高雄鐵道工場的怠工鬥爭，曾文的蔗農鬥爭，學甲、佳里、麻豆、下營的農民抗鬥，台北魚販的鬥爭，新竹的電費降低鬥爭，北港賣冰人的鬥爭、竹山藥價降低運動，蘭陽的墓地使用費反對運動，高雄與東台灣租屋人問題的醞釀，台北高校的罷課，淡水中學、宜蘭農校與最近台北高校學生等的有關帝國主義奴隸教育的反對鬥爭，三、一〇的反帝運動，霧社事件與東台灣少數民族的騷動等就是。

這些鬥爭雖不過是革命高潮將來臨的徵兆而已，但這些鬥爭同時也明顯地證明革命高潮之來臨將無法避免。

(二) 我們目前應做些什麼？

由以上的情勢，我們知道革命的客觀情勢日復一日的逼近。然而，革命的主觀勢力則甚爲薄弱，無產階級的政治主張在羣衆中的影響還很小，無產階級的組織尚未堅固，大多數的工人未有組織，特別是重要產業工人未能完全加以組織，而既組織的工人，大多數則在民族改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之下。其組織也非常散漫無力，且重要產業工人組織以外的一般羣衆中，多少存在著民族改良主義的影響。赤色工會的組織依然是絕對的少數，農民運動的基本力的貧農亦多未有組織，農組的組織基礎猶停留在富農、中農（也有小地主）上，而受到二、一二事件破壞的農組地方支部，大部份尚未再建起來。無產階級在農運中的指導作用亦未鞏固，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的領導作用也未建立。而上層小資產階級已準備反動，且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另外，革命運動的發展無法取得均衡，如農民運動南部比較發展，而中部（大甲爲農運的要地）、北部（中壢爲農運的要地）則不甚發展。工運方面則北部較爲發展，南部（高雄爲工運的要地）則落後。由整個農民運動看時，則比工運發展，且東部台灣與西部台灣的差別非常大。

由以上觀之，革命的主觀條件非常缺乏，革命的力量較之統治力量遠爲微弱，但現今反革命力量仍以相當大的餘力壓迫著革命運動。然而在當前的客觀條件下，倘我們能運用正確的戰術，能認識到中心的戰術任務，必能迅速地增加革命的主觀力量，急速地發展革命。然則，我們當前應做些什麼呢？

1 我們應向民族改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施以堅强的鬥爭，排除民族改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在羣衆中的影響。

2 把無產階級的政治影響擴大於廣大的羣衆中，使廣大的羣衆團結在無產階級前衛的周圍。

如此來排除革命的欺瞞，爭取廣大的羣衆，乃爲我們當前應做的中心問題、中心任務。而我們如何執行此一中心任務，現今應做些什麼呢？且以較具體的方式進行檢討。

我們應抓住各種機會，抓緊羣衆最切實的大小要求，激發羣衆的日常鬥爭。即應抓住工人與資本家、農民與

地主、店員與店主、士兵與長官、一般羣衆與政府等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的大小衝突，激發被壓迫、被榨取大衆的政治的、經濟的日常鬥爭。在求平等的鬥爭中排除民族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一切反動派的反革命在羣衆中的影響，使羣衆在實際的經驗中認識到民族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一切反動派的反革命欺瞞。爭取反革命影響下的羣衆，打破反革命影響下的組織，建立工農的革命組織。在這些日常鬥爭中，養成羣衆革命鬥爭的勇氣與經驗，使其相信自己的鬥爭力。在這種日常鬥爭中，擴大無產階級的政治影響，使羣衆認識無產階級的政治主張與革命出路，相信無產階級的領導，集結在無產階級前衛的周圍進行堅毅的鬥爭，一直邁進武裝暴動，到達現階段解放運動的最後目的。

此乃是完成當前的中心任務，達成現階段任務所必需之工作。同時，我們亦認為必須指出以下幾個當前的重要工作。

(一) 運用工場委員會的策略，迅速實行下層統一戰線，爭取工人階級的最大多數，打破右翼工會的組織。

(二) 建立赤色工會，建立產業別及全島的赤色總工會，加入赤色職工國際。

(三) 建立赤色工人自衛團。

(四) 爭取工會的合法性。

(五) 鞏固工會會員的工會生活，養成工人本身的工會幹部。

(六) 確立工會內的民主性，排除一切官僚幹部的管理。

(七) 組織失業工人委員會，進行失業工人運動。

(八) 建立雇農工會，鞏固其在農運中的領導作用。

(九) 實行女工、青年工的特殊鬥爭。

(十) 打破民族間的疎隔，爭取日本人工人參加革命運動。

(十一) 組織貧農，以此為基礎進行農組的再建，加入赤色農民國際。

(十二) 進行土地革命的廣大宣傳進入農民羣衆中。

(十三) 養成貧農做為農組的幹部，打破小地主富農的領導作用與官僚幹部的管理。

(十四) 建立赤色農民自衛團。

(十五) 爭取農村婦女使其加入革命鬥爭。

(十六) 打破官製青年團處女會及一切反動團體的組織。

(十七) 建立赤色救援會的獨立組織，吸收救援會獨自的羣衆，進行革命的廣大宣傳，援助工農的鬥爭，救援革命運動的犧牲者。

(十八) 領導一切羣衆，反對殘虐的白色恐怖。

(十九) 在蕃人的革命運動中建立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並與其保持密切關係。

(二十) 爭取廣大的士兵羣衆，使其參加革命鬥爭。

爭取小資產階級與勞動羣衆到無產階級的周圍，使其參加革命鬥爭。

潘欽信的歸台與黨臨時大會籌備委員會　潘欽信以支那人勞動者的身份由厦門返回高雄，直赴台北，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在台北市幸町翁水進處會晤王萬得，由王萬得報告經過說：「陳德興歸台後，將黨改革事宜向謝氏阿女提議，但阿女對此不承認。因此召集各地黨員，遵從中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意見，組織黨改革同盟。」潘欽信則報告說國際東方局

已有指示，依其指示應早日確立政治方針等。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左右，在翁水進的秘密工作地點召開臨時大會籌備委員會，以王萬得、蘇新、蕭來福、潘欽信爲籌備委員，先由潘欽信報告第三國際東方局及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指示與提議，決定由潘欽信依據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意見起擬政治綱領草案，由王萬得、蘇新、蕭來福等人協助並參照他們的意見，約於一星期後脫稿，經數次付諸籌備委員會的審議，於五月十五日決定草案內容。

黨臨時大會籌備委員會前後召開數次會議，其最後的會議定於五月二十一、二日，在台北市幸町王萬得的秘密工作地點召開。而潘欽信起草的政治綱領草案由蘇新謄寫，大會日期定爲五月三十一日起三天，場所由王萬得負責選擇，決定應出席大會的黨員，且在大會召集前，各地方召集黨員將綱領草案付諸全體黨員審議，並進行大會議案的彙整。

應出席大會的黨員代表經指名爲：

以國際派遣代表身份　潘欽信
以改革同盟中央委員代表身份　王萬得
以勞働運動同志的代表身份　蕭來福
以農民運動同志的代表身份　顏石吉
以北部地方同志的代表身份　蘇新及簡氏娥
以南部地方同志的代表身份　劉守鴻及莊守

並決定南部由蘇新、北部由王萬得負責通知。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五日二十日左右，蘇新於黨第二次大會籌備委員會終了後，將政治綱領草案付之印刷十份，其中四份交付王萬得，六份携回南部，在彰化與王細松、詹以昌連絡並各交付一份請其審議，即刻南下。翌日赴高雄與莊守、劉守鴻、顏石吉等南部黨員會合，說明討論的結果，大體獲致對原案的認可，進而向津野助好、周坤棋提示，在高雄停留五宿，再赴彰化與王細松及王溪森會合，獲其認可後歸北。

在北部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五日二十五、六日左右，在台北市大安工業學校後面張某家裡，由王萬得召集蕭來福、簡氏娥、張朝基、張道福、謝祈年、郭德金、盧新發等人會同召開北部黨員大會，王萬得以中央委員會派遣員的資格任議長，將政治綱領草案付予討論，有一、二處表示希望外，原案無異議獲通過，經征求結果，決定對大會議案提出下列事項：

機關報的發行　增派鑛山地方的同志
派遣同志赴東台灣　謝雪紅一派的除名
黨員對黨財政的支持　黨員訓練班的設置

依此，將一切活動集中於黨臨時大會的籌備，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起一連三天召開大會，建設了台灣共產黨的新陣容。

第九　台灣共產黨第二次臨時大會

黨臨時大會　負責選覓黨臨時大會會場的王萬德，選定其妻的養家、台北州淡水郡八里庄八里坌鄭水龍家宅(觀音山麓)爲會場，並通告蘇新及北部黨員出席。報到會場的嚮導連絡由蕭來福

負責。臨時大會的參加者有潘欽信、蕭來福、顏石吉、蘇新、簡氏娥、劉守鴻、莊守、王萬得等人。大會由五月三十一日起至六月二日，召開三天。首先推王萬得爲議長，由莊守任書記。潘欽信以第三國際東方局派遣員身份，將東方局對台灣黨的指導意見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台灣黨的指導意見及其友誼性提議，一併提出報告。並謂：

黨已陷入極端的機會主義的謬誤。故必須淸算此錯誤，根本地改變黨，以確立黨的新政治方針。此事既已向同志陳德興詳述使其歸台，惟其報告有些曖昧，致引起同志中對錯誤的本質的理解並不充分。

黨改革的方針，爲對黨的機會主義根源的小資產階級基礎的淸算，將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由實踐上去認識，激發工農的日常鬥爭，在其過程中爭取工人及貧農入黨，鞏固黨的無產階級基礎，而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然而過去似有一種想法，認爲單是黨的上部組織進行改造即能刪除此種錯誤，而改革同盟的組織便是出於這種想法。這是錯誤的。改革同盟非爲造就黨中黨而組織，乃爲忠實執行國際的指示，爲準備黨的政治方針的根本改變而組織者。是故，在政治動機方面雖可信其正確，但不可諱言地違反組織原則。所以改革同盟應予解散。

並逐一審議決定下列議案。

第一、解散改革同盟　爲求黨的改革雖以改革同盟的形態推行，但在組織原則上成爲黨中建黨的結果，致遭犯錯之責難。既於本大會將黨加以改組，今決定將其解散。

第二、決定政治綱領　將政治綱領草案加以討論，並略施修改後決定通過。

第三、確立黨機關報　爲報導有關黨的消息，決議刊行非合法機關報。

第四、決定除名謝氏阿女、楊克培、楊克煌。

第五、確立黨的統制　將未參加改革同盟的黨員，糾合在新綱領下，並置於黨的統制下。

第六、黨的組織方針　黨的組織綱領，暫時尚不規定。惟有關黨組織的方針，決定委由中央委員會樹立。

第七、有關勞動運、農民運動及其他羣衆運動的方針，委由中央委員會重新起草，決定於下回大會提出予以決議。

第八、接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友誼性提議，並決議致答謝狀。

第九、選舉黨中央委員　依據潘欽信的推荐決定如次

中央委員　潘欽信、蘇　新、顏石吉、劉守鴻、王萬得

候補中央委員　蕭來福、簡氏娥

第一〇、發表臨時大會「致全體同志書」。

經由上述結果，大會遂告終。

大會開完後，於同址召開第一次中央委員會。出席者爲新中央委員潘欽信、蘇新、顏石吉、劉守鴻、王萬得，經推選王萬得爲議長，由議長指定蘇新爲書記，進行會議。

1. 由大會決議修改的政治綱領，委由常任委員會作成。
2. 發行機關報，勞動運動及其他羣衆運動的綱領及黨的組織方針，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文，「臨時大會致全體同志書」的起草等，均委付常任委員會。

而常任委員經選舉結果，由潘欽信、蘇新、王萬得當選，即告散會。

六月四日，在幸町王萬得的秘密住所召開第一次中央常任委員會，並決議下列事項：

1. 部署的決定

書記長　王萬得

組織部　潘欽信
宣傳煽動部　蘇　新

以書記局、組織部、宣傳煽動部形成執行局，以書記長任負責人。暫時雖不設置其他的部署，惟決定下列負責人。

勞動運動　蕭來福
農民運動　顏石吉
北部地方　中央常任委員會直轄
中部地方　詹以昌
南部地方　劉守鴻
東部地方　盧新發

2. 機關報的刊行

機關報的刊行委任宣傳煽動部，其名稱為「赤旗」，於下回常任委員會召開前作成具體案提出。

3. 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文及臨時大會「告全體同志書」均委由潘欽信起草。
4. 臨時大會經過報告書由王萬得起草，送付第三國際東方局。
5. 勞動運動及農民運動綱領草案由各同志蒐集材料後，再由中央常任委員會指定起草人起草。
6. 通知各同志謝雪紅（阿女）一派已被除名並應對其徹底鬥爭，應即時實行。
7. 黨的組織方針由組織部立案，而組織系統須為四級制。

8. 建設產業別的赤色勞動組合，擴大強化農民組合。

右開常任委員會後，依據其決定，王萬得於六月上旬郵送第三國際東方局「臨時大會經過報告書」（受信人名義為上海北泗川路崇德女學校內陳雲英）。報告書內容為組織活動，勞動運動，農民運動，青年、婦女、救援運動，文化協會及文化運動。對民族改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大會及中央委員會、中央常任委員會的狀況的記述等關於新政治運動綱領，據云在六月中旬另函寄送。

以上由委員會作成的文書均付諸謄寫版印刷，正擬分送黨員時，在保管人張朝基處被發現而遭扣留。

接受中國黨中央的提議的決議案

大會於特派至國際的同志携回中國黨中央的友誼性提議後，抱着布爾什維克的滿腔的誠意，經全場一致通過，接受中國黨中央的提議，反對機會主義，努力於布爾什維克工作的實行，積極領導羣衆的革命鬥爭，以完成革命現階段的任務及其國際性意義。

大會確信，中國黨的革命經驗將提供台灣黨重大的教訓與參考。黨的成立大會及此次大會均受到中國黨的幫助與指導，此點具有重大的革命的國際性意義。大會一方面接受中國黨的提議，確立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方針與政治方針，努力於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工作；同時希望，中國黨時時刻刻以其豐富經驗幫助台灣黨的布爾什維克化，並建立與台灣黨之間的密切聯繫。

告全體同志書

同志們

世界經濟恐慌日益深刻化，資本主義體系日益趨向急激崩潰之途，世界無產階級與殖民地民衆的革命運動日益尖銳化；帝國主義列强積極地準備慘酷的第二次强盜大戰，陰謀發動進攻蘇維埃聯邦的戰爭，極端殘酷地壓迫革命運動，企圖擺脫政治的、經濟的危機。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欲將恐慌的負担轉嫁於工農及勞苦羣衆身上，而努力施行政治壓迫於工農及勞苦羣衆，積極地準備即將爆發的帝國主義大戰，陰謀進攻蘇維埃聯邦。爲此，工農及勞苦羣衆的負担與痛苦急遽地加重，正醞釀着偉大的革命鬥爭。在這種國際及國內情勢下，台灣黨臨時大會，在統治階級及反革命勢力的瘋狂破壞與檢舉的威脅籠罩下召開。

此次大會完全站在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根據國際致送台灣共產主義者書的指示，參照中國黨中央的友誼性提議，在特派至國際而歸國的同志的指導下，檢討黨過去的政治方針，究明過去方針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及其原因根據，確立布爾什維克的新方針，斷然反對機會主義、宗派主義及一切不正確的傾向，使黨從機會主義重大的錯誤及其他不正確傾向獲得解放與分化。

大會正確地指出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任務與動力的問題，規定革命現階段的政綱，對革命前途開拓新的展望；以極正確的推理，對各階級與各政派規定方針，特別分析了資產階級，暴露了革命性；毅然地清算過去的機會主義的立場，訂定正確的策略。大會同時清算黨政治上的不動主義與組織上的關門主義，及各種工作的錯誤；分析目前的客觀情勢，指示爭取廣大羣衆，鞏固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以反對左右傾危險做爲黨當前的中心任務。

現今客觀情勢下這等政治上的改革，在黨的發展的歷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同志們！

大會承認改革同盟依國際指示，執行了特派至國際的同志歸國前的通信中所言「召集大會實行黨的總清算、確立新的方針以前，在黨內進行充分的政治上的準備，使黨員毅然反對機會主義，抱持接受新政治方針的決心與基礎。在實際工作上須開始改變過去的錯誤方式」的諸工作。其動機雖在政治上正確，惟此種組織在組織原則上犯了錯誤。此等錯誤同時將附帶以下數個錯誤的危機。即，易使黨員誤認：清算機會主義僅只從事組織紀律的工作即可容易收效，而輕視政治上的鬥爭及剿滅機會主義在組織上、工作上的基礎；以爲機會主義的錯誤只是若干被處分黨員的錯誤，不但無法認識機會主義錯誤乃全黨所犯的錯誤，所有黨員皆受其深遠的影響，也無法瞭解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困難的鬥爭始克奏效這一事實；且也容易蓄積宗派主義的根源，導致黨分裂爲多種派別，有削弱黨的力量的危險。畢竟此事實乃起因於不了解政治改革、政治鬥爭的全般的意義。而黨改革的政治上的準備，雖已因改革同盟的工作而收到相當的效果，但不能說已經充分。其成果是使最大多數的黨員毅然地反對機會主義，使其產生接受新方針的政治決心，促進了召集大會的時期。故大會承認改革同盟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且肯定其政治上的工作；另方面必須指摘其組織上的錯誤，命其即刻解散，使一切黨員恢復組織的常態，在新的政治方針與組織方針下，實行統一的行動。

同志們！

大會已開除拒絕接受正確的方針，極力阻碍黨的改革的機會主義份子×××、×××及×××的黨籍。因爲基於黨的統一意志，無法容許反布爾什維克的機會主義者殘留於黨內。大會且希望以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對至今猶在動搖中的同志使其認清黨過去的錯誤，並使其理解黨的新的布爾什維克的方針，在黨的新的政治方針下統一起來，爲黨的布爾什維克化而協力。

同志們！革命的客觀情勢日復一日的進展，而革命的主觀力量却極端微弱的現今，只有黨堅毅勇敢地清算過去的謬誤，確立布爾什維克的組織與領導，團結廣大羣衆的革命力量，實行勇敢的鬥爭，革命始能迅速發展。

同志們！我們現今正站在生死的重要關頭，我們的任務是極爲重大的。同志們起來吧！在布爾什維克的精神與方針下，反對機會主義與一切不正確的傾向，深入羣衆內部擴大黨的政治影響，反對一切的反××派在羣衆中的影響，爭取廣大羣衆到黨的周圍，勇敢地領導羣衆的鬥爭，成立羣衆的革命性組織，以達成武裝暴動，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建設革命政權，完成革命現階段的任務。

台灣共產黨臨時大會

新政治綱領的採用　黨第二次臨時大會採擇的新政治綱領，係受中國共產黨政策的影響，比從前所謂的上海綱領有顯著的尖銳化。即台灣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定雖同，惟其戰略性目標規定如下：

1. 顛覆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獨立
2. 實行土地革命、滅除封建殘餘勢力
3. 建立工農民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明白揭示工場農村的武裝暴動爲其戰術。而當前的政綱爲：

1. 顛覆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獨立。
2. 沒收帝國主義的一切企業及銀行。
3. 沒收地主的土地分與貧農、中農。

4. 實行八小時勞働制，實行失業的國家救濟，實施社會保險。
5. 廢除一切苛稅、雜稅，實行統一累進稅。
6. 革命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7. 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8. 國內民族的一律平等。
9. 與日、華、印、韓的工農聯絡。
10. 與蘇維埃聯邦及世界無產階級聯絡。

揭出上開十項，認定民族資產階級完全在日本金融資本的羽翼下，乃將其從革命勢力中排除。

基於右開方針，對於黨員的吸收、黨的組織擴大均採極爲鬆緩的方針，而專注於其急遽的發展。

新政治綱領的文件及大會後所發有關爭取黨員的指令如左。

台灣共產黨政治綱領（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六月）

一　世界革命與台灣革命

㈠、世界革命的發展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世界革命經過一連串的過程。而此一過程乃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中的種種階級的表現，在危機中的種種階級表現了各個革命的時期。

第一時期，爲大戰發生至一九二三年。而在此時期中，由戰後至一九二一年爲危機最猛烈的時期。共產國際與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是在此時期中被建立的。在此時期中，唯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獲致勝利，其他各國則因缺乏鞏固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組織與指導而告失敗。此一時期於一九二三年以德意志革命的失敗而終結。斯時統治階級開始其全盤的攻勢，而第二期乃隨著開始。

第二時期，此時期爲資本主義實行生產合理化，積極地恢復遭受大戰打擊的生產力，發展並擴大資本的攻擊，同時，慘敗後的無產階級亦極力從事防禦鬥爭，殖民地的反抗運動亦繼續爆發的時期。另方面，此時爲蘇維埃聯邦急速向上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獲致極大的成功，共產黨的擴大增強了對無產階級大衆政治影響的時期。

第三期，此時期一方面資本主義已經實行生產合理化而增大了其生產力，某些產業部門更超越戰前的水準，托辣斯組織日益發展，逐漸進入國家資本主義階段。另方面，蘇維埃聯邦的社會主義建設急速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變爲強大的時期。同時，資本主義延續了戰後資本主義的一般性危機（市場狹小、蘇維埃聯邦的存在、殖民地革命、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是世界經濟矛盾發展至最高度的時期。

生產力的增大與市場狹小，帝國主義與蘇維埃聯邦的對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革命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的矛盾——工人大衆與日俱增、階級鬥爭傾向革命化白熱化——日益尖銳化的此一時期，使資本主義失去相對性安定，資本主義的危機極度的尖銳化，而陷入絕大的經濟恐慌的資本主義第三期。而帝國主義爲轉嫁第三期的經濟恐慌的負擔於國內無產階級及殖民地工農身上，更瘋狂地壓迫國內革命及殖民地革命運動，並積極地準備攻擊蘇維埃聯邦及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陰謀。而各國無產階級運動與殖民地革命運動則急速地繼續發展。

(二)、台灣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

各國無產階級與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運動的發展，尤其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建設的急速發展與無產階級專制的鞏固，將可能對台灣革命的發展與勝利提供援助與保障的作用。同時台灣革命現階段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乃係針對蘇維埃聯邦及中國革命的強敵，世界資本主義統治國中有力的——國際帝國主義東方支柱——日本帝國主義之打擊，故具有很大的世界革命的意義。特別是台灣在地理上已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對南洋、華南侵略的橋樑，對抗英美帝國主義的南方軍事根據地。這一點更使台灣革命的世界性意義提高。而當台灣無產階級指導下的台灣革命進行到社會主義革命時，將更具有直接的世界革命的意義。因爲此種革命已成爲世界革命的直接構成部分。

二　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與動力

(三)、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與任務

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爲資產階級性的工農民主革命。若謂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爲社會主義革命（如連溫卿），那是錯誤的。同樣地，若謂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爲全民革命（如蔣渭水），也是錯誤。而這些錯誤觀點將對革命帶來危險性。

因爲：

1. 台灣在一方面資本主義頗爲高度發展，然另方面農業生產技術却極爲落後，猶處在自然經濟的狀態下。且只有少許的小手工業尚存在於各處。
2. 此等達到高度資本主義的企業悉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資本獨占之下。一切重要產業、金融機關及半數以上的土地均在帝國主義的掌中。
3. 政治上完全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而其統治係極端的總督專制。在如此的專制政治下，台灣人毫無政

治權利與政治自由。評議會、協議會俱爲帝國主義統治的後援機關。

4. 農村內尚存在著地主的封建榨取。此等在農村內施行封建榨取的封建殘存勢力（地主），是援助帝國主義運動最有力的支柱。日本帝國主義領台後，不但未能完全消滅封建關係，更利用它進行資本的原始蓄積。帝國主義手中的土地除一部份農場外，依然施行封建性榨取，賦役、高利貸的榨取亦繼續存在。在社會上封建性支配依然具有相當大的力量，大多數的青年與婦女尚生活在這種封建性社會關係的束縛下。

5. 在此過程中，逐漸抬頭的台灣商業資產階級及欲進入商工業的地主，由於日本領台後的帝國主義政策的打擊與日本大資本的壓迫，遂使民族資本獨自的發展之途完全被切斷，其資本大部份投入於日本大資本中，跟著日本資本的發展而發展，不然便成爲販賣帝國主義商品的進口商或爲帝國主義收集原料品的出口商的貿易資本。現在的民族企業的規模極爲微小，依賴帝國主義金融勢力的維持，完全生存在日本金融資本的羽翼下。同時，此等資產階級幾乎都身兼進行封建榨取的地主。

6. 大多數的勞工皆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承受帝國主義的剝削，一般農民日復一日失去土地，貧農則在帝國主義與土著地主的殘酷封建榨取下過著非人的生活。

小資產階級亦在帝國主義的政治壓迫下逐漸走上沒落之途。是故台灣革命現階段的任務，當然必須集中一切革命的力量，實行下列兩項目標。

a 顚覆帝國主義的統治使台灣獨立。

b 實行土地革命，消滅封建殘餘勢力。

然此任務唯有無產階級指導農民小資本階級及一般勤勞大衆，排除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民族改良主義，

在農村及工場內實行猛烈的階級鬥爭與武裝暴動，顚覆帝國主義統治，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始克完成。故革命現階段的第三任務爲……

c 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然而此一革命的結果，決非使社會脫離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範圍。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頗爲明顯，實爲資產階級性的工農民主革命。此乃社會的客觀性要求，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必經之過程。

(四)、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政綱

爲徹底完成台灣革命現階段的任務，務必執行下列的政綱。

1. 顚覆帝國主義的統治，使台灣獨立。
2. 沒收帝國主義一切的企業及銀行。
3. 沒收地主的土地，分與貧農、中農使用。
4. 實行八小時勞動制，實行失業的國家救濟，實施社會保險。
5. 廢除一切苛稅雜稅，實行統一累進稅。
6. 革命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7. 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8. 國內民族的一律平等。
9. 與日、華、印、韓的工農聯絡。
10. 與蘇維埃聯邦及世界無產階級聯絡。

此乃革命現階段的根本要求。故必須集中全力圖其實現。

㈤、台灣革命現階段的動力

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雖爲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惟資產階級早已不克負擔此種革命的任務。因爲台灣資產階級的資本不是融合於日本大資本內，即爲輸入商、輸出商的貿易資本。至於民族企業其規模極爲微小，且依存於日本金融勢力的維持。台灣的資產階級大都身兼地主，於農村實行封建榨取。因此，以反帝國主義與掃除封建殘餘勢力爲任務的革命，對於台灣資產階級直接間接構成打擊。故台灣資產階級不欲離開帝國主義，唯圖在帝國主義下要求地位的改良與榨取機會的平等，冀望隱匿在帝國主義權力下，隨帝國主義的發展而發展。而實際上，台灣資產階級自始即標榜議會請願運動等的民族改良主義。尤其在一九二六年受到工農勢力抬頭的威脅後，更覺悟到如帝國主義被顚覆後，本身將無力發展台灣產業實行資本的統治，必將跟隨帝國主義之後而被打倒，故明顯地背叛民族利益公然與帝國主義妥協。如今，台灣資產階級非但不屬於革命的力量，相反更成爲革命的阻碍物。

當前唯有無產階級能指導農民與一般勤勞大衆，完成此一革命的任務。然而要徹底完成此革命，無產階級必須提起此一革命的任務，指導農民及一般勤勞大衆予以完成。故當前唯有無產階級指導農民、小資產階級及一般勤勞大衆組織形成的勢力，才是推進革命的唯一動力。因爲，在生產上占有的重要地位、數量上的浩大及生活上的痛苦，是決定性地使無產階級及農民變爲最堅實最偉大的革命勢力的現實因素。

㈥、台灣革命發展的前途

此一革命已經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之下，工農的革命政權亦是在無產階級的主導地位之下。又客觀條件（資本的集中與托辣斯化——以國家資本進行交通、產業、專賣事業、土地經營及大資本與國家機關的掛勾……）的相當程度的具備，使革命得以加速轉入社會主義階段。因爲無產階級亦必將社會導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途徑上發展。而自帝國主義手中沒收的企業，以及由地主手中沒收的土地，將悉數在無產階級指導下的工農政府手裏，此等企業與農業生產的改革，將悉數成爲邁入社會主義階段的計畫。而無產階級指導下的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又將轉入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形態。尤以蘇維埃聯邦的存在及其社會主義建設之急速發展，以及日本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指導下各國的工農革命，將大大地對台灣革命提供援助與保障，必將加速發展至社會主義的階段。故毫無疑問，台灣革命發展的前途即是社會主義的前途。

三　黨的過去的經驗與教訓

㈦、黨的成立

黨因應於下述客觀情勢而產生。即資本主義生產合理化的攻擊與中國大革命的刺激，激發了一九二六年以後台灣無產階級猛烈而勇敢的防禦鬥爭。此次鬥爭乃台灣無產階級初次的進出。此次進出同時要求共產黨的指導，而黨於焉產生。然而，黨的建立離開實際的鬥爭地，黨員的成份以小資產階級份子占絕大多數，黨員的政治水準與工作經驗又非常低度且薄弱，因此，黨在建立之時便深植了機會主義的根源，而在實際上更犯了重大的機會主義謬誤。

㈧、黨與革命的低落

台灣無產階級開始進出的一九二六年以後的防禦鬥爭，特別的猛烈而勇敢。大小不一的鬥爭繼續爆發，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建立於各地，而農民的減租與抗租鬥爭亦甚爲猛烈。然不巧遇上資本主義第二期的日本資本主義，由於金融救濟的效果以及中國大革命的挫折，擺脫了中國大革命的牽制，在相對安定中尙保有相當大的力量破壞革命運動。一方面民族改良主義在大衆中使用欺瞞手段不無收穫，牽引了若干大衆，分散鬥爭的份量。爲此，台灣革命的鬥爭，一方面由於統治階級强大的彈壓力量及民族改良主義的欺瞞效果，另方面因工農組織的不

鞏固及重要產業工人的未組織，工會戰線的不統一，農民團體缺乏貧農基礎及工農缺乏革命經驗，革命的力量比起反革命力量顯得極端微弱，因而各種運動經常遭遇挫折。到二、一二事件的打擊，革命運動遂暫告一段落。但在此革命運動低落的原因中，必須指摘出黨與革命運動低落的關係。黨由於組織上缺乏無產階級的基礎及組織數量的微小，又因黨員的政治水準及革命經驗的偏低薄弱，而犯了重大的機會主義錯誤，致無法勇敢而正確地指導革命鬥爭。這也是革命低落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時，此種革命的低落導致黨內出現不少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份子。

(九)、機會主義的錯誤

黨在過去犯了重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過去黨所走的錯誤道路悉爲機會主義之途。此種機會主義之道路乃存在於黨在政治上所採之不動主義、在組織上所陷入的閉門主義的極端錯誤之中。首先，我們可以指出，我們的黨對台灣資產階級的分析，及對革命性的評估，全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且在政治上陷於盲目，致演變成重大的錯誤。

1. 認爲台灣資產階級可分割爲二部份。一部份是帶有民主傾向的、具有革命性的、擁有獨立的民族資本的資產階級左派；另一部份爲其資本已融合於日本金融資本，且以地主身分實行封建榨取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
2. 是故，對所謂資產階級左派懷有幻想，認爲所謂的左派尚具有革命的可能性。
3. 結果對左派妥協或採取讓步的態度。雖然指摘了資產階級將來的反動必然性，但無法指摘出資產階級及民族改良主義的危險，以及對此應有的反對任務。

這樣的分析與評估完全錯誤。事實上，所謂獨立的民族資本極爲微弱。他們和其他的台灣資產階級一樣，依存日本金融勢力的維持，一概兼有地主身份（在台灣，一般上層小資產階級亦兼備地主身份），在農村實行著封

建榨取。正確地說，台灣並沒有帶有民主成分及革命性——擁有獨立民族資本——的資產階級。誠然，在資產階級中有要求稍高的左派與要求稍低的右派。但兩派俱不脫離與帝國主義妥協及民族改良主義的範圍。離開文協另組民衆黨、工友總聯盟、農民協會而與左翼工農團體對抗的事實，很明顯地表示著完全走向反動的路上。由於黨對政治盲目且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故無法認識此點，致放棄了反對民族改良主義的任務，使民族改良主義在大衆中的欺瞞獲致若干的效果，阻礙了黨的發展與大衆的革命化。然於一九三〇年動員了農組、文協及一、二地方的工會，進行對民衆黨、自治聯盟等民族改良主義的反對工作。但此種反對工作只是觀念的，且是講演會式的方法，並非任何侵入工場農村內的東西；不是在鬥爭中帶給羣衆影響，使大衆從實際上體驗出民族改良主義的反革命行爲，並獲得認識；更無法使處在民族改良主義影響下的大衆，脫離民族改良主義去反對它。

其次，我們可以指出，黨放棄了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對社會民主主義鬥爭之放棄，證明黨沒有認識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危險性，更證明了黨的機會主義的立場。黨將社會民主主義看做爲革命的左翼，始終未曾暴露過社會民主主義的反革命欺瞞性，在客觀上援助社會民主主義的反革命工作，將左翼工會大衆置於民主主義的欺瞞與操縱下，阻礙了黨與革命的發展。

第三，我們可以指出，在工會運動中，在統一戰術方面運用了機會主義。黨昧於統一戰術係獲得廣大羣衆的戰術，而將統一戰術做爲工會統一的戰術運用。

當時工會的戰術分爲左右兩翼，在左翼工會下的大衆比較左傾且急進，而社會民主主義操縱下的大衆則較右傾且保守，完全處在民族改良主義的操縱下。左翼工會裏比較有近代的工人，而右翼工會幾乎全爲工業工人。重要的近代產業工人尚未被組織。黨對於左翼工會大有活動的可能性與機會。在如此的狀態下，黨應該一方面在大衆鬥爭中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排除社會民主主義的幹部，確立左翼工會的全島性組織，並組織尚未組織的重要產

業部內的工人。另方面應以左翼的統一的革命行動影響右翼工會下的大衆，侵入右翼工人大衆中，激發右翼工人大衆的鬥爭，在鬥爭中暴露民族改良主義幹部的反革命的欺瞞，排除民族改良主義幹部，爭取右翼工會下的大衆，使左右翼工人全部在革命的工會組織下團結。

然而，當時對左翼的觀念僅只漠然地想到左翼兩字而已，竟把社會民主主義也看做是革命的左翼，沒有把左翼工會的社會民主主義幹部排除，未將左翼工會加以全島性組織，尚未組織的重要產業部門的工人也未加以組織。因此，左翼工會無法獲得革命的統一指導與堅固的革命的左翼陣營。又不曾攻擊右翼工會，激發右翼工人的鬥爭，暴露右翼幹部的欺瞞，或以左翼的革命行動影響右翼大衆，爭取右翼下的大衆，排除右翼幹部。光提出「工人無左右翼」的口號，欲由下而上實行統一戰線，而沒有排除社會民主主義與民族改良主義的幹部。其結果僅止於觀念性運動，毫無可能實現統一。即使有了縱的統一，只不過攏合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民族改良主義者的領導及其影響下的工會而外，不具任何意義。這樣對革命的意義及黨意圖吸收廣大羣衆的工作方面並無意義，只能說是證明了黨不明瞭工會統一戰術的意義以及黨吸收廣大羣衆的意義，且也顯示了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此外，幾乎沒有發動失業工人、靑年工人，女工的鬥爭。尤以一九二八年後，黨完全地放棄了工會的工作，對工人的鬥爭幾乎停頓下來。這些事實乃黨極端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後來，在赤色工會的建設運動中也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對赤色工會運動沒有一定的正確方針。在鬥爭中沒有注意到建立赤色工會，遂以硏究會吸收工會會員；對工會會員的條件要求過份，使會員變成絕對少數；且不瞭解「由上而下，由上而下」的交互作用，並誤認爲建立統一的指導部爲時尙早。

第四，我們還可以指出黨在農民運動中的錯誤。在黨成立的當時，農民正遭遇帝國主義的土地强奪與地主的殘酷榨取，農民生活已非常的痛苦，正痛感需要土地，但黨不曉得適時提倡「土地給予農民」的口號，激發農民對土地問題的鬥爭而吸收農民大衆。又未曾提倡應將農民團體的基礎建立在貧農上，鞏固農民團體鬥爭的基礎。又未能排除小地主富農的指導作用。且又不曾揭示雇農獨立組織的必要性與在堅實的農民運動中的指導作用的任務。而農民團體的幹部均爲富農、小地主的子弟，會務悉由此等幹部把持，沒有拔擢地方的貧農爲幹部，無法激發農民的鬥爭，僅止於回應其鬥爭，對農村靑年的訓練以及農村婦女的動員亦不夠關注。

第五，我們還必須指出，黨在其他各種工作中也陷入同樣的錯誤。靑年運動、婦女運動完全沒有推行。對敎育會的工作亦不知建立自己的組織系統，不設法吸收自己的大衆，不做革命的大宣傳，無法指導一般大衆去反對白色恐怖並充分地進行犧牲者的救援運動，無法動員大衆去支援工農鬥爭，完全不瞭解革命後備軍的意義。

黨對各種國際的鬥爭日亦然，無法動員大衆去擁護蘇維埃聯邦及中國革命，也無能完成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等任務。亦不會掌握各種機會激發大衆的鬥爭。霧社事件發生之際，黨始終未有任何行動。此乃證明黨在政治上已走上不動主義的極端錯誤。

最後，我們要指出組織上所犯的錯誤。掌在組織上完全是閉門主義，無法擴大黨的組織。尤其沒有集中力量吸收重要產業工人，建立產業支部，鞏固黨的無產階級的基礎，使黨獨立在小資產階級基礎上而無法反映無產階級的意識。由於黨的幹部均爲小資產階級出身，故黨中充溢著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日復一日陷入了機會主義。支部生活與支部工作無法建立，在大衆內部無法發揮核心作用，因此，黨無法理解大衆對革命的要求與情緒，以致逐漸脫離大衆，趨向左傾右傾的危險。又黨員欠缺很好的規律，黨員的工作與行動沒有正當的統制而專依幹部的個人獨裁，黨員不知黨的政治方針，無法討論政治問題，因而黨的組織極爲鬆弛，使黨的工作無法活潑起來。又黨團與支部的區劃不明顯，黨團與支部的工作亦無法劃分清楚，指導機關經常不指導黨團的工作，指導機關經常不正式開會，僅只委員個人的會話交談，各級機關間亦沒有建立密切的連繫，而實際上的指導機關因沒

有建立，致使黨的工作非常混亂，乃至於根本上失去了黨的常態。

四　目前的革命客觀情勢與黨的總路線

(十)、無可避免的革命的醞釀與革命的高潮已來臨

資本主義的第三期業已使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急遽地趨向崩潰之途，主要的資本主義諸國家已陷入絕大的經濟恐慌下，失業者如洪水般澎湃，工農大眾墜入困苦貧窮中，更將全世界捲入於世界革命第三期的怒潮中，資本主義諸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農革命正急速地發展開來。

此種經濟恐慌已經牽動着日益發展中的政治性危機。而第三期危機之侵襲對日本帝國主義國家而言也一樣非常危險。故欲將其負擔加重轉嫁於工農的身上。做爲日本資本主義體系一部份的台灣，其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已走到盡頭，由於其資本比日本本國微弱，台灣的經濟恐慌比本國的恐慌更爲激烈。又此資本主義恐慌與其他各國一樣波及到農業恐慌，致使帝國主義與土著資本家地主對台灣工農的經濟榨取，與爲了維持經濟榨取所採行的政治壓迫，更加殘酷。諸如封閉工場，縮小生產，工人的裁撤，勞動時間的延長，工資的降低，租穀的提高，增稅，實質物價的騰貴，農產物價格滑落，共產黨的檢舉，革命團體的破壞，革命新聞的查禁，革命份子的逮捕、拷問、虐殺，以及對革命集會、同盟罷工及一切的革命行爲的彈壓等，不斷向工農大眾身上襲擊。另外帝國主義戰爭的急迫，工農的痛苦與負擔急速增加。

工人農民及一般民眾的生活於是陷入非常悲慘的狀態。此乃必然爆發巨大革命鬥爭的條件，而實際上業已爆發出無數次大小不一的鬥爭。如霧社蕃的暴動與東台灣蕃的騷動，基隆地方採煤礦工的同盟罷工，台北平版印刷工的同盟罷工，台北菜農與蔬菜販賣人的鬥爭，台北生魚零售商的鬥爭，彰化行商人對警察的鬥爭，北港賣冰人的爭議，新竹電費降價運動，苑裡漁民的鬥爭，竹山市民的藥價降低運動，高雄及東台灣的租屋人問題的糾

紛，宜蘭的有關墓地使用費的反對鬥爭，台北高等學校學生的同盟罷課，台中一中的學生紛擾，台北高等學校、淡水中學、宜蘭農林學校的反對奴隸教育的鬥爭，台北金銀紙工的同盟罷工，台北印刷工的同盟罷工，石碇煤礦工的同盟罷工，基隆碼頭苦力的同盟罷工，松山製瓦工人的同盟罷工、新竹木工工人的同盟罷工，台北蓬萊鐵工場的同盟罷工，台中人力車伕的同盟罷工，台中烟草組合使用人的鬥爭，台中汽車從業員的爭議，台南印刷工的爭議，高雄碼頭苦力的爭議，高雄印刷工的同盟罷工，高雄草包女工的同盟罷工，彰化道路問題的鬥爭，台北青年三、一〇的反戰鬥爭，曾文蔗農反對蔗價下降的鬥爭，學甲、佳里、曾文、麻豆、下營水租拒納同盟的鬥爭，桃園農民對農作物扣押的反對鬥爭，屏東反對土地收回的鬥爭等即是。上述情況雖僅不過是革命復興的徵兆，惟現在一般的工農及勞苦大眾均抱著高度的不平不滿，尤其是第一期作收穫期將屆，到時將爆發出全島農民的鬥爭。

外國的革命發展的刺激，加上國內客觀情勢的逼迫，台灣革命運動即將繼續地爆發與大發展。毫無疑問的，革命的高潮將在無可避免的情勢下來臨。

(十一)、爭取廣大羣眾的義務

客觀情勢日復一日地進展，革命高潮一天比一天逼近，但革命的主觀力量尚甚微弱，黨的組織仍然極爲幼稚。黨對羣眾的政治影響還很薄弱，羣眾至今還未完全瞭解黨的政治主張。加上大多數的羣眾還不知道黨的存在。大多數的工人迄未有組織。既已組織的工人幾乎都在民族改良主義者及社會民主主義者之操縱下。而其組織也十分散漫、無力，且也不是重要產業工人的組織。一般羣眾依然處在民族改良主義的影響下，赤色工會組織還是絕對的少數。農民團體的組織尙停留在富農中農（含小地主）爲主的情況下，而在二、一二事件遭破壞的支部幾乎全部未有再建。另外工農運動的發展不均衡，大體上農民運動比工人運動發展。而農民運動南部比較發展，

北部、中部（中壢、大甲均爲農民運動的要區）則較爲落後。工人運動方面北部比較發展，南部（高雄爲工人運動要區）不甚發展。西部的運動與東部的運動比較，更有天壤之別。

革命的主觀條件如上述非常貧乏，目前革命的力量與統治力量相比極端的微弱，而反革命力量更爲龐大。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黨若能改革過去的錯誤路線，採擇「布爾什維克」的正確路線，組織廣大羣衆，堅定地領導羣衆鬥爭，則革命必然迅速地發展。

因此，目前黨的任務應該是把握各種機會，抓住工人與資本家、農民與地主、士兵與長官的大小衝突，激發羣衆的日常鬥爭，在鬥爭中反對民族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機會主義，擴大黨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吸收羣衆集合在黨的政治口號的周圍，領導工人農民在工場與農村實行猛烈的階級鬥爭，建立無產階級在農民運動中的指導權，擴大並鞏固工農的革命組織，力求革命的均衡發展，以武裝暴動顚覆帝國主義的統治，樹立工農民主政權。

(十二)、反對左右傾的任務

黨過去犯了太大的右傾機會主義謬誤。爲要把黨從右傾機會主義挽回，必須努力除去右傾機會主義在組織工作基礎。當前的黨漂流在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線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乃黨目前的緊急任務。但要反對此種右傾機會主義，應集中力量建立黨的無產階級的基礎，確立支部的生活與工作，除去機會主義的組織基礎；另方面，經常注意日常工作中的右傾路線，排除右傾機會主義在工作上的基礎，爲此勢必斷然地要求永久性的鬥爭。若然則可掃除右傾機會主義。然而在反對機會主義鬥爭中，若左傾機會主義已經在黨內抬頭，黨當然必須注意防止左傾機會主義之發展。因爲左傾機會主義如任其成長，亦必將使黨在不正確的路線上趨向危險。

黨唯有集中全力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與防範左傾機會主義的抬頭，並導入「布爾什維克」的正軌，始能宏圖革命的發展。

五　黨在各種運動中必須實行下列任務

(十三)、組織問題

1. 特別留意吸收產業工人，建設工場支部，强大黨的無產階級基礎
2. 儘速打破閉門主義，擴大黨的組織。
3. 確立支部工作與支部生活，使它存在於羣衆中發揮核心作用。
4. 確立黨的規律。
5. 確定黨團與黨部的關係，尤其須確定與支部的關係。
6. 拔擢工人做爲各級指導機關的幹部。
7. 確立各階級的指導機關。
8. 確定各級黨部的密切關係。
9. 提高黨員的政治水準，强化黨員的政治生活。
10. 確立黨的獨自活動。

(十四)、在工農運動中的任務

1 激發工人的日常鬥爭，在黨內擴大對工人羣衆的政治影響。
2 反對影響工人羣衆的民族改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
3 實行下層戰線統一，確立黃色工會中的少數派活動，吸收工人階級中的最大多數，打碎民族改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組織。

4 建設赤色工會組織，特別集中力量組織主要產業工人。
5 組織產業別上、全島性赤色總工會，使全島總工會加入赤色工人團體（profintern）。
6 拔擢貧農做爲農民團體的幹部。
7 在農民運動中排除小地主富農的指導作用。
8 使農民團體員的團體生活無限擴大。
9 集中力量建設農民運動主要區域的鬥爭組織。
10 使農民團體加入赤色農民團體（Krestintern）（一九二三年成立於莫斯科，以工農聯盟、土地歸農民、反對戰爭、反法西斯、組織貧農等爲政策。機關誌「農民國際」）。
11 留意農村青年的鬥爭與訓練。
12 建設赤色農民自衛團。
13 打破黨內農民團體的不正確傾向。
14 確立婦女部，留意農村婦女的動員，促使參加革命鬥爭。
15 對業佃會、農民協會、與農倡和會等反動團體進行鬥爭。
16 對抗地主會，暴露地主的欺瞞與陰謀及農民與地主利益的衝突，即暴露其分化作用，擴大農民羣衆的爭奪。
17 打破農民團體幹部的無原則的觀念鬥爭。

(十五)、在青年運動中的任務

1 留意青年的特殊利益，激發青年的日常鬥爭。

2 確立工農團體的青年部，指導青年的特殊鬥爭。
3 激發學生鬥爭，誘導廣大學生羣衆趨向革命鬥爭。
4 幫助建設C・Y（共產青年同盟）組織。
5 指導一般青年對封建束縛的反抗。
6 誘發青年團及反動的青年團對官制的鬥爭，爭取廣大的青年羣衆。

(十六)、在婦女運動中的任務

1 在各項鬥爭中留意婦女的特殊要求，激發婦女參加鬥爭。
2 留意女工運動。
3 確立農民團體的婦女部，動員農村婦女，並留意促使其參加革命鬥爭。
4 組織工人與農民的家庭婦女，使其參加革命鬥爭。
5 留意女學生運動，進行對反動婦女團體的鬥爭。
6 指導婦女羣衆，反抗封建關係的束縛。

(十七)、救濟會的工作

1 應建設救濟會的獨自的組織系統。
2 吸收救濟會自己的羣衆，形成革命後備軍。
3 擴大革命的宣傳。
4 努力實行犧牲者的救濟工作。
5 支援工農革命鬥爭。

6 指導一般羣衆的進行，使其參與對白色恐怖的反抗鬥爭。

7 使全島救濟會的加入團體，加入於赤色救濟會。

(十六)、對少數民族的工作

日本人、中國人(日官憲所謂之中國人，乃指持有中國護照未入日本國籍者)蕃人等在台灣島內係少數民族。蕃人及中國人勞苦羣衆在經濟上過着非人的生活，在政治上全面地沒有權利。因此，這兩民族的勞苦羣衆無疑地將形成台灣的革命同盟軍。

日本人勞動羣衆雖然在經濟上比其他人有優越權，惟在日本人相互間除高級官吏外，在政治上沒有權利，且在經濟上一般亦沒有絲毫優越權。因而在第三期的經濟危機中也漸次零落。日本人勞動羣衆亦無疑地將形成台灣革命的同盟軍。且因日本勞動羣衆在台灣各種企業中的地位大都在重要的技術方面，由經濟的全國性收奪與生產發展方面觀之，爭取日本人的勞動羣衆來參加台灣革命運動是極為主要的。是故，少數民族羣衆的工作必須保持愼重的注意，黨應設置少數民族委員會，研究少數民族的工作。

甲、對番人問題應留意下記數點

1 在蕃人羣衆中宣傳黨的政治主張，其中應特別宣傳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綱。

2 應確立無產階級對蕃人運動的指導作用。

3 建立與蕃人之間的密切關係。

4 幫助蕃人建設蕃人的革命團體。

乙、黨在日本人勞動羣衆中的任務

1 打破民族的隔膜，打碎國粹主義。

2 極力反對影響日本人勞動羣衆的社會民主主義。

3 使日本人勞動羣衆明瞭，政府賦予他們少些的優越權，實乃支配階級的分裂政策所使然，以喚起他們的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與台灣工人結成共同戰線。

4 打破消防組、同鄉會、青年團體等的反動團體，爭取廣大的羣衆。

5 應宣傳日本國內的革命運動情勢。

6 激發他們的日常鬥爭，爭取廣大的羣衆。

7 打破民族的獨立組織。

丙、黨在中國人羣衆運動中的任務

1 打破民族的隔膜。

2 打倒華僑團體，爭取羣衆。

3 打破民族的獨立組織。

4 打破對中國國民黨的幻想。

5 宣傳中國革命的情勢。

6 激發他們的日常鬥爭。

(十九)、黨在士兵運動中的任務

在帝國主義戰爭日益迫切且已進入革命第三期的現在，特別是由奪取政權的決死鬥爭的準備觀點言，黨的士兵運動的工作至爲重要。倘黨不能爭取廣大的士兵羣衆參加革命運動，則台灣革命運動將缺乏保障。但是士兵運動非常困難。惟日本士兵大多數爲勞動階級與農民出身者。因此黨的士兵運動工作，亦非絕對不可能。

黨在士兵運動中的任務：

1 爭取他們的特殊利益。
2 打破民族的隔膜。
3 打破忠君愛國的觀念。
4 把握他們的階級地位，喚起他們的階級覺醒。
5 暴露帝國主義戰爭的階級的本質，喚起他們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憎惡。
6 使他們明瞭壓迫殖民地羣衆，即是壓迫本國的勞苦羣衆。
7 宣傳日本國內的革命運動的情勢，並促使擁護「蘇維埃聯邦」及擁護中國革命。
8 建設士兵的革命團體。
9 使他們同情或直接參加台灣革命運動。
10 打倒在鄉軍人會，奪取羣衆。
11 建設士兵細胞。

㈩、對小資產階級羣衆的方針

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刻化，使帝國主義對台灣勞苦羣衆榨取與壓迫更加劇烈化，因而不但降低了工農生活水準，連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亦急遽地沒落轉入無產階級的地位。在經濟的危機普遍化的情勢下，承受高價的電燈費、水費、租屋費、苛重的稅金等，使一般小資產階級羣衆亦與工農羣衆一樣，生活陷入無法名狀的困苦。因此，無疑地這種小資產階級羣衆亦將是贊成台灣革命運動的同盟軍。只是小資產階級的本質使他們經常動搖。所以，如不能爭取此等小資產階級羣衆直接參與革命或爭取他們對革命的同情，則他們將可形成反動資產階級的同

盟軍。因此，黨在小資產階級運動中應建設其指導權。

1 藉減免房租、反對押金問題，而形成小資產階級及一般小市民與工農的租屋人同盟，進行共同鬥爭。
2 提倡稅金、電燈費、自來水費等的減除問題，使其與工農建立一時性同盟。
3 爭取一般小資產階級羣衆加入赤色救濟會。
4 爭取一般小資產階級加入反帝同盟。
5 指導一般小資產階級羣衆，反對資產階級對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壟斷。
6 提倡小資產階級羣衆爲其他各種日常利益進行鬥爭，在鬥爭中打破民族改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在對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影響過程中，擴大黨的政治影響。
7 促進小資產階級的全島的組織。

關於吸收黨員的指令

遵從大會規定的吾黨目前的中心任務，同志應激發工農羣衆的日常鬥爭主義及機會主義，在鬥爭過程中反對民族改良主義、社會民主，在羣集中擴大黨的影響，將工農羣衆集結在黨的政治口號的周圍，指導工農羣衆鬥爭，將其活動份子吸收爲同志，確立黨的無產階級基礎。而有關吸收黨員，同志們應注意的事項如次。

一、同志應拋棄以往吸收黨員的機會主義態度，勇敢而大胆地開始黨員吸收運動。

二、對勞動者不能附帶高度條件。即他們只要勇敢認眞而嚴守黨的秘密已足，不可要求理論的把握。

三、我們吸收同志的目標在於從事重要產業的工人，使他們建設產業支部（工場細胞），但在貧農與街頭份子（小市民階級）中具備認眞、勇敢、嚴守秘密各條件者，不妨也大胆去吸收。

四、勞動者不必設立候補期間。但農民及街頭份子必須設有相當的期間。且街頭份子的候補期間必須比農民更長，其期間的長短依人而定。

五、對候補黨員不可令其知悉組織上的問題。但將黨的文書分發，並加以訓練使其參加黨的工作，是重要的。

第一〇　台灣共產黨的檢舉與再建運動

台灣共產黨的檢舉　在上海的讀書會遭檢舉後，當局對台灣共產黨的秘密偵察訂有萬全的對策，但因爲黨的極端的地下運動，不容易把握其實體。然自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島內左翼運動的再興的背後，漸次出現了可以推定台灣共產黨存在的事態發展。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底陳德興由上海歸台，翌六年（一九三一年）一月探知王溪森已潛入並與旅滬黨員翁澤生相通，携回有關本島共產主義運動再起的重大指令。在繼續秘密偵察中，於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台北北警察署施行全面搜查之際，同署勤務巡查鈴木勇喜、林百紅兩名，在台北市上奎府町一丁目二九番地陳春木內室中發現一名青年在堆滿書類的桌上揮筆疾書，向前施以訊問，不料突然嚇下桌上一文書，頑强抵抗企圖逃走。該兩名巡查經一番格鬥後加以逮捕並收押書類。此時同室內床上尚有一青年就寢，在格鬥中乘暗夜逃走。

經調查結果，所逮捕者爲久已潛入地下，正遭通緝的農民組合幹部趙港，逃走者爲陳德興，所收押的書類爲：

改革同盟成立事宜

文協解消問題

台灣運輸工會組織事宜

台灣運輸工會運動方針

等十餘種文書

逃走的陳德興旋於四月九日在高雄就逮，雖經各種調查總不肯輕易供述，幾乎使警方窮於應付。然在此之前的三月十日陸軍紀念日當天，利用本島第一次施行防空演習的機會，在市營巴士及其他各處「反帝戰、嚴守三月十五日」的宣傳單。經嚴予搜查一星期後，探知爲王日榮所爲。經向同人住處突擊結果，未能判明其人所在，僅發現少許證據物件而加以收押。經繼續嚴密搜查王的處所，至三月十五日，王日榮向汐止分室自首。經調查同人的結果，得知共犯者爲林式鎔。搜索林式鎔家宅結果，收押了「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外六種證據書類。由兩人的供述，判明自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月以來，與三十四銀行書記張朝基等共同組成社會科學研究會團體的事實。進而經由張朝基所秘密計畫的連絡關係，探知林殿烈爲黨員。經向張朝基的秘密處所，位於警察官訓練所後面的一處家宅突檢，發現漢兵書「趙註孫子」的書頁背面謄寫著大會宣言。就這些收押品研判並綜合其他搜查結果，判明了改革同盟結成、黨第二次臨時大會召開的事實。至此黨的輪廓約略得以推定，乃著手於施行全島性的檢舉。

六月廿六日，於是逮捕謝氏阿女、楊克培。七月十七日探知王萬得處所，部署廿餘名警官準備逮捕時，正在做狀況偵察中的巡查部長山崎宗吉，於同日午後八時許，在樺山町某理髮店前偶然邂逅，由於雙方熟識，王萬得隨即企圖逃走，經與山崎部長格鬥二十數分鐘後就逮。在七月底

探知被認爲是蕭來福的秘密處所，於午後兩點鐘突擊，適因不在，乃收押二、三種証據文書而返。續在同市內佈置搜查網監視中，據報在綠町派出所經不審訊問的青年有點酷似蕭來福。乃由台北州高等課宮崎警部、島田警部補奔往欲行逮捕，該青年卻已乘隙逃走。宮崎警部及部屬隨即追趕，越過堀江町的平交道，在向東園町方向的街道上，適與巡邏中的警官前後狹包，遂予逮捕。經調查並與相片對照結果確係蕭來福。同人則欲在派出所前對聚集羣衆演説有關人權蹂躪問題。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七日逮捕王萬得之際，在同人的秘密處所獲知潘欽信、簡氏娥亦同居該所的事實，但已逃走而行踪不明。經由內偵結果，獲知其已潛逃基隆，且似乎與莊春火有所策動。乃於九月一日由田代警部補的一隊，分爲三班搜查莊春火的出入處，結果，在田町陳水來處逮捕了該兩名。

蘇新則潛避至羅東郡下，於八月底身着文官制服進入台北，逐一與各地同志連絡並協議再建運動，隨即南下。九月十三日，被探知潛伏在彰化街陳家派經營的磚瓦工場內，見警方人馬趕到，急將所持的重要文書投入竈中燒却，政治綱領則藏匿於厠所板下深處，欲逃走時被發現而逮捕，並收押所持文書。

其他顏石吉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在高雄州鳳山郡大樹庄，劉守鴻則在高市鹽埕町的藏匿處被高雄署員逮捕。莊守在劉守鴻遭逮捕後逃向嘉義，繼續活動時被探知，九月十八日派員圍捕却已逃走，在全市撤下非常警戒線尋求中，彼則前後由同志伴護企圖脫出，終被監視中的巡查發現，一伙受逮捕。

經由此番搜捕，被檢舉人數總計一百零七名，收押大量的重要文書。自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六日以降，經數次將七十九名移送所轄檢察局，十月廿九日對其中四十九名提出預審請求，其處斷始末如次表所列。

關於在上海的黨幹部，與同地日本領事館連絡處理。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七日，翁澤生被工部局警察所逮捕，於翌八年（一九三三年）三月被送還本島處斷。但林木順則杳然斷絕消息。

表四

氏名	判決刑名刑期	求刑量	未決拘留日數通算	緩刑期間	適條	備考
△謝氏阿女	懲役十三年	懲役十五年	三百五十日		改正治維法一條一項前段二項	七月二日申告起訴　九年十一月判刑十三年
潘欽信	同十五年	同十五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二日申告起訴　九年十一月判刑十三年
△林日高	同五年	同七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五日確定
蘇新	同十二年	同十二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八日確定
莊春火	同七年	同七年	二百五十日		同	同右
劉守鴻	同十年	同十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九月三日撤回起訴
△王萬得	同十二年	同十三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三日申告起訴　九年十一月判刑十二年
趙港	同十二年	同十二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六日確定
陳德興	同十年	同十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三日申告起訴　九年十一月判刑八年
蕭來福	同十年	同十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三日確定
吳拱照	同七年	同七年	三百五十日		改正治維法一條一項後段二項	七月五日確定

楊克煌	同 四年	同 四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三日申告起訴 九年十一月判刑三年
△張朝基	徒刑 三年	徒刑 四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八日確定
林式鎔	同 二年	同 二年	三百三十日	五年間	同	同右
王日榮	同 二年	同 二年	三百三十日	五年間	同	同右
莊守	同 八年	同 八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六日起訴 八月十一日撤回
顏石吉	同 十年	同 十年	三百五十日		改正治維法一條一項前段二項	七月五日申告起訴 九年十一月判刑十年
簡氏娥	同 五年	同 五年	五十日		同	七月五月起訴 九年十一月判刑三年
津野助好	同 二年	同 二年	三百五十日	五年間	改正治維法一條一項後段二項	七月八日確定
朱阿輝	同 二年	同 二年	三百五十日	五年間	改正治維法一條三項後段二項	七月三日確定
△洪朝宗	同 三年	同 四年	二百五十日		舊治維法一條一項	七月五日確定
					改正治維法一條一項前段二項	
◎簡吉	同 十年	同 八年	二百五十日		改正治維法一條一項後段二項	七月六日確定
詹以昌	同 七年	同 七年	三百五十日		同	七月五日起訴 同七日撤回
張茂良	同 七年	同 七年	二百五十日		同	同右
盧新發	同 四年	同 四年	二百五十日		同	七月五日確定
郭德金	同 四年	同 四年	二百五十日		同	七月五日起訴 八月一日撤回
△張道福	同 三年	同 四年	二百五十日		同	七月三日確定
林殿烈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二百五十日		同	同右
△林朝宗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二百五十日		同	同右
吉松喜清	同 四年	同 四年	二百五十日		同	七月八日確定
宮本新太郎	同 二年	同 三年	二百三十日	五年間	同	同右
周坤棋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二百五十日		同	七月四日確定
高甘露	同 三年	同 三年	二百五十日		同	七月三日確定
吳錦清	同 二年	同 三年	二百五十日		同	七月三日起訴 七月十四日撤回
林梁材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二百五十日		同	七月四日確定
廖瑞發	同 二年	同 三年	二百五十日		同	七月三日確定

施茂松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二百五十日	五年間	同	同右
陳朝陽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二百三十日	五年間	同	七月八日確定
張欄梅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二百三十日	五年間	改正治維法一條一項後段二項	同右
陳義農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二百五十日		改正治維法一條三項一項 後段二項	七月三日確定
林文評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二百日		改正治維法一條一項後段二項	七月五日確定
翁由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二百日		同	七月三日確定
詹木枝	同 二年	同 二年	三十日	五年間	同	七月八日確定
×陳振聲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五十日	五年間	同	七月三日確定
×李媽喜	同 二年	同 二年	五十日	五年間	同	同右
楊克培	同 五年	同 五年	二百日		同	七月三日起訴 九年十月判刑五年
翁澤生	昭和十年八月 徒刑十三年	—	—			昭和十年十一月服刑

備考
一、姓名上的◎記號爲判決較求刑重者
二、姓名上的△記號爲判決較求刑輕者
三、姓名上的×記號爲求刑時不得緩刑者

劉纘周等的黨再建運動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六月以降，隨著黨遭受檢舉法辦，至八月間黨中央已完全潰滅。然而，當時未遭逮捕的黨員們認爲不能一日沒有黨中央機關，乃相繼計畫再建運動。其一爲屬於謝氏阿女一派的劉纘周等的行動。

新竹出身的劉纘周原爲船員，在從事勞務之餘，對共產主義產生共鳴，於國際勞動組合第五屆大會時以台灣人代表身份參加。爲了歸台後從事勞動運動，乃由莫斯科取道上海，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勞動節前後，由翁澤生處接受島內的地址歸台。由王萬得及阿女處聽取有關台灣種種狀況後，批判改革同盟之結成乃違背第三國際路線的反革命行動，於是起草指摘改革同盟謬誤的聲明書，提示予謝氏阿女。

謝氏阿女肯定、信賴劉纘周的批判態度，除了將此情形向同志報告外，爲了對改革同盟的處分，於一九三一年將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勞動組合大會代表的派遣及台灣共產黨所遭遇諸問題，向日本共產黨求取指令，遂決意派遣劉纘周赴東京，任爲與日本共產黨中央的連絡員。阿女賦予劉纘周的任務爲：

一、報告改革同盟一派的陰謀真相，請求日本共產黨中央的批判及指令。

二、爲實行黨的全面整理，要求日本共產黨中央派遣代表。若不可能，則由台灣派遣正式代表。

三、台灣共產黨原以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成立，連絡斷絕以後乃缺少明顯的關係。因此請明示其關係。

四、國際東方局是否知悉改革同盟的陰謀，請日本共產黨中央予以調查。

五、改革同盟一派宣傳國際東方局曾致送台灣共產黨叁仟圓。有無此項事實，倘若確有此事，請照會受領者的姓名、交付場所及時間。

六、請批判對文化協會解消論的是非。

受右述阿女命令，劉纘周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赴神戶，與日本共產黨同志白川某、中村某連絡，在中村處作成對黨上級的報告書，記述謝氏阿女所託的質問，透過中村向上級報告。十數日後自中村接受地址而上京，在京橋新橋間經由街頭連絡與黑川某取得連絡；再透過黑川某與當時的黨中央部員會晤，關於台灣的事情，接受了大致如下的批判與意見。

一、對改革同盟一派的批判

改革同盟一派未通過黨的正式機關向黨員策動而另行結成改革同盟，實是重大的錯誤。如幹部犯了機會主義的謬誤應召集大會解決。

二、對台灣文化協會的意見

台灣文化協會只要不反動就不必要解消，現在台灣如尚未有反帝同盟、救援會等團體，則有續存的必要。

三、改革同盟一派的行動與國際的態度

此次的分派鬥爭，對於台灣黨是重大問題，所以無法即刻回答，向國際東方局照會獲致回答後再通告。國際東方局沒有理由做如此錯誤的指導。

於是，劉纘周由日本共產黨中央接受謄寫版兩台與歸台旅費四十圓，於八月十六日歸台。

然而，當時台灣共產黨的檢舉仍然繼續進行，謝氏阿女也已經被檢舉，與日本共產黨的連絡

狀況無由報告，乃奔波於殘留同志的連絡，定居於建成町張欄梅處，召來林梁材、廖瑞發共同協議黨的再建事宜，製作反對逮捕共產黨員的宣傳單三百餘張，並公然署名「台灣共產黨」。八月二十三日，乘蔣渭水的所謂大衆葬的警戒間隙，劉纘周、廖瑞發、張欄梅三人分別以台北市萬華、古亭町及各工場地帶做爲各人担當區域，散發了該宣傳單。

邇來注意檢舉的進行狀況，認爲幾乎所有的台灣共產黨員對非合法運動的技巧都極爲幼稚，乃令由陳朝陽製成題爲「同志們！死守鐵的規律與秘密」的文書，計畫九月刊行頒布機關報，並製作「祝工農報的發刊」等二篇論文。在十一月七日革命紀念日遷移至下奎府町陳梅泉處，製成了「蘇維埃同盟第十四週年革命紀念日將近」的宣傳文及多數檄文，並付諸印刷，正在計畫頒布時，於十一月四日遭致檢舉。

劉纘周在警方偵辦中罹病死亡。上述主要文書的記述如左。

宣傳單

（九月六日劉纘周請求陳朝陽製作）

同志們！死守如鐵般地規律與秘密！

隨著經濟恐慌的深刻化，工人農民的革命情緒也高揚起來了，台灣共產黨及赤色總工會籌備會接受了工人農民的支持而日益發展中。當前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進攻更爲劇烈。以往台灣因種種關係對黨員及革命工人農民的非合法技術、黨的規律等的教育並不充分的事實，我們將大胆地承認爲一大錯誤。

今天我們迅速發展鞏固台灣共產黨，研究過去及近時國內、國外的鬥爭與經驗，攝取並應用新技術，是絕對必要的。

同志們！左列所言，句句爲經由實際鬥爭而來的教訓，是我們共產主義者必守的鐵則。

同志們！大家盡自己的力量，發揮創意性，詳細地研究非合法運動的種種技術規律罷！

日常的注意

一　不可將自己的住址、眞實姓名告訴任何人。又互不認識的同志會晤時，絕不可對他或介紹人探問「他是那裏人，眞實姓名爲何，做何事，現在居住何處」等事。絕不可在記事簿上記載同志的居處、姓名及自己時時刻刻的行動。若已寫者應即時燒掉。

一　若知悉同志的居家，在平常無事時，絕不要依照封建的交際方式來往懇談。若有要事時，應事先約定何時何處相晤。倘有緊急事件欲訪問同志家時，絕不要直接進入家中，應先集中全精神於耳目，確定周圍情況後再進入。

一　黨發行的機關報或其他文獻等入手後，在可能範圍內隨時熟讀，讀後即時燒掉，絕不要保存在手邊。

聯絡上的注意

一　嚴守時間。不管任何人，超過約定時間三、五分鐘時應離開約定場所，絕不要原地等待。

一　受負責同志或其他同志之託前往連絡時，或本身接到連絡時，約定的口號或暗號如有一丁點錯誤，不論生人熟人，不可與其進行連絡。

一　不管任何同志，提起「本人想與某某機關某某同志聯絡，請你介紹」「本人由於事故，與某同志斷絕連絡，請你指示連絡方法」等問題時，即使本人知悉與某某機關某某同志的連絡方法，亦絕對不可承諾，應先以「本人也不知道某機關某某同志的連絡方法」或「本人如在路上偶然遇到某機關的同志或某某同志

時，將告訴他」等的手段應付，於事後告知應連絡的某機關某同志，向連絡同志正確地回答。

對敵人的注意

一 若被逮捕時，不論受任何的拷問，一定要遵守共產主義者的本份，絕不可說出自己知悉的種種秘密，同志的住所、姓名、特徵等。對待敵人的「訊問」，最佳的方法即是始終保持「不知道」一句話。另外尤應注意者，對任何拷問手段都不招供時，敵人將轉採軟化手段，使出懷柔收買行動，共產主義者絕對不可對敵人妥協。迄至最後不要忘却自己是共產主義者。

一 若知悉某某同志被捕時，應即刻將詳情報告所屬單位的負責人。獲悉同志被釋時，所屬單位同志應即刻向出來的同志探詢被捕後的經過，敵人如何問供、如何回答、對敵人將有如何的緊急事件，並慰問出來的同志，即刻將其結果向上級報告。

一 對偵探應注意的是，必須絕對詳細探悉住於自己周圍的人，出入的人究竟是何人。如發現偵探（不論是三脚、四脚、台灣人、內地人）時，應即刻將偵探的民族、性別、年齡、特徵等向所屬負責人報告。

工作上的注意

一 不論在任何人面前談話，不要露出自己黨員的身份或表明態度。這不是說一般人不要施行黨的綱領政策的宣傳、煽動，而是說在講話時要巧妙勿讓人識破的意思。

一 對時時刻刻發生的社會問題，或黨發行的機關報、文獻記載的內容等加以討論的結果，如有無法解釋者，不要保留，應向上級同志求解。

一 自己所屬的班，至少一個月召開三次班大會，檢討過去的工作，討論眼前具體的任務、社會問題，並研究新技術，將大會的結果以文書詳細向黨區部報告。

其他的注意

一 若發現新技術，或在路上發現某些材料時，應儘速向自己所屬的負責人報告，而負責人應即刻向黨中央報告。

一 在工場、農村注意傾聽工人農民的交談話題，平常多學習工人農民的行動，體會工人農民的一舉手、一投足及工人農民的民意的盛衰，這樣才能吸收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同志們！共產主義不能有「噯唷」這句話。

倘若發出「噯唷」這句話，不但是一種損失，更是無產階級全體的損失。

右記條項僅對日常的技術和規律提出概括的說明而已。

總之，經常在自己的心裡自覺是共產主義者，勇敢大胆而巧妙地行動，更加地强化擴大台灣共產黨罷！

一九三一、八月

台灣共產黨

祝工農的發刊　（譯文）

（此文係於十一月二日在台北市古亭町周火處扣押者，劉纘周計劃秘密出版工農報，此爲其刊載資料之用而作成的原稿）

一 當前社會存有三個特徵。其一爲經濟恐慌日益深刻化，資本家無情地向工人的生活線進攻，而民主主義者、民族改良主義者則急速地反動。其二爲各帝國主義本國及各殖民地工農的革命化。三爲蘇維埃俄國的五年計

畫，社會主義建設的非常發展與中國蘇維埃的日益擴大强化。

一九二九年間，發生於美國的經濟恐慌，業已使各工業國、農業國捲入其漩渦中。

陷入經濟恐慌漩渦中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帝國主義者同樣，欲避免資本主義社會原則上必然無法避免的經濟恐慌，而將恐慌的重担轉嫁於日本本國的工農及殖民地工農的肩上，實行產業合理化，裁減重工業的四○%，關閉工場，從工場裡拋出二百五十萬名失業者，降低四○%的工資等措施，極力向勞動者階級進攻。特別是台灣，承受了甚大的經濟恐慌影響。產業合理化實行的結果，產業被裁減，輸出入減退（由今年元月至四月約減退二○%），從工場拋出二十萬以上的失業者彷徨在餓死邊緣上，及六○%以上的工資抑低等，日本帝國主義者、土著資本家、大地主等更加兇惡地向台灣的勞動階級進攻。由工業恐慌惹起的農業恐慌的結果，現在直接承受日本帝國主義者、土著大地主的封建性的二層三層榨取的農民，生產一千斤穀物便要虧損拾餘圓（根據帝國主義者的統計），而土地也可以說全部歸於日本帝國主義者與土著大地主手中，或變成担保品。

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土著大資本家地主，爲了避免經濟恐慌，乃如此瘋狂地極力向現在已經過著奴隸一般生活的工人階級進攻，產生了大夥的失業者。因此佔有人口絕對多數的工人農民的購買力更加地減退。尤其日本帝國主義最大市場的中國的銀價暴落、不斷的軍閥戰爭、紅軍的日漸發展，印度的提高關稅等因素，確已使經濟恐慌深刻到無可救葯的地步。因此，日本帝國主義乃極力準備參與物品販賣市場爭奪戰的帝國主義戰爭，欲向日益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的蘇維埃俄國進攻，並絞殺中國、印度的革命。

二　各帝國主義國、日本、台灣俱已陷入日益深刻化的經濟恐慌。恐慌極力威脅工人的生活水準，失業者激增，農民喪失土地，小市民急速地破產等，除了些許大金融資本家、大地主外，大多數工人農民日益貧窮化。赤裸裸地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非合理性的今天，除了工人農民本身努力打倒資本家、大地主及其走狗社會民主主義者、民族改良主義者，並建設蘇維埃（工農兵的政府）以外沒有其他途徑。蘇維埃俄國現不知所謂的經濟恐慌爲何物。現在蘇維埃俄國的工人的生活標準日漸提高（工資比革命前增加了一六七%），不僅沒有失業者，社會主義建設急速發展的結果，當前已呈現出工人不足的狀態。工人一天僅勞動七個小時，勞動四天就有一天的休假。一年能獲得一個月的連續休假（休假時亦領受平時的工資），婦女生產前後有兩個月休假，並領取產褥費與產後十個月的牛奶費用等，過著相當好的生活。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工人農民則僅有「餓死，或對資本主義鬥爭」的兩條路。那已經打倒了資本家及其走狗的蘇維埃俄國的工人農民的生活，業已不斷的上昇充滿希望。

三　當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掀起時，高呼「擁護祖國」而放棄革命工作，出席列寧曾謂爲「已經死亡」的資本家走狗的第二國際及其指導下的國際勞動會議，而出賣工人利益的日本左右民主主義者，絞殺了中國工農革命的國民黨、及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成爲帝國主義的走狗，意欲出賣台灣工人農民利益給帝國主義的台灣民族改良主義者：是絕對無法解放這種資本主義下的苦境的。

民主主義者、民族改良主義者不但反對工人農民對資本家、大地主的鬥爭，而且阻止。他們即是資本家大地主的走狗。請看一九二七年由高雄金屬工業掀起的全島性大罷工、嘉義營林所的大罷工、日華紡織的罷工等，他們在這些緊要時刻都阻止了工人的鬥爭，巧妙地將工人利益出賣給資本家，中傷誹謗共產黨，就最近（六月份以來，現在還繼續中）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台灣共產黨員及革命的工人農民的逮捕事件來說，連一句對帝國主義者的抗議也沒有。這就是台灣民族改良主義者的一派。

只有國際共產黨指導下的各國共產黨，國際共產黨勞動組合指導下的赤色工會，在平常最能勇敢地代表工人農民的利益，擁護工人農民的利益，對資本家、大地主鬥爭，並解放工人農民所承受的辛苦。

四　台灣自一九二六年工人農民對資本主義掀起鬥爭以來迄今，受右傾合法主義、宗派主義的影響，對工人

農民有關台灣共產黨及台灣赤色總工會的綱領政策的宣傳、煽動至為不充分。無法使工人農民認清黨與工會的各項性質與任務，實為黨與工會的綱領政策的一大缺失。此乃由於過去我們在戰線上缺少被視為「大衆宣傳的煽動者及大衆的組織者、言論統一者」的機關報的發刊所致。在經濟恐慌日益深刻化，工人農民的生活更為貧窮化的今天，從來完全沒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卻必須面對六月以來强盜日本帝國主義從我們的解放陣線捉走了多數的前衛鬥士及革命的工人農民等困難情況。此時迅速地克服過去的一大缺點，發行工農本身的新聞紙，實為台灣解放戰線上的一大歷史性工作。

於茲，台灣共產黨及台灣赤色總工會籌備會代表黨員及革命的工人農民，祝福工農報的發刊。希望工農報今後努力勇敢地對日本帝國主義土著資本家、大地主展開鬥爭。

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代表工農眞心吐露的言論，請大家援助台灣蘇維埃建設的一大任務！

一、言論、集會、結社的絕對自由！

二、絕對反對為資本家利益的產業合理化！

三、絕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四、擁護蘇維埃俄國、中國、印度革命！

五、加入台灣赤色總工會籌備會！

六、台灣共產黨擴大强化萬歲！

七、國際共產黨萬歲！

台灣共產黨

台灣赤色總工會籌備會

蘇維埃同盟第十四週年革命紀念日已近（譯文）

（劉纘周預定為十一月七日的革命日散發而作成的檄文原稿）

同志們！即將來臨的十一月七日是十四年前，現在的蘇維埃同盟的工人農民兄弟打倒資本家地主、社會民主主義者、民族改良主義者，建立了自己的政府—蘇維埃政府的紀念日。

現在，世界上除蘇維埃同盟以外的各國全部都陷入經濟恐慌中。資本主義制度的無政府生產方式所惹起的經濟恐慌特別顯著地影響著台灣。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土著資本家地主為了苟延自己的狗命而實施的產業合理化，更無情地進攻無產階級。同時逮捕了台灣共產黨及革命的工人農民。全台灣充塞著二十萬以上的失業者，工資減低六成，勞動條件惡化，米價、茶價低落使生產者收支無法平衡等，已使工人農民陷入飢餓邊緣。另方面，日本帝國主義露出本性，以武力侵略滿州，準備即將來臨的爭奪市場的帝國主義戰爭，開始進攻無產階級的祖國蘇維埃同盟的行動。（「散布在滿蒙一帶的赤色宣傳單係蘇維埃領事所為」等的虛構宣傳，實為進攻蘇維埃的口實）

在台灣的工人農民承受經濟恐慌、處在飢寒交迫狀態下的時候，蘇維埃同盟的政治經濟情勢、工人的生活情形如何呢？同志們！現在蘇維埃同盟是無產階級獨裁的天下。起自一九二八年的五年計畫的結果，在工農生產方面急速地超越帝國主義國家的生產標準，又農業的機械化生產已邁向最高生產額的美國的四倍。此種工業、農業的異常發展，不但在眼前找不到失業者，甚至感到有工人不足的現象。工人的工資比起帝制時代增加二倍有餘。一天的勞動時間僅七小時，工作四天有一天的休假。不論男女、年齡，同一勞動給予同一工資。以禁止十四歲以下少年勞動，禁止破壞母體的勞動（煤坑內、深夜工作等）等，來保護少年、婦女。婦女產前產後，給予八星期的休假與月薪、牛奶費等。工人每一年必有一個月的連續休假（休假也有與勞動時間同等的工資）。男女十八歲

以上便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

帝制時代恰如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工人同樣無法暖衣飽食，連居住的家都無法擁有的俄國工人農民，能有如此幸福的生活是上天所賜？不是。那是蘇維埃同盟的工農兄弟付出許多的犧牲，一致團結，打倒資本家地主及他們的走狗，樹立無產階級獨裁的蘇維埃而得的境遇。

同志們，日本帝國主義者與各國帝國主義者同樣，其欲進攻蘇維埃同盟的原因在於，蘇維埃同盟的工業、農業非常發展，工人農民的生活標準異常提昇的結果，將直接、間接誘導並影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處於飢寒交迫的奴隸般的工人農民走向革命化。蘇維埃同盟的存在使工人農民瞭解到唯有打倒資本家、地主、社會民主主義者、民族改良主義者始有解放的一天。同志們，無產階級是沒有國境的。蘇維埃同盟的無產階級獨裁的基礎的强化，即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强化。因此我們應擁護蘇維埃俄國。

同志們，十一月七日已將來臨。當日我們按照自己的能力情勢，在工場內、農場內進行革命紀念日的工作。

口號

一　擁護無產階級獨裁的蘇維埃。
一　擁護中國、印度革命。
一　絕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一、即時撤退駐在中國、台灣、朝鮮的日本兵。
一、打倒資本家地主。
一、樹立台灣蘇維埃。
一、台灣共產黨萬歲。

一、俄國共產黨萬歲。
一、國際共產黨萬歲。

年　月　日

台灣

檄（譯文）

（劉纘周預定在十一月七日的紀念日散布而作成的檄文的原稿）

工人農民們，今天是十四年前蘇維埃同盟的兄弟打倒資本家地主，樹立工農兵的蘇維埃政府的記念日。

經濟恐慌日益深刻化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國際帝國主義，由於蘇維埃同盟的五年計畫使工農業急速發展，工人農民的生活程度提昇，而縮短了本身的生命，因而對蘇維埃同盟的武力干涉日益露骨。

工人農民們！無產階級獨裁的蘇維埃同盟即是我們國際無產階級的國家。

工人農民們！讓我們記念蘇維埃同盟革命記念日，並擁護工人農民的祖國蘇維埃同盟罷！

一、擁護無產階級獨裁的蘇維埃同盟！
一、擁護中國、印度革命！
一、即時撤退駐在中國、台灣、朝鮮的日本兵！
一、絕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一、反對爲資本家利益的產業合理化！
一、打倒資本家地主、樹立台灣蘇維埃！

一、台灣共產黨萬歲！
一、蘇維埃同盟共產黨萬歲！
一、國際共產黨萬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台灣共產黨台北委員會

黨中央委員蘇新的再建運動　七月十九日，謝祈年在宜蘭被逮捕，潛伏該地的黨中央委員蘇新經由盧清潭的斡旋，轉至吳水春處潛伏至八月三十日，一直圖謀伺機脫出。此間與各地黨員的連絡完全斷絕，因知悉黨中央已經壞滅，乃指使盧清潭密查警察的動靜，爲脫出該地從事黨再建運動而調製文官制服。八月二十九日與盧清潭會合，授予今後之對策方針並促其進行活動，直至八月三十日才由該地脫出潛往至台北。授予盧清潭的方針內容爲：

一、黨再建運動

黨現在雖受破壞，但此間應更加激發工農羣衆的日常鬥爭，使他們團結成大衆團體，在鬥爭過程中吸收勇敢的優秀份子爲黨員，計畫黨的更生。

二、文化協會的解體、戰術變更

羅東支部對本部所提解消文協的意見，至今沒有接到任何的回答，這可證明中央對本問題抱持消極的態度。在黨中央原決議發動文協中央委員會，召開大會宣布戰鬥性解體，但今後應將右述方針改爲：

1. 不論文協中央部的意見如何，由文協各支部開始解體。
2. 在解消鬥爭過程中激發工農、小市民羣衆的日常鬥爭，將黨的政治口號滲透入大衆內部，爲期擴大黨的影響，在蘭陽透過此次租地人鬥爭，斷行解消文化協會。
3. 結成租地人同盟　依據政治綱領中「黨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的任務」，在此次的租地人鬥爭中，應努力結成羅東地方租地人同盟。
4. 上述事項的負責人委由盧新發決定。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由蘭陽出發，潛入台北，與林殿烈連絡，聽取黨遭檢舉的狀況並與張道福連絡。在太平町二丁目春月樓，蘇新、林殿烈、張道福三名會合，彼此報告有關黨遭受檢舉的情勢。

一、文協的解體、戰術變更(與前述同旨趣)

二、犧牲者救援運動

1. 既有多數黨員遭受檢舉，則應開始救援運動。救援運動做爲革命的後備軍，應籌備救援會組織的基礎。
2. 在台北地方解體文協台北支部。台北文協支部解體後改編爲救援會組織的籌備會。
3. 以上事項之進行由林殿烈、張道福負責。

九月三日進入彰化與王細松連絡，由其聽取台中地方檢舉狀況。經由同人連絡，於九月四日在王細松處與中部負責人詹以昌會晤，報告黨第二次大會及爾後的經過，並由其安排與莊守取得連絡，決定於五日在嘉義市八掌溪岸菜堂會面，繼續與詹以昌協議下列事項

一、黨再建運動

其要旨與在羅東與盧新發所協議者相同。中央委員迄今尚未遭受檢舉者僅潘欽信一名，但由於連絡斷絕無法期待其執行中央的任務，遂決定再建黨中央部以及有關人選委由詹以昌進行。

二、文協解消問題

由詹以昌聽取文協中央部有關本問題的意見，得知宣佈解體爲不可能，乃決定與盧新發的協議事項同一方針。

三、關於工會運動

在中部地方工會運動殆無進展，應選擇文協等的活動份子召開工會組織者會議，並侵入鐵路、汽車、豐原製麻會社等。

四、關於農民運動

由於農民組合幹部大部份被檢舉，有關農民組合再建經交換意見的結果，黨將告訴農組員有關農民運動的方針。

五、救援運動

採行在台北與林殿烈、張道福協議決定的事項同樣的決定，進一步在各地方組織救援會的籌備會，以其活動進行全島性救援會的組織。

六、以上事項的推行委由詹以昌負責

翌五日蘇新赴嘉義，在八掌溪岸菜堂與莊守會面，互相報告檢舉狀況，並決定前述與詹以昌會同協議的同樣事項，其進行委由莊守負責。九月十二日，在彰化郡和美庄陳家派處潛伏中遭受

逮捕。

台灣農民組合、文化協會所屬黨員的黨再建運動　隨著台灣共產黨檢舉之進行，黨及其外圍團體的農民組合的活動受了顯著的掣肘，合法範圍的活動殆無可能。對於農民組合來說，曾在竹崎會議中所議決的各項，如：依據農業勞動者組織農業工會、解消文化協會、結成反帝同盟、刊行機關報農民戰報、促進赤色救援會的組織等無一能實行。至八月，黨中央的活動已告完全停頓。

當此時期，於滿洲的日支紛爭顯示出日益險惡的動向，共產主義者所謂之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似有一觸即發之勢。在此種情勢下，台灣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幹部中的黨員咸認黨指導機關之休止不能任其延續下去。當時未遭檢舉的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幹部黨員簡吉、陳結、陳崑崙、張茂良、詹以昌、王敏川等，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日，秘密於台中市文化協會本部事務所會同協議如下：

一、黨的檢舉雖有逐日擴大的模樣，惟內外諸情勢時時刻刻推移，黨的活動不可一日休止，應把握此一認識。

二、現在應調查黨中央委員未遭檢舉者，務必設法恢復連絡；另方面派遣同志赴中國，設法與中國共產黨或國際東方局恢復連絡，並依據其指令計畫再建中央。

三、由於文化協會之存在被認爲妨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是故宜將其盡快解消。另外合法活動的分野已被封鎖的農民組合，也應暫時中止活動。以該組合員及會員爲基礎，進行黨再建的計劃，先吸收爲台灣赤色救援會的成員，透過救援被檢舉黨員的活動，進行爭取及訓練大衆的工作。

四、爲實行右述計畫應設置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會

關於組織赤色救援會的具體方針亦加以協議，惟當時黨中央委員蘇新躲避搜查網而潛行各地，爲黨的再建工作奔走之中。詹以昌經由連絡將右述協議狀況向蘇新報告，同年九月四日在彰化與蘇新會晤，由蘇新告知各地黨員的情勢，並由詹以昌報告八月九日會議的狀況及結果，蘇新依據會議的方針，關於黨臨時中央的構成及赤色救援會組織向詹以昌有所指令。詹以昌根據其指令再次召集黨員於文化協會事務所，先進行有關赤色救援會組織的協議，組成救援會籌備委員會，接着詹以昌、陳崑崙、簡吉、陳結、張茂良、王敏川等在別室決定左列方針。

一、以右列參與者構成黨臨時中央。
二、迅速派遣黨員透過在上海的翁澤生，求取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示，正式組織中央機關。
三、進行連絡及調查分散於地方的黨員，彙集各地的情勢與黨員的意見，再建黨的陣容。
四、透過赤色救援會的組織運動，擴大黨的影響並儘力吸收新黨員。
五、以往黨基礎薄弱的基本原因實爲工會運動之不活潑。故派遣詹以昌赴員林彰化的製糖工場、鐵路部機關庫、自動車會社，湯接枝赴日月潭電力工事場，各爲組織特派員，進行工會組織的籌備工作。

由此臨時中央機關，將一切的活動以台灣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爲中心，利用殘餘的合法性假面具奔走於再建運動。但自同年底赤色救援會亦遭致一連串的檢舉，以救援會的組織而言雖獲致相當的成功，惟再建之使命却在未就緒前已先敗壞。

臨時中央機關影響下值得注目的活動，是由農民組合大湖、竹南（永和山）支部員所發起的

武裝暴動計畫事件，其有關經過將在外圍運動一節裏敘述。

第十一　台灣共產黨的活動

台灣共產黨的活動概觀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不到十名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羽翼下受培育，高舉著台灣民族的獨立爲當前目標而結黨。結黨不久即遭受檢舉致組織四散，爾來並無確立的機關，幾乎呈現著不過是共產主義者的一小團體之觀，維持著其命脈。回顧其四年間的活動軌跡，將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文化協會完全變爲其指導下的外圍團體，而農民運動、小市民學生運動則依據黨的方針推行，至昭和五、六年(一九三〇、三一年)，甚至連赤色工會的組織或勞動爭議方面亦有相當發展，在本島左翼運動中留下了甚大的業績。而觀乎其運動的發展，在當時情勢下由渴望積極活動的青年黨員進行黨的改革、組織的強化等，惟活動的一時發展反而招致了組織本身之壞滅。

台灣共產黨指導下有關農民運動、文化運動、勞動運動及勞動爭議等，各在農民運動、文化運動、勞動運動章節詳述過，不再贅述。此處將不屬於這幾方面，而直屬黨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及以排擊民衆黨、自治聯盟爲目的的打倒反動團體鬥爭委員會（表面爲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共同募捐活動組織）的活動及其他二、三活動，列舉於后。

社會科學研究會的開設　台灣共產黨中央的勢力逐漸勃興的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底，爲吸收黨員及提昇共產主義革命意識及理論的把握，糾合青年農民工人，在各地組成名爲讀書會、茶話會等的多數團體。其方法則由黨員任講師或指導者，初步教材有「資本主義的騙局」、「勞動者

的明日」、「戰旗」等，而程度稍高者有「共產黨宣言」、「共產黨ABC」、「無產者政治教程」等。搜查中判明者即有左表的十八種。改革同盟結成後認爲爲利用研究會吸收黨員，是增加小資本階級動搖性的錯誤方式，因而爾後急速減少，而專心於赤色工會之組織。

■表五■ 社會科學研究會一覽表

名稱	場所	講師或指導者	會員	期間	教材
社會科學研究會	基隆市基隆驛宿舍 李雙輝宅 外五處	蕭來福 吉松喜清 吳錦清 高甘露 莊春火	李雙輝 江傳泉 李有慶 黃土 外十九名（主要爲鐵道從業員）	自昭和五年八月 至昭和六年一月	資本主義的騙局 戰旗 無產者政治教程
社會科學研究會或讀書會	臺北市下奎府町一之一五九 周水火處	王萬得 張朝基 蕭來福 謝氏阿女 廖九芎 周合源 謝祈年 楊克培	王日榮 林式鎔 林膽 外二十七名	自昭和五年十月 至同年十二月	資本主義的騙局 勞動者的明日 人一生的經濟學
社會科學研究會	臺北市宮前町四〇六 張煙處	王萬得	陳兩家 李風鳴 張煙 外三名	自昭和五年十月 至同六年二月	資本主義的騙局 勞動者的明日 人一生的經濟學
同	臺北市太平町五丁目 原民衆黨講座附近	張朝基	鐵道部大稻埕工場職工 陳某 外三名	自昭和五年十一月 至昭和六年一月	資本主義的騙局
同	臺北市崛江町 王金龍處	周合源 郭德金 蕭來福	林期田 王金龍 黃和順 外四名	自昭和五年十一月 至同六年四月	資本主義的騙局 大衆時報 戰旗其他
同（一名讀書會）	高雄市鹽埕町 某時計店二階 外二處	吉松喜清 宮本新太郎 津野助好	水町秀夫 吳廷國 外四名	自昭和六年二月 至昭和六年四月	無產者政治教程 資本主義的騙局
同	高雄市壽町 宮本新太郎處	吉松喜清	宮本新太郎 津野助好 水町秀夫 吳廷國	自昭和六年十二月 至同七年五月中旬	無產者政治教程
同	臺中州彰化郡彰化街 王細松處	莊守 吳錦清 吳拱照	莊守 吳錦清 吳拱照 王細松 黃准	自昭和四年八月 至昭和五年九月	無產者政治教程 無產者經濟學 殖民地問題

同	臺中州彰化郡彰化街 黃准處	相互研究	王細松 黃准 陳家派	自昭和五年十月 至同六年八月	無產者政治教程 殖民地問題
同	臺北蓬萊町一一八 張進興處	林梁材 蔡春發	張進興 柯坤霞 葉湯泉	自昭和六年八月一日至同年九月	資本主義的騙局
同（露營生活）	臺北淡水郡淡水 海水浴場附近	林梁材 蔡春發 陳朝楊	李福來 陳變桂 劉錫三 盧有生	自昭和六年八月四日起三日間	資本主義的騙局
同	臺中市榮町 臺灣農民組合本部樓上	簡吉	張炳煌 劉見業 簡氏娥 張氏玉蘭 外二名	自昭和三年七月四日至同年同月十三日	臺灣現實問題 臺灣農民運動 農民運動關係法規
同	同右	簡吉 謝氏阿女 楊克培 陳德興	黃任發 鄭梁澤 廖變富 外五名	自昭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八日	同右 共產主義abc
同	臺北州宜蘭郡宜蘭民門八〇 楊嬰處	相互研究	林朝送 林材棟 黃火塗 外四名	自昭和五年九月 至昭和六年二月	資本主義的騙局 戰旗

同	高雄州屏東郡街一七三 王湖處	顏石吉 林文許	翁由 李占 王淵飛	自昭和五年十一月 至昭和六年六月四日	資本主義的騙局 勞動者的明日
同	臺南州嘉義郡 伊見鐵工所	李明德 莊守	翁甲 潘萬枝 陳麗水 外三名	自昭和六年四月 至昭和六年七月	同
同	臺南州嘉義市 賴象處	莊守 李明德	陳錫珪 池鶴鉦 楊衫竹 郭紹彬	自昭和六年六月 至昭和六年七月下旬	資本主義的騙局 勞動者的明日

打倒反動團體鬥爭委員會

A、對台灣民衆黨、自治聯盟的反對鬥爭

有關對民衆黨、地方自治聯盟的鬥爭方針，台灣共產黨的態度比以往更加鬥爭化，對其指導下的大衆團體農民組合及文化協會有所指令。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對這方面的鬥爭方針經種種協議的結果，於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初屢次向各支部指令謂：「對台灣民衆黨的全島巡迴講演加以阻礙的同時，要在講演會後立刻召開批判演說會，將此等反動團體的欺瞞手段予以徹底暴露，奪回在他們指導下的大衆」。然而，各支部由於二、一二事件之創傷尚未痊癒，缺少鬥士，未能恢復鬥爭力量，對於民衆黨方面自昭和五年四月七日起至五月三日的連續講演，僅能在彰化、斗六二處舉行批判演說會，以及在彰化、北港、鳳山三處對民衆黨講演會施以妨礙。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八月三日，由民衆黨分裂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不久，台南市內的民衆黨系勞動團體、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南區對此力加反對，以撲滅地方自治聯盟期成同盟籌備會之名義，頒布數百張題爲「反對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大講演會豫告」的宣傳單。八月八日則在台北舉行「打倒自治聯盟台北協議會」的反制講演會。接著工友總聯盟對自治聯盟的反對運動擴大至全島性，惟農民組合、文化協會認爲不能不反對工友總聯盟的黃色工會活動，在工友總聯盟舉行講演會時，散發反對的宣傳單，並以嘲弄、質問、諷罵等方式攪亂妨礙其演說會場，使工友總聯盟的企圖無法完成。

在此等反對運動層出之間，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結成運動仍然推展，八月四日於台南、五日於台中、九日在台北各進行發起人會，遂預定在八月十七日於台中舉行創會儀式。文化協會農民

組合目睹此情，乃交付指令予所屬各支部指示具體的反對鬥爭，在同月十七日在自治聯盟創會式當日，更印刷約兩千張「反對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聲明書」，由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連署送付兩團體各支部、所屬工會其他團體及島內外友誼團體。

如此，廣爲宣傳對自治聯盟的反對的同時，在自治聯盟創會式的記念演講會上，文化協會幹部吳石麟、鄭明祿、賴通堯、蔡天來、王敏川、吳拱照、周合源、楊克培等人進場騷擾，閉會後散發大量的反對宣傳單，有六名受檢束。

反對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聲明書

敬愛的勞苦工農無產市民、青年、學生、兄弟、姐妹們!!

我們的解放運動已成爲國際性的一個問題的今日，台灣的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等猶擬結成與台灣民衆黨同樣的資本家地主的政黨——台灣自治聯盟，將於十七日舉行創會式！

其所標榜者除了規定「確立台灣地方自治」外，其主張旨趣悉與台灣民衆黨相一致，且其手段悉爲妥協、哀求、請願等的叩頭方式，將大大地撲滅民衆的鬥爭性。

因此，身爲無產階級的我們，不但要絕對的反對，更必須將他們打倒粉碎。更有甚者，台灣民衆黨做出「民衆黨員不得加入其他任何政治結社」的決議，且其所領導的工友總聯盟的所屬團體亦召開講演會加以反對。

此時，我們應可瞭解到資本家地主等的勢力正在分散中，另方面，台灣民衆黨欲藉此機會將自己的行爲正當化，對工農無產市民、青年、學生、兄弟、姐妹施以欺瞞，導上資本主義的路上，永遠做爲資本主義的奴隸！此種目標乃絕對地與我們對立。然則我們不願意「自治」嗎？絕對不是。實際上，在當前情勢下，最渴望「自治」

的就是我們工農無產市民、青年學生、兄弟、姐妹！但我們所渴望的「自治」係「眞正的自治」！絕不像台灣自治聯盟與台灣民衆黨猶如「掩耳盜鈴」式的「地方自治」！

最後，我們不僅絕對反對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結成，也反對台灣民衆黨！

進一步言之，我們必須將這些反對團體加以徹底粉碎！

勞苦的工農無產市民、學生、兄弟、姐妹們，起來吧！起來吧！

工人要加入工人的旗下！

農民要加入台灣農民組合！

無產市民、青年學生要來加入台灣文化協會！

緊握着手起來！

打倒台灣自治聯盟、台灣民衆黨等一切的反動團體！

祝健鬥。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七日

台灣文化協會本部

台灣農民組合本部

此種反對運動在支部或地方不甚活潑。而地方自治聯盟更有全島性宣傳講演的計畫。由是八月十七日發出第二次反對鬥爭的指令，指示各支部立即以戰鬥的組合員及會員編成活動班，利用座談會及其他所有機會，將自治聯盟與民衆黨的本質加以暴露，並舉行文協、農組工會與一般無產市民、青年學生之間的關係批判講演會，散發宣傳單等。八月二十二日，文化協會豐原支部邀請自治聯盟及台灣民衆黨會同演說，要求在廣大的民衆面前明示相互的主張，訴請民衆批判。但不爲自治聯盟及民衆黨接受。乃於九月六日在豐原召開反對講演會，由王敏川、陳崑崙、吳拱照等十五名演講者交互登台攻擊。自治聯盟的巡迴演講會一開始，便進入各個會場散發宣傳單，施行攪亂使自治聯盟的講演遭受到相當的打擊。

B、打倒反動團體鬥爭委員會的成立

爲要强化對自治聯盟和民衆黨的全島性反對運動，必須有更强固的組織。且要對抗自治聯盟的講演會亦必須籌措相當的經費。乃決定自九月二十二日起實施全島性反對講演會，將此指令發下各地方支部。在此之前，黨爲强化本運動已指令結成臨時鬥爭組織，乃將各團體幹部集合於文化協會彰化支部，經協議鬥爭方針的結果，組成了以文化協會、左翼工會、農民組合各幹部爲委員的「打倒反動團體鬥爭委員會」，以該委員會名義發出募集鬥爭資金指令，並指示日程及宣傳單樣式，向上台演講者發出召集令。參加演講者有王敏川、吳石麟、鄭明祿、陳崑崙、吳拱照、簡氏娥、施汗、周合源、謝祈年、張道福、林水龍、林碧梧、周馬全、王萬枝、趙明弟、李明治、侯北海、郭秋源、陳結、顏石吉、張滄海、張氏玉蘭等。

於是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由新竹州苗栗郡通霄開始，在全島十四處舉行巡迴講演，面對大約七千名的聽衆宣傳反對意旨，引來相當的共鳴者，大體上獲致相當的盛況。其舉行場所爲通霄、台北、羅東、宜蘭、新竹、苗栗、大湖、彰化、鹿港、嘉義、斗六、學甲、佳里、高雄、岡山等。

打倒反動團體鬥爭委員會所發出的諸文書中，擇其二、三主要者如左列。

民衆黨禁止處分的內幕

台灣民衆黨於二月十八日在台北召開黨員大會，正在修訂綱領時，突然受到台灣總督的結社解散命令。被命令解散的原因及其狀況，雖在三種御用新聞上以大篇幅報導了數日，惟大都隱蔽其眞相，僅不過爲警務局附聲而已。

對沉溺於經濟恐慌怒濤內的××帝國主義來說，只要殖民地台灣能供給低廉的原料、糧食和勞動，且能爲一優良的投資地，則不能不說是一絕佳的救生衣。同時，隨著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逼迫，由軍事上看，台灣益形重要。因此××帝國主義者對後方的防衛準備絕不能苟且。近數年來，台灣總督府對御用團體的培養十分急切。諸如業佃會、青年團、處女會等，或强制實施的壯丁團、學校的軍事教練等，皆以市街庄長、學校長、保正（里長）及方面委員爲中心，在都市鄉村迅速組織起來。此種後方防衛工作尚未臻完成。其他還值得憂慮者乃台灣的新進資產階級、工農無產市民及蕃人。

對此重要問題，××帝國主義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呢？對蕃人方面是以業佃會注入協調思想。對工人小市民方面則利用社會民主主義、民族改良主義將其軟化，並設法阻止其左翼化。如今殘存者唯有台灣新進資產階級。對於此等土豪劣紳，只要在政治上稍加改革即可完全收買。此乃××帝國主義之後方防衛計畫！

松田拓相（拓殖大臣）在五八會議上聲明改革台灣地方自治制後，台灣的土豪劣紳即刻引起動搖，並立即組織地方自治聯盟，有意地迎合××政府的政策。此可謂爲××帝國主義對台灣資產階級的收買政策收到初步的效果。惟反動團體的自治聯盟雖已形成，但分化作用則尚未能充分伸展。

試看第五十九次帝國議會對台灣自治制之態度，比起從前溫和得多（所謂懇切者，乃虛僞官場之常套語而已）。因此一般土豪劣紳雀躍不已，有如已獲致光明的前景。

其實土豪劣紳是中了欺瞞之計而熱狂着。第二段手術即促進台灣資產階級的階級團結。當自治聯盟與民衆黨分裂時，雖然吸收了不少民衆黨員，但現在民衆黨裏尚存留着頗多的豪紳。故已有數年歷史而同一本質的民衆黨，從豪紳階級的團結上觀之，成爲一種阻碍物。急於完成後方防衛計畫的××帝國主義爲扶助豪紳的階級團結，不得不採取斷然手段，命令民衆黨的結社禁止。此乃今天民衆黨被禁止的原因。

支配階級對民衆黨的禁令這樣聲明過：「過去民衆黨的運動實出於反母國反官憲的態度……此次又修訂綱領政策，其民族自決的指導精神愈益鮮明……故不得不下令禁令」。世上吐噓言者只有政治家。支配階級發表的一篇文章，其用意只是爲了掩蔽其收買豪紳階級之事實。俗語所說的「擦擦偸食的嘴巴」是也。

反動行爲最鮮明而易爲民衆所認識者，應首推自治聯盟。然而，自治聯盟的自治內容與民衆黨所要求的自治毫無差異，可以說完全符合。就民衆黨而言，其攻擊自治聯盟者，僅指其分裂行動，未敢指摘其主張之曲直。是故，自從自治聯盟誕生後，一般民衆將民衆黨評爲與自治聯盟相同的資本家地主的反動團體，因而大爲失去民衆的支持。要之，民衆黨自去春以來鬥勢逐日衰頹，直至大會前夕猶如孤城落日，由支配階級觀之，實無必要禁止其結社。

又根據御用新聞的報導，民衆黨由於過去曾進行過阿片及霧社事件有關的運動，觸怒了支配階級云云處。此一說法更屬荒唐無稽。民衆黨對阿片問題僅打一通電報給國際聯盟並向警務局抗議而已，未曾掀起任何大衆運動讓支配階級感到威脅。關於霧社事件，除了迎接全國大衆黨的合法主義者河野密之來台而數度設宴款待之外，並無任何的策動。上述情況對於支配階級何害之有？然則阿片問題與霧社事件絕非禁止民衆黨的原因。此外尚有一

則最普遍的傳說。即指修訂綱領政策為受禁的原因。這也是一種錯覺——日本工農大衆的背叛者河野及河上，前次為了和台灣的反動勢力連繫而來台，對民衆黨的舊綱領政策提出指導。如民衆黨欲吸收（欺瞞）民衆，則其與民衆毫無關係的舊綱領政策是無用的。而謂必須模仿左翼的言辭。孤城落日的民衆黨為挽回黨勢，遂聽從河野、河上的忠告，決意變更綱領、政策，由中國國民黨移至日本全國大衆黨。其新綱領政策的文字，事實上包涵著反總督獨裁政治，惟其全篇的精神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化身。支配階級指著新綱領政策說，含有頗為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此不啻是指鹿為馬——然而，新綱領政策的確成為支配階級絕好的命令解散的藉口。

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進行曲

民衆黨受到解散命令，一部份的土豪劣紳很安靜地加入了自治聯盟陣容。而殘餘的左翼民主主義者及民族改良主義者究將何去何從，現為各方面人士所注目。

民族改良主義者以新竹黃旺成一派為中心，雖極力主張合法政黨的再組織，惟被自治聯盟及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派所侵蝕，已經失却了蹶起的背景。即使能再起也沒有進展的希望。其次為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一派。他們以盧丙丁、蔣渭水、陳其昌等為中心，現正努力於保持殘存勢力。

根據他們最近的言行，似無再度組織合法政黨之意圖。他們呼籲工人加入工友總聯盟，農民加入農民協會、小市民加入維新會等，這就是他們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派所採解消民衆黨的梗概。

工友總聯盟及農民協會已有既成的組織，小市民的團體以台北維新會為母體，打著「打破陋風惡習，改良婚禮、葬式」的旗幟，在大溪、宜蘭等數處組織了維新會的支部。然而他們的民衆黨解消論，是否清算了過去的合法主義的謬誤？是否清算了過去妥協主義的反動性？而直截地容認列寧主義，斷然地否認了合法政黨？這是值得

懷疑之處。

毋庸說，在此極為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政治下，他們所採行的合法政黨是容認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成為資本階級的走狗，軟化工農大衆的改良主義者的化身。在其反面，正處於極端反動時期的現在，僅有×××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指導工農大衆及其他被壓迫大衆，斷然與支配階級抗爭，進而保證無產階級獲得最後的勝利。

然則他們的解消論為何物？

依據蔣渭水的說法，「當前已沒有必要組織合法政黨。我們如欲為工農、小市民爭取利益，必須專注於工人、農民、小市民的大衆團體內的努力」。而丙丁則說「民衆黨欲實踐的工作在工農團體內也可以做。故沒有必要再組織合法政黨」。依此觀之，他們的解消論決非否定合法主義，亦非表示工農大衆應走的方向。如非為了欺瞞大衆而藏匿改良主義的尾巴，那又是什麼呢。

讓我們再檢討其行動。在這種盡唱高調的同時，他們依然把持工友聯盟、農民協會、維新會的改良主義的組織，與左翼組織對立着。所以他們的言辭看似多少有點左翼化，惟其行動與從前毫無差異。

左翼社會民主主義的朋友們！你們既稱為無產階級鬥爭，應完成無產階級××。則應當强調工人建設××總工會、農民加入於××的台灣農民組合、小市民組織小市民團體，同時拋棄改良主義的指導精神，徹底與民族改良主義者、左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鬥爭，要斷然打倒××帝國主義才是——。

絕對反對總督××政治

反對××主義戰爭

擊碎自治聯盟及左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

打倒××帝國主義
台灣××萬歲

召開爭取台灣言論出版自由的懇談會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於台北市日新町蓬萊閣，由台灣戰線社、伍人社、洪水邦社聯合召開有關台灣言論、出版自由爭取懇談會之會議，其出席者有台灣戰線社的謝氏阿女、郭德金、陳煥圭；伍人報社的周合源、江森旺、蔡天來；洪水邦社的許明、黃白成枝、曾得志；而經邀請出席者如左。

文化協會台北支部，王萬得、織本多智雄、謝祈年、張道福；工友協助會，蔡水梅、陳煒煜；台北維新會，黃江連；工友總聯盟，李友三；文化協會本部，王敏川、鄭明祿、吳石麟；台灣農民組合本部，吳拱照、陳崑崙、張氏玉蘭；彰化總工會，施汗；其他有除古屋貞雄，新聞記者等數名。由謝氏阿女任主席，參加者各就所屬團體發行的雜誌、出版物被檢閱及取締的實狀提出報告，認為取締檢閱是橫暴的壓迫；謝氏阿女針對「台灣言論出版自由爭取聯盟」的組織諮問各出席者，並獲得贊成。

一、聯盟加入者，不論團體個人皆可。
二、加盟申請在十一月五日前，由口頭或書面通知台灣戰線社。
三、右列申請由三社籌備委員加以整理，選出各團體代表再開懇談會，做具體決定。方案決定後解散。

其後申請加盟者有台南的赤道社，個人則除古屋貞雄外並無其他人，結果聯盟不待成立即告終。

本聯盟亦為台灣共產黨指導下，黨員以合法面具策動的一鬥爭形態，殆無疑問。

國際紀念日鬥爭指導　黨過去對無產階級運動如國際紀念日鬥爭，全部委任其指導下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進行，並不曾直接去指導；但自改革同盟成立以來，逐漸趨向積極參與。

A　陸軍紀念日散發反戰宣傳單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陸軍記念日當天，台北施行防空演習，曾在蕭來福指導下成為讀書會員而正熱心研究共產主義的王日榮、林式鎔，經蕭來福指導作成「反帝戰，保衛三月十五日，日本共產黨檢舉紀念日」的宣傳單二十餘張，利用燈火管制機會，在港町的電線桿、郵筒、市營巴士的尾部、台北停車場告示板、台灣日日新報社附近巴士站牌、憲兵隊附近磚牆、北門町大衆廁所、新起町停車場等二十餘處貼上該宣傳單。

B　國際勞動節鬥爭

依據四月十八日蘇新的提案，以決定國際勞動節鬥爭的方針為目的，於台北市三橋町葬儀堂附近田地農舍召開中央常任委員會。當時歸台的潘欽信為觀察員，決定鬥爭方針及標語，以蘇新為鬥爭負責人，決定發出指令。

鬥爭指令的內容為：

一、眼前的客觀國際情勢
二、眼前的島內客觀情勢
三、台灣共產主義者當前的任務

(1)應擴大强化獨自的組織。

(2)應建設產業別赤色工會，尤其是做爲勞動運動統一的革命指導部的台灣赤色總工會。

(3)台灣農民組合應以貧農爲基礎再建。

(4)應建立台灣農業工會。

(5)對民族改良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卑怯的機會主義者，應予徹底鬥爭。

(6)應實行爲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

四、國際勞動節鬥爭方針

(1)各地方及各種團體應製作適合於上述國際的、國內的客觀情勢及各地方各種團體的特殊情勢的勞動節鬥爭宣傳大綱。

(2)設立宣傳週，依據宣傳大綱向工農羣衆施行勞動節鬥爭的宣傳活動。

(3)鬥爭形態分爲罷工、農民爭議、怠工、講演會、合法座談會、非合法座談會、遊擊式集會。但在各自的部署上應重視客觀情勢，採擇適切手段。

(4)進行鬥爭時應選定爭議，把鬥爭的緣故地做爲集會或其他的行動地點。

(5)打破觀念性紀念日鬥爭，當盡力指導激發日常鬥爭。

(6)在鬥爭過程中，應儘力於工農羣衆團體的建設或再建。

(7)應在鬥爭過程中吸收優秀份子。

(8)應將紀念鬥爭與黨的機會主義克服鬥爭相結合。

五、標語

實行八小時勞動制

罷工組織自由

爭取團體交涉權

反對產業合理化

實施國庫負擔失業保險

廢止深夜作業

同一勞動同一工資

反對降低工資

建設赤色工會

打倒日本主義

擁護台灣共產黨

依據右列方針雖極力設法實踐，惟各左翼團體關係者幾乎全部遭受國際勞動節的豫備檢束〔預先看管〕，除漏網之魚的地下運動者外，未有能參與運動者，豫期的效果遂無法獲取。

C 六、一七鬥爭計畫

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五月上旬至中旬，黨第二次大會的籌備期間，決定把同年的六、一七〔始政紀念日〕鬥爭計畫，做爲第二次大會後須要作成的首項指令。

(1)顛覆帝國主義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2)沒收帝國主義一切的企業及銀行。

(3)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與貧農、中農。

(4)實行八小時勞動制及失業的國家救濟與社會保險。

(5)廢除一切苛稅、雜稅，實行統一累進稅。

(6)革命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7)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8)國內民權的一律平等。

(9)與日、華、印、韓的工農聯絡。

(10)與蘇維埃聯邦及世界無產階級聯絡。

本指令並附帶「文化協會解消的意義與吾人的任務」的解消指令，計畫透過鬥爭展開文化協會解消實行運動，但因黨檢舉網之擴大，致其實施殆無可能。

關於八一反戰鬥爭的指令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五月底第二次大會後，作成並頒布八一反戰鬥爭指令。此文係經搜查結果入手者，其記文如次。

關於八一鬥爭的指令

八月一日乃國際共產黨所決定的「赤色反戰日」。此日，世界各國共產黨要勇敢地激發工農的鬥爭，在工場、農場、農村、街頭掀起偉大猛烈的階級鬥爭。此種反戰鬥爭應與當前客觀情勢相結合。當前帝國主義戰爭已迫在眉睫，各國的階級鬥爭更形激烈化；在台灣，工農羣衆的日常鬥爭亦至爲蓬勃。然而黨的基礎十分薄弱，重

要產業工人幾乎沒有被組織。所有被組織的工人殆爲非重要產業或從事小手工業等之工人，且這些已行組織的工人都還處在民族改良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操縱下。而農組亦尚未能組織在貧農基礎上，遭受到破壞的農組支部也尚未再建起來。因此，經由此反戰鬥爭爲契機，勇敢地激發工農小市民羣衆的日常鬥爭，將他們聚集於羣衆團體，吸收其中的優秀份子爲黨員，更透過鬥爭提出黨的政治「標語」加以宣傳煽動，擴大黨的影響以確立黨的無產階級基礎。在此反戰鬥爭中，同志應提出下列諸問題向羣衆說明。

一　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

二　帝國主義戰爭緊迫的理由

三　吾人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將戰爭轉變爲內亂

四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本質

五　反戰鬥爭中的青年的任務

六　俄國五年計畫的內容

七　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軍事上的意義

有關定期報告及報告樣式的指令，「各地方的負責人應每半個月提出定期報告」。惟緊急情況下不在此限。其報告內容如次。

一　黨活動的經過

二　黨員的增減及其原因

三　黨員活動的缺點及教訓

四　各大衆團體的活動情況

五　各種團體員的增減及其原因
六　各大衆團體的頒布情態
七　各地方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民族改良主義者等在羣衆中的影響程度
八　各地方工農小市民羣衆的生活狀態及革命的情緒
九　各地方工農小市民羣衆的鬥爭經過、缺點以及教訓
十　各地方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
十一　各地方支配階級的彈壓程度

第三節　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

第一　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的抬頭

赤色救援會（簡稱MOPR）是非社會主義國家內共產主義運動的廣泛的後援團體，負責救援本運動的受難者及其家屬、宣傳共產主義、培養鬥士、匯集運動資金等，達成所謂「貯水池」的任務。臺灣共產黨於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時提出「赤色救濟會組織提綱」，決定其組織。然而，建黨後不久即遭到所謂上海讀書會事件的破壞，雖然尚能維持其命脈但已無暇成立救援會。在黨影響下活動的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等，雖也在黨的指導下致力於救援部之組織，但只能在鬥爭後的法律事件中對受難者做有限的救援活動而已，無法確立救援部的組織。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一月臺灣共產黨改革同盟成立，進行黨的改革。五月，召開第二次臨時大會，採用新政治綱領。該綱領中也定有「救援會的工作」一項並期望其實現，但在黨的陣容尚未完備前的三月起，便有部份黨員遭到檢舉。同年六月以後則發展爲全島性的大檢舉。在這種情勢下，未被檢舉的黨員爲了維持黨的陣容繼續進行運動，急迫需要迅速擴大黨的組織，補充黨員，充實由於檢舉而被破壞的戰線。爲了滿足這種要求，作爲黨的戰術採用赤色救援會的組織乃當務之急。另一方面，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後隨著本島內共產主義運動的尖銳化，對受其影響最顯著的農民組合及文化協會之取締也逐漸加强。因此，這些團體的合法與非法的地下運動都遭

到重大阻礙。而且兩團體皆由於幹部相繼遭到檢舉使得統制紊亂。如果不斷然整頓內部將無法繼續成爲強而有力的鬥爭團體。基於周遭情勢的考慮，有人認爲應利用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舊組織成立臺灣赤色救援會來統一一切活動，並在其發展過程中再締建陣營。於是多年來不曾實施的懸案——赤色救援會的組織運動終於開始展開。昭和六年五月十三日於臺中農民組合本部事務所，由文化協會的幹部黨員詹以昌、陳崑崙（兼農民組合幹部）會同農民組合方面的簡吉、顏錦華、張氏玉蘭、湯接枝，就當時的情勢商議應採取的態度。結果認爲當前最重要的對策就是赤色救援會的組織運動，並決定了如下的大綱：

一、於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的勢力下活動，進行臺灣赤色救援會的組織準備工作。

二、救援會以會員十名爲基準結成一班，五班構成一隊，隨著隊的增加設置地方委員會。當組織遍及全島時設立中央組織。救援會會費採取不定額會費制，依會員的財力狀況而定。其組織方針應該從存在著鬥爭問題的地方開始，經由鬥爭逐漸發展組織。

三、爲了組織本救援會，另外設置籌備委員統制準備工作，一直到中央機關成立爲止。此一工作委由簡吉辦理。

根據右述的方針，似乎在黨的指導下努力於組織的準備工作。但自六月以後，爲了檢舉潛伏的黨員而充實搜索網，嚴密監視左翼團體及關係人物。因此，本準備運動越來越難推展。而黨員相繼被捕更增加救援運動的必要性。同年八月，黨中央已有過半數的人被捕，而剩下的中央委員也四處藏匿斷絕了連絡，中央機關的機能完全停止。於是，簡吉決定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日召集張茂良、詹以昌、郭榮昌（以上爲文化協會）、陳結、顏錦華、陳崑崙（以上爲農民

組合）於文化協會本部，召開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協議會。

第二　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準備會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日，在簡吉的召集下聚集於臺中市文化協會本部的張茂良、詹以昌、郭榮昌（以上爲文化協會）、陳結、顏錦華、陳崑崙（以上爲農民組合），推選張茂良爲議長、陳崑崙爲書記，協議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準備具體案。

首由張茂良致開會辭。簡吉表示：「本救援會的組織與臺灣革命運動有至大的關係，其進展如何將直接影響到臺灣革命的消長。當前吾人最緊急的重要工作就是努力本會的組織，期望其成爲國際赤色救援會臺灣支部。」隨後進入議題。

一、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案　提案人詹以昌說明組織及活動方針的概要如下：「在臺灣現在的客觀情勢下，赤色救援會組織的重要性誠如諸同志所述。其組織必須仰賴鞏固的團結力與有統制的組織。因此，在正式完成前暫定以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地方負責人爲本會的組織者，作爲中央的代行機關設置籌備委員會。下層組織則以農民組合、文化協會會員爲中心，以十人爲基準編成一班，五班組織成一隊。班、隊設置負責人並統轄之。然後擴而大之發展成全島的組織。而且，不止於組織內的活動亦要向組織外擴大支持網，致力於救援資金的籌募以及擴大黨活動的影響。」此案獲通過。

二、地方組織負責人的選定　顏錦華起立陳述，人員的選定乃本會工作進度上最重要之事，審議的結果，推舉：

中央事務負責人　簡吉、張茂良、陳崑崙

地方組織專員

中部地方組織專員　王敏川（彰化）　張信義（豐原）
詹以昌（員林）　張茂良（竹山）
陳神助（竹山）　顏錦華（臺中）

臺南地方組織專員　陳　結（臺中）　李明德（嘉義）
羅再添（曾文）　林銳、黃任癸（下營）
姜林小（竹崎）　林　巃（小梅）
張火生（北港）　吳丁炎（臺南）

高雄地方組織專員　陳崑崙（高雄）　呂和布（屏東）
張氏玉蘭（高雄）

臺北地方負責人　江賜金（臺北）

然在目前的狀況下要召集這些地方的組織者是不可能的。因此，選定臺北、蘭陽地方由簡吉負責，竹山、北港方面由張茂良，臺中州由詹以昌，臺南、高雄地方由陳崑崙負責，與各地同志連絡並報告本會會議狀況，徵求大家的意見，然後會合協議決定更具體的方針。

一、調查黨被破壞的狀況　張茂良起立說明，現在島內外的被捕者大約五十名，詳情不明，各同志應調查此情形。搜捕態勢尚在擴大中，大家需隨時警戒周遭事物，慎重處置機密文書。

一、關於宣傳、煽動的方法　陳結說：「關於救援會組織的煽動宣傳，第一，强調被捕的同志是爲了解放臺灣工農被壓迫民衆而賭命的運動者。而且，此一運動在沒有見到最後的目的——革命成功之前絕不中止。第二，說明被捕同志的艱苦及其家族的慘狀，使人們意識到救援他們是吾人當然的義務。第三，不斷訓練救援會基層會員，培養後繼的鬥士，使人們認識赤色救援會是臺灣革命運動的後衛。爲了達此目的，機關報紙的發行是必須的要件。」關於此一具體政策，最後決定委託陳結辦理。

一、關於文化協會的撤消　簡吉說明並獲通過。「先時與王敏川見面，曾就文化協會撤消的問題請求王敏川決定。王陳述消極的意見說『關於撤消文化協會的問題，必須先經中央委員會的議決才能發表意見，但依現在的情勢，要召集委員會談何容易呢？』然而文化協會勢必撤消，已經沒有議論的餘地。因此，只要中央委員長發表聲明書、指示文化協會會員應行的方針即可。事態如此，實不必經過會議的議決。照目前的狀況，迅速撤消文化協會，整頓文化協會的會員，然後將他們吸收進赤色救援會的組織內，透過救援運動來圖謀工作的發展方爲上策。因此，在詢問地方組織者的意見時也要討論此點，以促進文化協會的撤消。」於是，赤色救援會組織的準備大致成立，之後的二十日間則根據本會議的決定，與地方組織專員交換意見，各自進行各項活動。

第三　臺灣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會的組成

根據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日的會議，簡吉、陳崑崙、詹以昌及張茂良四位潛行於島內，藉書信聯絡匯集農民組合、文化協會會員中的積極分子有關撤消文化協會及臺灣赤色救援會

組織活動的意見。詹以昌與當時唯一殘存的中央委員蘇新取得聯繫，以黨再建方針爲中心討論文化協會取消問題及赤色救援會組織方針。接到黨中央委員蘇新關於撤消文化協會及組織赤色救援會的正式命令。九月四日晚上，在文化協會本部事務所會集同志，組成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會。

當日參加會議者在農民組合方面有簡吉、顏錦華、陳結、陳崑崙，文化協會方面有王敏川、張茂良、詹以昌、吳丁炎。首先由地方組織專員預定者發表對本問題的意見。

一、關於各地組織專員的意見報告　陳崑崙說：「八月十二日，在嘉義與李明德會面。他無條件贊成赤色救援會的組織，關於撤消文化協會，大體上也表贊成的意見，不過說要等整理支部員的意見後再提報告。同日，在高雄與呂和布、周渭然見面，詢問其意見，他們也是無條件贊成。同日，我又到屏東見張氏玉蘭及黃知母，他們也無異議。八月三十日，到臺南拜訪侯北海、李媽兜，他們反對撤消文協，至於赤色救援會組織也不想參加。」接著由張茂良發言：「竹山張庚申無異議。北港吳丁炎贊成。因爲他本人今天出席所以省略報告。」詹以昌因爲王敏川、顏錦華出席也省略報告。簡吉說：「我因爲被跟踪難以旅行，所以以文書徵求意見，有人尚未回答，但多數贊成。」

二、關於臺灣赤色救援會的組織方針：

中央機關　設置十一名中央委員，互選五名爲中央常務委員，設置一名中央委員長，中央常務分庶務、財務、組織、宣傳、動員五部，以常務委員爲部長。

地方機關及下級組織　以十名以內會員構成一班（細胞）。每班設置一名班委員。五班爲標準組織成一隊。每隊設置隊委員。由數隊的隊委員構成地方委員會。如此，俟全島組織略成規模

後召開大會，選舉中央機關的成員。

依照上面所述的組織方針設置臺灣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會，作爲正式成立前的組織準備機關。籌備委員有簡吉、張茂良、詹以昌、陳崑崙、李明德、呂和布、吳丁炎七位。關於推動中央常務的暫定人選則推選簡吉、張茂良、陳崑崙，並由簡吉負全責。地方的組織專員則決定如下：

李振方（羅東）　江賜金（臺北）　顏錦華（臺中）　王敏川（彰化）
張信義、郭棨昌（豐原）　詹以昌（員林）　張茂良、陳神助（竹山）
李明德（嘉義）　林銳（麻豆）　蘇清江（新營）　陳結、林巃（竹崎）
呂和布（高雄）　張氏玉蘭（屏東）　吳丁炎（北港）　湯接枝（霧峯）

關於以上的決定及組織的命令傳達，臺中以南由陳崑崙負責，以北則由簡吉負責。決議於近日內召開第一次籌備委員會後散會。

第四　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準備運動

陳結於竹崎地方的運動　黨員陳結是農民組合的幹部。自從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四月接到重建農民組合嘉義、小梅兩支部的命令後，即在竹崎地方農民組合會員之間展開秘密活動，致力於兩支部細胞的重建，頗有實效。八月九日參加在臺中文化協會本部召開的赤色救援會組織協議返回竹崎地方後，立刻著手組成救援會訓練班，而且蒐集與赤色救援會有關的資料，致力於整理文稿及募集出版資金等，活動甚爲積極。自八月九日的討論會議結束回鄉後不久，在竹崎庄樟腦寮張城家召集由其活動結果所成立的農民組合支部細胞的負責人張城、林層、劉雲陣、許愛、董

蒼、許登此，說明救援會組織的急務，提議將各班直接改編成救援會的班組織，募集資金，發行機關報紙，九月六日召開國際青年記念日座談會，調查農村經濟狀況等各項，並加以議決。當時即已完成十一班八十名的會員組織。

八月末再度應召參加救援會籌備委員協議會。歸途中順便到嘉義郡小梅庄樟普寮翁春的家，召集小梅地方農民組合的積極分子張火生、廖長茂、李學、董蒼、林惟、許登此、李萬春，詳述救援會的組織及任務，將既成的組織班編成一隊，推舉董蒼爲隊委員，糾合青年組成另外的青年班，極力煽動他們。又將七班四十五名予以組織化，如此一來，既成組織班就達到十八班。爲了了解組織班的狀況及負責人的指導情況並討論將來的活動，在竹崎庄樟腦寮、獨立山麓張城所有的龍眼小屋召集張城、朱月、劉運陣、許愛、林惟、林征綿、許登此、董蒼、林水福、陳神助。推舉朱月爲議長、陳神助爲書記。陳結先告訴他們國際、國內的情勢，環繞臺灣的資本主義恐慌之深刻化，帝國主義戰爭的迫切，以及臺灣革命的即將來臨等。又述及島內共產黨員的被捕人數已達八十餘名，救援會的活動一日也不能拖延。接著，由班委員報告各班的狀況，託給張城救援金四圓五十錢，交給陳結機關報紙發行資金二十三圓七十錢，贈給當時被拘留的農民組合竹崎支部長林巃救援金。決議：

一、擴大救援會班

二、募集救援金及機關報紙的發行資金

對於在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農民的生活，認其爲理想社會的生活而講解，促使大家討論、共同奮起，然後散會。

林銳一派在曾文、北門兩郡下的活動　九月四日，陳崑崙爲了傳達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會的決議而南下。九月十日，他在文化協會臺南支部事務所會見預先召集的林銳、李鹿、柳德裕，傳達上述的旨趣。告訴林銳已被選任爲地方組織專員並取得其同意。林銳回到曾文郡的自宅後，十四日招來同郡下營的沈君，告以救援會的組織計畫，命其與姜林朝清共同著手於下營地方的班組織運動。又招來陳文質，命其著手於同郡麻豆街地域的班組織之組織活動。

沈君、姜林朝清於下營煽動農民組合社員，九月中組織兩班十名。陳文質糾合同資格的六名農民組合員組成一班。李鹿則在北門郡學甲庄煽動農民組合員，與當地的謝彰洲共八名組成一班，然後逐漸擴大其組織。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五月，林銳在臺中農民組合本部與簡吉、陳崑崙、湯接枝、顏錦華等人連絡時已經聽取了救援會的組織計畫。隨著黨員被捕事態的進展，積極進行募集救援金的工作。他向當地農民組合的舊幹部黃信國募得十五圓，向施禎祥募得十圓，林銳本人捐出四十圓，再加上其他數名組合員的捐助共得七十圓餘，全數匯到農民組合本部。九月以後，致力於組成班的運動與募集救援金。到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二月爲止，向各班募得了四十餘圓，自備六十餘圓，然後將這些錢，經過各連絡線分數回送到籌備委員的手中。

李明德一派在嘉義市的運動　八月十二日，李明德與陳崑崙連絡，然後說服嘉義的同志進行組織準備工作。先前逃離高雄潛伏於嘉義的莊守與李明德商談，糾合嘉義的青年、學生、職工等人召開社會科學研究會，進行共產主義之研究。其成員有翁甲、周錦銓、潘萬居、陳麗水等一羣，以及陳錫珪、賴象、郭紹彬、邵成章、陳瑞焜、莊輝煌、池嚮針、陳繼彰、楊杉竹等一班人。李

明德認爲當前的組織方針應以這些研究會員爲中心，進行班組織。八月二十日，在同志之一的吳水家招來羅再添。李明德向其詳說赤色救援會的任務及工作，決議應共同形成班組織。八月二十八日夜，在嘉義公園太子樓附近糾合羅再添、吳水外數名勞動者施以煽動。九月十一日，接到陳崑崙傳達之籌備委員會方針，於是糾合羅再添、陳錫珪、賴象、吳水轉告陳崑崙傳達的旨意。決定由羅再添、吳水加入勞動者及文化協會員中擔任組織工作。李明德則向市內的其他青年展開工作，於是在九月十三日夜，於嘉義公園辨財天祠前附近，秘密召集羅再添、吳水、周木己等勞動者組成一班。同月十五日，在嘉義神社附近召集賴象、陳錫珪、鄭玉田、林景星、王清淵組成一班。然後指導郭紹彬，藉此人之手將王清淵、林初生等人組成一班。

以此三班爲中心努力吸收會員。九月十六日，黨員莊守、賴象、陳錫珪、李明德、郭紹彬等人受到嘉義警察局的調查。十八日，莊守被逮捕。由於害怕救援會組織被發覺，李明德在郭紹彬的未婚妻許氏家召集各班員，協議接受調查時的對策，同時決定應暫時停止活動。在尚未能發展的情況下，不久也被破獲了。

吳丁炎一派於北港方面的活動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吳丁炎參加在台中州豐原郡內埔庄張信義家所召開的文化協會中央委員會秘密會議。參與支持台灣共產黨及新行動綱領的決議案。事後表面上仍以從事鐵皮匠的工作爲掩護，在附近各地行商，趁機與貧農、工人子弟及文化協會北港支部員連絡。在虎尾郡海口庄月眉吸收吳博爲同志。要他表面上以鐵皮匠徒弟爲掩護暗中輔助運動。然後在各地召開座談會，以通俗方法施以共產主義革命之訓練。透過黨員張茂良、李明德與上級取得連繫。同年九月四日，出席文化協會本部事務所召開的赤色救援會籌備委

員會會議，擔任北港地方的負責人，致力於吸收同志及募集救援會資金的工作。同年九月二十六日（舊曆八月十五日夜）以觀月會爲名，召集呂賽、鄭靜、楊茂松、許啓明、吳博、蔡西涵、蔡紡等人，闡述共產主義革命之必然性、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之迫切性、台灣革命機會即將來臨、以及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建設之進行等，鼓勵他們號召勇敢的青年進行革命的準備工作，並盡量吸收青年同志形成班組織，對他們施以共產主義的訓練。暫時以參加會議的人組成一班，並推舉楊茂松爲班委員。同年九月末，在吳博的陪同下假裝行商訪問虎尾郡海口庄月眉的張溜，糾合附近受其影響的青年。除了張溜外，會合張卜、劉希、張笨、吳復、張坪、吳添、蔡添丁、黃呼等人，利用同樣的方法予以煽動，然後以張溜爲班委員將他們組成一班。至同年十月末再度在吳博的陪同下往訪張溜家，召集附近農村的青年積極分子，將之帶往同郡海口庄同安厝新虎溪河口附近張溜的墾地工寮，以張溜、蔡添丁、張卜、張坪、吳添、呂賽等爲革命時的行動隊，以青年班之名組成一班。翌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東石郡六腳庄竹子腳呂賽在吳丁炎的指導下，依同樣的方法將同部落的青年陳越、呂聰明、蔡豬胚、陳看、呂德卿、陳捷、陳戇人等組成一班，以呂賽爲負責人。一月十五日深夜，吳博在舊虎尾溪畔糾合張萬教、張仁、陳秦、張明、張笨等人組成一班。就這樣，吳丁炎一派完成了四組二十七名的組織。

在這段期間，透過這些青年及文化協會關係者極力進行募集救援金的工作。在救援金捐贈上，農民組合方面爲林銳，文化協會方面則爲吳丁炎。其總額因供述不同無法弄清楚，但在九、十二個月間達到四十六、七圓。其組織外的支持者有蔡秋桐、駱萬得、林瑞西、甘文芳等文化協會系統的人物。

高雄州下的組織運動　高雄州下的組織者呂和布、黃石順、張氏玉蘭在接到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會傳達的指令後，約於九月十日左右於鳳山支部事務所召集組合地方委員商討組織的事。出席者有黃石順、林春、盧丁春、呂和布、張氏玉蘭、孫氏葉蘭等人。協議的結果，高雄市內由呂和布指導，鳳山地方由黃石順指導，以林春、盧丁春爲班委員著手組織工作。潮州、屏東方面則在張氏玉蘭的指導下，以孫氏葉蘭負責組織工作。著手於十二個班的組織。

台中州下的組織運動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初，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陳結在回嘉義郡竹崎的途中，到台中州竹山郡鯉魚尾尋訪林水福。在他的介紹下於數個地方聚集附近部落的人民召開座談會，煽動他們參加本運動。又在十月初由陳神助隨同來到同一地方，指示林水福召集當地部落居民蔡阿蕃等四名居民進行組織救援會班。以林水福爲班委員。約在同時，陳神助與林水福一同往訪魏連春，在他家糾合數名部落居民組成一班，推魏連春爲委員。又於竹山庄江西村以陳清水爲委員，將陳乙等五名居民組成一班。

文化協會方面，籌備委員張茂良回到其本籍地竹山，以當地的張庚申爲組織者致力於救援會的組織活動。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旬，在竹山庄竹山李水岸家召集張庚申、張坤南、張秋林、陳金時、林如川、吳朝川、呂朝枝等人，極力煽動救援組織活動之必要性。以張秋林、陳金時、賴水樹、葉如川、吳朝川爲各班委員，組成五班，由張坤南當隊委員，將他們編成一隊。

王敏川與張信義商議的結果，以郭榮馬爲豐原地方的組織者。以文化協會員爲中心宣傳其旨趣。結果，吸收到以林海成、林寶煙、林德旺、游超番爲委員的四班二十多名。同年十一月末，呂朝枝取代湯接枝搬進台中市農民組合本部後，向出入組合本部事務所的賴天來等六名人士說明

救援工作的重要性，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以賴天來爲委員組成一班。黨員湯接枝則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十月中旬回到霧峯庄萬斗六煽動當地農民，以徐連爲班委員，將數名農民組成一班。

台北的黃賜金、羅東的李振芳等人也是組織者，他們也相當積極地展開行動，但因爲當時搜查工作無法徹底，不能知其詳細情形。

其他籌備委員的活動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九月成立籌備委員會後，王敏川親自走訪各地文化協會一系救援會的組織者，致力於督勵救援會的組織運動與連絡統制同志，似乎也募集到相當數額的救援金。

第五　陳結等人刊行救援運動機關報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日，台灣赤色救援會組織討論會決議發行以宣傳與訓練爲目的的非法機關誌。委任陳結負責執行。陳結回到竹崎推動救援會組織工作的同時，竭盡心力募集救援會組織運動機關誌的發行資金。他向中央部簡吉要求助手，結果派陳神助來支援。他們躲藏在竹崎庄樟腦寮(阿里山鐵路獨立山山腰)張城所有的龍眼烘乾工寮中整理原稿。陳神助帶著資金二十數圓走訪嘉義的李明德，得到曾經透過簡吉要求的謄寫鋼版，並購買蠟紙用紙等，由林水福搬入山中，再接受張城家族等人的補助而開始印刷。九月末印製八裁紙四折型小冊子二字集二五〇冊、三字集四百冊(都以平易的詩歌形式來宣傳共產主義)，以及機關報《真理》第一號一百五十份。二字集二百冊、三字集三百冊以及《真理》第一號一百份由張城之子張添龍搬到竹山林水福

處，企圖伺機秘密送往農民組合本部。十月五日，陳神助又到嘉義購買用紙類，由林水福負責運送。自十月十二日起在距離前述龍眼烘乾工寮二町餘遠（長度單位，一町約合一〇九．〇九公尺）人煙罕至的谿谷建造小屋，然後把謄寫用具移到這裏，印製《真理》第二號二百五十份，及救援運動號一百五十份，然後各留下五十份，三百份交給陳結與陳神助帶走，翻山越嶺運到小梅庄紹安寮許登此處。再由許登此搬運給林水福。

十一月中旬，在前述的小屋中印製《真理》第三號，「記念蘇俄聯邦革命記念日」一百五十份。不久，林水福在竹山被逮捕。陳結接到通知後逃到阿里山。印刷器具及原稿等則由陳神助藏於小屋附近的岩窟內。

送往林水福家的東西隨著他本人的被捕起出後一起被扣押。陳結手邊剩下的部份則分發到各地方。送往嘉義李明德處的各四份及來路不明的二字集、三字集等則由各地的救援會班複寫散發到廣大的地域。本件調査中發現不少人能將該文章背得滾瓜爛熟，可以想見該文書已廣被精讀。

從這些印製散發的機關報文章中擇取三字集的主要部份，列舉如左。

三字集

無產者　散鄉人（窮人）　勞動者　日做工　做不休　負債重　住破厝　壞門窗　四面壁　全是穴
無電燈　番油點　三頓飯　蕃薯簽　每頓菜　豆鬴鹽　設備品　萬項欠　吾衣裳　粗破布　大小空　烏白補
吾帽子　如桶箍　咱身軀　日曝黑　老至幼　著勞苦　瘦田畑　納貴稅　染病時　無人顧　咱線被　世界薄
厚內衫　大概無　布袋衣　袴外套　寒會死　也著做　冬天時　迫近到　老大人　痰舀舀　少女兒　流鼻蚵

一家內　寒餓倒　腸肚哼　哼哼號　斷半錢　請醫生　不得已　祈神明　雙隻腳　跪做前　金香紙　陸續前
嘴出聲　誓豬敬　沒聽著　佛神明　豈有力　來同情　那瞬間　變惡症　喨一聲　失生命　嗳呵喲　叩頭殼
爭心肝　父母怡　沒覺醒　重惹禍　無團結　慘難遇　設團體　衆協和　萬項事　自己做　要努力　力自靠
惡地主　來打倒　惡制度　來毀破　這時候　萬人好　資本家　收大租　大會社　大規模　一秒間　儲數圓
强剝奪　很糊塗　住樓閣　妾多數　食山珍　兼海味　飲燒酒　雞肉絲　香肉干　紅燒魚　吃不完　就捨棄
金磁碗　象牙箸　用石棹　籐猴椅　牠身裝　很奢侈　燕尾服　毛綢絲　紅皮靴　仕底記（手杖）　金時錶
金手指　金目鏡　金嘴齒　這强盜　想計智　連政府　得大利　開墾地　盡搶去　現國家　照牠意　有錢人
的天年　工業家　設機械　愈文明　咱愈死　失業者　滿滿是　愛做工　無好去　倘有職　很少錢　趁無食
愛寒飢　飲塞錢　渡生死　無打緊　這時機　土地賊　逆天理　搾取咱　無慈悲　賊政府　卻重稅
（「卻」台音通「徵」意）　賊官廳　萬項卜（「卜」台音通「要」意）　越愈散（「散」台音通「貧」意）
卻越重　走狗派　欺騙人　講要納　照起工（照規矩之意）　納稅金　飼官狗　害咱死　目屎流　抗租稅
著計較　日政府　土匪頭　徵稅金　造戰艦　爲戰爭　無分寸　大相刣（相刣即戰爭）　的時瞬　抵用錢
如土糞　資本閥　免出本　若刣輸（打敗）　牠免損　勝利時　得大份　戰爭近　飛行機　冥躍練　不休止
兵演習　似做戲　市街戰　要防禦　假相刣　夜間時　浪人工　費大錢　戰一擺　呆算起　日本兵　練打銃
爲侵略　起戰爭　戰爭時　無僥倖　貧工農　死代先　警察狗　練弓箭　學柔道　推白旗　郡役所　遊戈矢
帝主義　切迫時　總動員　周準備　日月潭　設電氣　沿海岸　刋滿是　冲海底　埋暗器　人電著　隨時死
打狗山　設砲台　騙民衆　假病院　電信台　堅鐵機　可通信　能相知　日政府　很奸巧　大車路　造雙條
白色匪　起無道　陸軍路　直直造　抽人夫　每年做　因戰爭　有不利　欺騙咱　刈竹簕　說防過　寒熱痢

吾要識 這意義 反動狗 反瞞欺 說盡忠 不怕死 即是民 應該是 吾同胞 須銘記 咱著裁 大相刣
資本閥 第一愛 戰爭起 牠免死 尚且彼 乘那時 騰物價 得大利 戰爭到 的時機 散鄉人 著慘死
貧工農 亡身屍 壯男人 被召去 做工人 無工錢 靑年們 著裁死 派出所 召咱去 練壯丁 扛銃子
徵牛馬 運糧資 老夫人 顧空厝 要自計 無人扶 起反亂 數無久 吾兄弟 爲此死 咱父母 爲此饑
目滓流 目滓滴 無通食 亦是死 這原因 在何處 私有制 保大富 可怨恨 賊政府 虐待貧 且殺誅
赤貧民 被欺負 勦躂咱(作弄) 做馬牛 露西亞 赤蘇俄 蘇維埃 工農操 搾取滅 剝削無 全世界
解放母 共產黨 握指導 白色匪 曰亡逃 捨資產 甘願做 勞動制 七點時 諸學校 入免錢 婦產院
養老院 各病院 自由去 圖書館 甚濟備 卜讀册 眞便利 托兒所 顧我兒 衆安樂 沒惡意 做竊盜
自滅止 資本賊 全部除 於這時 設機器 各機關 整濟備 全民衆 始有利 像這款 好天年 通世界
衆人希 咱大家 親兄弟 有一日 達這時 工農們 咱所以 要奮鬥 濟奮起 要大膽 免驚死 牠强搶
勿給伊 大大羣 招抗起(全體起來反抗) 免三日 牠餓死 抗租稅 吾武器 咱團結 勝銃子 倘若無
拳給伊 衆除寡 實容易 反動派 可惡死 打倒牠 莫延遲 焉不得 我勝利 這主張 是眞理 貧工農
濟蹶起 來鬥爭 諸同志 支配者 狂化期 咱結社 被禁止 我罷工 無權利 吾領袖 被拉去 各個個
打半死 小蟲類 昆蠅蟻 被人操 牠同志 些少無 恐怖起 生爲人 豈無恥 起鬥爭 大爭議 指導者
被檢舉 失信念 起驚疑 慾貪生 想怕死 地淒慘 只痛悲 無路用 好去死 赤貧人 衆兄弟 濟集來
咬切齒 掠仇敵 碎粉屍 諸同志 ○○○ 守統制 守決議 爲階級 誓戰死

上卷完

資本家 典有錢(「典」誇示之意) 天地變 不知死 有錢人 的天年 已沒落 第三期 將崩壞

大危機 經濟上 恐慌起 通世界 呆景氣 全民衆 淚淋漓 資本狗 辨政治 獨裁制 隨在伊
貧工農 無權利 衆貧民 起抗議 政治上 地危機 國家亂 治不去 賊政府 不安居 大資本 算不利
各工廠 閉鎖去 小資本 倒離離 終沒落 爲貧兒 資本賊 欲支持 牠狗命 免早死 起無道 無慈悲
對工人 大搾取 勞動力 强化起 失業者 滿街市 愛做工 無所去 有工作 也無錢 一家內 將餓死
工人們 覺醒起 設工會 起爭議 各要求 爲自己 勞動制 七小時 各個個 昇工錢 勞動法 要制定
每條件 要改正 男女工 要平等 少年工 大點鐘 資本賊 無僥倖 總拒絕 全不肯 各工場 就指令
總罷工 起鬥爭 農產物 大落價 有物件 無人買 要耕作 無土地 卜種作 被限制
卜討趁(要討生活) 無工藝 無頭路 可自計 耕作人 花螺螺 每個人 都負債 現時代 的時世
咱加做 無咱個 賊政府 人人册(「册」音通「恨」意) 各條款 直直多 租稅金 年年加 這時候
趁食人(討生活的人) 不餓死 也哭伯 土地賊 最可恨 剷滅牠 著要緊 將土地 奪回盡 沒收來
歸農民 最可惡 私有制 來毀破 做一下 農民們 耕土地 免納稅 眞好勢 惡地主 定著册 和政府
想毒計 用官狗 來壓制 賊政府 起無道 全百姓 無奈何 咱工農 無所靠 不得已 衆合和 設團體
自己做 惡政府 要打倒 私有制 要毀破 資本賊 要滅無 有努力 力就靠 順天理 應該做 工農兵
起鬥爭 濟覺醒 起革命 歷史的 必然性 我主義 要宣傳 要勸誘 組合員 要組織 得完全 赤貧人
爲中心 諸困難 他堪忍 他在世 最勞苦 被彈壓 不退步 提拔他 做幹部 咱領袖 著點顧 咱大家
入組合 組合費 著繳納 組合費 納代先 抗租稅 來鬥爭 議決後 隨逐行 要參加 咱組織 各項事
要秘密 吾機關 要統一 各情勢 得能識 咱組織 有類層 七個人 結一班 要互選 班委員 各組織
照律規 集五班 結一隊 選一名 做隊委 吾機關 要確立 集權事 中央執 謀利益 我階級 組合員

親兄弟 咱組合 要支持 各個個 有權利 各件事 照順序 來討論 得眞理 開大會 來決議 吾運動
要完全 同這樣 像這款 青年們 也團結 婦人部 可後援 又組織 少年團 一家內 總動員 共產軍
咱的兵 爲主義 抵犧牲 爲階級 抵戰爭 是工農 握專政 共產黨 咱的主 爲正義 的辦事 須丹林
咱師阜 咱師祖 旣逝世 是列寧 馬克斯 他傳導 資本論 他建設 工農兵 蘇維埃 堅政府
資本主義第三期 壓迫搾取不離時
無道政府將倒去 白色恐怖愈橫起

下卷完

救援文獻（一九三二、一〇、一五）

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工作的意義與任務

救援運動（台灣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會發行）

(一)

「全台灣工場、礦山、農村的階級鬥爭日甚一日地迫切激烈。『資本家與地主』『勞動者與農民』這對立的二大陣營之戰線日益鮮明」。

此兩階級的陣營已起變化，一方面是由反動的帝國主義資本家階級指導，另方面是接受革命的工人階級的編制與指揮。「因此階級鬥爭已變成黨與黨的鬥爭」。此一形勢不只我國如此。近來由於新帝國主義戰爭的激發，國際形勢特別緊急，最近的鬥爭發展非常迅速，同時今後也會有加速度的發展。此一階級鬥爭的發展，使我工人農民的陣營內陸續有很多人犧牲。掌握權力的資本家地主的支配閥（白匪）使用一切形態的暴力（虐殺）來彈壓，企圖破壞彼等的敵營（即我工農階級）的陣營（前衛）。這些白匪只利用抑壓一般大衆的法律已無法滿足自

己的獸慾。因此，針對我等工農階級之主腦的共產主義者制定特別的死刑法——治安維持法——即昭無「註昭和」(「昭無」與「昭和」台音近似，以此嘲弄日憲)三年(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依據日本〇〇〇(註日本天皇陛下)的緊急敕令發布施行的無道法律。他們不以此滿足又公然利用軍隊警察，組織非公開、反動的諸大衆團體與我等的團體對立。你瞧！彼等說要在我小狗寮(派出所)訓練壯丁團銃練(青年)團(「銃練」「青年」台音近似)，浪費各村最壯健、血氣盛的中堅青年許多時間，召集到打嘴所(派出所)(「打嘴所」與「派出所」台音相近)由小狗奴(警員)訓練步法。同時又以兇暴手段將奴隸根性的毒素一一注入該壯丁團員的腦中。如果一日(一回)不應其召集即被彼狗官判以重刑、私刑、毆打、狗誅、侮辱等，乃至以刀刺之又科以罰款，受盡種種侮辱。噫！這是銃練(青年)葬命(壯丁)團。

不只如此。又從村中選出奴隸根性較强者作爲彼等的奴僕，考銃(保正)有九圓的所得，絞首(甲長)有九十錢的所得。狗呼狗(九塊九台語與「狗呼狗」諧音)。彼等全是被利用的走狗。派遣官狗跟踪我等的首領尚不滿足，又以欺瞞手段特別束縛我等的行動(即官狗時時刻刻能知我等的動作)，制定保甲規約來壓制。

誠如我等所見，本年八月末，彼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施行戒嚴令，從大小正式的狗到反動的走狗保正、甲長、壯丁等，悉數動員搜查我台灣全島的山間海邊。以夜警、微行、埋伏、住宿登記等橫暴的手段來束縛我等革命運動的工作。

此難以對付兇惡無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白匪在數月前——(始於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深夜逮捕我等最優秀的領袖趙港君)下手大鎭壓，陸續逮捕我等工農的領袖與鬥爭分子……(大多數是赤色工會、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國際書局的活動分子)……現在被逮捕監禁於獄內者約有三百餘名，同時又準備繼續擴大逮捕。此多數被逮捕的工人、農民、學生等同志大都是因爲有台灣共產黨的嫌疑而被調查。現在又因勞動爭議、佃農爭議而被拘禁

的同志不計其數。兇殘無道的日本白匪將我等的領袖及勇敢奮鬥的工農兄弟姊妹一齊逮捕仍不知足，不放棄其手段，不斷野蠻地搜索民宅。

在此野蠻無道、白色恐怖的動作中，彼狗奴等假藉各種虛僞的理由欺瞞我大衆中較愚蠢的民衆，說是逮捕「無賴漢」或日本人的盜賊。以惡劣的手段對付比較有意識的工人、農民，爲了威嚇脅迫我兄弟，說甚麽「檢舉是針對台灣共產黨，此共產黨員一方面是最敏銳、勇敢的工人、學生。同時，此種共產黨員又是土匪黨、賣國奴及國賊」「因此，你們絕不能受彼等煽動，不能留宿此種人」「如果你們不聽命令留宿彼等，則絕對不寬容與彼等同罪」。又大吹大擂說「共產黨在三年後將對我等發動戰爭，那時候我等（白匪）也將有相當的準備，所以不畏懼彼等」。

兄弟姊妹們！此狡猾（狗性）的白匪走狗爲要謀殺、陷害、逮捕我等眞正的領袖——共產主義者——和勇敢的工人、農民、學生鬥士，另方面又懼怕工農大衆的覺醒，而以如斯掩耳盜鈴式的欺瞞與脅迫等惡毒手段誑惑我等。

此時，彼等白匪如斯無道地橫暴壓制卻也恐懼我等工農羣衆憤慨而發動鬥爭，全部武裝反對白色恐怖暴壓政治，進行同盟罷工、抗拒納稅，在日本全國展開政治鬥爭，爲了覆滅無道的政府而展開內亂。因此他們（白匪）只有以「掩耳盜鈴」式的惡毒手段暗中虐殺我等的工人農民兄弟姊妹。

你瞧！此白匪大作狂風雨而引起如此重大的問題，逮捕大量的工人農民學生等來拘禁拷問。此時，彼等的御用報章雜誌有隻字片語報導白匪的陰謀嗎？

日本國內也是相同情形。我等同志被此公敵白匪虐殺者不計其數。最近又有三百餘名同志被捕。

在中國，我等工農兄弟姊妹被同樣是白匪的兇手及其走狗黨——國民黨——土匪的頭領「蔣介石、馮玉祥、

閻錫山」等人槍殺者數十萬人。

如斯，除了佔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我們祖國蘇維埃聯邦國外，在各地的我等同志被無道的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劊子手（走狗官犬）所殺者非常多。被逮捕的同志中未致殺身之禍者也全部被誣以莫須有的罪名，受盡拷刑與侮辱，被施以野蠻的暴行。每次發生工人農民爭議時，常常有同志被資本家惡地主所雇用的無賴漢刺殺而受傷。或者，爲了不眠不休努力於鬥爭而積勞成疾。這些犧牲者不斷在我等的眼前出現。隨著運動的大進展，其出現的人數也必定增加。

我等今日面對如此情況更需努力奮鬥，強化我等的前衛黨（共產黨）組織，鞏固廣大羣衆戰鬥的訓練機關工會組合之組織。不只如此，同時需要展開救援在此種鬥爭裏的犧牲者之工作。

爲了使這些革命犧牲者無後顧之憂，以及激勵鼓舞新鬥士不斷前進，必須充實我等的陣容，準備與兇惡無道的白軍決一死戰，爲死者復仇。然後繼續擴大我等的戰線，贏得最後的勝利。

就是這樣！我等當前最必要的任務是「組織此種紅十字軍（後援軍——救援部）」的工作。

此階級鬥爭的犧牲者大多是來自最勇敢、爲工人農民的利益而鬥爭的共產黨、革命的赤色工會或農民組合，這是必然之理。

總之，不管是屬於何種團體，如果眞正與豬本家（資本家）惡地主鬥爭就有受敵人攻擊而犧牲的危險。今天在民族改良主義或社會民衆主義(可能係社會民主主義之誤)指導下的大衆團體之隊伍中也有多數人犧牲了。因此，我們也要救援這些忠實勇敢的階級戰士。可是，救援這些犧牲者絕不是救援他所屬的反動諸團體，而是爲了鼓舞整個革命運動的工作。當然，我等誓死也要與民族改良主義的黨派對立，而且必須積極地鬥爭。我們必須改變此改良主義的組合使其變成革命的組合，同時擴大鞏固我前衛（共產黨）與赤色工會。要進行此項工作，首先

就要救援所有階級的犧牲者。

藉此作為全革命運動的後衛才能擁護革命運動。總之，救援全階級的犧牲者能使革命工作得到非常有效的幫助。

(二)

在台灣，這種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工作的組織是與階級鬥爭的發展同時出現。因此，全革命運動的消長當然反映在這問題上面。最初，組織救援會是因為在北部發生佃農爭議的大鬥爭（反對扣押田間作物，動員二千餘名的大衆與法院官狗決一生死的大鬥爭）即中壢事件（第一次）——（犧牲者百餘名），那時深感救援工作的必要。

其後在一九二八年（三年前）我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國大會時，大會議決了救援工作的組織。達成組織救援部的決議後，將救援運動的階級意義與任務普及到我台灣全國，各地方各同志極力主張救援工作的重要性。然後將此觀念注入全體工農羣衆的腦海裏，一步一步促使實際的工作實現。

之後，又在中壢發生第二次事件——以同志趙港君為首的犧牲者達三十餘名——其後積極地活動，實際著手於救援犧牲者的救援工作——送給犧牲者日用品、書籍等物品，律師的交涉，家族的救援——然而，此工作由於意義與任務未徹底又缺乏指導者，所以無法確立鞏固的組織。以上是自然發生的同情救援的狀況，在非組織的形態下經歷的兩次事件。

接著，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早上發生了台灣二·一二事件。此事件是以台灣共產黨的嫌疑在全國拘捕了三百餘人，卻是所謂泰山鳴動獲一鼠——此白色恐怖橫行時我等越發感覺救援工作的重要性。同時，從日本回到台灣的數位真正的同志也極力主張救援工作的必要性，不管是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給予我等許多幫助。此時，農民

組合的各聯合會（台中、台南、高雄）實質上已確立了救援部的組織。文化協會的各支部也成立了救援部並糾合比較有意識的農民、小市民及其他同情者在救援部的旗幟下進行救援工作，開始展開積極的活動。但效果很小，最遺憾的是缺乏領袖、及大衆無法徹底明白救援的階級意識，沒有信心的知識份子占大多數，常常動搖而逡巡躊躇。因為它不是以工場及農村的大衆為基礎的組織，所以沒有統一的指揮系統，以致於缺陷百出。就因為有這些不確實的分子在組織內，所以我台灣至今無法成立鞏固、統一的「赤色救援會」。因此，我等應藉此機會更加努力，促進統一的赤色救援會之組織的創立。

(三)

如果有一位鬥士被逮捕就應該有十位鬥士挺出，我領袖有十人被捕時就應該有百位鬥士出來繼續維持陣營。如果我等的陣營內能如此，則我等就能讓這些鬥士無後顧之憂，為革命的工作而積極獻身活動。即使自己不幸犧牲被逮捕入獄或罹患疾病，全工農大衆必能挺身而出為犧牲者復仇與支配階級抗爭，或保護犧牲者、救援犧牲者的家族，令人確信後方尚有新鬥士出現，能繼續推動革命工作。

為了實行此重要事項，完成此重大任務，全體勤勞的工農羣衆或同情正義者應一齊加入此行列進行救援運動。工人農民寄予最大期望的救援會，目的是為工農的利益捨身賭命，救援那些努力於革命而粉身碎骨的犧牲者及其家族。

顯然，這些勇敢忠實的革命家之犧牲對工農革命運動是莫大的損失。看到現在這種暴虐無道的白色恐怖，不管在嘴上說不說出，全體農工革命羣衆面對台灣共產黨嫌疑者及其家族的救援工作，必定首先要求要有救援會的組織吧。

現在，各地方以勇敢戰鬥的工人農民兄弟姊妹等為中心，著手於犧牲者的救援組織。各地方不管人數的多寡

都應該儘速使救援工作組織化，然後利用此機會努力於台灣赤色救援會的組織準備工作，人人帶頭努力於救援被控告爲台灣共產黨者及其家族的工作。

然而，我等的活動不應限制在送東西給犧牲者及救援其家族。以此工作爲契機動員大衆，爲了要求「即時釋放所有階級的政治犯」「被監禁者的通信、接見、以及接受日用品與書籍的寄送應有絕對的自由。」「公開審判」等而鬥爭。事實上，與資本家、地主及政府戰鬥者首先是共產主義者及其政黨（共產黨），其次是赤色工會與農民組合。如果是這樣的話，則此等團體中的犧牲者也最多。同時，此團體也最關心此種救援工作。因此，如果前衛的鬥士或組合員躊躇、想出遁辭或想放棄這種救援的工作，或阿諛官狗及改良主義反動派的話，這是絕不容許的。不只這樣，經常要提出救援工作的革命意義與階級任務向民衆說明。除了宣傳讓民衆明白外，同時積極地主張、煽動大衆參加救援會的工作。然後以這些有意識的分子爲中心，確立救援部基礎組織班——七名爲一班，選出一名爲班委員。

依照這種方法，我等才能糾合右派、中間派、改良派、社會民主主義的諸反動團體之羣衆或在其影響下的大衆，使反動團體的幹部無法阻止其所屬的羣衆或在其影響下的大衆來參加救援工作，且使彼等不得不追隨我們的工作，否則的話將會自動脫離大衆。

屬於左右社會民主主義黨或中間的工會（台灣工友會、工友協助會、農民協會）等的犧牲者，也是積極與我等敵人鬥爭的人，所以是我等的同志。因此，當然不能忘了對這些犧牲者及其家族的救援與激勵。

救援會的口號是「救援所有階級中的一切犧牲者」「救援會是工農革命的後衛軍」。因此，此項工作是一個階級戰線統一的戰術之實現。

(四)

在一九二八年國際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當時的赤色救援會關係決議文中，有一項「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工作的任務」。

雖然這是較早時期的決議，但事實上是我救援運動的正確方針，又是重要的文獻。

一、國際共產黨有必要絕對支持獨立的、在黨外組織的國際赤色救援會之事業。

二、支持一切革命鬥爭的犧牲者，不區別所屬的政黨，組織國際赤色救援會是爲了完成戰線統一的重要工作。

三、對帝國主義資本家地主的專制獨裁政治進行鬥爭是國際赤色救援會的重要任務之一。

四、即刻完成殖民地及於殖民地的偉大任務。

五、爲了制定救濟法而鬥爭的工農羣衆要緊密的結合。

六、爲改善監獄法而鬥爭。

七、要和工會、農組及其他一切大衆團體共同工作。

八、要組織工人農民大衆的救援會，而且要爭取社會民主主義各派所組織的工人及廣大的勤勞婦人。

此方針指示我等救援運動的任務。我等要依此方針努力。同時，我等的救援會應該加盟國際赤色救援會，參加國際的工作。特別是我等要擴大發展與日本、朝鮮、中國的救援運動連絡及結合。

(五)

黨員或左翼的成員在救援會內工作時絕不可以陷入機械性作法。向來日本的同志所犯的錯誤就是彼等只佔領上級機關，或是潛入各機關中恣意痛罵右派的幹部、提示彼等的反動文書、用革命的言辭去排斥彼等，以爲只是這樣就解決了所有問題。像這種傾向與方法，絕對不是眞正的黨員與左翼份子應有的方法。我等當然必須在工場

農村積極地宣傳煽動救援工作的意義與階級任務，結合工場與農村的大衆，在我團體的周圍組織結合起來。進行此工作是不能錯過好時機的。爭議、大衆鬥爭時當然不用說，其他如犧牲者的公審、犧牲者的葬禮、追悼會及其他研究會、茶話會、各種紀念日，或是專爲犧牲者問題而舉行的集會等都有必要說明救援會的問題，陳述其組織的必要性。集合的人員即使只有三個或五個也可以。即時建立組織，然後以此組織爲中心逐漸爭取廣泛的民衆。

此時，除了組織救援會支部籌備會，同時也要選出籌備委員或負責人，然後決議及實行其方針。基礎組織的「班」盡可能按照工場別、職業別來做社會性的組織。也要糾合右派、中間派的組合員或未組織的工人、農民、小市民來參加我方組織。如此，以下層組織的工人、農民、小市民的要求來促進地方支部的要求，以及促進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的成立，同時必須取得國際上的連絡。救援運動的「國際意義」在於宣傳工會、農組等大衆團體的威力，讓工場、農村的大衆知曉。

(六)

絕對不能認爲此救援會的組織工作「最好限定其在同情者範圍內組織」。「只要把它當作是思想家的社交團體或工作的一部分即可」「本部與地方支部沒有必要連絡」或「救援會的工作只要限定在幫助、救護犧牲者的範圍內」，這些意見與主張絕對是錯誤的。如果有人這麼想，那他就是沒有實際鬥爭經驗的人。在嘗著資本家的糟粕之知識分子與同情者間產生的武裝解除論是退却論，是失敗主義。我等要救援爲眞實的階級鬥爭而犧牲的諸同志，擁護、協助、支援所有革命的工作。救援運動絕不是別人的事，也不應該只仰賴同情者的同情，而必須將此救援工作當做是工農自己的任務，我等必須常常宣傳說明對自己階級中犧牲者的救護。除了我等工人、農民兄弟姊妹以外，絕對沒有徹底參與救援的工作者。必須讓廣大的工農羣衆明白，我們要一貫實行此救援工作，直至不再需要工農救援活動的社會出現。此犧牲者的救援運動絕對不是來自外部的、憐憫工人農民辛苦的同情者大慈大

悲的組織，而是工人農民自己階級的內部組織。我等自身站在前頭進行工作，糾合一切的同情者，才能順應我等的解放運動。因此，救援部的工作資金應以工人、農民羣衆的捐款爲優先。第二則依賴來自救援事業的收入基金，第三才是同情者的捐款。我等募集的此項基金，應該全部皆是我等工人農民的零細捐款的積聚。

如果依賴同情者的捐款爲我等救援工作的活動基金，則我救援會的運動必定會隨著動搖無常的知識分子「任意的同情」而搖擺不定。也就會變成遠離工人及農民羣衆、有名無實的救援會。

最後，還有一個必須指出的錯誤。那就是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左傾幼稚病者—極左傾分子—的主張，要求「救援會能代替並完成共產黨的任務和工作」。這與非常危險的小資本家之誤謬完全相同。

親愛的工人、農民、小市民兄弟姊妹們，一齊奮起吧！以我等自己的團結力量來救援所有階級的犧牲者及其家族吧！

一、有意識的工人、農民一定要一起來加入救援會。

二、正義的同情者們，拋開一切來加入救援會。

三、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成立萬歲！

四、國際赤色救援會萬歲！

現時的客觀情勢

(機關報眞理第二號中的記事)

△資本主義的崩潰已經進入第三期末尾了。

一、資本主義的予盾與自己國內階級鬥爭的尖銳化
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的羣衆已經在各地展開革命的事業
三、帝國主義戰爭已經爆發的事實
四、工農的祖國——蘇維埃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成功與進展
五、結論

㈠

各帝國主義內的工農羣衆爲了反擊彼無道暴虐的資本攻勢而捲起的階級鬥爭正日益激烈尖稅化。例如德國工農階級、或葡萄牙等國的工農羣衆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準備要奪取一切的政權。其他如日本、美國、法國、澳國等的工農大衆也正成羣結黨、積極奮起展開鬥爭。

彼等的行動全依其黨令（共產黨）的指示。爲了統一全世界的革命機關而在俄國的莫斯科創設鞏固、嚴格、且有威信的國際共產黨（共產黨國際）。也就是世界工農革命軍（共產黨）的總司令部。

世界各國不論土地的大小，例如在俄國、德國、中國、日本、英國、美國、法國、朝鮮、伊朗、印度、臺灣等國內設置支部，或是在主要地點（上海）設置書記局來統一全世界革命的戰線。全世界的勤勞工農青年們，爲了反擊資本家的兇暴並完成無產青年的歷史任務、覆滅兇惡的帝國主義而團結起來組織青年黨（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彼等和工農青年羣衆的組織（共產黨）同樣，在國際共產主義青年同盟的指導下一起爲達成青年們自己的目的而鬥爭着。

㈡

在彼兇惡無道的帝國主義暴壓政治的統轄下備受極野蠻的壓迫與榨取，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絕對沒有自由與權利，在人類應當享受的社會人權方面也慘遭蹂躪的殖民地（印度、朝鮮、菲律賓、臺灣等）與半殖民地（中國、埃及）的被壓迫民族，也受到世界革命的影響而日漸覺醒，與宗主國（帝國主義本國）一樣以工農階級爲基礎和中心組織非常鞏固的政黨（共產黨），與宗主國內的革命工農羣衆密切地連絡，一齊協力要粉碎兇惡的帝國主義。例如中國的共產黨已經擁有極强大的力量，有兵器精巧、糧食充足的工農兵（共產兵）組織，與國際帝國主義及本國內的狗羣——帝國主義的走狗—張學良、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胡漢民等——賊黨（國民黨、廣東派）的軍閥（國民政府）對峙宣戰了。也就是要加速滅亡此國際帝國主義的死刑執行者（走狗國民黨）。或者像印度（反英）、朝鮮（反日）那樣，準備暴動同時要奪取一切的政權。也就是處在完成民族革命的階段。現在，各殖民地的工農羣衆也無法忍受彼兇惡無道的壓迫榨取，一起覺悟而蹶起，不惜犧牲要組織發動革命來奪取政治的權利。

㈢

彼野蠻的猛獸，瘋狗般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所惹起的日中（日本與中國）衝突事件，到今日已導致帝國主義戰爭。

你瞧！彼日本白匪爲了强奪滿洲、蒙古的土地，幾年前就已圖謀經濟上的侵略，在此地全面建設事業（鐵道、礦山、銀行、會社等投資額約三十億）。同時逐漸準備政治上的侵略。因此，從去年就出兵駐在此地及朝鮮，作爲一旦有事時發動軍事行動的準備。

這樣，日本白匪在本年九月中旬藉口萬寶山事件、中村大尉被襲殺事件、及中國各地的排日問題，以暴力行爲開啓戰端。又佔領中國東三省的各城市。因沒落的張學良即時敗走，使日本白匪輕而易舉地佔領了東三省的城市（奉天、長春等），就宛如是自己的領土，宣布彼等（日本）的施政。

兄弟們！彼各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輩（張學良）（美國狗）、蔣介石（美國狗等），全部都是被帝國主義利用的軍閥，所以不能對抗此帝國主義强盜。但長久被壓迫的工農羣衆已經不堪此壓迫，所以全國各地排日越發激烈。只要發現日本貨、日人房屋就予以燒棄、殺傷、破壞、毆打。街上貼滿宣傳單或召開民衆大會，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剿滅東洋鬼」，向日本白匪宣戰。

此時，日本白匪爲逞其匪性認爲有出兵的必要，所以總動員日本國內一切的軍備，圖謀佔領中國領土。你們瞧！駐在朝鮮的日本陸戰隊與警備臺灣的海軍隊都已經出動了。

目擊日本白匪的行動，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的帝國主義也想奪取中國的利權，陸續出動陸海軍到中國，彼等白匪皆以保護其僑民與權益爲藉口而出兵。事實上，白匪是在欺瞞人的耳目，彼等（白匪）害怕我等工農階級察覺此爲盜賊戰爭，害怕我等大衆會反對此盜賊戰爭，同時，更害怕革命工農階級會趁此盜賊戰爭的時機來內亂謀反，發動全國市街暴動，使彼等的盜賊戰爭變成階級戰爭。甚而覆滅兇惡帝國主義資本家的無道政府。此時正是我等樹立我等的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時機。

兄弟、姊妹們！彼兇惡無道、虐殺人類的戰爭不待數月必定會爆發。

工人農民的革命士兵兄弟們！我等必須起而加速準備。

（四）

在資本主義崩壞的第三期，我等加添使彼等早一日死滅的要因與作用。那就是我工農祖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成功與進展神速的事實。

兄弟們！所謂極樂世界的「蘇維埃聯邦」，十四年前（一九一七、一一、七），革命工農兵在共產黨的指揮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完全勝利以來一直到今日，政權全歸工農兵掌握。但由於這段期間的戰亂與前期暴虐無

道的「沙皇」政府之迫害，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一切均已荒廢。他們逐漸整理此荒廢的國家，今日一切都已齊備，現在蘇維埃聯邦的軍備很充實（爲剿滅國際帝國主義、保護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而準備）。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將全國總人口一億七千萬中十歲到四十五歲的男女編成國民軍，閒暇期個個施以軍事教育訓練，要他們學習一般的戰法。然後從中挑出精銳的兵士組成常備的共產軍（又名赤衞軍）。藉著科學的進步製造以毒殺白匪爲目的的有效毒瓦斯。其所準備的軍糧當然至爲豐富，國土占世界的六分之一，其能生產的耕作地達全世界耕作地的三分之一（約一千萬甲），利用化學肥料與機械來耕作，將農業全部改成工業的耕作（工業化）。由此就可看出農產品多豐富了。

擁有如此精兵、糧食豐富的國家（蘇維埃聯邦），全世界被壓迫工農兵士誓死擁護的蘇維埃聯邦，絕對會爲了救助世界上的人類而動員軍隊。

（五）

親愛的工人農民兄弟姊妹們！在此客觀的情勢下，我等應該要有將彼帝國主義戰爭轉成階級戰爭的覺悟。

各國的工農羣衆在共產黨的指導下應該積極地對此戰爭進行鬥爭。我等絕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但如果是爲了覆滅兇惡無道的日本政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階級戰爭則我等必須武裝起來，不惜犧牲，拚死盡力爲謀求我階級的勝利而勇敢地奮鬥。

如果我等能夠有如此堅定的決心與努力，則我等强勇無比的祖國蘇維埃聯邦必定會挺身而出，為我等作「主」，全力救助我等，共謀覆滅無道的日本賊政府，打倒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

一、抵抗白色恐怖暴壓政治

二、迅速鞏固地組織農工的革命陣營

三、絕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四、將帝國主義戰爭變成階級戰爭
五、絕對擁護蘇維埃聯邦
六、支持中國共產黨
七、臺灣共產黨萬歲
八、國際共產黨萬歲

農民組合青年部的組織與當前的任務

青年部的組織與活動方針

一、緒言

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已經到達極點。同時，國內的工農階級羣衆爲了反擊資本的攻勢而激發階級鬥爭，日趨緊密激烈的結果行將發起直接行動奪取政權。

當此時，我殖民地被壓迫的羣衆，特別是工農階級的生活日漸淒慘落魄，但仍不畏懼兇惡無道的帝國主義之壓迫與威力，勇敢蹶起與敵進行決死的鬥爭，現在正進入完成民族革命的階段。

如此，在國內（本國或殖民地）的工農大衆已經發動革命引起內亂的時期，彼無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逞其匪性，出兵到中國謀殺中國革命羣衆，意圖强奪中國的土地。同時，與彼日本同樣是白匪的美國、英國、法國的各帝國主義者也趁此機會出兵中國。很久以前，我等所預想的所謂的「帝國主義戰爭」終於出現了。爲了掠奪和分割領土，世界各帝國主義白匪已著手準備虐殺我工農羣衆的盜賊戰爭，且已逐步進行戰線的配置。

此時，我等工農祖國蘇維埃聯邦必將爲保護人類、救助世界的無產階級而出兵中國，且爲監視彼屠殺人類的白匪之行動與撲滅國際主義而站出來。如果國際帝國主義暗中勾串改變目標而侵略我祖國的話，我等全世界的革命工農羣衆一定起而擁護祖國蘇維埃聯邦，誓死勇敢地鬥爭。

青年男女諸君，我等在此迫切的客觀情勢下呻吟勞苦。我等在現社會上完全無法享受人類眞實的幸福。無法就學而被放任在無智狀態中任人欺侮，被剝奪了人生的快樂。你們瞧！我等能利用都市所有的娛樂機關嗎？政治上有任何的自由權嗎？只有服兵役和當壯丁的義務吧。從經濟上看來，我等青年日日辛苦負擔勞役，收入又是多少呢？連結婚問題也不能有滿意的解決方法。長久被束縛的農村青年之生活要到何處尋找生存的價値呢？眞悲慘！

兄弟們！你們能忍受這種悲慘的生活嗎？兄弟姊妹們！我等是一個無產的青年，特別是農村山間的青年，必須以明白的體認和決然的覺悟，首先知曉現代的社會情勢。也要瞭解現在的國際情勢。我等更需團結組成鞏固的黨，然後完成我等青年應背負的歷史重大使命。這才是生存之道。

未來是青年的社會。

羅沙

二

清算過去的誤謬使我們瞭解我臺灣農民組合青年部的運動欠缺意識的、計畫的、組織的要素。也就是沒有具體的方針與有責任的指導者之指導。因此，青年部沒有獨自的活動，只不過是組合的附屬品罷了。沒有農村青年獨自的鬥爭目標，不尊重日常的經濟鬥爭。所以，也就不會對青年灌輸鬥爭的意識，無法見其發展。我等首先要清算這些過錯、克服誤謬，然後再推行我等當前最緊要的工作——經由大衆討論來決定具體的鬥爭目標，選定青年部的負責人——確立我青年部的組織。

三、鬥爭目標——行動綱領

Ｉ　以絕對反對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戰爭、白色恐怖的鬥爭為中心任務。

1. 反對徵收軍費
2. 反對政府威壓
3. 反對徵集壯丁
4. 反對夜警道路監視
5. 反對修築軍用道路
6. 反對檢舉檢束
7. 反對家宅搜索
8.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絕對自由

II　為農業青年獨自的要求而鬥爭

1. 男女十八歲以上獲得公民權
2. 撤廢治安維持法及抑壓工人農民的一切惡法
3. 即時釋放一切階級的政治犯
4. 廢止壯丁團、青年團、處女會
5. 反對禁止使用槍砲及一切武器
6. 打倒帝國主義走狗黨——臺灣自治聯盟舊民衆黨殘黨
7. 打倒反動派、民族改良主義、民主主義

8. 打倒黃色工會、工友總聯盟、農民協會
9. 絕對反對干涉中國工農革命
10. 擁護蘇維埃聯邦
11. 日、中、鮮、臺的革命青年要連絡結合
12. 都市與農場的工人青年要形成同盟
13. 組織赤色自衛團
14. 臺灣共產青年同盟萬歲
15. 臺灣農民組合青年部成立萬歲

經濟的

1. 反對經濟的民族差別待遇、同一勞動要同一工資
2. 一切稅金歸資本家、地主、業主負擔
3. 土地歸還農民
4. 即時全免田畑山租
5. 男女工資平等
6. 運動自由

社會的

1. 禁止幼兒的勞動
2. 廢除封建的舊家族制度

3. 反對人身買賣
4. 撤廢聘金的禮式
5. （缺）
6. 男女平等、結婚絕對自由
7. 國庫負擔兒童教育費
8. 廢除宗教及一切舊禮教

四、組織方針

1. 以從事勞動的青年大衆爲構成分子。我等青年的組織有必要依社會的地位來區別。不能只依照年齡的限制來決定。以十六歲到二十五歲的勇敢青年份子來構成組織的規定是正確的。
2. 以貧農青年爲中心加以組織的農民運動的根本組織，需要爭取廣大的貧農大衆，選拔貧農份子爲幹部。與此同理，青年運動也必須重視貧農青年，以他們爲中心來進行組織是最重要的。
3. 關於機關的確立，支部青年部事實上是農民組合青年部總組織的基礎，同時青年部的班隊是支部青年部最下層的基礎組織。因此，各支部青年部基礎組織（班隊）的建設是最重要的工作。首先，第一步是向各庄或數庄中的大衆宣傳，從其中發現有意識的青年分子然後糾合之，如果找到六名即時組成一班，同時互選一名爲班委員來管制。如此，等各庄的青年班逐漸確立而達到四、五班時，再構成一隊。在各地方確立組織、數地方完成組織時，召集活動分子（班隊委員等）組織支部青年部準備協議會，討論擴大組織的方法或互相交換各地鬥爭的經驗，同時鑽研一般的戰術。然後依照此決議的方針積極活動，確立青年部的組織。

在支部青年部成立時期有必要召集青年部大會。藉此會來正式決定青年部指導部（青年部常任委員會的確立）。然後正式選任常任委員會來代替暫設的籌備委員會。

各支部青年部組織確立後，有必要召開支部聯合會青年部大會。然後組織支部聯合會青年部共同進行運動，使經驗豐富化。

4. 爲了確立青年部有必要充實內部工作。也就是：

a 文書的分發─設置我等機關報「眞理」二字集、三字集及其他報紙雜誌的分發處。組織文書的輪閱網、讀書會等。此項活動在組合會員的宣傳、煽動、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同時也能鞏固我等的組織。

b 座談會、研究會的組織─糾合各庄已組織（或未組織）的青年大衆，利用所有的機會來建立。以實踐鬥爭爲主題來召開座談會或進一步變成討論會、研究會，然後開始其自發、自動的鬥爭研究之訓練。

一九三一、一〇、七　記於始政記念日

第六　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準備運動中的青年部組織運動

如前所述，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的任務乃以補充被捕的黨員、維持黨的陣容、發展運動爲中心。當時是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滿洲事變前後，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極盛期。因其相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的必然性，並以反戰鬥爭「將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內亂」爲主要的鬥爭目標，故認爲滿洲事變已經引發了帝國主義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黨的活動已經進入武裝

蜂起而移向革命實施期。因此，在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的過程中，其機關雜誌的發行與宣傳煽動諸活動都强調這一點。同時在實踐上，把黨員的資格顯著壓低，不重視智識水平，大量吸收鬥志旺盛者。另一方面，努力煽動青年加以組織化，以組成共產青年同盟爲目標，依據農民組合青年部組織的方針來活動。這些方針明示於前述陳結發行的機關報《真理》中的記事。其活動的結果僅在本案調查中所發現者便已獲得黨員二十四名。

陳　結吸收　姜林小　張　行　劉運陣　林征綿　林籠　張火生　董　蒼
　陳神助　林水福　陳文質
顏錦華吸收　謝少塘　黃石順
莊　守吸收　陳錫珪　賴　象
陳崑崙吸收　呂朝枝　蘇清江
吳丁炎吸收　吳　博　楊茂松　許啓明　蔡西涵　蔡紡　張溜　呂賽　陳越

各地似也努力展開青年部的組織運動，在調查中所判明具有相當發展者，有陳結在嘉義郡下進行的組織活動，及吳丁炎一派以北港郡爲中心進行的組織運動。陳結在竹崎庄、小梅庄將二班十數名的青年班予以組織化。以前述機關雜誌中的記事「農民組合青年部的組織與當前的任務」「現在的客觀情勢」「記念蘇維埃聯邦革命成功十四週年記念日」等爲資料來進行宣傳，也施行武裝蜂起的訓練。在北港的吳丁炎一派，一開始就以青年班來進行一切組織，以右述的機關雜誌來猛烈地宣傳，屢次利用深夜在北港溪岸或虎尾郡海口庄海岸地方的耕作工寮、遠離部落的甘蔗園等地點召開座談會，締結決死的盟約，決意成爲革命運動的戰士及赤衛軍兵士，實現了四班二

十七名的堅固組織。

第七　臺灣赤色救援會檢舉的始末

隨着臺灣共產黨檢舉工作的進展，從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左右，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實行救援運動，專事非法活動的形跡逐漸暴露，於是通令全島進行秘密偵察。九月四日，於臺南州發現一本「三字集」遺忘在嘉義郡小梅庄水果商翁郡店裡，於是秘密調查其發行者。同年十一月，得知有人在臺中州竹山郡散發同種出版物而逮到林水福。經調查的結果，得知是由陳神助及黃樹根在臺南州嘉義郡竹崎庄刊行。根據林水福的供述，發現並沒收了「二字集」「三字集」《真理》第一號至第三號等雜誌八百份。另一方面，臺中州竹山郡佐佐木警部與臺南州嘉義郡竹崎分室主任長野警部共同搜索，經調查與搜查關係者的家裡，於十二月二日逮捕到一位潛伏在阿里山山中（新高郡和社溪）居民莊連坤處自稱爲黃樹根的人，後來查明其乃陳結本人，內情似乎與臺灣共產黨有關，牽涉可能相當複雜廣泛。臺南州派出中村特高股長率領部下到嘉義，十二月四日在同郡警察課長的協助下發動全面逮捕，十二月七日逮捕到潛伏於嘉義的陳神助。經過偵訊，發現他們是屬於正在暗中調查中的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的一部分。依據陳結的供述，十二月十八日在同人藏身處的附近收押了許多文書及印刷器具。臺中州搜查工作結束後，將搜查主管地移向臺南州。把臺中州逮捕到的人犯及收押的證據移交台南州，進行正式搜查，且在基隆逮捕到鬧風欲逃走到對岸的吳丁炎。將此案與臺灣農民組合，文化協會之臺灣共產黨外圍運動檢舉案合併，逐次逮捕各地關係人，總數達三百十名。一百五十名被送到管轄區的檢察局。其中主要人物四十

五名被起訴預審。其處置情形如左表。

■表七■

姓名	年齡	本居地	教育程度	黨員非黨員	在所屬團體中的地位	第一審判決	控訴有無	備考
陳崑崙	二八	高雄	中等	黨員	農組中央委員	懲役五年	控訴	
顏錦華	二六	台中	中等	同	農組本部書記	同 四年		
王敏川	四七	同	高等		文協本部中央委員長	同 四年		
張氏玉蘭	二五	高雄	中等		農組支部委員	同 四年	控訴	
黃石順	三七	同	中等	黨員	農組中央委員	同 五年		
張火生	三三	台南	初等	同	農組小梅支部委員	同 四年		
張行	三六	同	初等	同	農組中央委員	同 六年		
李明德	二七	同	初等	同	文協中央委員			審理中死亡
姜林小	四〇	同	無學	同	農組中央委員	同 四年		
湯接枝	二九	台中	初等	同	農組中聯常任委員	同 六年		
吳丁炎	三〇	台南	初等	同	文協中央委員	同 七年		
許啓明	三六	同	同		文協員	同 二年		
李鹿	二四	同	同		農組員	同 二年		
呂賽	二七	同	同		同	同 三年		

姓名	年齡	本居地	教育程度	黨員非黨員	在所屬團體中的地位	第一審判決	控訴有無	備考
陳越	二九	同	同		同	同 四年		
蔡添丁	三三	同	無學			同 二年		緩刑五年
張卜	二九	同	初等			同 二年		同
張筆	三〇	同	同			同 二年		同
吳沈旺	三四	同	同		農組員	同 二年		同
楊順利	三八	同	同		農組支部委員長	同 二年		
陳文質	四八	同	無學	黨員	農組支部委員	同 四年		
林銳	三八	同	初等		同	同 三年		
林水福	二九	台中	初等		農組員	懲役二年		緩刑五年
曾百川	二四	台南	同		同	同 二年		同
張庚申	二八	台中	初等	黨員	文協中央委員	同 三年		
謝少塘	二六	高雄	同		文協竹山支部委員	同 二年		緩刑五年
孫氏葉蘭	二二	同	同		農組員	同 二年		同
廖長茂	三一	台南	同		同	同 二年		同
李萬春	三一	同	同		同	同 三年		
黃任葵	二二	同	同		同	同 二年		緩刑五年

陳錫珪	二三	同	中等			同 二年		同
沈君	二三	同	初等		農組員	同 二年		同
許登此	二五	同	同		同	同 四年		
魏連春	三〇	同	同		同	同 二年		
姜林朝清	三〇	同	無學		同	同 三年		
吳博	二七	同	初等		文協員	同 三年		
張溜	三〇	同	同			同 三年		
黃春生	二七	同	同		文協員			死亡
姜林海鵝	三一	同	同		同	同 二年		
姜林德鴻	二四	同	同		同	同 二年		
尤份	二七	同	同		同	同 二年		緩刑五年
呂朝枝	二四	台中	同		同	暫緩起訴		
詹瑞嬰	五三	高雄	同		農組員	同 四年		
呂和布	三〇	同	同		借家人組合幹部	同 四年		
林春	二五	同	同		農組員	同 二年		

■表八■ 涉案台灣共產黨事件公審中之本事件關係者及公訴權消滅之主要人物

氏名	年齡	本居地	教育程度	在台灣共產黨內的地位	在所屬團體的地位
簡吉	三一	高雄	中等	黨員	農組中央常任委員長
張茂良	二八	台中	中等	同	文協本部員
詹以昌	二七	同	中等	同	同
趙港	三二	同	初等	同	農組中央常任委員
陳德興	二八	高雄	中等	同	同
顏石吉	二九	同	初等	同	同
陳結	二七	台中	中等	同	農組中央委員
陳神助	二一	同	初等	同	農組本部員

第四節　臺灣共產黨指導下的武裝蜂起陰謀事件

（大湖竹南事件）

第一　概說

臺灣共產黨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召開第二次臨時大會，採用新政治綱領。右述的新綱領是基於客觀情勢的推移及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東方局的提議，以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爲前提，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樹立工農蘇維埃政權爲目標，採用工人農民的武裝蜂起——暴動爲戰術，根據右述方針繼續活動。

當時，在滿洲的中日紛爭日漸惡化。黨視之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蒙」、宣傳謂「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已經開始」、「此一帝國主義戰爭正是臺灣革命成功的機會」，乃命令在其指導下的各團體影響的民衆實行暴動政策。這些方針明示於滿洲事變後以農民組合、文化協會之名發佈的指令中，且從非法座談會中宣傳煽動的內容也可看出以右記方針爲指示中心的事實。

在此方針下，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在短短三個月期間便有了顯著的發展。尤其是：陳結在臺南州嘉義郡竹崎地方、吳丁炎在同州北港郡下一帶的組織運動，以武裝暴動之訓練爲中心而展開，但不久即遭到檢舉而受到挫折。然在同一方針指導下的農民組合大湖、竹南（永和山）支部，却在表面僞裝不積極從事業務的苗栗街文化協會幹部郭常的聯絡和指導下，在偏僻的山間機警地擴大地下組織。因爲遲未被發覺，至上海事變爆發後受到諸情勢進展的刺激，並基於重建黨

中央的指令，使武裝暴動的準備逐漸具體化。後決定部署、選定襲擊的地點及手段並進行參加者的訓練等，發展到只等指令，隨時可以發動。

第二　農民組合大湖支部的發展

農民組合大湖支部的沿革　本島農民運動的興趣是源自大企業家收回佃地，以及根據總督府的土地政策而實行的官有林野及耕地的放領所引發的當地私墾農民的反對運動。農民組合大湖支部也不例外，由於新竹州大湖庄下的官有山林及耕地，變成大湖庄的基本財產，由庄方領有，經由庄方調查該地的私墾者后開始對其課征地租，結果，私墾農民進行反對放領政策運動，主張恢復以往的狀態。於是，接受台灣農民組合幹部簡吉、趙港的指導，於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組織支部。

當時，組合成員只不過二十八名，但自支部成立以來，除對各庄基本財產之土地進行爭議，並煽動該地一帶的農民對前大湖庄長謝長清承領位在該庄大南勢、小南勢地區之官有地的反對鬥爭。隨後，組合員顯着地增加，到了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底已達一百三十多名。然後，隨著農民組合的興隆而更加發展。但因爲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中壢支部所發動的彈劾警察鬥爭所引發的騷擾事件，以及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農民組合的幹部一齊被檢舉，組織暫時瀕於崩潰邊緣。後來由於被檢舉的幹部被釋放，農民組合本部的活動亦逐漸復活。因此，在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召開支部委員會，就大湖支部的重建問題進行協議。由於前支部常任委員長李木芳，在所謂的二、一二事件中遭到檢舉導致態度軟化，因此將他排除在外另

選出新的支部委員並推舉劉雙鼎爲支部常任委員長，依照農民組合中央的指令方針逐漸整頓支部的陣容。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農民組合北部支部聯合會於臺北州新莊郡和尚洲〔今蘆洲〕淡水河灘的小工寮召開北聯擴大委員會。在臺灣共產黨的細胞指導下決議新的行動綱領。劉雙鼎出席本委員會後與新竹州苗栗街文化協會中央委員（共產黨員）郭常見面，接受其有關根據大湖支部新行動綱領活動方針的指導，而且請求援助有關今後的連絡事宜。回到大湖後，立刻糾集支部委員陳天麟、葉雲水、林華梅、鄒洪江、邵阿添、張添文等人，向他們報告北聯擴大委員會的狀況，逐條説明新行動綱領，決議大湖支部將來應依據本綱領活動。並改選支部委員，把支部的組織重新用細胞組織加以改編且分成九班。繼而對如何誘發第一期收穫期的爭議，及其他如北聯擴大委員會所決議的有關鬥爭的實踐等進行協商。嗣後，劉雙鼎歷訪各部落召開部落員總會，致力於右記主旨的徹底執行。如斯，隨著農民組合本部的內容調整，及其行動活潑化之後便接受其指令，或推行各種國際、國內以及臺灣社會運動紀念日等的紀念鬥爭，或利用召開各地方部落員的座談會進行組合員的共產主義教育訓練，或舉辦南湖庄土地爭議解決慶祝會的反對鬥爭，或安排打倒反動團體鬥爭會的巡迴演講會等等漸漸展開活潑的運動，使位在山間僻地的大湖支部逐漸成長爲由鞏固的團結力所結合起來的一個組合。

大湖支部長劉雙鼎一旦熱衷於這種運動便幾乎潛入地下，現身的機會極少。因顧慮其行爲恐怕會貽誤地方農民，再三告戒他須務正業。但却没有接受的跡象。於是，在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日終於受到就業警告，劉雙鼎亦難以專心從事地下運動。九月四日，赴台中農民組

合本部，向在場的陳崑崙訴説事情的經過，請教對策，結果決定提出訴願。雖然立即付之實行但却被駁回。至此，不得不姑且在表面上屈就，受雇於大湖郡下蕃地之製材業者中島某當伐木工人，偶爾巡迴大湖郡下暗中繼續活動。

支持臺灣共產黨運動　如前所述，大湖支部長劉雙鼎接受就業的勸告，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年底起，爲了伐木進入大湖郡下蕃地的深山。此時，臺灣農民組合在臺南嘉義郡竹崎庄召集擴大中央委員會，決議支持臺灣共產黨，確立農民組合的新方針，作爲臺灣共產黨的外圍團體改編成赤色農民組合，使其名符其實。

雖然劉雙鼎也接到此擴大中央委員會的召集，但因爲人在山中不能參加。後經人傳達右述竹崎會議的決議。爲了討論實行的方法，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二月七、八兩日他列席臺北市建成町臺灣農民組合臺北辦事處召開的北聯擴大委員會，贊成支持臺灣共產黨的各決議。歸途並拜訪郭常。向郭常報告會議的狀況，彼此協議大湖支部實踐這些決議的方法。回到大湖後，立刻向林華梅報告此狀況，商議後，決定於二月二十一日召開支部委員會。

當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止，在大湖庄的劉俊木家，以右述的目的召集林華梅、劉俊木、陳天麟、邱天送、鄒阿添、吳仕南、溫洪江、鐘阿煌、韋運明及五名組合員召開支部委員會。由劉俊木當議長、林華梅爲書記轉達竹崎會議及北聯擴大委員會議決的事項。全場一致贊成支持臺灣共產黨的諸決議，凸顯了專事爭取及訓練革命性農民，並作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準備進入武裝暴動的目標。爲此，認爲有加强支部統制力的必要，所以決定對意識及態度向來曖昧而説服無望的組合員暫時加以整頓，選出菁英份子，以青年爲主要爭取對象並將之訓練爲同志。於是，督勵部

落委員着手整頓組合員。三月二十四日又在劉俊木處召開支部擴大委員會。

一、大小南勢部落的組合員，在當地土地爭議解決後趨向反動。與地主謝長清互通鼻息阻礙了支部的發展。因此向本部報告將十八名會員除名。

二、以座談會的方式極力煽動革命青年，並加以吸收及訓練以確立支部的基礎。

另外，針對百二份土地爭議對策以及督勵會員會費的繳納等，他們也決議召開五一勞動節記念茶會。在向本部報告整頓組合員而獲得許可後發出開除十八名組合員的通知。其他不活潑的組合員，則依班委員的調查報告來整頓。增設青年部、婦女部、宣傳煽動部、組織部四部門，編成左列的組織。

支部常任委員　劉雙鼎　林華梅　陳天麟　劉俊木
　　吳阿滿

支部常任委員長　劉雙鼎

財政部　陳天麟　吳阿滿　庶務部　林華梅

爭議部　劉雙鼎　調查部　林華梅　劉俊木

青年部　未決定　婦女部　同

宣傳煽動部　同　組織部　同

部落班

第一班	蕃地、南洗水	委員	邱天送	四名
第二班	蕃地、北洗水	同	鄒阿添	四名
第三班	汶水、水尾坪	同	吳仕南	五名
第四班	大湖、蕃子林	同	張添文	一九名
第五班	南湖、竹高屋	同	溫洪江	四名
第六班	卓蘭外三所	同	鍾阿煌	六名
第七班	南湖、鍋子崠	同	葉運水	七名
第八班	獅潭外五部落	同	陳盛麟	八名
第九班	百二份外一部落	同	韓運明	六名

由於强化大湖支部的基礎準備已經約略完成，劉雙鼎便拜訪苗栗的郭常向其報告狀況。四月三十日又與郭常連絡，接收宣傳五一勞動節的傳單百餘份。翌日早上，本擬頒布方針及計畫召開座談會，但因遭到事前拘束而未果。只好以林華梅爲中心悄悄召開座談會。五月四日，他爲了與本部連絡及報告支部的狀況，動身前往農民組合臺中本部，不久即回到大湖。支部雖逐漸在發展中，但由於劉雙鼎聽到其父接到大湖郡警察課的約談通知，約談內容是要將他關到臺東開導所，因此決定立刻逃走。五月十八日，請求邱煌炳召集支部委員等人，向他們陳述此事，並選出接任的支部長，結果林華梅當選，繼承其工作整頓大湖支部的殘務，立誓今後以生命爲賭注繼續爲鬥爭而努力。爲了與本部協議並接受逃亡地點的指令，於是派陳盛麟到臺中，與本部的簡吉、湯接枝等人協議，決定派劉雙鼎到新竹州竹南郡三灣庄永和山，並在當地組成組合支部。

五月二十二日，劉雙鼎在陳盛麟、邱天送的前後護送下，翻山越嶺、抄近路，最後落脚於永和山游阿富的住處。接著，派陳盛麟、邱天送到苗栗與郭常連絡。二十四日，郭常來永和山探望他，在其隱居的住處協議，決定移師到鄒阿添的地方，召集附近農民數十名召開座談會，然後，郭常與劉雙鼎進行宣傳煽動，慫恿他們組成組合。翌日，劉雙鼎又移到鄧阿番的住處作爲暫時隱居的住所。從此致力於建立竹南支部的運動，密切地與大湖支部的組合員連絡，繼續進行活動。

劉雙鼎脫離後的大湖支部　劉雙鼎逃到竹南郡永和山後，大湖支部推選林華梅爲支部常任委員長。此時，舊支部長李木芳再度參加支部活動，使他復歸組合。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迎接指導者郭常召開支部委員會，協議大湖支部今後的活動方針以及土地爭議的指導等。郭常告訴他們黨的活動及蘇聯邦社會的狀況等。八月底，透過郭常領到「國際青年記念日鬥爭指令」及資料。根據此指令，以專事準備武裝烽起爲中心活動，協議如何吸收及訓練青年等。十一月初旬又收到「蘇聯邦革命記念日指令」，於是召集支部員召開記念座談會。九月十八日滿洲事變爆發了。他們認爲黨先前宣傳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已經開始發動了。遂在郭常的指導下，越發致力於鞏固支部。

第三　大湖支部武裝蜂起的準備

滿洲事變時的臨時黨中央專門經由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當時，對客觀情勢的認識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革命階段也隨着進入武裝蜂起準備的時期。當時起草的「當前的綱領」草案規定有「革命委員會」的組織。因此，一般如臺灣赤色救援會的組織運動以及救援運動都被當作

次要的，而專注熱中於吸收黨員、重建黨組織、吸收青年以及訓練革命戰士等工作。如臺南州嘉義郡竹崎以陳結爲中心的運動及北港郡下吳丁炎一派的運動，便是其中顯著的例子。而大湖支部及竹南永和山支部的色彩又特別鮮明，企圖透過表面上似乎不大積極活動的郭常與中央連絡，其他的組合員則隱藏於山間僻地從事極端的地下運動，因此它的發覺被延遲，武裝蜂起計畫也顯著地具體化。

基於郭常的指導，林華梅於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召集劉俊木、邱天送、陳盛麟、邱煌炳、鐘阿煌、葉木清、吳木清、韋運明、溫洪江、黃阿朝、黃雲漢等人，在大湖庄南湖字鍋子崠黃阿朝的住宅召開支部委員會並告訴他們：「最近日本出兵上海，占領吳淞、江灣鎮，與十九路軍交戰。另一方面，中國共產軍完成偉大的發展而進展到滿洲。在這期間，蔣介石要和平地收拾時局是不可能的。因此，國民政府潰滅、上海戰轉變成第二次帝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情勢。」「此戰爭正是臺灣革命的好時機。根據中央的指令，臺灣島內的前進份子應成爲臺灣共產黨員，要急速募集可作爲革命戰士的青年並竭力訓練之。」大家一致贊成，於是約定把大湖支部解散，各自加入臺灣共產黨，努力募集青年，令各委員負責整頓大湖支部部員中的動搖分子，並說明武裝蜂起的手段、方法及襲擊目標等。林華梅之外，其他各委員也到各部落奔走、宣傳及整頓組合。

向郭常報告這些情況後，遵照郭常的意見解散農民組合大湖支部，將該支部變成黨的一行動組織。三月七日，在黃阿朝家召集委員做此決定，進行各隊伍的編成，以下列的人爲武裝蜂起時各部落的負責者。

林華梅	大小南勢方面	邱天送	下南洗水
陳盛麟	北洗水	林章梅	上南洗水
邱煌炳	社寮角	劉俊木	上平
李木芳	大湖、卓蘭	李阿水	大湖
黃雲漢	南湖	溫洪江	小馬那邦
葉木清	大馬那邦	鐘木清	大馬那邦

正當計畫逐步進行時，武裝蜂起的計畫却逐漸洩漏，在此次聚會後不久即遭到檢舉。

第四　臺灣農民組合永和山臨時支部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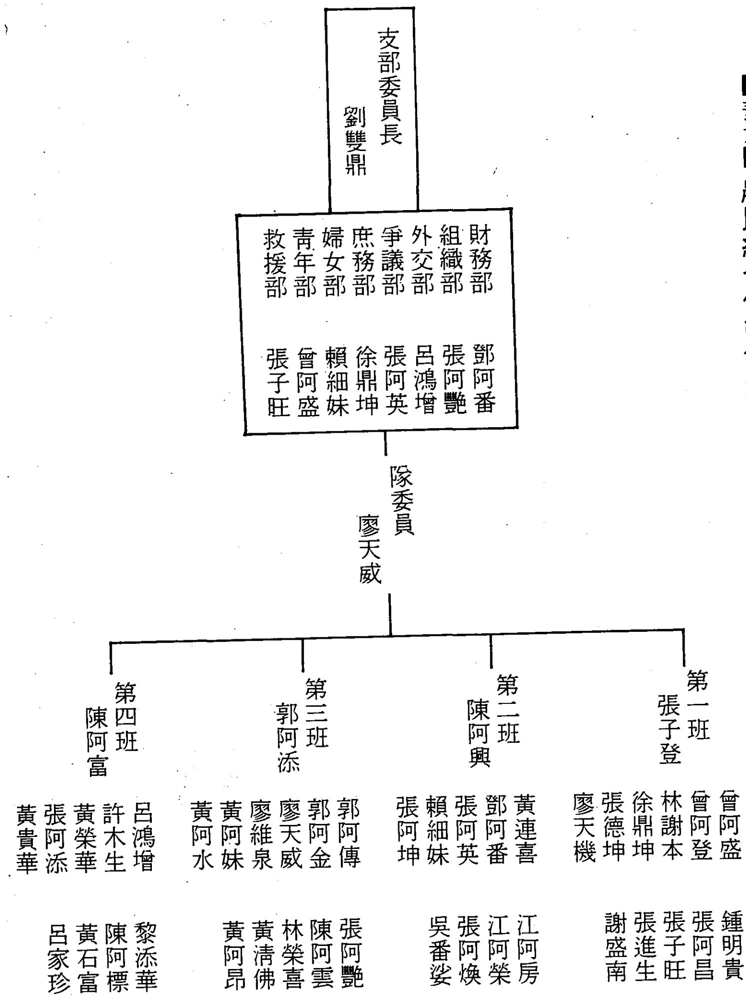
接受就業勸告的劉雙鼎因爲怕被收押於開導所而把農民組合大湖支部委託給林華梅，然後設法逃走。他向農民組合本部詢問脫離後的方針結果得到「竹南郡永和山支部曾經有簡吉、湯接枝等人於入活動，應該有希望潛入彼處活動爲宜。」的指令。五月二十一日他到竹南郡永和山，然後派人與郭常連絡。翌二十二日郭常一到。便一起去該地郭添方的住處，糾集附近部落的居民張阿艷等四十餘名召開座談會。郭常、劉雙鼎煽動他們要實行共產主義。而劉雙鼎決定暫時潛伏在鄧阿番的住處致力於建立支部。

嗣後一連數夜召集附近的農民，根據農民組合行動綱領詳細且淺顯地說明每一項。最後確實獲得三十餘名農民。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七月十日左右在鄧阿番的住處協議，成立臨時支部。會同者有鄧阿番及其他重要分子十數名。劉雙鼎告訴他們：「支部設置規定需要五十名以上的組

合員，而永和山已經有四十餘名。距離募得五十名組合員已不遠，因此成立臨時支部進行組織活動。」由於大家都贊成，於是決定向本部報告以便取得承認。劉雙鼎敘述完蘇聯邦社會主義建設的狀況後散會。

接著，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初旬某日約下午七點，劉雙鼎在鄧阿番的住處召集二十五名農民，推舉張阿艷爲議長、徐泉坤爲書記，編成支部組織及班組織。支部事務所一開始就作爲地下組織設在鄧阿番的住處，沒有招牌及其他設備。組合會費訂爲約五圓二毛錢。彼此協議每月至少聚會一次，致力於研究。然後，劉雙鼎激勵他們有關今後的活動，於中午十二點左右散會。經決定的永和山臨時支部的陣容如左。

■表九■ 農民組合竹南(永和山臨時支部)——【支部機關及細胞組織圖】



第五　農民組合永和山支部的武裝蜂起的準備

劉雙鼎在竹南郡三灣庄永和山成立臨時支部。由於感到長久潛伏在同一地方會有危險，所以，當時黨臨時中央農民組合的幹部決議派劉雙鼎到中國當連絡員。由於預先得到消息，他決定離開暫時潛伏的地方前去中國。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八日郭常來訪時，他向郭常報告臨時支部成立的情形以及上述的意圖。郭常也表示贊成。此時，郭常將大衆時報給與劉雙鼎，並說明由於日支關係惡劣，帝國主義戰爭將難以避免。因此，以此戰爭爲轉機，武裝蜂起的好時機即將到來。八月三十日，劉雙鼎在鄧阿番的住處召集十數名主要的組合員，告訴他們有關接到本部命令派遣他到中國的事。並述說當時的日支關係激勵支部會員：帝國主義的戰爭已迫在眉睫，以此爲契機革命必成。翌日，在張阿艷、張字旺的伴同下向臺中出發。由於警察的取締很嚴格，自忖無法脫破封鎖，半途而返。九月一日派張阿艷與郭常連絡，詢問中央的指示。此時，張阿艷接到郭常的「國際青年記念日鬥爭指令」，把它藏在工作鞋底帶回給劉雙鼎。(本指令參照農民運動三章)

劉雙鼎看了右記指令，認爲武裝蜂起之日爲期不遠，乃於九月四日午後八點左右在鄧阿番的家召集二十餘名組合員。劉雙鼎讀指令給他們聽，除詳細說明外並鼓舞激勵組合員。九月六日午後七點左右，又在鄧阿番住宅後方的相思樹林中召集三十餘名組合員，再次朗讀指令，說明「我等的運動正逢準備武裝蜂起的時期。因此要募集勇敢的青年鬥士，以圖增加革命的力量。」在喊三聲臺灣解放萬歲後解散。九月二十六日派張阿艷去苗栗連絡，求取有關派遣劉到中國的回音。

郭常回答說：「在目前的警戒狀態下要逃脫極爲困難。本部（即臨時黨中央）的主腦黨員也相繼被檢舉，因此要派遣連絡員實有困難。尤其永和山目前處於重要的地位，所以要留在此地進行武裝蜂起的準備。」

聽到這番說辭的劉雙鼎對黨臨時中央重視竹南郡永和山支部的態度頗爲滿足，九月二十六日於是在鄧阿番的住宅召集除鄧外的七名組合員開座談會。翌日他與郭常在附近的竹林內會面。郭告訴他有關簡吉對派遣他到對岸的意見及當時的情況，並激勵他永和山支部的活動依照地方狀況極受重視的情形。然而，此時警察似乎已探知永和山支部的內情，因此，他決心暫時離開永和山支部的活動而向十數名組合員宣稱：接到中央的命令要到北部地方。卻暗中隱匿在徐泉坤家附近的山崖下。十一月七日俄國革命記念日，他藉口說是從北部歸來，同日午後八點左右，在鄧阿番家的後面召集十三名組合員開座談會，宣傳蘇聯邦革命記念日的意義、該國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狀況等，說明滿洲事變及其後，革命運動在日本、中國、臺灣各地的偉大發展，因此臺灣革命成功之日也已經不遠等。大家都附和堅信革命必成功，在喊三聲「臺灣革命成功萬歲」後散會。

之後，他仍潛伏在右述的崖下藏匿處。迄十一月十九日又到鄧阿番的住處，宣稱剛從南部歸來。當夜即召集組合員，以南部地方的革命運動正快速進展，因此我們更應全力以赴激勵他們。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四日左右及十二月十一日廣州蘇維埃記念日等，他離開秘密小屋與支部組合員見面，據說由於拚命鼓動革命意識，以致永和山支部組合員對實行武裝蜂起過度興奮，結果反而需要加以疏導抑制。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郭常到劉雙鼎隱居的小屋探訪他。郭常告訴他：「上海事變發生後，第二帝國主義戰爭越發蔓延，此時正是吾人革命運動成熟的時機。此時，黨臨時中央及農民組合的有力鬥士盡被檢舉，儘管客觀情勢極爲有利却不能有因應的準備實乃一大憾事。殘存的吾人此時應直接接觸大衆極力宣傳與煽動，以便大量獲得革命羣衆。爲了使革命一氣呵成，應該準備武裝暴動。民衆已經得知日本陷於窮途末路的事實，因此，此時如果活動的話，黨勢力必將急速發展。因此需要與其他機關保持密切連絡以免暴動時發生齟齬。除了調查當地區公所外，也有事先調查錦水、公司寮的石油產量、水路關係、勞動者人數及其待遇、以及工場倉庫其他各設施的必要。至於武裝蜂起時的襲擊目標，在竹南方面爲占領區公所、錦水及公司寮，在苗栗方面則爲區公所、出礦坑、縱貫線隧道，大湖方面則爲區公所、火藥庫及煽動蕃人。」對得知郭常來訪而前來的張阿艷、張阿英、張子登、張子旺、徐泉坤、呂鴻增諸人，郭常則說明：「日本軍在上海戰役中受到中國軍堅强的反擊而陷於苦戰中。列强對日本的動向抱持極大的反感，以致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戰爭已呈不可避免的狀態。而中國共產黨正在迅速發展，以日支紛爭爲契機更有一大飛躍的進展。中支地方現在全部在其勢力下。中國共產黨與臺灣共產黨具有密切的關係。以臺灣獨立爲目標的臺灣革命當然會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援助。然而，目前多數的同志遭到檢舉而陷身囹圄。因此，一旦武裝起義時，就要追擊，非得先救他們脫險不可。此外，救護入獄同志的家族是目前吾人應盡的義務。」談完話後他就回苗栗。

由於郭常的來訪及聽取他的情勢報告，劉雙鼎立刻著手準備武裝蜂起。劉雙鼎命令張阿艷去偵察錦水的狀況。張阿艷與徐泉坤、張子登三人於二月七日到錦水。歸來後又接到劉雙鼎的指

令，針對竹南區公所的狀況，以及為破壞縱貫線造橋—竹南間的鐵橋而進行調查工作。九日歸來後，他們報告錦水井有兩個貯油庫貯藏量頗豐，如果在老田寮方面堵住水路便很容易斷水，以及襲擊造橋的鐵橋、竹南區公所會有相當的困難等狀況。劉雙鼎針對此事說明：「襲擊區公所首先要在隔五、六條街的民家放火，當警察官趕往時就襲擊宿舍，奪下所有的槍械，散發傳單給民衆，進行演講，要民衆共襄盛舉。至於鐵橋方面，若以火藥爆破、中斷通信連絡就容易多了。」為了訂定更具體、詳細的計畫，命令他們做各項調查。

昭和(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召開所謂二、一二事件記念日記念會。說明二、一二記念日的意義及目的，指示他們準備前揭的暴動蜂起。武裝蜂起時以救出牢獄中的同志為最首要急務，為達目的的必須越過監獄的高牆，因此，必須事先演練。一時之間，大家都呈現迎接武裝蜂起時機到來的朝氣。從二月二十一日起幾位組合員就開始悄悄練習爬竹子。

雖然大家積極準備武裝蜂起的各項調查及練習，但在三月底時却接到大湖的大多數同志都已被檢舉的報告。劉雙鼎乃派張阿登到苗栗與郭常連絡，由於郭常也遭到檢舉，張阿登於是空手而返。四月十二日左右，劉雙鼎在鄧阿番的住處，召集他及張阿艷、郭阿添、張阿英、張子登、張子旺、呂鴻增、徐泉坤、陳阿興、賴細妹。說：「大湖同志的被檢舉，證明吾等革命勢力是如何的充實。吾人的革命是與國際有連絡的，單獨一個大湖被鎮壓絲毫不會阻礙革命發展的大勢。吾人現在是進退皆危。所以，應該不斷地前進，勇敢地為臺灣革命而努力。」並認為當務之急乃偵察大湖檢舉案的狀況以便樹立對策。

翌日，再派遣郭阿添、張子登到大湖。結果，接到的調查報告是大湖有數十名同志被檢舉。

而被檢舉的理由是牽涉武裝蜂起事件。「被發覺的原因似乎由一位警察官的妻子所洩漏的」。四月二十三日，再度於鄧阿番的住處召集前次的參加者，向他們報告大湖檢舉案的狀況。並協議如何救援郭常，商量被檢舉時的對策。關於救援郭常的部分，當場每人各捐出三毛錢左右。至於，被檢舉的對策，彼此約定只供述參加農民組合組織運動，其他一概不可承認，堅持口供的一致，然後散會。

嗣後，日子在等待中渡過—等待終究要來的檢舉風暴—然而檢舉的風暴却遲遲沒有波及到永和山。大家於是認為檢舉的範圍或許不過如此，因此，決定仍然繼續推行運動。五月一日，又在鄧阿番的住處，召集附近的同志開勞動節記念日座談會。交換有關大湖支部組合員被檢舉的情報以及今後的對策，煽動他們吸收更多的同志擴大組織，抓住武裝蜂起的機會。

五月初旬左右，劉雙鼎在永和山潛伏的事實逐漸明朗化。警察方面的搜查網也逐漸擴大。劉雙鼎的活動於是受到掣肘。在他們訂定殺害警察視察員的計畫及探索動靜期間，張子登、鄧阿番、郭阿添等，一一被檢舉。潛伏在呂鴻增處的劉雙鼎也瀕於危險，乃移到江阿榮處，九月二十二日，他終被搜索隊所逮捕，武裝暴動的計畫也付諸東流。

第六　事件的被發覺與檢舉始末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的夜晚，大湖郡大湖派出所勤務警察陳卓乾的親戚鍾阿煌的妻子對陳的妻子說：「現在日本與支那正在戰爭，聽說日本軍大敗於上海。這是因為臺灣農民組合員到上海支援支那軍的緣故。最近就要引導支那的大軍來進攻臺灣，而島內的農民組合員會與

支那軍互相呼應。他們預定殺死官吏、發起暴動。此命令應該會在半夜傳達，將安排你和你丈夫到安全地避難。」並勸告她丈夫應在此時辭職。本件被認爲與偵察動靜中的農民組合大湖運動有關，所以，同月十二日天未明便搜查與大湖支部有關的二十一個民房，著手調查被認爲是關係者的四十位組合員。

右述搜查工作因原住大湖支部長的劉雙鼎行方不明，所以在進行上遇到極大的困難。經過極力探查的結果，最後判斷他應該還潛伏在竹南郡永和山。但是，當地的農民卻絲毫不肯洩漏劉雙鼎的行踪。鐘日紅警部補於是化裝潛行煞費苦心追查兩個多月，然後逮捕了大湖支那的組合員邱天送、陳盛麟及永和山組合員鄧阿番、張子登、呂鴻增、徐泉坤等人，加以追究而確定了劉的住處。最後，在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於竹東郡寶山庄新城江阿安的住處逮捕了他。隨著劉雙鼎的被逮捕，整個事件的輪廓也漸被顯露出來。於是在新竹州着手大肆搜查，結果，大湖與永和山被檢舉的總人數達九十二名。被送到檢察局有七十一名。其中的三十七名，於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九日間被起訴付給預審。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預審結束。除一名免訴、兩名死亡外，其處刑如下表。

■表十■

姓名	年齡	教育	所屬團體地位	第一審判決	控訴	備考
劉雙鼎	二九	初	農組大湖支部委員長			九、一〇、二一日死亡
林華梅	三八	初	農組支部委員	八年		
郭常	四六	初	文協苗栗支部長			八、八、一六日死亡棄却公訴
劉俊木	三四	初	農組支部委員	八年		
林章梅	二九	初	組合員	四年		
邱天送	二七	無	部落委員			九、五、五日死亡棄却公訴
黃阿乾	六〇	初	組合員	三年		
鍾阿煌	五九	無	部落委員	四年		
韋運明	四三	無	組合員	七年		
邱煌炳	四九	初	部落委員	四年		
溫洪江	四六	無	同	六年		
陳盛麟	二八	初	支部委員	八年		
陳天麟	四三	初	組合員	八年		
黃雲漢	二八	初	同	六年		
吳木清	二三	無	同	五年		
葉木興	二九	無	同	六年	三年	
劉喜順	三五	無	同	三年		
張爲	四八	無	同			預審免訴
劉俊山	三四	初	支部委員	二年		五年間暫緩執行
張阿艷	三七	無	同	八年		
鄧阿番	四七	無	同	七年		
張阿英	三二	初	同	六年	四年	
徐鼎坤	二一	初	同	六年		

呂鴻增	五一	班委員		八年		
郭阿添	三四	無	同	五年		
張子登	二九	無	同	七年		
廖阿威	二八	無	隊委員	二年	二年	
陳阿興	五二	無	班委員	六年		
陳德富	二六	初	同	三年		
張仔旺	二七	無	支部委員	七年	五年	
曾阿盛	二九	無	同	二年		五年間暫緩執行
賴細妹	五七	無	部落委員	三年		
吳添文	二三	初	同	三年		
吳仕南	二三	無		二年		五年間暫緩執行
李阿運	四一			二年		
江阿榮	三三			五年		
張阿煥	二五			四年		

第五節　上海臺灣反帝同盟

第一　上海臺灣青年團

上海臺灣青年團成立的經緯　臺灣共產黨結黨後不久即遭到所謂上海讀書會事件的檢舉案，使黨受到一大挫折，黨員分散。倖免於被檢舉的翁澤生、林木順等人暫且拋棄工作等待時機。在此期間他們恢復了中國共產黨黨籍。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爲了因應當時支那反對運動昂揚的環境，再度將組織伸入在滬臺灣人學生中。

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旬，林木順、翁澤生糾合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及臺灣青年左傾分子進行六·一七記念日鬥爭，邀請蔣麗金、李能茂、周宗河、劉照明、沈西東、林延年、陳麗水、劉學海、林某等人到上海安南路蔣麗金的住處。翁澤生陳述此會目的是針對六·一七記念日鬥爭。爲進行此一鬥爭決定設置六·一七鬥爭籌備會，並由籌備會來決定鬥爭方針。推選劉照明、林延年、翁澤生、林木順、蔣麗金五人爲籌備委員，分配任務如下。

總務　蔣麗金　宣傳　林木順　組織　翁澤生　遊藝　林延年、鄭連捷

募捐　劉照明、李能茂

並決定在記念日當天舉辦遊藝大會，邀請中國人、朝鮮人友誼團體參加，再依其成績決定將來應成立何種團體組織。預定由林木順邀請朝鮮人組成的歌舞伎團，李能茂邀請中國人國貨獎勵團，沈西東邀請中國醫學院音樂團等參加。關於所需財源的募捐則由各籌備委員努力以赴。

右記籌備會爲要動員當時由旅居上海的學生組成的在滬臺灣留學生聯合會，翁澤生、林木順、李能茂、林延年等人在六月十日左右於大廈大學教室召集臺灣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翁澤生被推爲議長宣傳有關六・一七記念鬥爭事宜，然後由籌備委員就各人分擔的事務報告進行的狀況，說明當天預備上演的戲劇的內容及角色等。自同月十二、三日起在鄭連捷指導下的中國某女士外數位參加演出者一同在大廈大學宿舍練習排戲。

六月十七日記念日當天，借用法租界的基督教會教堂舉辦六・一七記念大會及遊藝大會。當日，出席的台灣人主辦者有翁澤生、林木順、陳麗水、林延年、王慶勳、蔣麗金、李能茂、鄭連捷、沈西東、劉照明、劉學海、周宗河等，也有很多中國人及朝鮮人出席。翁澤生在記念大會的開場演說中云：「三十多年前的今天臺灣淪爲日本的殖民地。爾後，臺灣人在社會上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變成只盡義務的奴隸。在臺灣甚至無法接受教育。當此記念日，我等臺灣人希望與中國、朝鮮各團體互相提攜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

接著，由數名隸屬上海青年反帝同盟的各團體代表演說。記念大會結束後移爲遊藝大會，有朝鮮歌舞伎團及中國國貨獎勵團、中國醫學院音樂團等的舞蹈及音樂演奏。最後，由臺灣青年等上演戲劇。劇名「殖民魂」，其情節要旨爲「臺灣某一豪門反抗日本軍隊及警察。結果本人及其母被殺，其子負傷痊癒後出走支那委身爲富豪的園丁，後被中國國民政府的偵探發現遭到殺害。」這是攻擊日本在臺灣的暴虐政治及與其勾結的中國國民黨的宣傳劇。

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六・一七記念會後籌備員再度於大廈大學集合，解散六・一七籌備會。出席者有翁澤生、鄭連捷、劉子懲、陳麗水、林木順、李肇基、林延年、李能茂、蔣麗金、

劉家浪。翁澤生以議長身份進行對六・一七工作的批判，各工作分擔者進行工作報告後宣佈解散籌備會。翁澤生再提議由居住上海的臺灣青年組成解放團體，得到參加者的認可，遂成立上海臺灣青年團。關於此點，翁澤生的敘述下：

昭和四年六・一七記念大會未召開之前，由於受到當時反帝戰線高潮的刺激，臺灣青年也參與上海反帝戰線。當時是以流動性集團參加，沒有確定的名稱，人數也不定。或者以臺灣青年團，或者以臺灣青年同盟的名義參加上海的反帝集會。但如一直維持這種權宜方式參加反帝集會將產生阻礙，也難以積極進出。因此，需要有固定的團體。

每逢上海有反帝集會時，由我通知臺灣青年場所及時間。我認爲自己應該成爲勞動者，深感有接觸勞動者、暫離學生們的必要。我在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中工作是因爲頗受臺灣青年們的歡迎，爲了聯合臺灣青年使上海的反帝工作獲得進展。

把這批人組成一個團體的提議，並不是在六・一七鬥爭籌備會解散的當天，而是在六月底或七月初於某人家中，由我、林木順、李能茂及其他一、二位人士決定以上海臺灣青年團爲臨時名稱，製作章程，初步決定以參會者爲幹部。

上海臺灣青年團的地位

甲：上海臺灣青年團與上海反帝團體間的關係

上海臺灣青年團成立前後在上海出現了「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有中國、朝鮮、臺灣的左翼團體七十餘團參加。臺灣青年團及上海學生聯合會不但列名參加，而且在同盟反帝委員會中亦有席位。又，臺灣青年團曾經向參加反帝大同盟的各團體請求支援臺灣六・一七記念鬥爭，而這

些團體代表却提議：成立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大同盟籌備會。其中經過至今已明瞭之情形如下述：這些團體都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以强化反帝國主義運動爲目的。臺灣青年團是此等團體的一個分派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翁澤生、林木順等人是細胞成員。毫無疑問，這是個由臺灣人組成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團體。當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大同盟籌備會於青年反帝大同盟之后解散變成上海反帝大同盟後，似乎也保持其一分派的關係繼續進行活動。

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的成立　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於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六月十六日於上海成立。關於成立的經過與其運動概況，中國共產青年團機關報《雷蒙 青年》記述如下：

自從媚外的國民黨政府實行賣國外交、嚴禁中國各地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以來，全國各地的反帝怒潮暫時消沈。雖然如此，全中國的革命大衆並不就此屈服於如斯反動勢力及高壓手段，仍然致力於復興革命的反帝運動。在這樣的情勢下，上海反帝青年大同盟站在全國民眞正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第一線而成立。

現在，正逢國際反帝大同盟及國際青年反帝大同盟召開國際反帝代表大會的時機。全世界的被壓迫階級開始一齊向帝國主義攻擊。値此中國國民黨與外國帝國主義者親善交歡的時候，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終見成立，在中國反帝運動復興史上可說是具有重大的意義。本大同盟希望能吸收全國的革命青年以及所有反國民黨、反帝國主義的青年，勇猛果敢地加入本組織，積極擴大宣傳反帝運動，鞏固各地青年反帝大同盟的組織。唯有如此，大衆性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的發展才能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消滅國民黨與帝國主義者的一切勾結行動，然後將帝國主義徹底逐出中國。

本同盟是由上海工會聯合會青年工人部及上海青年聯合會所提倡組成的。依據前揭《雷蒙青年》記載有七十餘團加入。但綜合朝鮮人共產黨員具然欽被逮捕時所擁有的筆記及供述則共

有六十二個團體。

其中，與臺灣有關係的團體是「臺灣青年團」「臺灣學生聯合會」。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右記上海青年反帝同盟（簡稱青反）於上海共同租界內舉行成立典禮。由於當日有豪雨，加盟團體參加代表只有三十四名，不過是過半數而已。然會場充滿緊張氣氛、通過青反章程及同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記念大會準備事項、臺灣革命大會參加問題及其他重要的決議案，並發表宣言，以「工聯青工部」「泉漳學生會」「臺灣青年團」等十三個團體組成反帝委員會。高呼大會口號：

1. 打倒一切的帝國主義
2. 打倒賣國媚外的國民政府

大會散會後，召開第一次執行委員會選出五名常務委員。任命總務部、組織部、宣傳部、糾察隊救濟部等各部負責人。接著，召開執行委員會協議有關大會議案的實行。關於參加臺灣六・一七記念鬥爭，協議「除由大會派遣兩名代表外，所屬各團體至少須派出五名代表參加」並決定散發「六・一七記念告民衆書」爲題的傳單。

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大同盟籌備會　參加由上海臺灣青年團提倡的臺灣六・一七記念鬥爭的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在該記念大會上決議組成「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同盟」（簡稱東反）。大會中被選爲主席團的有一個中國團體、四個朝鮮團體以及兩個臺灣團體。一九二九年七月召集各團體中的中國共產黨細胞，以談話會的名義召開黨團聯合會議。臺灣方面有翁澤生、林木順出席，決定東反的三條宗旨：

一、促進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反帝鬥爭
二、發動中國被壓迫民族參加中國革命
三、促進東方被壓迫民族及被壓迫階級革命勢力的團結

在組織上，決定不與上海反帝、上海青反衝突，做爲特殊性、地方性組織而有東反組織的必要。初期擬由上海逐漸推及中國各地，更將組織向太平洋沿岸各地擴大。由翁澤生向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報告，請求其指導。七月，召開第二次協議會，名稱爲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大同盟(The anti-Imperialist League of Eastern Oppress Races)，決定接受中共黨中央的直接指導，包括中國、朝鮮、臺灣、印度、安南、菲律賓，暫時先組織籌備會，並俟獲得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批准後，於籌備會內設置「東反籌備黨團」，擔任籌備會的指導。

接著，七月十日中共黨中央特派員、同江蘇省特派委員列席，召開先前組成的東反籌備會黨團(fraction)會議。臺灣方面由翁澤生、林木順出席，將前此談話會中所決定的三大目標重新在黨團決定。採擇談話會中決定的組織方針，召集目前在上海的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大衆革命團體，使其加入籌備會，逐漸推及中國各地。決議邀請印度、安南、菲律賓加入，或公開發表邀請宣言。

不久，又召開第二次黨團會議。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特派員列席之下，決定有關邀請印度、安南、菲律賓參加事宜，由中國及朝鮮的葉某、李某負責，並通過召開全體大會或執行委員會組成籌備會。籌備會的內部組織應有如下三科九股。

籌備會議—籌備委員會—常任委員會—
- 總務科
  - 文牘股
  - 財政股
  - 交際股
- 宣傳科
  - 編輯股
  - 新聞股
  - 發行股
- 組織科
  - 調查股
  - 登記股
  - 交通股

然後選出籌備會的人選。翁澤生爲總務科長，韓人青年同盟李某爲組織科長，上海青年反帝葉某爲宣傳科長。並於三科長聯席會議中指定各股長，由翁澤生起草籌備會的成立宣言，以及決定其他八一工作、機關報出版等議案。

直至與上海青年反帝同盟合併之前，共開了六次黨團會議。進行八・一反戰鬥爭雙十節、東京事件、十月革命等記念鬥爭，及宣傳籌備會。翁澤生在八・一鬥爭中被檢舉。十一月十四日的第六次黨團會議則變更籌備會的內部組織，改爲總務、調查、組織、宣傳、救濟五部及十股。右記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大同盟籌備會在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四月決定與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合

併，上海青年反帝改稱上海反帝大同盟。當時參加的重要團體有：

上海總工會
自由大同盟
上海革命學生聯合會
社會科學聯盟
上海韓國青年同盟
瓊崖青年會
革命互濟會江蘇省總會
上海文化大同盟
上海中華左翼作家聯盟
上海臺灣青年團
上海安南青年同盟
貧民協會

除外，尚有二、三十個團體。

根據另一情報，一九二九年八月，以世界性的反帝國主義示威運動爲契機，除了上述的兩團體外，上海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團體又出現上海反帝大同盟、上海各界反帝大同盟等許多類似的團體。中國共產黨中央確立同類團體的統一方針，於一九三〇年四月底將青年反帝大同盟及上海各界反帝同盟解散，令成員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六月十二日又將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大同盟解

散，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國共產黨對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意圖如中央通告七十八號所揭示。其要點如下：

一、支那是「帝國主義統治的世界桎梏下最薄弱的地方」。如能加以適切的誘導可加强爆發共產主義革命的可能性。一旦共產主義革命在支那成功，將帶給世界的帝國主義諸國絕大的打擊，顚覆資本主義的根柢，打開世界革命的捷徑。

二、知悉此中情形的帝國主義諸國與國民黨改組派等互相提携，極力抑壓中國內部的革命的民族運動。因此，必須對其發動强力的反擊。

三、有關右記積極、消極兩種反帝運動，支那各地向來不乏據以發動的鬥爭材料，然多被付於等閑不曾加以利用，因而導致有關團體鬥爭力的減退。欲加振作實有待於本運動之强化。其鬥爭目標應如左列。

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支那
㈡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邦
㈢反對當前的世界大戰
㈣反對軍閥混戰
㈤反對國民黨各派與帝國主義的勾結
㈥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

乙：上海臺灣青年團與臺灣共產黨的關係

上海臺灣青年團是由臺灣共產黨的組織者林木順、翁澤生所組成。但它與臺灣共產黨在組織

上有何關係則缺乏明確的資料。但觀察林木順、翁澤生對臺灣青年團的態度或指導方針，難於斷定如其表面形態是在中國共產黨及共產青年團的指導下的上海反帝青年同盟（後改爲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一個基礎組織，並且只是以日本爲中心的反帝運動。可根據之事實如下。

一、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三月左右，楊春松於上海加入臺灣青年團時，翁澤生對青年團的內容說明如下（根據楊春松的審問記錄）：

「由於外匯關係，在上海的臺灣青年學生日益增加。這些青年學生們，皆爲殖民地被壓迫的民族一分子，懷有豐富的革命素質。因此，本機關以糾合這些青年予以組織化，使其參加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鬥爭，施以實踐的訓練，以社會科學研究來提高理論的掌握，喚起他們特別注意臺灣問題並加强其組織，一方面支援中國的革命運動，同時亦以培養臺灣革命的鬥士爲目的」。

知識水準較高的楊春松如此陳述，其他的同盟員或青年團員則不拘泥於如斯組織上的問題，同聲說：「由臺灣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期求臺灣獨立的秘密結社」。

二、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王溪森在廈門廣益飲食店接到潘欽信擬轉達給臺灣共產黨幹部王萬得的國際東方局指令：「臺灣共產黨犯了極端機會主義的誤謬，應儘速實行清算」及「應將詹以昌吸收爲黨員」的命令，以及關於參加島內戰線的指令。同月二十一日，他回到臺灣。爲了向王萬得傳達右述的指令，同日在臺北市三橋町葬儀堂附近與王萬得會面。然後加入臺灣共產黨，參加膠印印刷工場爭議及黨的其他活動。

三、李清奇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接受翁澤生的命令，將國際東方局對臺灣共產黨的指令——「致臺灣共產主義者書」轉交給臺灣共產黨幹部王萬得。回到本島後將右指令向王

萬得傳達，並加入臺灣共產黨爲黨進行活動。

四、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二月左右，翁澤生在白克路大華洗染公司二樓董文霖租居處，召集王天强、高水生、張柏生、李清奇、陳炳楠、陳炳譽、蔡啓獻、劉纘周及董文霖等人，指導青年團員討論研究有關文化協會解散的問題。此時，翁澤生說：「臺灣一方面有民族資本家的政黨，另一方面有無產者的政黨即臺灣共產黨。因此，沒有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必要。然而臺灣文化協會在臺灣的社會運動史上，是以知識份子爲中心的具有政黨性質者。其存在，除了妨礙臺灣共產黨的存在外，實無任何價值。因此，將它改組成反帝同盟，吸收臺灣被壓迫民衆反帝國主義的勢力，並予以組織化使其接受臺灣共產黨的指導。」各團員均表示贊成。李清奇更接受翁澤生的指令，將要回到臺灣向臺灣共產黨員傳達右記解消意見。

五、以青年團及上海臺灣反帝同盟的機關報《青年團情報》《青年戰士》《反帝報》等爲首及其他有關各種鬥爭所發布的宣言書或其他出版物，每年向島內左翼各團體及東京臺灣青年會寄送。

參照這些事實，預審終結決定書說明兩團體的關係如左：

「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六月底，當上海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掀起高潮時出現的上海臺灣青年團，是由臺灣共產黨幹部兼中國共產黨員翁澤生、林木順外數名臺灣人學生及青年組成的秘密結社。他們早已加盟在中國共產黨指導下的反帝國主義團體——上海反帝大同盟。在其指導下參加中華民國的反帝主義運動的同時，以採行革命手段覆滅日本帝國在臺灣的統治權謀求臺灣獨立爲目的，發行頒佈機關報，利用臺灣始政記念日或其他重要的革命記念日及臺灣霧社蕃人暴動等機會發表宣言，印發頒佈傳單及其他各種印刷物，舉行示威運動、飛行集會等。爲了不斷貫徹臺灣

獨立的目的，利用在壁報上寫標語等方法向大衆宣傳煽動。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爲了使臺灣青年團的政治色彩更加明顯，翁澤生、林木順等人於上海南市黃家闕路久安里十二號被告人廖興順的住所，召集被告王天强及其他的青年團員開大會。根據翁澤生的提議將臺灣青年團改稱上海臺灣反帝同盟，決定了與臺灣青年團相同宗旨的綱領，釋明其政治色彩，嗣後爲達到目的而更加積極地活躍。」

上海臺灣青年團的發展　自成立以後，上海臺灣青年團便少有獨自的活動。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六月，翁澤生、林木順等人率領團員與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大同盟籌備會及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的活動合流，於各記念日散發傳單、宣言書，舉行飛行集會（潛行街頭伺機舉行短時間突發性演說）、示威運動等。同年十一月，隨著中國共產軍與蘇維埃區域的發展，中國國民軍閥開始討伐，又受到反對逮捕留日左翼學生事件等氣氛的醞釀及廈門方面同志來滬等的刺激，青年團一時有所發展，爲確立組織及活動方針而召開緊急會議。以林木順等人爲中心，有青年團員多人出席，報告當時客觀的情勢：

1.關於政治路線　擁護蘇維埃聯邦，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國民黨進攻中國紅軍、蘇維埃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臺灣、朝鮮革命青年的壓迫。爭取青年的自由以期臺灣革命成功，與羣衆的日常鬥爭聯繫，以便達成臺灣獨立。

2.關於組織問題　團本部設總務、組織、宣傳三部。學校及街頭設支部（細胞），明顯區分本部與支部，努力擴大組織。

3.關於宣傳工作　由宣傳部起草宣傳大綱，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及國民黨左派的欺瞞反動行爲，而且宣傳與臺灣革命運動有關的各種事務。

決定了以上的主要方針，將向來發行的青年團情報改名《青年戰士》，並決議强化臺灣青年團的工作獨立性。

緊接著，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三月底左右，於共同租界大廈大學講堂召開臺灣青年團大會。聚會者有翁澤生、劉學海、劉照明、鄭連捷、侯朝宗、王瑞棋、蘇紅松、周宗河、陳老石、廖學禮、楊春松、陳麗水及其他十四人。據云，當時林木順被中國官憲所逮捕不克出席。翁澤生主持會議，先致開會辭，然後推選鄭連捷爲議長，强調青年團是鬥爭團體而非親睦團體，說明中國革命的情勢，勉勵團員奮起。改青年團向來的總務、組織、宣傳三部組織，設置總務、宣傳、研究、組織、救濟五部。維持機關報《青年戰士》，各小組每週必須召開一次社會科學研究會等。其他協議如何擴大團組織、儘速決定團宗旨及團則等。選舉幹事的結果如左：

總務　鄭連捷　　宣傳　翁澤生
研究　侯朝宗　　組織　楊春松
救濟　蔣麗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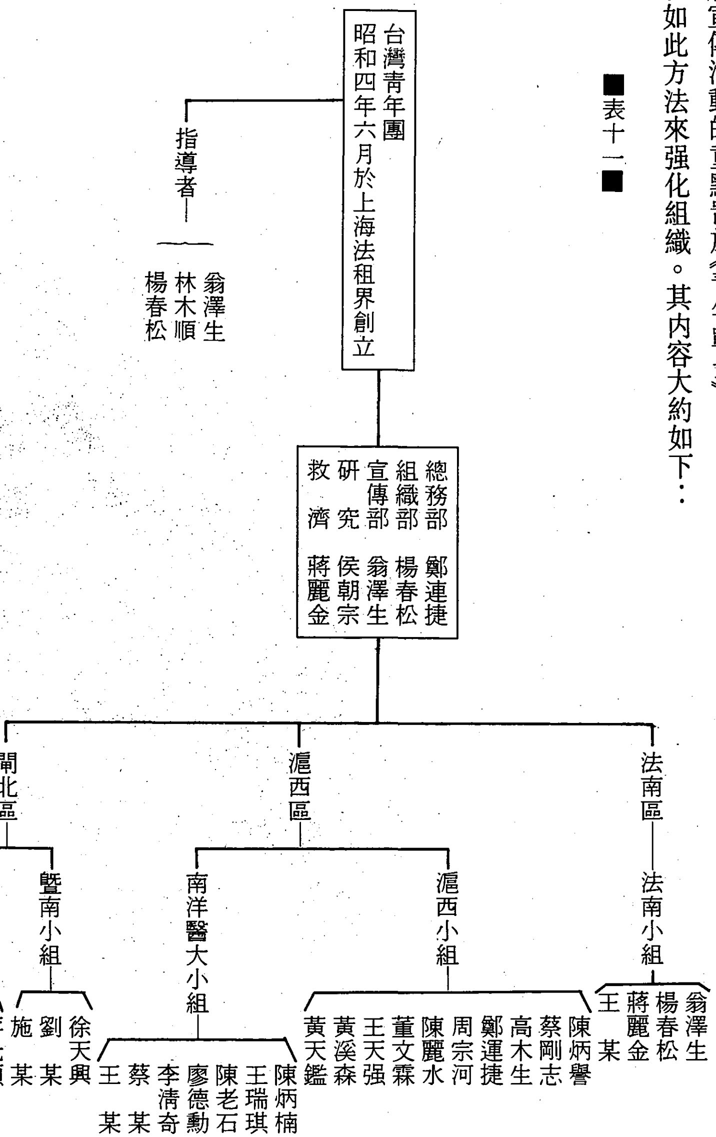
由侯朝宗報告臺灣的社會運動團體的情況，鄭連捷報告李山火等人在漳州進行臺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遊藝大會的情況。報告結束後散會。

之後，五月中旬左右在共同租界麥特赫斯脫路陳老石等人的住處，會同出獄的翁澤生及鄭連捷、侯朝宗、楊春松、陳麗水等五名，召開青年團幹部會，對青年團的發展有關的實踐活動進行協議。關於機關報《青年戰士》的印刷發行，由王溪森、鄭連捷負責印刷，黃天鑑、蔡星獻負責發

送。將宣傳活動的重點置於《青年戰士》。

以如此方法來强化組織。其內容大約如下：

■表十一■



備考

本表只作一個示例，因成員的隸屬、職務更迭頻繁，每個時期都有不同。

上海臺灣青年團的活動　臺灣青年團在調整組織後仍與上海反帝大同盟及其所屬團體互相提攜。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參加各種革命紀念日及反帝國主義鬥爭。發行青年戰士，散發宣言、傳單、作壁報、以飛行集會爲戰術積極地繼續活動。下面列舉基於臺灣青年團的提議所發動的重要鬥爭，六·一七紀念鬥爭及支援霧社番蜂起的鬥爭及其他狀況如下：

一、昭和五年六月十七日紀念鬥爭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翁澤生、楊春松、侯朝宗、王瑞棋、陳老石、廖德燻、李清奇、蔡啓獻、王溪森、黃天鑑、蘇紅松、鄭連捷等人，在麥特赫斯脫路鄭連捷的住處集合協議，決定舉行比前年更盛大的戲劇公演及紀念大會。同時也決定發行「青年戰士六·一七紀念特刊」「六·一七紀念宣傳大綱」，組織「六·一七紀念籌備會」，以籌備會之名進行一切紀念活動。

其事務分擔如下：

總務　蔣麗水

宣傳　翁澤生

演劇　鄭連捷

糾察　陳老石　李清奇　蘇紅松　廖德燻

印刷　王溪森

庶務　王瑞棋

募捐　楊春松　侯朝宗

自上海市內開始也與廈門、漳州、島內及東京臺灣青年等連絡，著手於募集費用。六月八日

又於大廈大學內，由有關的節目籌備會會員與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召開聯席會議，決定：

一、利用六月十五日星期天，上演以日本帝國主義殘酷壓迫臺灣民衆黨、以及四百萬同胞革命蹶起爲主題的戲劇。

二、掌握朝鮮、印度、安南、菲島革命運動高潮的時機，與東方被壓迫民族及中國革命諸團體聯合舉行大示威運動。

以此計劃要求上海反帝大同盟下令所屬各團體參加與援助。上海反帝大同盟則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參加。

翁澤生等籌備會幹部致力於選定演藝節目並與演出劇團交涉。由於當時上海左翼劇團「藝術劇社」的團員大部分遭到檢舉，而且借用民國路浸禮堂充當會場的交涉也被拒，不得已中止演劇會計劃。六月十三日，在大廈大學內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決定只舉行示威運動，將此決定轉告上海反帝大同盟及其他的友誼團體。同時，在中國共產黨系機關報《上海報》上登出廣告。上海反帝大同盟根據此項決定，把六・一七臺灣施政記念日到六・二三沙基慘案紀念日的期間，定爲反帝國主義運動紀念鬥爭周，預定於六・一七舉行示威運動，六・二三召開紀念大會。

六月十四日，上海反帝大同盟所屬各反帝團體在羣治大學內秘密召開「臺灣六・一七紀念各反帝代表大會」，共有三十餘團體代表參加。翁澤生以「六・一七紀念的意義」爲題進行演講。決定六月十七日下午五點三十分，於東京路、澳門路的廣場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運動。同時煽動工場罷工、學校罷課、商店罷市同來參加反帝示威運動。

六月十六日，在上提鄭連捷的住所召開臺灣青年團六・一七鬥爭籌備會，針對飛行集會、示

威運動的實行問題作成最後的協議。

從六月十三日起，在上海工場地帶滬西區糾合各革命學生會、各赤色工會及失業團體等。組成宣傳隊。該宣傳隊由三人組成一班，各自拿著小旗，每夕在滬西各工場附近，英華里、曹家渡、東京路、大廈、羣治大學附近舉行飛行集會，煽動工人學生參加六・一七示威運動。其方法是一人演講、另兩名呼喊來聚合附近經過的工人學生。爲避免被巡警發現，在一個地方只待五分鐘，最長不超過十分鐘。

在上海反帝大同盟統制下的閘北區，六月十七日下午兩點，從蘇州河畔到外白渡橋附近，多數學生大致以三人一組遊行，伺機舉行飛行集會。由於警戒嚴重，羣衆從ASTA House到百老匯大街電車路附近佇立不前，與來自天潼路、西華德路、武昌路、北蘇州路方面的人羣匯集約達兩百名。從下午三點四十分左右起，虹口工部局警察人員開始施行身體檢查，逮捕了九名身上帶有傳單、宣言書等的羣衆。由於增派了警戒員，人羣一面分發傳單一面逃走，青年團所計畫的襲擊日本領事館，終於未果。右述九名被檢舉者中有蔣麗金及數名青年團員。

示威運動實施後，六月十九日，籌備委員等在共同租界閘北施高塔路楊騷的住處，召開六・一七紀念工作結束會，檢討示威運動，解散籌備會，商量救助蔣麗金等犧牲者的對策，改選青年團執行委員。翁澤生、楊春松、侯朝宗、王溪森、蘇紅松、陳老石、蔣文來當選。六月二十一日，在壽春里王溪森的住處召開臺灣青年團的執行委員會，選任常務委員：

總務　楊春松

組織　王溪森

宣傳　蔣文來

決定派王溪森傳話給上海反帝大同盟的連絡員，蔣文來負責救援六・一七示威犧牲者，委請律師致送參加六・一七紀念鬥爭的友誼團體感謝狀。在選定《青年戰士》第五號的起稿人後散會。

當日分發的傳單中入警方手者，以反帝大同盟具名者四種，以上海工會聯合會之名者四種，以及以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執行委員會之名題有「為六・一七臺灣亡國紀念及援助東方殖民地革命告工農兵士貧苦羣衆」（左紀一），以上海工會聯合會之名題有「六・一七紀念援助臺灣革命宣言」（左紀二）等傳單。

一　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執行委員會所發檄文

為「六・一七」臺灣亡國紀念及援助東方殖民地革命而告工農兵士貧苦羣衆：

親愛的工農兵士貧苦羣衆們！

六月十七日，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臺灣的第一日。也就是臺灣正式變成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的第一日。這是革命羣衆沒齒難忘的一天。因為這是彼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上最沈痛的一頁。

三十五年間，臺灣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不斷地遭到屠殺，受盡殘酷的壓迫搾取，被剝奪了一切的自由。導致臺灣勞苦羣衆陷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同時，自國民黨背叛革命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進攻更加猛烈。軍閥戰爭不斷地抑壓民衆，强盜式的掠奪與搾取，使全中國勞苦羣衆過着與臺灣一樣的奴隸生活。不管在政治上或經濟上，一如臺灣，帝國主義變成中國眞正的統治者。

如今，全國革命浪潮高漲，工農鬥爭激烈化，使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支配權發生動搖。為此，帝國主義按照

它的本質必然性，必定以最殘酷的手段來鎮壓中國革命。最近，以大軍艦集中於上海，並在上海各大街道上公然建設砲臺，經常逮捕屠殺革命羣衆。尤其是法國帝國主義以飛機投擲炸彈進攻龍州、蘇維埃區的事實，證明了帝國主義是毒害中國革命的敵人。

親愛的工農兵勞苦羣衆們！

起來吧！為了反帝國主義鬥爭，只有在極殘酷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中國革命才能完成其勝利！

現在世界革命發展的過程中，反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革命運動更加突飛猛進。尤其圍繞中國的東方各殖民地印度、安南、朝鮮、臺灣，沾滿鮮血的羣衆鬥爭正此仆彼起。帝國主義以飛機投下炸彈，逮捕屠殺民衆，導致數十萬羣衆示威、武裝暴動、軍事抵抗等事件在各地層出不窮。這種偉大的殖民地革命鬥爭必然掀起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高潮，使其成為中國革命有力的同盟軍！

親愛的工農兵貧苦羣衆們！

起來吧！援助東方殖民地革命吧！我們的敵人即是他們的敵人。他們的勝利即是我們的勝利。

現在，帝國主義所製造的國民黨軍閥戰爭擴大了工農兵士勞苦羣衆一切痛苦的根源。前線幾十萬的兵士兄弟被當成砲灰。戰爭區域無數的民衆在砲煙彈雨下流離失所。軍用品不知消耗了多少工農的血汗錢。最近，上海兵工廠由於趕工製造殺人兇器發生彈藥炸裂的慘事，死傷了四十七名工友。此一空前的慘禍是帝國主義國民黨一手造成的，是軍閥混戰帶來的結果。此種事變，隨著軍閥戰爭的延長與擴大將會頻繁發生。

親愛的工農兵士勞苦羣衆們！

起來！反對軍閥戰爭！救助上海兵工廠的淒慘事件！

我們的口號是：

同盟罷工、罷課(學生)、罷崗(警察)、罷操(兵士)，參加六・一七記念大會
同盟罷工、罷課、罷崗、罷操，援助東方殖民地革命
同盟罷工、罷課、罷崗、罷操，援助上海兵工廠的慘案
同盟罷工反對軍閥戰爭
發起地方暴動反對軍閥戰爭
發起士兵暴動反對軍閥戰爭
罷崗罷操反對軍閥戰爭
準備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
打倒改組派、取消派
顚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
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

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執行委員會

二、上海工會聯合會爲六・一七紀念援助臺灣革命的宣言

所謂六・一七紀念是指日本帝國主義以臺灣爲殖民地的日子。從此日起，臺灣的工農兄弟們生活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變成日本帝國的奴隸。

當時，臺灣革命羣衆高舉反抗臺灣地主豪紳的旗幟，但因信心動搖終於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勇敢英雄的獨立運動也竟因日本帝國主義極惡殘忍的屠殺而被鎭壓住了。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因世界大戰迫近、國內經濟恐慌日甚於是越發兇殘地壓迫榨取臺灣工農勞苦羣衆。日本帝國主義對上海工人的壓迫也是採取同樣的手段。上海工人與臺灣工農兄弟被置於同一地位過著同樣痛苦的生活。

臺灣工農與中國工農原本是嫡親兄弟。由於滿清政府賣國導致它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現在，中國國民黨依然繼承滿清政府、北洋軍閥的賣國精神，製造濟南慘案、承認西原借款、出賣山東及東三省的一切特權、幫助日本帝國主義鎭壓青島日本紡織工場工人的罷工、協助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逮捕臺灣革命青年。國民黨是比滿清政府更不知羞恥、投降帝國主義的賣國奴。

現在，臺灣的工農經常奮力與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肉搏。臺灣豪紳資產階級的政黨——「臺灣民衆黨」，因爲見到臺灣工農的擡頭忽然決定拋棄臺灣獨立運動，提出「地方自治」「臺灣議會」而變成帝國主義的走狗，欺騙勞苦羣衆，緩和臺灣革命，就如同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國民會議來欺騙中國的工農，其企圖是異曲同工的。

如今，帝國主義已走到崩壞的時期。無產階級的國家蘇聯邦由於五年計畫實行成功使得社會主義經濟愈益發展與鞏固。而中國軍閥的混戰却使得全國勞苦羣衆的生活越見惡化。國民黨崩壞的形勢日益顯見，它已進入死胡同了。中國工農革命的復興將從蘇維埃區域的發展擴大到全國。印度工人的暴動粉碎了甘地的不抵抗主義。安南、緬甸、朝鮮及菲律賓工農的革命蜂起表現出殖民地革命，爲帝國主義的沒落敲起喪鐘。

在此偉大的時期，上海工會聯合會號召全上海革命羣衆一致發動總同盟罷工、罷課、罷崗、罷操，於六・一七當天舉行反帝國主義及軍閥混戰的大示威，援助臺灣、印度、安南、緬甸的革命。

反對世界大戰，武裝擁護蘇聯邦，打倒帝國主義
反對改良主義的欺騙，打倒臺灣民衆黨，打倒印度的甘地主義及中國國民黨

反對軍閥混戰、蠻閥戰爭，消滅軍閥戰爭！
準備第四次武裝暴動，顛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中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與殖民地革命羣衆聯合起來！
臺灣勞苦兄弟解放萬歲！
中國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萬歲！
世界革命勝利萬歲！

六月十四日

六、一七紀念宣言（臺灣青年團）

六月十七日，是沾滿血腥的日子，是臺灣革命羣衆永難忘懷的日子，又是我等熱血沸騰的日子。日本帝國主義開始統治臺灣的這一天是臺灣淪落到黑暗、殘酷之活地獄的第一日。回顧當時臺灣工農以竹槍、菜刀肉搏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和炸彈的精神，誰能不憤慨、不感泣呢。回想日軍占領臺灣時的奸淫、掠奪、殘酷屠殺，以及豪紳官僚的中途背叛、出賣民主國，有誰不憤慨呢。奮起前進！

三十六年來，最暴虐的鎮壓、被剝得一無所有永無止境的掠奪，只要不是冷血動物誰不痛心疾首呢。空前殘酷的十餘次「血洗全島」的殘暴，噍吧哖暴動後殺害全村，將小孩拋向空中以刀刺爲樂，强姦婦女剖其腑臟等，只要不是鐵石心腸者誰能卒睹這種暴行呢。不斷奪取農民的生產品，重要物產由政府專賣，以最殘酷的方法奪取土地，使無產階級的生活牛馬不如。日本帝國主義的毒辣可說是創世界最新的記錄。

至於最近的例子則爲强奪土地來築造軍用大道路，禁止農民自由販賣蔬菜，以水利爲藉口掠奪農民無數的土

地。大量捕殺工農羣衆，以殘酷的手段來破壞革命團體。甚至與中國國民黨勾結，拘殺臺灣革命青年，學生如果在學校講一句臺灣話立刻被開除學籍。這些都證明瘋狗正在最後殘喘中狂舞。

然而，白色恐怖的風暴無法吹熄革命的烽火。日本帝國主義與無恥的臺灣豪紳資產階級合演的地方自治戲劇終究無法欺瞞臺灣工農。最近，反對建築軍用大道路的總罷工、反抗青菜專賣的示威等，在在證明台灣民衆，尤其是工農的革命熱情已日趨高漲。國際帝國主義基礎的動搖，當前已瞭如觀火。歐美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膨脹，已爲帝國主義敲起了喪鐘。印度工農已經衝破甘地主義的外套，安南的暴動也震動了法國帝國主義的基底。朝鮮、菲島各地的反抗運動日益高漲，中國革命正迅速復興，帝國主義的末路已呈現眼前。

臺灣工農勞苦羣衆們！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羣衆們！全世界的革命烽火已經普照大地。我等解放自由的日子近在眼前。起來！起來高舉鮮紅的革命旗幟，爲我們的獨立解放而鬥爭！

打倒帝國主義！
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臺灣統治權！
打倒民族改良主義！
打倒臺灣民衆黨！
反對世界大戰！反對進攻蘇聯！
擁護中國革命！援助印、安、菲國的獨立！
爭取七小時勞動制！
土地歸還農民！

建立臺灣工農政府！
臺灣獨立成功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

臺灣六、一七記念籌備會

二 擁護霧社番蜂起運動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初傳來霧社番暴動蜂起的消息。一般認爲是番人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反抗運動，擁護該暴動是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好題材。翁澤生於是利用潘欽信、楊春松、陳德興等人爲台灣共產黨改革問題來滬的機會，在林新木住所會合，調查暴動的狀況。翌日，在蔡啓獻的住處召開緊急會議，臺灣青年團員王溪森、陳炳南、李清奇、黃天鑑、陳老石、陳炳譽、楊春松、蔣文來、廖德熕、蔡啓獻、王瑞棋、廖氏瓊娥及潘欽信、陳德興、林新木等人齊聚一堂，由翁澤生說明霧社番蜂起的政治意義，並攻訐臺灣統治，決定了擁護霧社番蜂起運動的方針。

1. 發布宣傳書
2. 發行《青年戰士》霧社事件專刊
3. 辦壁報及舉行飛行集會
4. 發行及散發傳單

又向上海反帝大同盟所屬的各友誼團體及中國共產黨報告狀況，請求援助及指揮。翁澤生將一篇

如下大意的論文：「霧社事變的真相雖未明，但它顯然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臺灣青年負有擁護它的義務」，投稿於上海黨機關報紅旗日報。根據上述協議的宣言書作成兩份。一份由潘欽信起草，刊於上海各報。另一份則由翁澤生起草，林新木負責謄寫印刷，作爲青年戰士特刊，託上海反帝大同盟連絡員蔣文來，廣向各友誼團體分發宣傳。又在十一月七日蘇聯邦革命記念日，向參加中國共產黨指導的示威運動的青年團員散發這些宣言及另行印刷的「擁護臺灣番人運動」的多數傳單，蔣廉金及李耀星在南洋醫科大學的佈告欄上貼兩張方二尺的白紙，上面以彩色繪出臺灣警察虐殺番人的圖畫，並寫上巨幅標語：

擁護臺灣番人暴動
反對日本帝國屠殺番人
建立臺灣蘇維埃政府
臺灣工農革命成功萬歲

根據翁澤生的報告，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甚重視霧社番起義的事實，命令各大衆團體細胞作爲反帝鬥爭的問題予以採擇，以革命互濟會、江蘇互濟會（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爲主導團體，提議召開「慰問台灣革命運動上海各團體連席會議」。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先施公司後面鳳凰旅舍，由

上海革命互濟會（革命互濟會江蘇互濟會）
上海反帝大同盟
自由大同盟

中華全國總工會
左翼作家聯盟
社會科學聯盟
美術作家聯盟
文化總同盟
貧民協會
臺灣青年團（翁澤生、王溪森、林新木）

各代表聚集。上海革命互濟會代表作爲發起團體，致詞說：「臺灣番人自暴動起義以來，繼續與日本軍警勇敢奮鬥。吾人當慰問之，同時爲了援助孤立無援的霧社番人的反對帝國主義武裝暴動，應促使臺灣革命民衆蹶起，顛覆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統治權。中國革命民衆有義務給予最大援助」，接着經台灣青年團代表報告後決議：

一、中國各革命團體發出慰問臺灣番人信。慰問信中應說明這次暴動的意義。
二、各團體作成援助暴動番人的宣言書，致力於宣傳。
三、在廣州暴動紀念日前舉行示威運動。
四、與台灣革命團體密切結合連繫各種鬥爭，設立通訊社，由臺灣革命團體派遣一名負責投稿者。
五、在各種出版物上多方記載煽動暴動記事。

當時頒布的文書如下：

擁護臺灣番人的暴動

日本帝國主義遭到第三期經濟恐慌的猛攻而極力將其重壓轉嫁到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衆的身上，以便維持最後的殘喘。臺灣各地亦非例外，諸如降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沒收農民土地、加重租稅、逮捕革命份子、解散革命團體、禁止革命報刊等，積極且殘暴地在政治上、經濟上壓迫榨取。在這種情勢下，臺灣民衆的痛苦唯有與日俱增。

最近日本帝國主義竟然又在日月潭大興電力工事，沒收番人的土地及房屋，將彼等放逐到荒山曠野。番人遭到莫大的打擊，陷入飢寒交迫的絕境，再也無法忍受帝國主義殘忍的壓迫，於是毅然起來暴動。他們包圍派出所，搶奪兩百餘支槍，殺害兩百餘名日本人。儘管眼前有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包圍，依然繼續勇敢鬥爭。

吾等皆知。日本帝國主義者利用此機會大肆向我們宣傳說：生番是如何野蠻、如何無人道，而又是如何殺害許多吾等文明人，藉以喚起吾等對番人的仇視觀念，以便進行兇暴殘虐、無人道的大屠殺。

所有的革命民衆們！吾等對此不可信以爲眞。因爲吾等皆知道：這次的番人暴動，完全是爲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與榨取而採取的痛快手段。是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彼等的暴動是原始的、自然發生的，但其革命意義非常重大。）

這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第三期的紛亂反映出殖民地民衆如何被壓迫榨取的現象。而第三期的特徵在臺灣極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吾等在此時機最能明瞭地認識臺灣的情勢。即帝國主義如何榨取工農、勞苦階級，如何壓迫羣衆的革命運動，又是如何加速羣衆的貧窮化與階級對立的尖銳化。

這次番人暴動的政治意義是：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與臺灣革命鬥爭的浪潮。

吾等應站穩階級立場，快速起來反抗帝國主義，擁護番人的英雄鬥爭。

臺灣被壓迫的民衆諸君！在此血戰的時機，起來吧！起來！以吾等大衆的力量來罷工、罷課、罷市，擁護番人鬥爭。

吾等的口號

擁護番人暴動！

反對進攻番社！

反對以番丁來討伐番人！

反對白色恐怖！

驅逐日本駐臺灣陸軍！

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統治！

建立臺灣工農政府！

保障番人的生存！

臺灣革命成功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十一月一日

旅滬臺灣青年會

上海反帝大同盟援助生番暴動宣言

廣大的工農兵士勞苦羣衆！

你們瞧！被日本帝國主義殘酷壓迫的臺灣民衆終於起來了！面臨帝國主義經濟危機的臺灣革命鬥爭爆發了……這次生番的暴動是臺灣四百餘萬勞苦羣衆解放的怒吼聲。

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難忍第三期的猛攻，企圖以更兇狠的各種榨取方法維持命脈，對臺灣加以悲慘非人道的壓迫，將番人趕進深山不毛之地過著地獄般的生活。（强奪番人的土地，建設水力發電公司）彼等番人飢寒交迫，陷入極端困境，無法忍受帝國主義的蹂躪，終於起而與日本帝國主義做肉搏戰。

廣大的工農兵士勞苦羣衆！

這次生番的行動不只是臺灣民衆解放的血鐘且斷然打開了東方殖民地的血路。他們在此處建立了燈塔，具有偉大的政治意義。彼等完成了歷史上光榮的一頁。我等應站穩階級立場一齊來援助臺灣生番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動。

我等的口號

一、擁護臺灣生番的暴動！

二、反對帝國主義鎮壓殖民地革命！

三、聯合東方被壓迫民衆，顚覆帝國主義的統治！

四、完成世界革命！

三　與上海極左朝鮮人各團體共同鬥爭

臺灣青年團與中國共產黨援助指導下的在滬韓國獨立運動者同盟、上海韓人青年同盟等彼此保持密切的聯絡，經常一起行動。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朝鮮發生光州事件，青年團與前述的朝鮮人團體積極支援瀰漫於整個朝鮮的朝鮮獨立運動。也就是在一月三日、四日兩天，本團的翁澤生與林木順出席朝鮮獨立運動援助大會，演說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被壓迫民族的共同戰線來擴大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並提出下面的宣言：

臺灣青年團發出的宣言

援助韓國獨立運動宣言

革命的韓國同胞們！被壓迫的東方民族的革命羣衆們！日本帝國主義殘忍的屠殺政策再次開始了。如今其原形已畢露。韓國革命兄弟的血液沸騰澎湃。「韓國獨立」之聲浪已響澈全世界。

日本帝國主義强盜式的無恥剝奪與殘酷壓迫的行動，除了喪心病狂者外誰不痛恨呢。嗚呼！韓國人竟然被禁止使用其本國語言與文字。對此殘酷的滅絕政策，除亡國奴外誰不咬牙切齒呢。最近，日本帝國主義面臨危機，爲謀求解決對策而大舉進攻我等，剝奪及壓迫殖民地與國內的無產階級，進攻蘇維埃，訂立分割中國的計畫等事實是誰也無法否認的。在韓國，屠殺或逮捕學生只是其中的一幕而已。

革命的羣衆們！現在，韓國的青年、職工、農民及羣衆已被攪亂於血潮中。我等必須盡全力打倒現在仍繼續屠殺我等兄弟的死敵。

東方的革命工人、農民、勞苦大衆們！太平洋上已經充滿帝國主義第二次大戰的風雲。捆綁在我等身上的鐵

鎖正日漸加重。我等應該起來與韓國的兄弟共同打倒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及世界的帝國主義强盜。韓、中、臺、印、安南、瓜哇，全體東方的革命羣衆們！結合我等的力量，起來吧！

被壓迫民族與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才是打倒此帝國主義强盜的唯一武器。

韓國的學生與工人、農民等，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槍砲下正流著革命的新鮮的熱血。兄弟們！趕快團結，踏著血潮前進！

東方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
打倒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援助韓國的革命同胞！
反對世界大戰！
反對進攻蘇聯！
援助中國、臺灣、印度、安南、爪哇的革命！
反對分割中國！
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成功萬歲！
韓國獨立萬歲！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一日

臺灣青年團

「三、一」獨立紀念日午後兩點起又在法租界法華民國路浸禮堂，與前述朝鮮人團體共同召開盛大的紀念會。發表如左的宣言以爲聲援。

臺灣青年團「三、一」紀念宣言

革命的朝鮮民衆！中國、臺灣的工農勞苦同胞們！朝鮮的革命羣衆正與邪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展開流血鬥爭，東方各弱小民族的革命烽火正沖上天空，此時，我等揮著血淚歡迎「三、一」的到來。

革命的同胞應記得十一年前的今日發生過的事。全朝鮮的革命羣衆，不論男女老幼，不論鄉村與都市，一致高喊要「獨立」，悲壯且熱烈地舉行反日本的大示威運動。而兇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軍警等却揮著佩刀，舉著槍砲，對付手無寸鐵的羣衆，意圖趕盡殺絕。然而，「獨立」的呼聲依然從倒下的人的口中喊出。反日運動已使最大多數的朝鮮工農瞭解日本帝國主義的眞面目。

此運動雖因地主資本家的投降與動搖而失敗，但也令我等體認到：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成功。同時，爲使日前朝鮮的革命達到高潮，應該聯合中國、臺灣、印度等國如潮水般澎湃的革命運動，引導其對抗帝國主義殘酷的屠殺，壓迫資產階級的無恥的背叛，才能成功。工農勞苦羣衆的被壓迫反而促使他們起來反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羣衆已經起來作決死的鬥爭。

臺灣的道路築造工人大罷工與貧苦農民反抗徵稅，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的羣衆已被逼到絕路。我等應該與起面臨斷崖奔流的決心與帝國主義作最後的鬥爭。

在此偉大的「三、一」紀念日，我等代表臺灣全島的革命羣衆對朝鮮革命表示無限的同情。

最後，讓我們來高喊：

一、聯絡朝鮮、臺灣、中國的革命勢力奮起
一、東方的被壓迫民族與世界的無產階級共同聯合起來
一、打倒帝國主義——尤其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一、援助朝鮮的革命——擁護中國、臺灣、印度、安南各國的革命
一、反對世界大戰——武裝擁護蘇維埃聯邦
一、繼續「三、一」革命的精神
一、朝鮮獨立成功萬歲
一、臺灣獨立成功萬歲
一、中國工農革命成功萬歲
一、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朝鮮「三、一」十一週年紀念日

臺灣青年團

四　各種國際紀念日的鬥爭

1.卡爾、羅紗〔卡爾·李卜克內西及羅紗·盧森堡，德共黨員，於一九一九年革命中被殺〕日紀念鬥爭。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三日左右，翁澤生、陳炳楠、李清奇、董文霖、陳炳譽、蔡啓獻、林新木、楊春松、張柏生、王天强等人，在陳炳楠的住處召開小組會議。翁澤生發表紀念演講，强調反戰鬥爭，決定發表宣言書，出動人馬張貼壁報標語。當天，王天强、陳炳楠、李清奇、董文霖爲一隊，蔡啓獻、陳炳譽、林新木另爲一隊，各自出動在上海市內進行宣傳

及煽動活動。

2.列寧紀念日鬥爭。二月七日，列寧紀念日前夜，出動人馬貼壁報標語。陳炳譽、蔡啓獻、董文霖、陳炳楠、李清奇、王天强等人分成兩隊，在内外棉工場附近的牆壁上寫標語及發傳單，内容如下。

「爲二一、七紀念罷業罷課、擁護紅軍」

「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聯」

3.國際無産婦女節鬥爭。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八日國際無産婦女節前數天，王天强、翁澤生、陳炳楠、陳炳譽、李清奇、蔡啓獻、高水生、董文霖、張柏生等人，聚在白克路王天强的住處召開小組會議。翁澤生説明國際婦女節的意義，決定發表臺灣青年團的宣言書並出動全體人員寫標語。宣言書約有五十部，由王天强轉交給上海反帝大同盟。

4.巴黎公社紀念工作。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二、三日左右，在王天强的住處召開巴黎公社紀念工作協商會議。除了指導者翁澤生出席以外，尚有董文霖、李清奇、楊春松、陳炳楠、蔡啓獻、陳炳譽、高水生、張柏生、王天强等參加，事先與上海反帝大同盟連絡，進行協商。翁澤生先説明其意義，協議青年團按例發表紀念宣言，以及書寫壁報標語。三月十八日，楊春松加入，召開紀念座談會。當夜，全體出動，帶著青年團及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宣言，書寫壁報標語。

第二　上海臺灣反帝同盟

上海臺灣反帝同盟（旅滬臺灣反帝青年同盟）的成立　藉翁澤生、林木順等人之手，作爲上海反帝青年大同盟所屬反帝國主義鬥爭團體而組成的臺灣青年團，如火如荼地展開上述各種反帝國主義鬥爭。積極地訓練團員，然後送回他們參加島内的戰線，致力於組織與鬥爭的發展。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翁澤生、蔣文來、林木順、陳炳楠、蔡啓獻、高水生、陳炳譽等人，在新閘路七六號蔡啓獻的住處集合召開幹部會議，翁澤生、林木順等提議將青年團改稱爲「旅滬臺灣反帝青年同盟」，機關報《青年戰士》改稱爲反帝報。

根據翁澤生陳述右案的理由：

將上海臺灣青年團稱爲旅滬臺灣反帝青年團同盟——通稱爲上海臺灣反帝同盟——的主要理由是受清算李立三路線鬥爭的影響。當時，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下層組織頗爲貧弱，於是依照Fraction的指導，開始清算李立三路線，致力於工場、學校等基本支部（細胞）的建設，但工作不易進展。如臺灣青年團、琼崖青年會（海南島出身青年會）等本來具有同鄉性質的團體，其過渡性質雖被承認但不能成爲基本的組織，應該早晚解散進入學校支部或街頭支部。可是，如果在基礎組織尚未進展之前只圖先行解散這些團體，反而會導致基礎組織編成上的困難。因此決定，參加上海反帝同盟的各團體應與同盟直屬人員共謀其基礎的充實發展，在突破編制上的困難後再實行解散的工作。如此情況之下，臺灣青年團將本身的組織基礎融入學校或街頭使其便於未來的解消。

另外一個理由是：青年團的名稱無法表明其實質的内容，應該避免使用意義不明確的團體名稱。爲了明白表現出其具有社會科學研究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性質才提議變更名稱。（根據預審詢問調查書）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左右，在黃家闕路久安里十二號廖興春的住處爲剛從監獄釋放出來的林木順舉行慰勞會，同時也舉行臺灣青年團團員聚會。由翁澤生的主倡決定將臺灣青年團改名爲上海臺灣反帝同盟。

當日，確定出席者爲翁澤生、林木順、楊春松、陳炳楠、陳老石、陳炳譽、王天强、董文霖、高水生、廖興如、廖興順、蔣文來、廖學禮、王瑞棋、廖德勳、蔡啓獻，尚有姓名不詳者數名以及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代表。由翁澤生敍述林木順出獄的始末以及林木順對臺灣社會運動的功績。向衆人介紹林木順後，由林木順報告被逮捕及入獄中的狀況。翁澤生接着說：

臺灣青年團自成立以來將歷經兩年。其間，動員會員參加上海的各種紀念日活動及種種反帝運動。進行六、一七紀念鬥爭及有關霧社事件運動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而宣言臺灣獨立，聲援印度、安南的暴動，不顧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暴壓繼續勇敢地鬥爭。其間，有數名團員被關進鐵窗。

今日，世界的革命運動正處於高潮，中國的革命運動也正急速的發展，臺灣的革命運動亦見復興。此時，吾等應更加努力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及所有的帝國主義。唯有親身參加反帝戰線才能讓中國人民知道：吾等臺灣青年並不是被罵爲日本走狗的那一類臺灣流民(無賴漢)，而且，亦才能對臺灣革命做出貢獻。鑑於事實，兩年來吾人的奮鬥提高了臺灣青年的地位。這是吾人共有的深刻認識。

然而，我臺灣青年團的名稱並不符合吾人持續的活動，無法表現出反帝國主義的性質。當然，吾人的青年團是以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爲主要目的。因此，我曾提議將團體的名稱改成適合其內容的旅滬臺灣反帝青年同盟。但吾人應注意的是，不將其基礎置於學校、工場等的反帝團體很難有强固的發展。所以，吾人應與上海的其他反帝團體及反帝份子協力發展學校的基礎組織。利用今日臺灣青年團主要會員都出席的機會，希望互

相發表意見，討論決定本問題。(根據預審詢問調查書)

數名團員針對右翁澤生的提議紛紛發表贊成的演說。於是，決定將臺灣青年團改爲旅滬臺灣反帝青年同盟。開始審議由翁澤生等人起草完成的章程。接著，由參加的人員協議有關擴大小組的問題。綱領、章程等不作成紀錄只用口頭審議。決定將中央組織定爲總務、宣傳、組織三部，機關報改爲半月刊《反帝報》，以及發行宣言書。委員選舉的結果是：

總務　林木順　宣傳　楊春松

組織　廖興順　會計　蔡啓獻

委員候補　廖啓獻　高水生

機關報的刊行，由翁澤生、楊春松、林木順擔任編輯負責人。

印刷由董文霖、陳炳譽負責。高水生、王天强負責發行。

陳炳譽負責與上海反帝大同盟連絡。

蔡啓獻負責與社會科學聯盟連絡。

然後，請社會科學聯盟支那人王學文在各小組開設社會科學研究會。

改名爲旅滬臺灣反帝青年同盟後，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六月初在林木順的召集下，中國共產黨及共產青年團員林木順、楊春松、蔣文來、陳炳楠、高水生、董文霖六人聚集在新聞路與麥特赫斯脫路交叉點的董文霖住處，在中國共產青年團江蘇省委員中國人某某的臨席下以此六名構成上海臺灣反帝同盟的黨團。決議改組成反帝同盟後該如何擴大組織，如何使活動積極化。中國共產青年團幹部陳述對將來活動的希望，然後由各黨團及成員作情勢報告及討論。決定由林木順

爲臺灣反帝同盟的黨團負責人，以後每週召開一次黨團會議。

上海臺灣反帝同盟的活動　上海臺灣反帝同盟自成立以來到被檢擧只不過歷時三個月。其間，有機關報《反帝報》的出刊，針對第二霧社事件的鬥爭、六、一七臺灣施政紀念日鬥爭、六、二三沙市慘案紀念鬥爭等積極地展開活動。尤其是六、一七紀念日，在六月中旬的黨團會議中針對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六、一七紀念運動的指導方針進行協議。六月初召集林木順、楊春松、王瑞棋、廖興順、高水生、王天强聚集在王瑞棋的住處。以楊春松、王天强、王瑞棋爲募捐委員，協議募款的具體方案。六月七、八日又在王瑞棋的住處聚會，除了林木順外還有十一名反帝同盟員及上海反帝大同盟代表。林木順爲主席說明始政紀念日的意義及召開籌備會。楊春松評述島內的狀況，且有上海反帝大同盟代表發表演說。鬥爭籌備會分設三部，由林木順負責總務部，高水生負責宣傳部。鬥爭的方針定爲：

一、發表宣言書
二、發行宣言大綱
三、發行特刊（臺灣獨立革命專號）
四、全體出動寫壁報標語
五、在東南醫學院召開紀念演講會
六、在北四川路及吳淞路散發傳單

並決定各負責人：

總務所屬會計負責人　蔡啓獻

宣傳及編輯負責人　林木順　楊春松
印刷負責人　陳炳譽及其他三位
宣傳部所屬發行負責人　董文霖　陳炳譽

在選完各負責人後就散會。

數日後，蔣文來謄寫宣傳大綱印成三百張。又印刷宣言書「告上海工友書」、「告上海臺灣學生書」及傳單的原稿。宣言書各印五、六百份，傳單約製作兩千份。在四馬路民智印刷所印刷「臺灣獨立革命紀念專號」約兩千份分送各地。

六月十五日，又在法租界法國公園池畔召開反帝同盟幹部會議。林木順、楊春松、廖興順、王瑞棋、高水生、陳炳楠、王天强等人會聚，原本想借用東南醫學院召開紀念演講會因被拒絕而取消。協議在北四川路與吳淞路散發傳單的方法。由高水生當指揮，決定當天在各地方的牆壁上用粉筆寫標語。每人帶數百張傳單各處散發。在蘇州路郵政總局前集合后散會。

六月十九日左右，聚集在王瑞棋的住處擧行右提紀念運動的批判會。

關於第二霧社事件的特刊，及六、一七紀念鬥爭的「臺灣獨立革命紀念專號」，抄錄如下：

(A)第二霧社事件的特刊

一、特刊發行辭

目前，階級鬥爭正逐漸尖銳化。但因白色恐怖虎視眈眈蹂躪勞農大衆並任意逮捕虐殺，從市街到僻村常因革命鬥爭而引發流血的慘案。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地帝國主義强壓下的殖民地，更是慘不忍睹。最近，日本帝國主義

者逮捕虐殺臺灣共產黨員及左傾的革命大衆破壞反帝鬥爭的組織，蹂躪五一勞動節的示威鬥爭，虐殺無數的革命番人等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霧社暴動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更加慘壓榨取番人，公然煽動番人虐殺無數的番人。日本帝國主義出以如此的蠻行並不單是欺壓蕃人的局部問題，而是對臺灣革命大衆的示威。

反帝的鬥士們！

統治階級慘壓、逮捕、虐殺革命鬥士，在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客觀狀況下是在所難免的。我等沒有必要悲觀或恐怖。

十八萬番人兄弟姊妹們！站在斷崖絕壁上吶喊吧！我們也將極力應援。

(1)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虐殺蕃人！

(2)反對白色恐怖！

(3)反對無報酬的勞動！

(4)擁護蕃人的革命運動！

(5)蕃人及台灣勞農聯合萬歲！

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虐殺俘虜蕃人的宣言

可憎的日本帝國主義不只是以飛機、毒瓦斯來虐殺霧社的革命蕃人，最近又施毒手利用落伍的蕃人來虐殺數百名蕃人。

針對此一事件，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口口聲聲宣傳說：「這是蕃人相互間的鬥爭」。可是，被虐殺者全部

是被逮捕監禁四禮拜的蕃人，他們被關入日本政府所造的高柵欄內，被日本警察派遣的九十名警察官監視著。而襲擊者是久受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的「淘資」蕃人。虐殺這些革命蕃人所用的凶器却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貸與的。九十名負監視責任的警察佯作不知，任其被虐殺。

帝國主義慘壓下的兄弟姊妹！

這決不只是單純的蕃人問題！你們瞧！

最近，日本帝國主義不是更加猛烈地掠奪與壓迫我們嗎？臺灣的勞動大衆不正徬徨於飢餓的十字路口嗎？臺灣的革命鬥爭不正陷於黑暗的地獄中嗎？面對如洪水的失業者以及最近屢次的檢舉等，這些向我等表示什麼呢？

今日，帝國主義對待革命蕃人的殘酷手段與對付臺灣一般勞農大衆的手段是相同的。革命蕃人被虐殺是他們壓迫臺灣革命大衆的一幕。有誰甘心永久做奴隸呢？有誰願意受帝國主義的虐殺呢？又有誰不想與帝國主義做一殊死鬥爭呢？

中國的革命大衆！東方被壓迫的兄弟們！日本帝國主義不單是臺灣被壓迫大衆的敵人，也是我等共同的敵人。

中國的大衆沒有人能夠忘記「二十一條」「五三慘案」的流血事件。占領朝鮮！併吞琉球等！我等的命運不也會像那樣嗎？

「三、一五」「四月十六日」，是日本國內被壓迫的勞農大衆兄弟們受到我等敵人慘壓的日子。

我等如果不一齊起來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則無法達到我等的解放的。

起來！被壓迫的兄弟姊妹們！

打破所有改良主義的假面具使機會主義者動搖與恐怖，踏著前輩兄弟們的血跡前進！再前進！

(1)反對虐殺革命番人！
(2)反對白色恐怖！
(3)擁護臺灣革命！
(4)臺灣獨立成功萬歲！

三、反對虐殺蕃人

暴露離間政策的陰謀！
擁護蕃人的革命運動！

這次，在霧社又發生極殘酷的蕃人被襲擊虐殺事件。

被襲擊者都是上回霧社大暴動時受日本帝國主義嚴密監視的俘虜蕃人約一百七十餘人，其中大部分是小孩與婦女。此慘劇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非常恐慌，狠狽地頒布嚴重的戒嚴令，表現出如臨大敵的態度。

另一方面，又發出欺瞞的聲明書說是蕃人自身的鬥爭。宣傳說政府爲了保護蕃人的生命安全曾經解除襲擊蕃人的武裝云云。且利用御用新聞大作無根據的反宣傳以掩蔽日本帝國主義虐殺殖民地大衆的秘密。但掩飾事實是不可能的，從表面上我等也無法認定那是蕃人虐殺蕃人的事件。何況，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反帝鬥爭的鬥士不可能只滿足於表面上的觀察。因此，讓我們進一步來分析其眞相！

第一……這次的虐殺事件顯然是落伍的蕃人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而盲目地虐殺彼等的兄弟。毫無疑問的，日本帝國主義運用離間政策虐殺被壓迫大衆的陰謀已奏功。然而，加害的蕃人與被害的蕃人同樣都是受日本帝國主義野蠻榨取與極端欺壓的人。而且，由於同是被壓迫的奴隸，兩者在利害上沒有發生衝突的理由。不管日本帝國主義如何造謠仍無法掩飾事實。其「渴血的眞面目」，除了走狗外大家都看得一淸二楚。

第二……這次多數的蕃人被虐殺，無疑是霧社大暴動的繼續，是革命鬥爭的餘波，當然會發生的問題。因此，此一事件存在著政治的意義與革命的內容。如果不能確實地掌握住這點，我們就不能正確地下結論。

使全世界震憾的、驚天動地的、偉大的霧社大暴動爆發後，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鬼計百出，到處下毒手，更加猛烈地欺壓蕃人，恐嚇、欺瞞、收買、利用落伍的蕃人，以致於爆發這次的慘劇。因此，這次慘劇的發生，的確可說是日本帝國主義運用「理蕃政策」得到了「小勝利」。

革命蕃人雖然逃進深山，但這是轉爲持久戰的表現。反帝鬥爭的情緒正自一社擴大到另一社，醞釀着更廣泛的革命鬥爭。因此，不管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與臺灣總督府，如何爲蕃人的貧苦問題傷腦筋，也無法解決。爲了更加猛烈地欺壓榨取他們，日本帝國主義的文明武器及科學飛機、毒瓦斯等紛紛出籠，但仍然得不到什麼成果。當我們分析這次慘劇的眞相時所得的事實教訓是，絕對不可輕視帝國主義的離間政策，那正是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不可欠缺的一個重要政策。英帝國主義是利用回教與佛教的差別煽動一部分無知落伍的印度人互相殘殺。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利用廈門、福州的流浪者來破壞中、臺革命大衆的結合。這些事實足以證明以上的教訓。

雖然我等過去在揭發這些可惡的離間政策時對大衆的宣傳不夠充分，但在革命鬥爭日漸尖銳化的目前，在客觀的形勢下，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僕、革命運動的大敵臺灣民衆黨、自治聯盟、蔣渭水一派的左右民族改良主義者等害蟲，都在大衆中持續擴大反革命作用的事實是不容輕視的問題。因此，不斷地對他們展開猛烈的鬥爭，揭發其陰謀，是我們不可缺的任務。

霧社暴動時，臺灣的左派沒有發動廣泛的大衆鬥爭實在是犯了很大的錯誤。十八萬的蕃人問題是發展臺灣革命運動的主題，且是臺灣問題中重要的政治問題。因此，我們爲了消除向來對蕃人問題的偏見，且也明示這一點

讓勞農及蕃人大衆知道，只有由臺灣被壓迫的大衆與勞農共同起來鬥爭，顚覆帝國主義的統治，才能解決島內的民族問題。

對於蕃人的革命組織與革命運動，臺灣的革命大衆當然應該給予强力的援助。又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白色恐怖……虐殺革命蕃人，當然要揭露出帝國主義才是這次慘劇的眞正犯人的事實。我們必須打破機會主義的右傾與恐怖心理，勇敢地起來號召廣泛的大衆，然後强化組織。

(1)反對白色恐怖！

(2)擁護蕃人革命！

四、台灣蕃人暴動的經過

「無數的蕃人身受其害蒙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虐殺」

在說明蕃人暴動前，先說明其經過與社會地位吧。

臺灣全人口四百餘萬中，蕃人有十八萬，佔全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此十八萬餘的蕃人散居於深山幽谷中過著原始的野蠻生活。彼等受自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與搾取是非常極端的。世界有名的所謂「理蕃政策」之極端野蠻壓迫搾取下彼等的生活極爲惡化而低下。自三井、三菱兩公司參加經營土地以來，其代理者臺灣總督府日益加速集中土地，魔爪自臺灣人土地伸向蕃人的土地予以强奪。尤其，蕃界廣大未開墾的土地是彼等垂涎萬丈之地。彼等以「理蕃政策」的强盜手段進行軍事的佔領，或派許多警察與臺灣人强奪其土地。他們奮勇反抗，由於寡不敵衆只好退入深山。其肥沃的土地自然落入彼等之手。

現在，蕃人耕作的土地是巍峨的山地，收穫極少，生活極爲艱辛。而且被剝奪了交易的自由，彼此進行交易

都會受到處罰。因此，蕃人的經濟生活極爲低下也影響到其他方面。沒有政治的自由，不用說，更遑論受教育的機會了。在交通便利的蕃界有數所收容蕃童的小學校，但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在工業方面的搾取更爲嚴重，勞動工資——日本人爲三圓、臺灣人爲一圓、蕃人爲二十錢，差別可說極大。

總之，我等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以滅亡其種族的極惡毒的政策來對待蕃人。近來，蕃人人口漸漸減少就是最好的證據。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狠毒壓搾的蕃人經常處在種族滅亡的危險，因而往往起來表示勇敢、悲壯的行動是理所當然的。當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完成嘉南大圳的大水源時，以保護水源之名目將居住於濁水溪上流的蕃人驅逐境外。

與蕃人的生命息息相關的土地就這樣被日本帝國主義强奪去了。其魔手甚至進一步企圖滅亡蕃族，蕃人再也無法忍受了，霧社蕃人於是率先奮起舉起英勇的暴動的烽火，包圍派出所，掠奪武器彈藥，虐殺多數的警察與日本人，造成空前的大事變。

觀彼等蕃人在此暴動中的行動頗有進步性。但日本帝國主義却利用惡毒的離間政策强迫、欺瞞、利用一部分的蕃人，虐殺手無寸鐵、無抵抗力的俘虜蕃兩百人。日本警察爲了怕其復仇，目前佈置嚴重的警戒。形勢極爲緊迫，吾等應記取此項血的教訓。

(B)臺灣獨立革命紀念專號

前言

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醒了活地獄中的奴隸！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勞動階級——饑寒交迫的兄弟姊妹們來自黑暗中的叫喊聲已驚天動地、嚇破資本家地主的膽。彼等手拿著斧頭鐮刀突擊戰陣。

一九三〇年，帝國主義的支配階級因精神與形體脫離受疫病的襲擊而四面楚歌。現在，是一九三一年的中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疾病被切除了嗎？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甚至破產就如同火上加油愈來愈激烈。工場銀行到處倒閉關門，失業者的洪水橫流五大洲。帝國主義者狂暴地爭奪市場，全國爲吃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準備。因此，工人罷工、農民暴動越發擴大，殖民地民衆反帝鬥爭的進展益見深刻化。這些，都足以證明帝國主義的死症積重難返。

另一方面，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革命成功使帝國主義受到了致命的一箭。又因爲俄國五年計畫的完成使國際帝國主義者心寒，有的企圖不斷地進攻破壞。

簡言之，與勞農階級的衝突鬥爭，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及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等根本對立的鬥爭已經融合在一起。在此條件下，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殖民地勞苦羣衆的革命鬥爭已呈現出偉大的力量，不斷地擴大與發展。

在這種重大的形勢下，我們迎接三十六週年的六·一七紀念日。六·一七是臺灣民衆獨立鬥爭的偉大紀念日。〇〇革命是被日本帝國主義以槍砲屠殺而失敗的第一次，是〇〇民衆受帝國主義蹂躪的第一天。六·一七雖然失敗了，但其歷史、意義與教訓永遠是偉大的光榮。

目前〇〇革命重新復興，工農運動擴大發展，在惡毒的白色恐怖的蹂躪下反而發出了偉大的力量。

我等根據重大的客觀條件與六·一七寶貴的經驗可以領悟，殖民地〇〇民衆一切的痛苦、貧窮只有靠鬥爭力量才能解決。我等爲了紀念六·一七應該致力於組織〇〇工農貧民羣衆，激發彼等的鬥爭，努力爭取〇〇勞苦階級革命的領導權，進行强烈的反帝鬥爭。

親愛的工人們！農民們！貧苦的青年學生！起來！團結！紀念六·一七！奮勇前進！前進！

不打倒萬惡殘忍的帝國主義我們的前進將不停止！

六·一七紀念與在華臺灣學生

只要不是冷血動物有誰甘心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呢？有誰能忘記這偉大卻可恥的亡國紀念日六·一七呢？這一天，是臺灣的土豪劣紳、地主資產階級等與日本帝國主義舉杯同慶的所謂「始政紀念日」，同時，也是臺灣四百萬羣衆屈服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呻吟的「死症起源日」。

三十六年前的今日——一八九四——日清戰爭的結果，腐敗的滿清政府一敗塗地，而野心勃勃的日本爲了保持彼等少數人的利益要求割讓臺灣島。腐敗的滿清政府竟然不顧一切將此美麗島臺灣贈給日本帝國主義，讓四百萬的生靈任彼等侵害蹂躪。同時，東洋第一代共和國——臺灣民主共和國成立了。然而，由於官僚、軍閥、土豪、劣紳操縱權力、出賣革命利益，且在日本帝國主義新式武器的暴亂攻擊下，雖進行幾十次的肉搏戰，終因孤軍難守而遭到彼等的毒手。結果，四百萬的同胞不得不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忍辱殘喘。當時，日軍占領臺灣，掠奪鄉村，姦淫、放火、强奪以及刺殺無辜的小孩等，橫行全島，慘虐無道令人不忍卒睹。三十五年來，對臺灣民衆的壓迫可以說世上少有聽聞。

弱小民族被壓迫同樣值得憐憫，但與日本狗奴對待其殖民地的兇惡行爲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經濟上情況如何呢？壟斷一切的產業，尤其强制主要產物的專賣制度，虐待工人，加重無產大衆的苛捐雜稅，使臺灣人過著毫無餘裕的生活。政治上又是如何呢？自然沒有應享的自由，個人行動更受到彼等的蹂躪與壓迫，青年的思想惟有被抹殺。又施以奴隸教育企圖使臺灣民衆的子子孫孫都成爲彼等的奴隸。尤其在歐戰後，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補救國內的損失更狂暴的搾取臺灣民衆。

然而，歷史的必然性告訴我們。由於受到世界革命潮流沸騰以及中國近來工農無產革命激烈化的影響，臺灣民衆已經在日本鐵蹄下蠕動，革命風潮高漲全島。最近，反日運動尖銳化，工農鬥爭從小手工業鬥爭進入重要產業的鬥爭。這一切現象皆證明：無產大衆已不甘心長久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革命勢力正在擴大中。因此，本年的六・一七紀念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資本主義沒落期的日本爲了保持彼等的平準利益，利用生產合理化、延長工作時間、減少工資等手段使工農無產階級更加窘迫。失業軍如洪水般迅速地增加；物價累進上漲，苛捐雜稅加重。這一切都使得青年學生失去求學的負擔能力不得不犧牲青年的求學時期。最近，日本狗更如瘋狗，壓迫學生的言論且任意逮捕、禁止學生研究社會科學，去年的臺灣高等學校事件竟然將大多數的學生退學使學生失去求學的自由。尤其對海外留學生竟以旅行券加以限制。

然而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下，不僅幫助帝國主義搾取中國的無產大衆，同樣也抑壓我等留學生，束縛言論、出版、研究、結社的自由，連求學的自由也全無。請看，今年封鎖上海的南洋醫大，停止勞大的募集，又圖命令省立學校這學期停課。這些都是爲了逼使青年學生失學的手段。連臺灣學生也受其波及而失學。客觀地觀察這些事實完全是爲了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施行奴隸教育。此外，任意將學生開除，如一九二八年將大廈大學的學生開除，最近，又將廈門集美學校的臺灣學生開除，對閩南各學校的臺灣學生採取疏遠的態度，及警察的逮捕、拘留、屠殺——一九二九年——等所有的事實顯示：國民黨已經與帝國主義合爲一體是我等的勁敵，阻礙着我等在華求學與一切的行動。

今年，在此雙重壓迫下的六・一七，我等還是必須參加六・一七準備會。宣傳中國無產階級、參加反帝運動是我等的任務。

我等的口號是：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反對開除學生，封鎖學校！

完成六・一七任務！

加入臺灣反帝青年大同盟！

擁護臺灣革命復興！

中日朝鮮革命成功萬歲！

臺灣獨立萬歲！

六・一七的意義與教訓

一、在異常緊張的國際、國內的革命火焰中，我等又要迎接壯烈的臺灣亡國紀念日六・一七的第三十六週年。這三十六年，是日本帝國主義搾取臺灣的所有財富，臺灣民衆受到日本倭奴慘虐無道的高壓而被搾盡膏血的殖民地史。是臺灣的兄弟姊妹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呑血淚呻吟、哭訴無門的慘痛史。同時，也是臺灣被壓迫民衆與日本帝國主義肉搏，浴血決戰，爲臺灣獨立而勇敢戰鬥的革命史。

二、十九世紀末期一八九〇年代前後是資本主義最强盛的黃金時代。資本的十字軍橫行五大洲，所有經濟落伍的農業國家早已被先進國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强奪得一無所有。他們說，這是大英帝國主義的領土，這是德國的屬國，這是美國唯一的市場，野蠻的亞細亞封建魔王也屈服在無情、巨大的資本面前。中國的萬里長城也被資本主義的商品一擊擊破了。

同時，我等應該注意的是，此一時期也是黃色第二國際所謂的和平發展時期。是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徒在國會與資本家爭議員的位子，互相爭奪得自殖民地的利潤的最難堪時期。是所有戴上黃色帽子的第二國際的紳士、各國社會民主黨徒、盡艮主義者、(或爲改良主義之誤)考茨基派的機會主義者等公然出賣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資本家握手共同慶祝資本家遠征軍的勝利時期。

在彼等異口同聲歌頌美化資本主義時，在專門强姦無產者的黃色騎士們的眼底裡是沒有革命這回事的，自以爲是上帝子孫的他們自然不願這種事發生。此時，東方突然出現一隻野虎，即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在接受明治維新的民主革命(極不徹底的東西)的洗禮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逐漸消滅一部分的封建勢力，極迅速地建立資本主義(帶有濃厚的封建性)國家。由於國內市場的統一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生活的發展必然要求廣大的新市場與豐富的原料地。此時，日本尚未能與西歐在豐腴的中國並肩稱雄。

但，當時的朝鮮是彼想一口呑下的甜葡萄。於是，中日以朝鮮爲中心的衝突終於在一八九四年爆發中日大戰。當時，中國重要的商港都塞滿列强的商船與戰艦。賣國害民爲能事的滿清在前虎後狼的壓迫下已自顧不暇，怎有力照顧朝鮮等地。此次戰爭將中國粉碎得體無完膚。根據中日媾和馬關條約第二條，臺灣是獻給戰勝國的禮品。此消息傳到臺灣曾一度引起數千數萬民衆的强烈反抗。過去，臺灣很少受到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在鄭成功時代曾經獨立成爲反抗滿清的大本營。

富於革命傳統的臺灣民衆在革命火花飛散的臺灣宣佈獨立，建立東方最初的共和國——臺灣民主共和國。毅然決定與日本帝國主義做一殊死戰，表示不允許日本倭奴踏進臺灣一步的氣勢。但是，臺灣民衆由於前無援兵、後無兵糧，加上土豪劣紳及民主共和國領袖的叛變，在一八九六年六月十七日，這個尚未滿一歲的嬰兒——臺灣民主共和國，終於被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了。他們在臺北城上高掛日本帝國主義的太陽旗幟，臺灣的土豪劣紳與日本帝國主義共聚一堂握手言歡且爲無恥的勝利而乾杯。

三、日本帝國主義獨占臺灣後，最緊急的任務就是使用大砲、機關槍掃射臺灣革命民衆，捕殺革命領袖。且不允許人民自由來往，嚴禁臺灣與中國的交通，切斷中臺民衆的聯絡，藉此一舉消滅臺灣人的反抗運動。

第二是採用軍事的非常統治法。解散臺灣既存的政府組織與民間的一切團體。不允許臺灣人參與政治，連自願投降的、無恥的土豪劣紳也不許自由參與。設置臺灣總督總攬政權。歷代的臺灣總督都是日本資本家地主的代理人，都是專制的魔王。四百餘萬臺灣民衆的生命完全操在彼一人的手中。第三是收買土豪劣紳走狗，破壞臺灣民衆的反抗，以日本帝國主義爲統治臺灣的先鋒。第四是整理財政，將銀本位改成金本位，設立臺灣銀行壟斷臺灣的金融界，設立專賣局獨占一切主要的生產品。開設鐵道交通機關以便强奪臺灣的產物及榨取民衆的膏血。又完備無數的苛捐與雜稅以資增加國庫的收入。根據一九二六年的調查，每位臺灣人不論男女老幼每年有繳納租稅五十八元的義務。如此一來，日本帝國主義從臺灣搜刮數千萬圓以上到日本的金庫。此數字尚不包括個人搬走的金額。第五是除了政治上施行高壓、經濟上施行榨取政策外，不要忘了文化政策也是國際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一個重要利器。日本帝國主義自占領臺灣以來所利用的文化政策是一貫的愚民政策。當時，立即改變文化制度創設日本式的學校，以奴隸教育來麻醉臺灣青年。上自大學下自小學全是培養忠僕、奴隸的活地獄。學校、商會等所有的文件、報紙、雜誌等一律以日文來編輯，禁止使用臺灣文字（即漢文）。

舉個例子來說，本人到上海時中國的報紙一句也看不懂。由此可以看出奴隸教育的一般面目。提起宗教則從前的佛由日本皇帝、日本偉人、日本英雄來取代。簡言之，自日本帝國主義開始統治臺灣以來即始終一貫採行反動政策。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榨取掠奪、文化上的侵略麻醉不僅肆無忌憚而且劇烈地搖動根本。

四、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可否認，帝國主義征服經濟落後的國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的結果。同時，

我等也認爲資本主義的命運必然有其沒落的一日。馬克斯不是明確地說過嗎：資本家階級在其所到之處也爲自己製造了數千萬埋葬彼等的掘墓人。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持一貫的高壓政策治理臺灣不僅沒有消滅臺灣的革命運動反而促使人民發動革命運動。日本資本家在臺灣設立無數的工場，同時也在那裡製造無數埋葬彼等的墓穴。彼等在臺灣生產無窮盡的各種商品，同時，也製造無數埋葬彼等的掘墓人——革命戰士、無產階級農民貧苦羣衆。連續幾次六、一七的偉大的臺灣人暴動、去年霧社蕃的暴動、最近臺灣革命運動的復興與更進一步的發展、反帝鬥爭深入到羣衆中、工農階級戰爭的尖銳强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全面移到臺灣××黨等，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鐵證。

五、我等的結論

(1) 六、一七不只是悲慘的臺灣亡國紀念日，也是沾滿鮮血的革命日。臺灣革命民衆在帝國主義可怕的槍林彈雨中，不管土豪劣紳領袖的叛變與退却依然奮戰堅持到底。如此勇敢的鬥爭精神足以使日本帝國主義心膽寒慄。儘管在六、一七遭到日本帝國主義殘忍的蹂躪，在臺灣革命史上之意義與光榮依然形成偉大的一頁。

(2) 六、一七是日本治理臺灣的元旦，是臺灣開始變成奴隸的第一日。日本帝國主義竟然無恥地決定這天爲臺灣的國慶紀念日——始政紀念日。强迫臺灣人民與彼等共同祝賀臺灣受日本統治的幸運與光榮(？)，同聲呼喊日本帝國萬萬歲，感激日本天皇的浩浩皇恩。因此，這天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公開欺瞞、侮辱臺灣民衆的日子。同時，也是廣大的臺灣革命民衆給予日本帝國主義肉搏痛擊的最好日子，是臺灣民衆示威的革命節。

(3) 六、一七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堅固的政黨來領導，以及沒有國際上的扶助、工農勞苦民衆動員不夠充

分、地主劣紳的無恥投降，與領導者的背叛。在臺灣民衆與日本帝國主義戰爭最不利的時刻，這些狠心狗肺的叛徒一伙將革命的財源悉數捲走，逃亡海外。

(4) 六、一七的寶貴經驗與偉大敎訓明白地告訴我們，臺灣的地主、土豪劣紳、民族資產階級向無恥的帝國主義投降，其破壞革命的毒素與反動臭氣瀰漫在六、一七的當時。我們知道，現在臺灣的自治聯盟、臺灣民衆黨蔣渭水一派的毒物是反動派的忠良子孫。彼等與日本帝國同一鼻孔呼吸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事實上，彼等欺騙勞苦無產者的手腕與破壞革命戰線之高明與彼等的反動視察(或爲「觀點」之意?)相比又不知高過幾倍，惡劣至極。

(5) 六、一七寶貴的經驗也是我們最好的敎訓。即六、一七唯一的繼承者只有工農勞苦羣衆。只有工農的革命力才能切斷帝國主義的鐵鎖。只有動員廣大的工農貧民羣衆毅然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臺灣自治聯盟、反對民衆黨蔣渭水的機會主義，才能完成六、一七的任務達到最後的解放。六、一七更告訴我們，一切的革命運動流血是在所難免。我等不必遲疑或駭怕。只有以我等的鮮血才能洗淨汚惡的世界。六、一七失敗的敎訓更是最好的證明。臺灣的解放運動如果沒有國際上的扶助，尤其是沒有東方弱小民族中國、日本、朝鮮工農的革命扶助的話，畢竟是無法成功的。

同時，臺灣民衆只有努力學習六、一七的經驗，學習世界革命與中國的偉大、寶貴的經驗，聯合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團結於臺灣××黨的領導下才能達到最後目的。臺灣革命的先鋒隊臺灣××黨只有在日常羣衆鬥爭的過程中努力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揭發民衆黨、自治聯盟、蔣渭水派反動化的眞相，在白色恐怖踐踏下鼓起勇氣，刻苦進行地下工作，强化本身及羣衆的各種組織，如此才能完成偉大的歷史使命。勇敢地取得眞正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以及政治上的信仰，才是臺灣革命成功的前提條件與唯一保證。

上海臺灣反帝同盟的檢舉　關於臺灣青年團的活動當局經常注意不懈。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於上海日本電信局的附近，在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的指導下，各大衆團體針對萬寶山事件舉行聯合示威活動。上海臺灣反帝同盟會員也參加，陳炳譽與董文霖兩名在示威運動中分發傳單。後來被租界工部局警察檢舉，調查結果判明爲臺灣籍民而引渡到上海領事館警察署。根據領事館警察署調查的結果，發現彼等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翁澤生、林木順等人的指導下成立了上海臺灣反帝同盟。同年九月十日，在逮捕了高水生後將本案移送本府。根據上海領事館的搜查內容並參考以往的內偵事項，九月十四日一齊檢舉當時歸臺中與本件有關的王溪森及其他十二人。搜查的結果，逐漸從六十餘名關係者中檢舉了三十五名。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搜查告一段落。關係者達六十三名，附有罪意見移送者鄭連捷等三十名，剩下的三十三名滯留在上海等其他地方未遭檢舉，附上中止意見後送交檢察局。隨着後來的逮捕行動，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將張德明移送檢察局，同年六月二十九日移送張梗，同年十一日六日移送蔣文來。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移送劉家浪，同年三月十九日移送林新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移送蔡啓獻。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在上海調查李能茂。但受調查後逃走，後來又自首遂變成起訴猶豫(緩刑)。同年九月楊春松在上海被逮捕。其人曾經在農民組合案中因違反出版規則被處刑十個月而逃亡，故在翌年二月八日先發監執行，後來遇大赦於九月二十一日出獄，即刻開始拘審，在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移送檢察局。

關於本件關係者的檢舉與其活動，根據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的報告書，其內容如下：

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編製

「在上海的日本人及臺灣人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有關上海反帝同盟的記述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二日，陳炳譽與董文霖兩名臺灣人，在靠近天潼路的西華德路與多位中國人共同參加共產主義的示威運動而被工部局警察逮捕。這兩名臺灣人被領事館警察引渡。調查的結果，發現彼等是上海臺灣反帝同盟的成員。該同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指令，囑其參加同日虹口警察區域內的示威活動。

之後，領事館當局接到情報，在中國警察的援助下於哲思菲德路的大廈大學逮捕臺灣人學生高水生。高水生坦承同爲上海臺灣反帝同盟的成員，屢次參加過居留地中國共產黨的示威活動。調查其所持有的物品，發現與臺灣共產黨的通信及數册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籍。總領事館的警察與工部局的警察協力搜查陳炳譽在威海衛路豐永里的住宅，發現英文的第三國際機關報(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十五份及一張中國蘇維埃的地圖。與陳炳譽同時被收押的董文霖除參加過居留地中國共產黨的示威運動外，自承還製作六種小册子及傳單。根據當地日本警察調查的結果，三名被告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被移送到臺灣的法院。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當共產主義者在北京芝罘路進行示威運動時，一名攝影示威現場的人物被收押。

將其人帶到老閘警察署進行審問時，只說是臺灣人，因與共產主義運動有關而被領事官憲偵查中，至於有關身分及其他則三緘其口。向領事館警察照會的結果，判明是名叫蔣文來的臺灣人，一九二九年因在臺灣宣傳共產主義被領事館警察通緝中，他被日本警察引渡後陳述，一九三〇年五月自福建到上海，於福建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拒絕回答有關中國共產黨及其活動的詳細情形，只略述自己行動的概要。他在外國士兵委員會(Foreign

Soldiers Committee）成立的一九三〇年七月被任命為組織部長，同時，兼為全委員會日本部的負責人，成為上海反帝同盟機關報的「紐司」的編輯者。後來，又成為同盟的青年部長。一九三一年七月因兩名臺灣人被工部局警察拘束、上海反帝同盟臺灣人支部（上海臺灣反帝同盟）在上海的分派解散，此事也與他有關係。由於是外國士兵委員會日本部首領，當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日本艦隊士官練習生（候補軍官）訪問東亞同文書院時，他與日支鬥爭同盟協力散發共產主義的傳單。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被送到臺灣接受審判。

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編纂

「在上海的日本人與臺灣人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關於翁澤生的記述

工部局警察受公安局之託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在梵王渡路逮捕被疑是中國共產黨員的陳麟祥。

根據另一名在支那街被檢舉的中國共產黨員嫌疑者的陳述，陳是中華全國總工會（National General Labour Union）宣傳部的幹部，以蔣平凡或載平凡的假名積極活動。也是中國警察追查中的人物。陳在三月六日被告到第二部江蘇高等法院。中國警方以被告可能是向上海北停車場的勞動者進行工作的共產主義派的首魁，要求將他引渡。

陳因為與共同租界的共產主義運動有關，一九二九年月八日以Kong Tsnng Yee（龔聽賢）之名被處以一年的徒刑，但仍然極力否認與共產黨的關係，堅持是杭州經營茶業的商人，目前來到上海。法院決定將被告引渡給中國警察。但他說自己是臺灣人不應服從中國的裁判權。經過調查，證實他是臺灣共產黨員翁澤生，別名李中根、李中平、何建和或李谷果。因在臺灣宣傳共產主義而被日本警察追訴中。並曾經因為在殖民地進行共產主義運動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被香港政府宣告流放十年，同月十七日被逮捕過。

翁澤生再度被轉送到前述的法院。因日本警察交涉要求引渡，被告被引渡到上海工部局警察，接受根據該處條規處理的判決。然後又被日本警察引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為接受審判被送回臺灣。

第六節　閩南地方臺灣留學生的反帝運動

第一　閩南學生聯合會

上海臺灣青年團與厦門留學生　臺灣青年團自於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組成後即因翁澤生與八一反戰鬥爭有關被檢舉而使得活動暫時陷於停頓的狀態。同年年底翁澤生出獄後致力挽回頹勢，爲了不使此種組織僅局限於上海有必要在全中國臺灣學生間廣泛地擴大，因此樹立計畫由侯朝宗、鄭連捷等人探聽厦門、漳州地方的狀況，然後派遣他們指導厦門地方的學生運動。侯朝宗與在厦門活動的潘欽信、詹以昌連絡設置社會科學研究會，聯合各學校的臺灣學生會進行左傾的指導。雖然不能詳細知道情報，但將其概況敍述於下：

漳州的救援會遊藝大會　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蔣文來因有共產黨員的嫌疑經漳州第一師軍法會議審判將他拘禁。同年十月五日住在漳洲的李山火、蔡孝乾、張炳煌等人召集數十名臺灣人學生，決定藉進行救援運動的機會組成救援團體。

爾後繼續進行宣傳運動。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二月，爲了募集本會的資金與進行宣傳在李山火、蔡孝乾、張炳煌等人的主持及上海臺灣青年團的援助下舉行稱作遊藝大會的演藝會。其直接的動機是爲了與島內的農民組合一起救援被檢舉的人。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二月三、四日左右，向厦門同文臺灣留學生會、留集臺灣學生會、其他附近縣的留學學生及臺灣青年、漳州縣黨部各種官衙學校等發出介紹信。在漳州市內張貼傳單，告訴漳州第一師長張貞、公安會長張式等

人有關本會召開的情形並請求他們捐款。經廣泛募捐的結果得到百餘元。又於九日在漳州市內、上海、東京及島內各地分發題爲「臺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大會特刊」的印刷物約二千份。同時又在會場影藝大戲院的內部裝飾或張貼口號。其主要的口號與該特刊的內容如下：

被壓迫民族努力奮鬥達到自由
臺灣解放萬歲
臺灣獨立成功萬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援助臺灣解放犧牲者

遊藝大會的特刊目次

日本最近對臺灣的暴壓政策
暴壓政策下的各階級民衆
島內各團體的鬥爭情勢
海外臺灣青年的活動情勢

大會在李山火的主持下進行。陳志輝陳述臺灣革命運動的經過與救援犧牲者的必要，然後進行奏樂、演劇、歌舞等節目。演劇的內容及演出者如下：

歌舞出演者　施月英　施月娥　施月霞（以上是施至善之子）　林翠英　汪瑞淑　黃桂林　吳韻蘭　汪瓊英
蔡雲珠　劉雪卿　施磐徹　李析海　劉尋靜　謝臥雲　李意進　施磐徵

戲劇「殖民魂」的大綱

在臺灣革命家的家庭附近聽到槍聲，長男因擔心父親的安危拿著大刀出去。身負重傷瀕死邊緣的老革命家好不容易才摸索到家門口喊叫著說被日本兵殺害而後死亡。長男拿著染血的青龍刀回來。他殺了日本兵後高喊臺灣民主國萬歲，然後取出寫有臺灣民主國大字的旗幟搖了一會。不久，當他進入室內得知父親死亡而悲嘆時，武裝的日本兵闖入他家，經過搏鬥後將他逮捕。那時日本兵殺害了其母及幼兒。

「血濺竹林」一劇的大綱

第一幕　將三菱竹林事件予以戲劇化。描寫民衆被叫到派出所，臺灣警官脅迫民衆要將竹林讓給三菱公司，強制他們蓋章的場面。

第二幕　數名臺灣人集合在竹林中眺望禁止採取的告示牌，敘述竹林被强奪的始末以及責難臺灣施政的對話。

第三幕　女乞丐來到竹林，正在悲嘆竹林被强奪而落到此地步時，來了一位農民開始採伐竹林而被警察逮捕。該農夫被釋放後，糾集附近的農民攜帶竹矛等武器襲擊派出所，在殺害兩名警察後撤退。

第四幕　武裝軍人出來挨家挨戶搜查農家，十數名的農民被拉出來送到死刑執行場。

經過兩日的表演，第一天有三百五十名觀衆，第二天有兩百餘名觀衆，門票收入約得五百元。

在右述遊藝大會特刊中發表的宣言書，以及上海臺灣青年團員參加此活動之後在機關報發表的狀況報告書如下：

宣言

國際帝國主義的根本已動搖。

現在全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已日漸熾熱。各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民族殖民地的彈壓也日益加重。因此，帝國主義國家與弱小民族間的鬥爭也日漸尖銳化。

最近世界弱小民族革命運動有印度的抗英、朝鮮的抗日、土耳其與摩洛哥的戰爭，這些戰爭都震驚了全地球的人類。我臺灣可說是個孤島，但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重壓下，民衆的革命鬥爭力尚且不落人後。除了極少數的走狗、土豪、劣紳及反動分子外，四百萬台灣民衆都是勇往邁進的鬥士。

過去的三十年間，我臺灣民衆反抗日本政府，因此遭到血淋淋的屠殺。如北埔事件、林杞埔、苗栗、西來庵事件等，其間的消息就無庸贅言。最近三、四年來，臺灣民衆英雄的戰鬥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可是日本帝國主義更加肆無忌憚地兇暴鎮壓。臺灣革命民衆自一九二七年以來爆發的檢舉事件接連不斷。例如：

黑色青年事件（三十餘名）、鳳山農組（十餘名）、大寶農林（十餘名）、中壢農組（九十餘名、入獄二十餘名）、新竹事件（檢舉三百餘名、入獄百餘名）、上海臺灣共產黨事件（七名）、臺南塗糞事件（四十餘名）、高雄洋灰工人暴力事件（四十名）、臺中農組印刷事件（四百餘名、入獄二十餘名）、東京臺灣社會科學事件、第二次六、一七事件等。

隨著解放運動的犧牲者的增加，日本帝國主義對吾等犧牲者就越發施以慘無人道的毆打與拷問。另一方面又使入獄者的家族飢寒交迫、流離失守。其慘狀眞是莫可名狀。

漳厦的臺灣同胞組成救援臺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會，將募得的錢贈給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一方面藉以撫

慰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另一方面則激勵解放戰線上的鬥士，進而鞏固革命勢力，爲將來的革命鬥爭而努力。

革命的同胞們！同志們！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我等應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臺的革命民衆團結起來！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擁護中國革命！

臺灣獨立成功萬歲！

一九三〇年二月九日

日本帝國主義禁止激憤的救援臺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大會在漳州演出

（臺灣青年團特派代表指導演戲）

中國同志踴躍參加

觀衆數千皆激昂異常

臺灣民衆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蹂躪已達極點。民衆的反抗心越來越濃厚。農民抗租、工人罷工及反抗行動日益激烈。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了延長最後五分鐘的生命極力鎭壓、屠殺逮捕革命分子，以及吹毛求疵。他們的面貌越猙獰犧牲者就越多。我等置身於異城者所受的脅迫之害就越深（與反動國民政府勾結逮捕我革命同志）。置身於水深火熱中的同胞之淒慘叫聲讓人聽來不由怒火中燒。十數萬先烈的遺骨尚存、鮮血未乾。白匪究竟是什麼東西，我等應加緊進行我等應做的工作……

這次我等與抱持同一心理的漳州同胞舉行救援犧牲者遊藝大會，以些微的物質來援助我等的犧牲者及其家庭，以及對故國表示關懷，並向日本帝國主義者示威。

遊藝大會開幕當天，籌備會員總動員到戲院做一切的準備。當天剛好是星期日，有許多來觀賞電影的兵士，知道電影停映後就加暴並毆打我等同志。因此，開幕時間延遲，兩、三位同志受了傷，演戲也受到干擾，千餘名觀衆覺得失望。

當天發現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派遣的走狗混入會場，立刻設法將他們驅逐。第二天，會員們恢復了元氣，物品也補充了。觀衆雖然很少但成績是第一晚的數倍，所以心情頗爲興奮。臺灣革命史劇「殖民魂」「血濺竹林」演出成功，可謂頗富刺激性，觀衆不由得拍手喝采。觀衆對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警察、守衛等人大喊「放屁——放屁」「打倒、打倒」。觀衆對帝國主義的憤恨之深可見一斑。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聽到打倒帝國主義的喊聲，當場落荒而逃。革命同志的計畫實現了，示威的效果頗大。

遊藝會結束後，日本領事館（駐廈）得到奸人的報告，深感狼狽。於是派遣許多日本的奸人欲行逮捕遊藝會幹部及重要分子。但因我等同志早已散會，始得倖免於難。

閩南學生聯合會的成立

一　閩南學生聯合會的成立經過

廈門地方的留集臺灣學生會（集美學校）、同文臺灣學生會、漳州的留漳臺灣學生等直接受李山火、蔡孝乾、施玉善、張炳煌、潘爐、陳新春等人的指導，以及與上海的林木順、翁澤生等人連絡而傾向共產主義。以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朝鮮發生的光州事件有關的朝鮮人學生

之擴大組織爲契機，於是在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二月以學生會幹部詹以昌、曹炯朴、王溪森等人爲中心組成閩南學生聯合會，進行社會科學的研究以及策畫臺灣的民族獨立運動。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日又擴大其組織有系統地發展活動。由王溪森、詹以昌、曹炯朴等人倡導，發出勸誘信、傳單給閩南各地中等以上的學校。

親愛的同鄉們！

我等需瞭解自己並應知道我等的環境，及在此地位、時代該如何自處。目前我等一面處在世界帝國主義共同侵略下的中國，另一方面，作爲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人是經常遭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是在支配階級支配下的被抑壓階級，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無產階級。由於受到兇惡的帝國主義及資本家的壓迫與剝削已身無一物，我們只有加入無產階級的隊伍。我等就生存於時代的狂風暴雨中。然而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後終必導致社會主義之到來，而無產階級也必將在革命時代光臨後獲致最後勝利的榮冠。

現實中我等的環境是如此的惡劣與悲慘。而我等的地位也是如此危急。在這奔騰時代的漩渦中我等的使命如何呢？我等仍然奢望能做官積財，或是進大學得學位，或是回故鄉享福。我等已經知道此舉是愚昧的。我等應該更努力學習。處於此時代，最要緊的使命是革命工作。我等該如何完成我等的使命呢？首先是要組成一個團體。我等個人的力量是很薄弱的。爲了達成使命，我們必須要有萬全的準備，必須努力與帝國主義鬥爭。然而帝國主義的瓜牙——法律、軍隊能輕易地迫害我等的身體。因此，我等必須團結才能與之抗衡。甚至要進入無產階級中發展運動，針對帝國主義的壓迫採取共同一致的行動。我等如欲在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展開反抗的運動。在中國也必須一樣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然而這種帝國主義的共同性反而越發促成我等的團結。我等海外的臺灣青年身負特別重大的使命。要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殖民地民衆與受列强帝國主義侵略的漢民族自覺其使命的重要性，且與身負同一使命僑居中國的臺灣青年團結起來，努力達成我等偉大的歷史使命。雖然閩南的臺灣青年人數不少，但宛如一片散砂。雖然有同鄉會的存在但沒有團結的力量。各個學生會無力擔起重大的使命，或者被帝國主義破壞而分崩離析就如同文學生會。眞可說是可恥的事。

有鑑於此，敝會深感組成團體的必要性。因此想組成久已荒廢的閩南學生聯合會。×月×日派本會代表到貴會聽取意見。希望貴會能先深入討論本問題將精闢的意見陳述給本會代表，並祈望賜教爲盼。

發起團　厦門留集學生會

中華中學台灣同學會

二　閩南學生聯合會之組成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在厦門中華中學第四教室由該校學生林樹勳主持召開第一次組織準備會。漳州第十一高級中學代表施懷清，第八中學代表廖國，崇正中學代表某某，集美中學代表詹以昌、高文波、邱克修，中華中學代表林樹勳、邱仁村、陳啓仁，厦門中學代表等共襄盛舉。然後從集美中學選出三人、漳州中學二人、厦門中學一人、中華中學二人爲籌備委。由漳州中學代表負責起草會章，中華中學負責外交事務，集美中學各代表負責總務事務。決定以共產主義者潘欽信、陳新春爲籌備會特別委員接受其指導。六月五日，在中華中學由施懷清主持召開第二次準備會。施懷清、邱克修、蔡高林、高水生、林樹勳、陳啓仁、蘇望村、潘欽信、王溪森、陳新春等人都出席，進行成立儀式的準備工作。六月九日，在厦門中學的禮堂秘密舉行成立儀式。

出席者有集美中學的詹以昌、曹炯朴、王登才、高水生、董文霖、紊懷深，中華中學的林樹動、陳啓仁、曹雲樵、李盛田，漳州第十一高級中學的施懷清，第八中學的沈連白，厦門職業學校的高某，厦門中學的蘇望村，以及指導者潘欽信、陳新春、王溪森、盧丙丁等七名。決議事項概略於下：

一、統一各學校的學生會設置體育部、組織部、救濟部。
二、逐次擴大聯合會而成立全國臺灣學生聯合會。
三、各校學生會報告來閩學生的數量、生活狀態及組織情況。密切連絡以順利進展工作。
四、各校學生會分別負責有關國際情勢及臺灣諸情勢的宣言大綱。
五、計畫機關雜誌的發行。
六、要歸臺學生休假回台時，與臺灣社會運動諸團體連絡。或要其參加運動，同時與來閩的學生認識，負責斡旋的工作。
七、編纂記述臺灣的情況，然後在中國及其他各國出版發行，努力介紹臺灣的情形。以及以演戲、辦演講會來大作宣傳。
八、與中國各地的臺灣學生互相提攜。與各地的青年團、學生會以及臺灣島內解放運動團體密切連絡。支持中國共產青年團。
九、進行救濟台灣島內社會運動的犧牲者、中國的貧困學生與避難者的運動。
十、進行右述事項所需的經費由總務部計畫。本大會決定的成立宣言及會則如下。

12 A

大會成立宣言

臺灣同胞們！革命的中國民衆！

長久計畫準備的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今天宣布成立。我相信除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外大家都會衷心慶祝的。

兇暴的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地蹂躪我等四百萬同胞，因此，我等的鬥爭工作一日也不能停止。我等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正準備做殊死的鬥爭。它是在臺灣解放運動的過程中產生的。「爲鬥爭而組織」是本會的標語也是閩南學生聯合會產生的原因。

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已於民國十三年左右由厦門及集美的學生組成。但不久組織即呈消滅的狀態。這是因爲組織不夠堅固。因此，我等閩南學生聯合會爲了果敢地對敵人展開鬥爭決定將組織鞏固與擴大。

彼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暴日復一日嚴重。四百萬的臺灣同胞在地獄中呻吟。我等被壓迫的臺灣青年已經不堪被壓迫，我等的鬥爭極爲緊迫。我等的使命也很重大。因此，我等呼喊被壓迫的臺灣民衆及革命的中國民衆要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做決死的鬥爭。

臺灣的同胞！被壓迫的中國民衆！起來！勇敢地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峙！

中國、臺灣的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衆！團結起來！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擁護中國革命！

臺灣獨立成功萬歲！

閩南臺南臺灣學生聯合會萬歲！

會則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會稱爲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

第二條　本會以藉著連絡感情來涵養團結的精神謀取相互的利益爲宗旨

第二章　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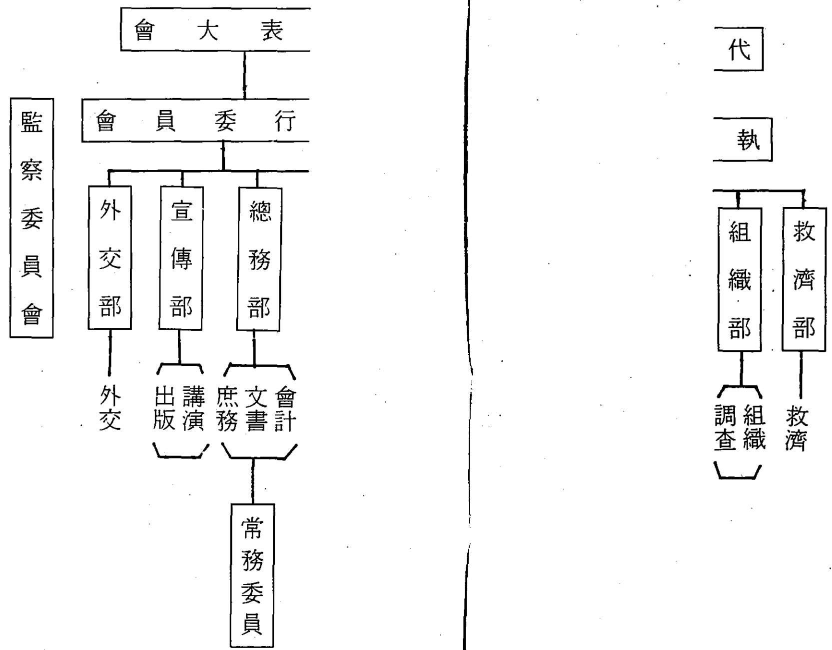
第三條　本會是由閩南各臺灣學生會會員及有志者組織而成

第四條　本會以閩南各臺灣學生會爲基礎組織

第五條　本會以代表大會爲最高機關。閉會期間以執行委員會爲最高機關

第六條　本會的組織系統如左：

■表十二■



第三章　職員及職務

第七條　各部職員的職務及人員配置如左：

(1)總務部

- 會計一名　掌管本會的收支事務
- 文書一名　掌管本會的來往文書及記錄等事項
- 庶務　名　掌管本會各項購入品配置等事項

(2)宣傳部

- 出版名　掌管本會的出版事項
- 演講名　掌管本會的演講事項

(3)組織部——
- 組織　掌管與本會組織有關的一切事項
- 調查　掌管與本會調查有關的一切事項

(4)救濟部（主任）　掌管與救濟有關的一切事項

(5)外交部（主任）　掌管本會與他人的交涉事項及招待事項

第八條　職員的任期為半年但能再選重任，不再任職時從前的職則照其原來的職務

第四章　代表大會

第九條　大會由各臺灣學生會從每五名會員中選出一名，每學期開始及結束時各開一次常務會。但執行委員會或監察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得召集臨時大會

第十條　代表大會的職權如左：

(1) 接受執行委員會及各學生會的建議並執行之
(2) 修改本會的規則
(3) 決定本會會務的進行方針
(4) 解決內外的重要問題
(5) 質問及批評本會及學生會過去的行動
(6) 將議決案交付執行委員會，並執行之
(7) 罷免各部職員

第五章　執行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

第十一條　執行委員會每月召開一次，如有必要時得由常務委員會召集臨時會議

第十二條　執行委員由代表大會中選出的學生會員任之

第十三條　執行委員會的主席由常務委員任之

第十四條　執行委員會的職權如左：

(1) 對外代表本會
(2) 掌管與本會有關的一切事項及解決臨時發生的問題
(3) 執行代表大會決定的一切議決案
(4) 否決代表大會提出的議案及要求討論
(5) 有罷免部員的權限

第十五條　本會常務委員由本會總務任之

第六章　監察委員會

第十六條　監察委員從代表大會中選出三名任之。但如由各部職員中選出當選者得兼任各部職員。

第十七條　監察委員會的職權如左：

(1) 得制止執行委員會及各部的非法議決及行為，但召集臨時大會後應進行審查
(2) 應於各部進行的重要事項須經監察委員會的審查副署始生效力
(3) 執行委員會於會員有污辱其體面等情事發生時，不論其為任何團體，有書面告訴時，不管是何人，經由監察委員會調查情況屬實得以監察委員名義召集代表大會議決處分方法

(4) 凡各部職員有汚辱其體面之情事且證據充足時監察委員會以文書通知執行委員會罷免之

第七章　選學

第十八條　本會各部的職員由代表大會選出

第十九條　職員的選擧方法如左：

(1) 由代表大會選出五名分配成學生會五部，但各學生會要指定其負責人

(2) 選擧各部的職員時須經執行委員之承認

第八章　經費

第二十條　本會經費每學期由各會員負擔額銀貳拾錢，但各學生會負有徵收及繳付之絕對責任

第二十一條　本會如認爲有特別必要之支出時得由執行委員會議決募集

第九章　特別會員

第二十二條　本會爲了指導閩南的學生運動而需有學識及經驗者時得招收特別會員
但需經執行委員會過半數的同意

第二十三條　特別會員的權利只有發言權沒有選擧及被選擧權

第二十四條　特別會員受執行委員會的委託有義務補助本會會務

第十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會會則若有不妥時代表大會得修改之

第二十六條　本會會則自通過日發生效力

三　閩南學生聯合會的目的

閩南學生聯合會的會則是「藉著感情（意志）的連絡來涵養團結的精神、謀取相互的利益。」在勸誘加入聯合會的文件裡則說明臺灣留學生的地位是：「在世界帝國主義共同侵略中國下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人」。又其使命則是「帝國主義下的弱小民族、支配階級下被壓抑的階級及資本體制下的無產階級的重大使命是進行革命。其需最先著手的工作是增强團結力量反抗在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創宣言說明其目的是「被壓迫的臺灣民衆與革命的中國民衆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鬥爭」。這些事實只要看閩南學生聯合會組成時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爲目的就可明瞭。

閩南學生聯合會的活動

一　六・一七紀念鬥爭

閩南學生聯合會的暫定名稱以及其組織的成立過程與目的完全依照上海臺灣青年團的同樣方針。其活動也一直是所謂社會科學的研究、反帝國主義運動。於右述聯合會成立大會及執行委員會中決議六、一七臺灣始政記念日反對運動及發行學生聯合會宣言書。成立宣言及紀念六、一七特刊各印刷兩千餘份，然後分送給厦門、漳州、上海、臺灣島內各左翼團體等。這些文書都是宣傳臺灣獨立、被壓迫民衆的解放等。宣言如下：

閩南學生聯合會發行的六、一七記念特刊之一部份

宣言

四百萬臺灣同胞應憎恨並覺得恥辱的六、一七記念日又來臨了。那吸血的惡獸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日本公然地

慶祝所謂「始政紀念日」。對彼等來說是在慶祝征服、掠奪、屠殺的勝利。然而，彼等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就是我等被壓迫民族的禍害。同時也是大多數工農羣衆的禍害。彼等帝國主義勝利、榮耀的反面就是吾等被壓迫民衆的失敗與恥辱。日本占領臺灣，已經三十餘年。但日本帝國主義者究竟給了我們什麼?只是貧窮、破產、流離失所、苛稅、拷問、毆打、屠殺、監禁罷了。我們沒有一點政治權力甚至經濟權力也完全操在日本人的手中。解放運動暴露於極端的白色恐怖活動下。大多數的工農羣衆每天痛苦殘喘。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無恥的臺灣民衆黨才會希望日本帝國主義者給予臺灣民衆鴻恩厚惠，期待能有所謂「光明的政治」「一視同仁」的政治。然而，只要日本帝國主義一日存在，臺灣被壓迫的民衆就只有貧窮、被壓迫而絕無可能解放。

臺灣解放運動的目的是要求臺灣獨立、否認日本帝國主義的存在。換言之，必須要求臺灣解放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今日吾等在迎接六、一七記念時應更加汲汲於顛覆帝國主義，同時預防叛逆的反動。海外的吾等青年應盡最大努力來從事反帝運動。妨害反帝運動的都是叛逆者。總之，我等今日記念六、一七必須有顛覆日本帝國主義的覺悟。然後將「始政記念日」改成「獨立記念日」。

工友們!農友們!諸君放下鐵鎚與鋤頭起來記念六、一七吧!市民罷市、學生罷課來記念六、一七吧。中臺被壓迫的民衆聯合起來!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臺灣民衆黨!擁護中國革命!擁護朝鮮、印度、各國革命!臺灣獨立萬歲!世界革命萬歲!

二　與霧社蕃蜂起事件有關的活動

十一月八日，三十餘名會員在集美郵局附近集合，聯合會幹部曹炯朴、陳新春、潘欽信，會

員董文霖、王太鑫、邱克修等人針對霧社事件說:「起因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不法出兵慘殺暴動蕃實在是無視人道的作爲。我等同胞應更加團結援助暴動蕃，共同奮起打倒帝國主義。」同時，與上海臺灣青年團互相呼應，以留集臺灣學生有志團之名發行「援助臺灣蕃族革命號召宣言」「臺灣革命特刊」，然後密送到島內其他各地。

援助臺灣蕃族革命號召宣言

革命的同胞們!自東亞第一代民主國臺灣共和國滅亡於兇暴的日本帝國主義之鐵蹄下以來，鄉村被血洗、市鎮被焚燒、家產被掠奪、婦女被姦淫、山林土地被强奪、生產品被壟斷、强徵勞役、苛斂誅求等，四百萬臺灣同胞於黑暗的地獄中呻吟已有三十餘年。其間純樸柔順的民衆，曾毅然拿起槍劍發動十四次的武裝暴動反抗帝國主義的欺凌壓迫。由此可以窺知日本帝國主義的面貌是如何兇惡猙獰而臺灣民衆所處的地位是如何悲慘可憐。

目前國際帝國主義正面臨極大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的過程正瀕於崩壞、潰滅邊緣，强盜等欲再分割新殖民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又迫在眉睫。帝國主義如果不加緊剝削民衆尤其是殖民地的民衆則無法維持其生命。這半年來印度、朝鮮、安南、緬甸、比島等被壓迫的民族英雄式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足以證實帝國主義的搾取與壓迫及弱小民族的痛苦與反抗。臺灣當然也不例外。我等的慘苦比印、朝、安更甚，尤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被隔絕於臺灣山間强行奴隸制度、文化較低的蕃族更是悲慘。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積極爲第二次世界大屠殺準備而建立一座大發電廠，以槍劍做先鋒沒收了五千餘名蕃民的土地房屋並强迫他們遷居。蕃民不堪此壓迫竟然於上月二十七日毅然奮起，脫去過去柔順的奴隸外皮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大暴動。總共動員萬餘人，殺害日人兩百餘人，燒毀三十幾個派出所，搶奪數百枝槍砲及五萬餘發

彈藥。憑藉著天險與日本帝國主義做殊死的戰爭。

日本帝國主義受到此突如其來的打擊甚爲害怕，立刻出動軍隊、派遣飛機，以炸彈、機關槍、大砲開始攻擊蕃界。日軍到處蹂躪，一面乘機逮捕漢族的革命戰士，鎮壓民衆所有的反抗運動，另一方面欺騙威嚇參加暴動的蕃族，欲利用「以蕃平蕃」的毒策。然而彼等堅持拒絕，許多蕃婦甚至以死勸其丈夫、小孩參加革命。根據帝國主義報章雜誌的消息，單是一社的人數就多達二百八十一名。

革命的同胞們！

臺灣蕃族與倭奴帝國主義的直接鬥爭不單是蕃族與臺灣的孤立問題，完全是被壓迫民族與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倭奴施毒手殺害蕃衆，屠殺我等的兄弟，切斷我等的手足。想要打倒帝國主義實行民族革命的話就要聯合帝國主義蹂躪下的所有民衆共同起來奮鬥。如此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革命的同胞們！起來！起來！援助臺灣的蕃族革命！反對倭奴屠殺蕃民！聯合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弱小民族解放萬歲！

三　社會科學研究會的開設

學生聯合會自創立以來極重視社會科學的研究，在各地開研究會致力於共產主義理論的研究。其詳情如下：

集美學寮班　王燈財　邱克修　王光天　高水生　廖某等

詹以昌的班　詹以昌　王溪霖　黃天鑑　董文霖　曹鴻跳等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九月，利用每週的星期六下午在董文霖的住處，由侯朝宗主持講解楊

明山著的新興經濟學及進化論。會員有董文霖、高水生、鄭明顯、蔡大河、張梗、陳鑫奎、王燈財、陳坤成、蘇深淵、王太鑫、廖丙丁、林清淮、王天强、林明德等人。

前述擁護霧社蕃人暴動蜂起運動於廈門天馬山召開所謂結論會後，又在廈門集美學校英語教師支那人陳天弼的居室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會員分成兩班

陳天弼的班　侯朝宗　王燈財　董文霖　王光天　張梗　王天强　高水生　林明德

集美學校學寮的班　蘇深淵　王太鑫　林清淮　鄭明顯　陳鑫奎　蔡大河　陳坤成

大家集合後由侯朝宗指導研究。

第二　廈門反帝同盟臺灣分盟

廈門反帝同盟臺灣分盟的組成及其活動　上海的臺灣青年團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四月改組爲反帝同盟。不久在廈門的團體也倣效。昭和六年六月左右，在廈門市白鹿洞，由侯朝宗指導，召集閩南學生聯合會的尖銳分子王燈財、康續、陳耀林、陳啓仁、戴遙慶、陳興宇等數名決定組織屬於廈門反帝同盟的臺灣分盟。推舉王燈財爲負責人。侯朝宗與上海臺灣反帝同盟及中國共產青年團廈門支部連絡。在其指導下將廈門學生等的反帝運動予以組織化。與同地方的中國共產黨系諸團體互相提携强化煽動宣傳的活動。然而，侯朝宗於昭和六年底因有被檢舉的危險而行踪不明。在此前後，同分盟幹部王燈財、陳耀林、陳啓仁等人經侯朝宗的介紹由中國共產青年團團員詹某吸收爲該團員。然後在臺灣分盟內部進行派系活動。

廈門反帝同盟臺灣分盟成立後青年們比以前更加活潑地進行運動。其重要的運動有：昭和六

年(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旬侯朝宗、王燈財、康續、陳興宇、鄭明德等數名，在厦門竹子河、許氏家族自治鄉團聚會，協議臺灣六、一七始政念日的反對鬥爭。印刷三千份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謀求臺灣獨立」爲重心的「記念六、一七臺灣亡國宣言特刊」，然後分發到對岸各地及島內。同年十月於厦門大同中學召集王燈財、陳耀林、陳坤成等十數名臺灣學生協議應發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據東三省」的宣言書。之後，王燈財、陳耀林及其他三名學生聚會協議如何連絡及結合臺灣學生，起草上述的宣言書然後印刷。其中數百張發給厦門、漳州地方的臺灣學生。致力宣傳、結合青年學生以及擴大組織。

該宣言書內容如下：

於臺灣國恥記念日告南支臺灣民衆

(厦門反帝同盟臺灣分盟)

四十年前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派遣大軍以殘酷野蠻的手段屠殺臺灣民衆來鎮壓廣大無辜的民衆。自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開始其血腥的統治。

日本帝國主義在四十年間將臺灣全土的國民經濟納入自己的掌中實行極端的剝奪政策。妨害臺灣經濟的自由發展，犧牲工農羣衆的生活。鎮壓勞動者拚死的反抗。在農業的範圍內完全保持中世紀封建剝奪制度實行半農奴式的剝奪。結果導致農村經濟破產，全體工農羣衆陷於飢餓中。失去土地、死於困境者不知其數。

日本爲了强化其血腥統治，而干涉中國革命。爲了準備世界大戰而將其毒牙向中國伸張，擴張臺灣的軍備、充實警察網、實行警察政治。用以對抗空前的白色人種威脅與反日、反資本主義的民衆、尤其是共產黨員。一方

面又巧妙地運用政策給與臺灣民族資產階級某種社會地位藉以懷柔反動。

臺灣下階層的民衆受到共和國領袖的慫慂而躊躇不決，反而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犧牲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但之後仍以英勇的精神不斷地抵抗日本引起民衆革命戰爭。噍吧哖事件、羅福星等反日的大暴動都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感到恐怖。「三年小叛、五年大亂」的鬥爭精神也使島內弱小民族生蕃的反日情緒奮起。霧社的偉大暴動使地主及民族資產階級戰慄不已。然而，無恥的臺灣民族資產階級竟然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代表上階層地主資本家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臺灣民衆黨(現在已被解散，但其系統仍在)都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尤其是以左傾的民族、武斷主義來粧點門面的民衆黨更是臺灣工農最危險的敵人。

彼等異口同聲叫著「臺灣議會」「自治」來打擊民衆的反帝鬥爭，不但公開承認日本的統治而且還稱讚其政績。臺灣民族資產階級公開擁護三民主義，反對中國蘇維埃及紅軍。激勵日本帝國主義來鎮壓生蕃的暴動，承認其占領東北、華南，公然在自己的報紙上談論「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即自負爲日本人的東亞，誇示日本帝國的優越性。實在無恥極了。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績效就是使國民繼續崩壞，使工農羣衆的生活更加悲慘。帝國主義第二次侵略戰爭已迫在眉睫，而且將把臺灣當作戰場，作爲攻擊中國蘇維埃紅軍，攻擊華南的根據地。然而臺灣民族資產階級却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淸道夫與侵略戰爭的鼓吹者，變成壓迫臺灣解放運動之機關與土地革命的敵人。

另一方面，包括生蕃在內全臺灣民衆的反帝鬥爭日益勃興。在臺灣共產黨的指導下開始與日本帝國主義戰鬥。將日本驅出臺灣，徹底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農村的封建剝削，學習中國蘇維埃的方法向蘇維埃前進。如此才能救工農自身，創造出光明的世界。

全南支、臺灣的下層民衆！

日本帝國主義利用華南政策進行各種鬼計，在中國、臺灣的勞苦民衆間造成鴻溝。故意利用一部分臺灣的落伍分子煽動民族反感，然後乘機得利。彼朝鮮人在滿洲就因此被日本利用了，不是嗎？因此，吾等擔心再引起第二次的萬寶山事件。今日日本帝國主義占有華南、進逼厦門。如果不願變成亡國奴，只要呼應吾等的號召成立中國臺灣民族統一戰線，打倒共同的敵人。我們必須糾彈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與國民黨及臺灣民族資產階級無恥的賣國行爲。在蘇維埃的口號下擁護中國，實施反帝統一戰線。建設中國與臺灣勞苦民衆的兄弟關係參加蘇維埃革命。

全南支的臺灣勞苦民衆！

吾等因在臺灣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無限的壓迫而逃離當地。吾等積極地參加中國革命就是爲了不願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俘虜。吾等參加臺灣革命實行土地革命，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建設蘇維埃臺灣而勇敢地鬥爭。

吾等高喊：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屠殺臺灣工農羣衆！

反對臺灣民族資產階級無恥的賣國行爲！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離間政策！

即時釋放政治犯！

承認言論、結社、出版、集會、罷工等一切的自由！

反對臺灣總督府的警察政治！

即時撤退駐在臺灣的所有日本陸海空軍！

將日本帝國主義驅出臺灣！

聯合中國臺灣的勞苦羣衆！

打倒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無恥的賣國賊、漢奸——中國國民黨！

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

反對帝國主義的第二次界大戰！

武裝與保衛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大本營——蘇維埃聯邦！

擁護中國、蘇維埃政府的民族政策——民族自決（即建設自己獨立自由的國家）

擁護中國共產黨！

擁護臺灣共產黨！

加入反帝大同盟！

一九三四、六、一七

厦門反帝大同盟臺灣分盟

厦門反帝同盟臺灣分盟解散成爲青年救國會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國共產青年團厦門支部指導下的學生、青年團體內的團員召開活動分子聯席會議。王燈財、陳耀林、陳啓仁等人也以共產青年團員的身份參加。協議以中國共產黨新方針「抗日救國」爲口號的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運動方針。決議將依據右方針的臺灣青年組織「厦門反帝同盟臺灣分盟」改成依新方針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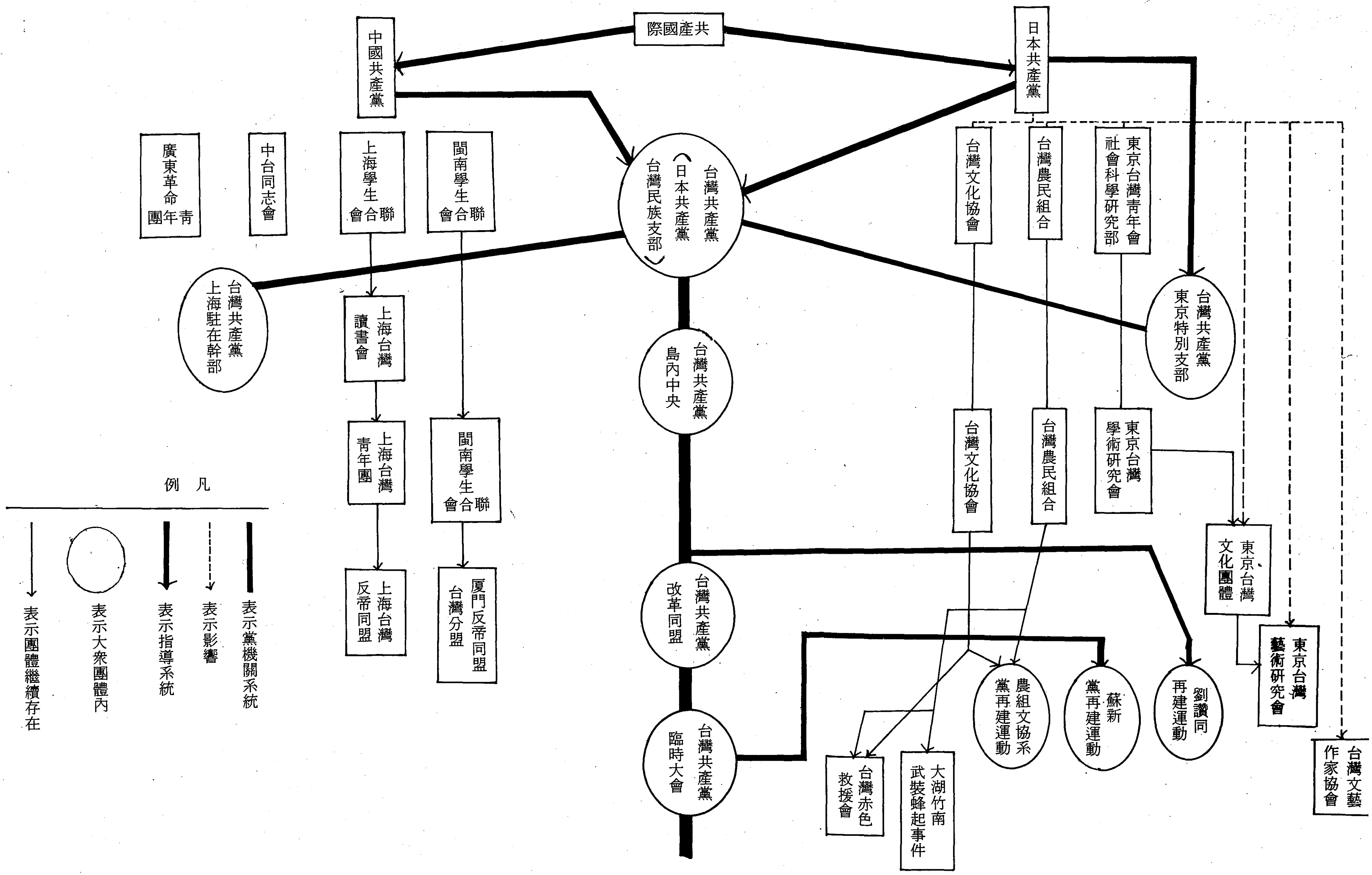
的「厦門青年救國會」。同時以「抗日救國」的標語來爭取大衆及進行組織。

於是，厦門的臺灣人組織全部消滅。之後，王燈財、陳耀林、陳啓仁等人依然活躍地繼續進行活動。爲了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的五一勞動節，四月底他們參加在厦門竹子河許氏家族自治會鄉團召開的中國共產青年團活動分子聯席會議，討論關於勞動節運動的細節。決定大量散發傳單給當時碇泊在厦門的帝國軍艦水兵。五月二日參加在厦門白鶴巖召開的同團聯席會議，協議濟南事變記念運動實行的方法。第三天在厦門市內散發數千張傳單。同年九月十六日出席在厦門虎溪巖召開的團聯席會議，協議滿洲事變一週年記念鬥爭的方式。十八日夜，動員各團舉行飛行集會、分發宣傳的傳單：「揭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抗日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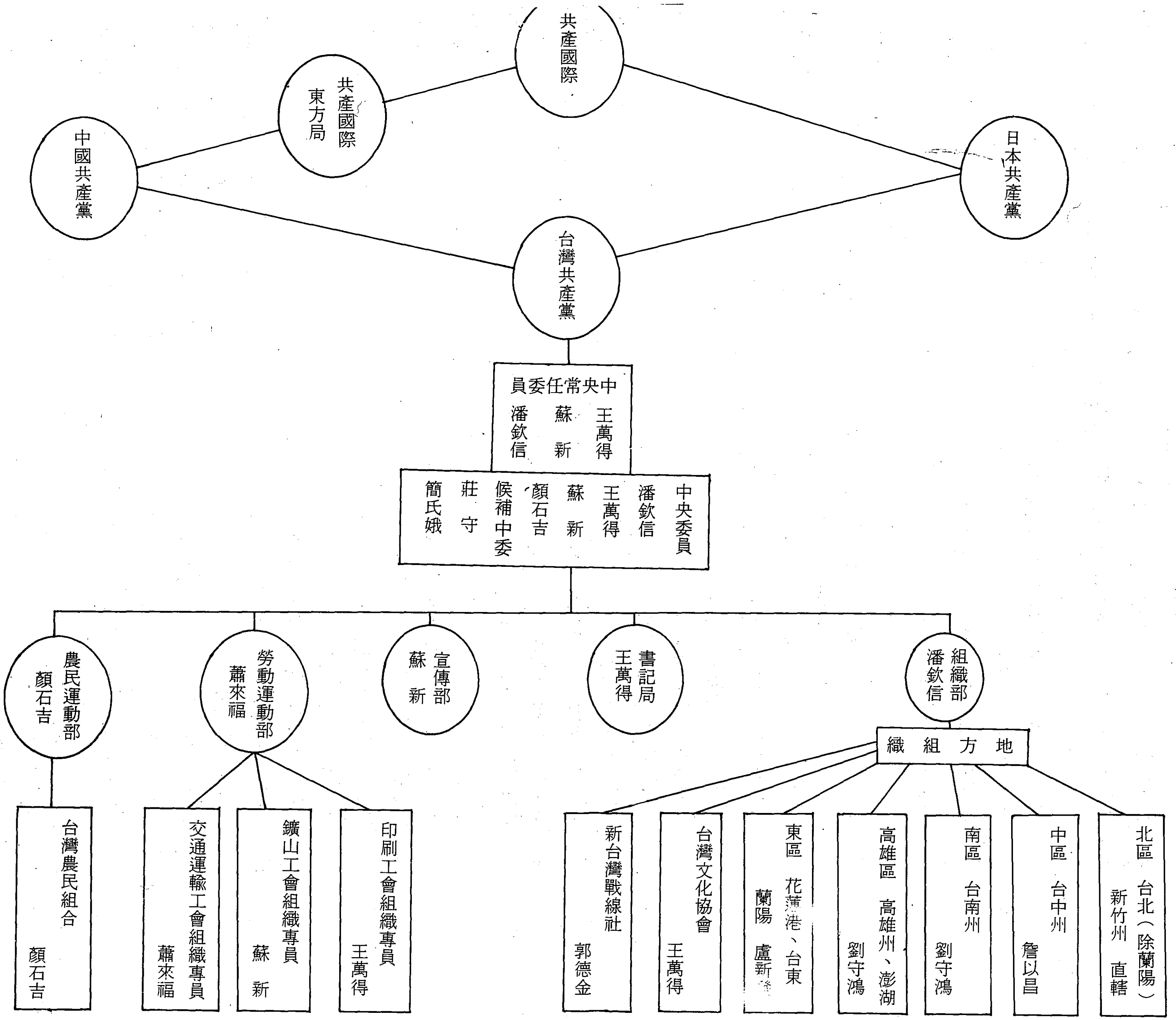
第三　關係者的檢舉

由於上海臺灣青年團及上海臺灣反帝同盟的被檢舉，大致可以推知上述的厦門閩南學生聯合會及厦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的活動概況。因此，決定與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統一處置。事件的關係者因時間不同而頻繁異動，而且侯朝宗以下的主要人物大多數無法檢舉，所以決定徹底檢舉掃蕩。

兩事件關係者的處置始末如左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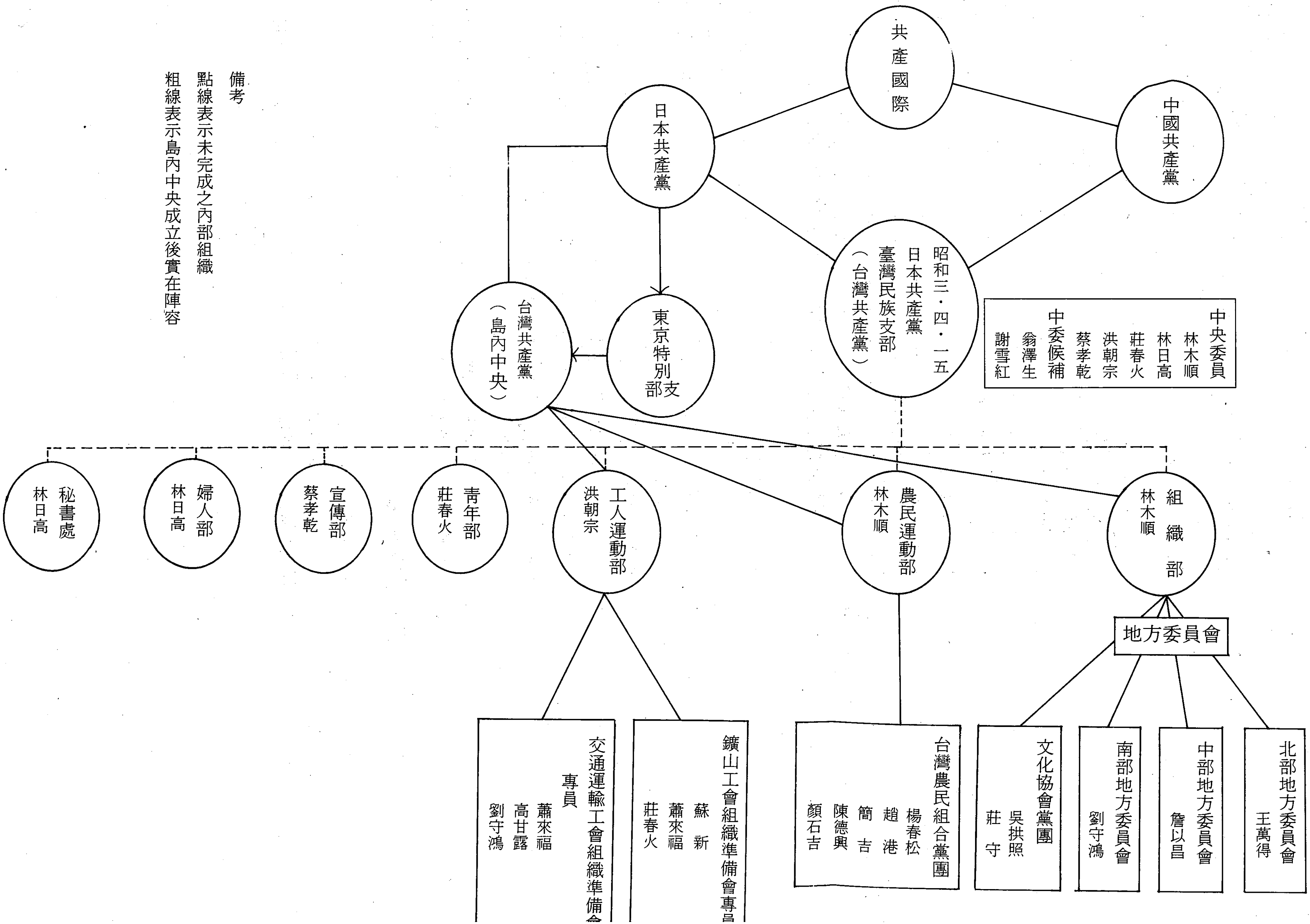

共產國際
中國共產黨
日本共產黨
廣東革命青年團
中台同志會
上海學生聯合會
閩南學生聯合會
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
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農民組合
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
台灣共產黨上海駐在幹部
上海台灣讀書會
台灣共產黨島內中央
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
上海台灣青年團
閩南學生聯合會
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農民組合
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
上海台灣反帝同盟
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
台灣共產黨改革同盟
東京台灣文化團體
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
台灣共產黨臨時大會
台灣赤色救援會
大湖竹南武裝蜂起事件
農組文協系黨再建運動
蘇新黨再建運動
劉讚同再建運動
台灣文藝作家協會
凡例
表示團體繼續存在
表示大衆團體內
表示指導系統
表示影響
表示黨機關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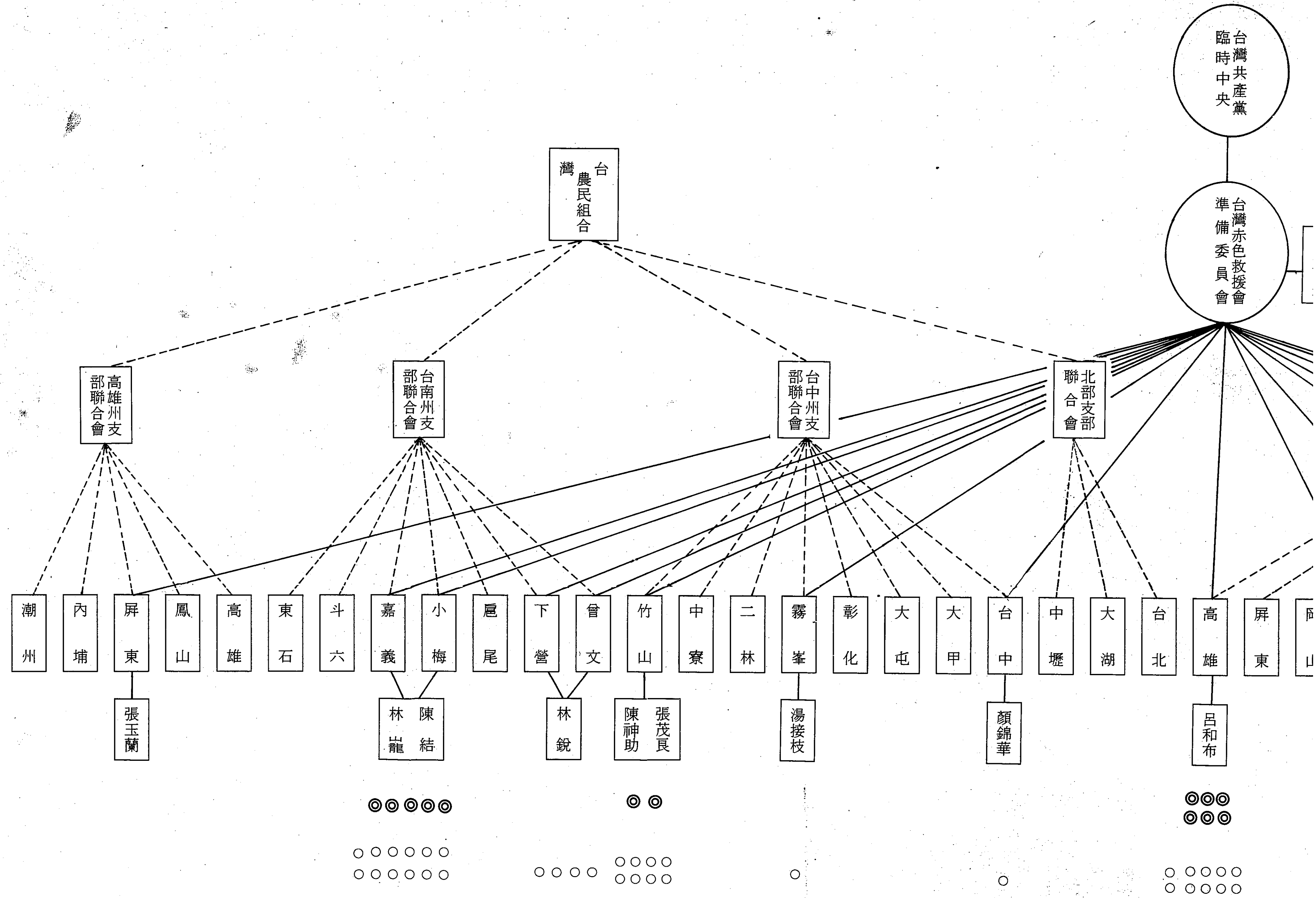
表二 台灣共產黨連絡系統及陣容（第二次大會當時）



表三 台灣共產黨組織系統及陣容（至改革同盟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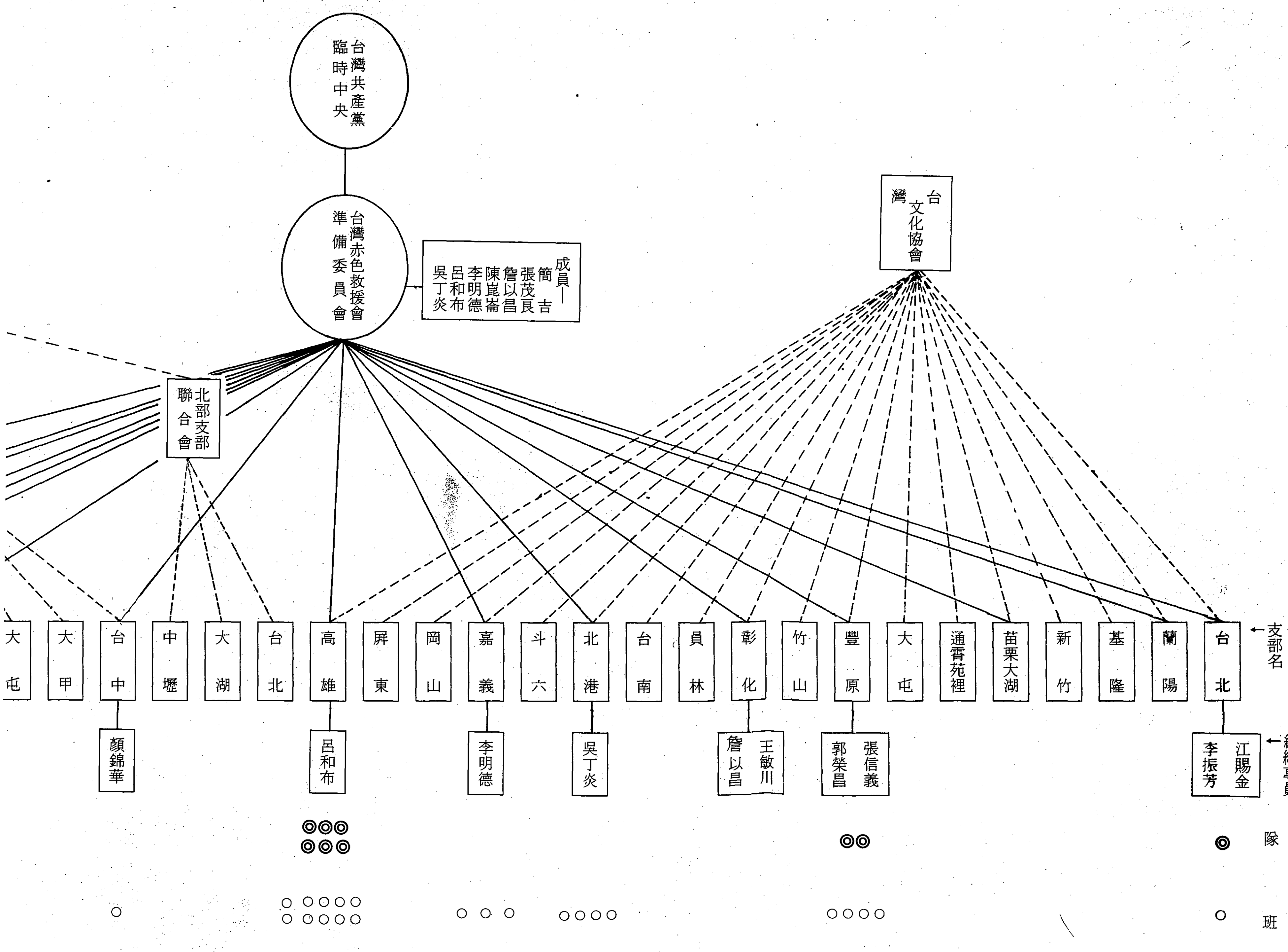
備考
點線表示未完成之內部組織
粗線表示島內中央成立後實在陣容





台灣共產黨臨時中央
台灣赤色救援會準備委員會
台灣農民組合
高雄州支部聯合會
台南州支部聯合會
台中州支部聯合會
北部支部聯合會
潮州
內埔
屏東
鳳山
高雄
東石
斗六
嘉義
小梅
虎尾
下營
曾文
竹山
中寮
二林
霧峯
彰化
大屯
大甲
台中
中壢
大湖
台北
高雄
屏東
張玉蘭
陳結 林巃
林銳
張茂良 陳神助
湯接枝
顏錦華
呂和布

■表六■ 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之陣營與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之發展



（二一五班）（五一〇人）

■表十三■ 上海、廈門反帝運動關係者處刑始末表

氏名	臺灣反帝同盟	臺灣青年團	廈門反帝	幫助	送致月日	起訴有無	刑	處斷顛末
鄭連捷		○			七、七、八	起訴	懲役二年	五年間刑暫緩執行、服罪
陳麗水		○			同	｜	｜	死亡
蘇紅松		○			同	起訴	懲役二年	五年間刑暫緩執行、服罪
黃天鑑		○			同	起訴	懲役二年	服罪
周宗河		○			同	起訴	懲役二年	控訴一〇、三、一八日、懲役二年服罪
								死亡
陳炳譽	○	○			同	｜	｜	死亡
廖興順	○	○			同	起訴	懲役二年	五年間刑暫緩執行、服罪
廖興如	○	○			同	暫緩起訴		
陳炳楠	○	○			同	｜	｜	死亡
陳老石	○	○			同	起訴	懲役二年	服罪
王溪森		○			同	起訴	懲役五年	服罪
李清奇		○			同	起訴	懲役四年	服罪
王天强	○	○			同	起訴	懲役二年	服罪
董文霖	○	○			同	起訴		死亡
高水生	○	○			同	｜	｜	死亡
潘欽信			○		同	｜	｜	臺灣共產黨事件的併合
楊笨				○	同	暫緩起訴		
楊忠信				○	同	暫緩起訴		
蔡懷琛				○	同	暫緩起訴		
廖天成				○	同	暫緩起訴		

康續			○		同	｜	｜	死亡
詹以昌			○		同	｜	｜	共產黨事件之合併
曹炯朴			○		同	起訴	懲役二年	服罪
蔡嵩林			○		同	暫緩起訴		
蔡大河				○	同	暫緩起訴		
林榮鑼				○	同	暫緩起訴		
廖丙丁				○	同	暫緩起訴		
陳鑫奎			○		同	暫緩起訴		
林建忠			○		同	暫緩起訴		
鄭明顯				○	同	暫緩起訴		
翁澤生	○	○				｜		臺灣共產黨事件之合併
楊春松	○	○			一〇、五、二	｜	懲役三年六月	
蔣文來	○	○			八、一一、六	起訴	懲役三年	服罪
李能茂		○			八、八、二	暫緩起訴		
劉家攏		○			九、二、二二	暫緩起訴		
廖德勳	○	○				起訴	懲役二年	服罪
蔡啓獻	○	○			九、一二、二三	暫緩起訴		
張德明		○			八、五、三〇	暫緩起訴		
林新木	○	○			九、三、一九	同		
王燈財			○		八、九、二一	同		
陳坤成			○		同	同		
謝恭				○		暫緩起訴		
陳萬成				○		○		
王太鑫				○		○		
施懷清			○			○		

邱順			○			○		
張梗			○		八、六、二九	｜		保釋中逃走
陳啓德			○			○		
陳啓仁			○		八、九、一四	暫緩起訴		
周壽源			○			○		
邱樹波			○			○		
陳龍津				○		○		
陳鄱湖				○		○		
陳耀林			○		八、九、一四	｜		死亡

備考　○印團體關係者

中止起訴者　林木順　侯朝宗　蔣麗金　林延年　李肇基

劉子憲　徐天興　廖學禮　王瑞棋　陳新春

（第三冊完・待續）